

Edwin's 雜

存 遺 報 雜

李維建譯

維多利亞
亞時代

英
富
外
史

中華書局印行

André Maurois:

Disraeli



亞維
時多
代利

李唯
建譯

英
宮
外
史

中
華
書
局
印
行



3 0661 5919 9

784-18
501-519

2

目錄

第一篇

- 一 兩個時代.....一
- 二 學校.....七
- 三 花花公子和教士.....一七
- 四 生意.....二七
- 五 隱居.....四一
- 六 巡遊聖地.....五〇
- 七 主義.....五八
- 八 倫敦被征服.....六六

目錄

一

1919

九 中立派·····	七七
十 女人·····	八五
十一 一黨的徽章·····	九三
十二 國會議員·····	一〇〇

第一篇

一 初次演說·····	一一三
二 結婚·····	一二五
三 瑪麗安·····	一三七
四 可敬的爵士·····	一四五
五 少年英國·····	一五九
六 橡樹和蘆葦·····	一六八

七	領袖	一八八
八	阻礙	一九七
九	格萊斯敦君的殘忍的職務	二〇八
十	影	二二六
十一	油滑竿柱的頂端	二二八

第二篇

一	女王	二三七
二	哀悼	二四七
三	一羣祖母	二五九
四	首領	二六六
五	活動	二七五

六	殘忍行爲	二八六
七	戰	二九四
八	柏林會議	三〇五
九	阿富汗人，竺鹿人，水災	三一五
十	外界	三二四
十一	『他最愛的花』	三三四

第一篇

維多利亞時代 英宮外史



一 兩個時代

一二九〇年，在衆聖節的那天，國王愛德華一世把所有的猶太人都驅出了英國。以前，這些猶太人在英國曾被寬容過，但那是在十字軍的時期；那時僧道們在每個村中傳教，且攻擊異教徒；而人們正也要求十字軍之來臨。當時大約有一萬六千猶太人離開英國。英王堅持要他們平平和和的走開，不許有一點兒的騷擾，這個命令可說是大部份被遵照了；唯一的例外，便是一位船長，他在一個爲海所環抱的沙灘上，迫令乘客下船，命令他們「求救於摩西！」便啓鑿了。大約十二個猶太人因之遭了溺斃，但船長也被絞死了。

從波濤與水手們那裏的逃難者，在法蘭西又找着了安身之處，但是也沒有住上多久。一三〇六年，國王費利普綽號公平者，因困於經濟，才決定將猶太人的財貨充公，將他們驅回西

班牙。在西班牙，他們嚐到了兩百年的和平生活，但此後他們都棄邪歸正，似乎這不幸的民族不能再移植他處，最後就快要絕跡了。但是這些被虐待者，同時又受他國的歡迎。正當西班牙拒絕猶太人入境時，威匿士、安士特丹，與法蘭西諸共和國卻又來歡迎他們。即使在英國，當「改革」時期，人們因誦讀聖經之故，對於猶太人也漸漸產生了一種非常同情的現象。清教徒且僱用着猶太的名稱，並且正搜尋着已經滅跡的種族。一六四九年費爾法克斯爵士上了個呈文請求批准以色列民族之歸來。克母威爾表示贊同；查爾士二世最後批准了。因之大約十七世紀末葉，葡萄牙和西班牙兩國的猶太人在倫敦組織了一個小團體。這團體包容許多家族，例如維拉、雷兒、麥丁納、拉納諸族，都在沙拉生朝代封爲貴族的；他們輕視波蘭與立委安的猶太人——這些猶太人在哥色客種族未與之前就向着西方發展；——而不許像這樣任何俚俗的人民，加入他們的聚會。

一七四八年，這個倫敦的猶太集會目睹一位由意大利來的猶太少年，此人名彭加名伊士雷里或狄士雷里；他來自費拉拉的聖陀地方，最初他曾到威匿士找出路，是由於自信在一

個較新進較繁華的地方，更能成功。他初步的事業很艱難，他沉思過，絕望過，似乎將要被毀滅；但是因為他續弦的妻子，帶來了維拉雷兒的血統和相當的嫁奩，才得入證券交易所，後來積得很豐富的財產。

他是快樂而放縱的人，在倫敦郊外佈置了一個意大利式的花園，請客人吃烹調最佳的通心粉，飯後便拿起曼陀林琴唱一首短歌。歌裏有威匿士豪放的音節，壓下了英國人的低語。他的音調有一種圖畫般的魔力；從他說話的音浪裏，人們可以在倫敦城憂抑的雲霧後瞥見金色的聖馬克宮，並能窺出五顏六色的木柱，柱上繫着小艇，停泊在玫瑰色的宮殿之前。

除事務而外，老狄士雷里決不和別的猶太人來往。這並非有什麼用意；因為他為人樸實，心眼好，最怕多麻煩。但他的妻子總疏遠這些猶太人；假使她是基督徒，以她的財產和美麗而論，一定能在倫敦得到最高的社會地位。但她不幸生而為猶太人，並且結婚後還得掛上一個一望而知其為猶太籍的名字。他的丈夫設法用禮物來安慰她，但也是枉然；她仍舊是頹喪，苦惱諷刺。丈夫想使她高興，（也由於自己不感興趣）所以從未赴過猶太人的集會，但他的名字

却仍印在葡萄牙猶太團的會員單上，因為他為人慷慨而謹慎，所以有時也空幾個吉利幣獻給依色烈的上帝。

★ ★ ★ ★ ★

彭加名狄士雷里與莎拉狄士雷里生了一個獨子，名伊撒克。這兒子使他們吃了大驚。父母希望兒子成大商人；但他又蒼白，又害羞，出去散步時，總帶一本書，對於各種活動，都極端憎厭，這類怠惰引起狄士雷里夫人的諷刺。父親送些贈品給母子二人，打算調解爭端。在他看來，孩子的不快活是因缺少玩具。有一天，這兒子從家裏逃去，後來才發現他躺在一座墳上，父親緊抱着孩子，給了他一只小木馬。

十三歲時，這少年創作了一首詩。不管老狄士雷里如何仁慈，樂觀，但終於受驚了。他家裏有一個荷加什（Hugh）所作的彫像，用意是一位詩人因窮苦而餓死於頂樓上。父母令伊撒克乘第一隻船赴一個外國通信員那裏去了，在荷蘭和法蘭西住上四年，受一位師傅的監視，而這師傅正巧是一位自由思想者，並且是法國哲學派的信徒。年輕的狄士雷里歸國時，已受了福

爾泰兒(2)的影響，滿心中愛慕着盧梭(3)他十八歲時，重回到父母家裏，穿着異樣的服裝，頭髮很長，他模仿愛彌兒(4)一倒就倒在母親懷裏，流了無量的淚；她噙噙的笑，顯而易見的表示不滿，勉強把頭去靠近兒子。

有一個時期，彭加名狄士雷里還抱着小小的希望，但他知道兒子正在寫一首題名為『反對使人類腐敗的商務』的長詩，他這才不再夢想這兒子能在商務方面做事，才決意讓他去自由發展。

因之，伊撒克狄士雷里選擇了一種終身不變的生活方式，他整天在英國博物院的讀書室裏，那是個可愛的地方，當時至多也不過五六人在那裏看書。他把每張紙上都塗滿讀書筆記，衣袋裏總塞滿這類紙張。他勤懇工作的目的，起初是打算著一部英國文學史。但立刻驚覺紙片不斷的增多，因之才放棄了以前的計劃，去做編纂者低賤而多方面的工作。他用文學誌異的名目，出版了一集軼事，很是成功，他終生事業便從此決定了。在三十五歲時，他娶了一位溫柔而頭腦簡單的女子，同他一樣的，也是意大利和猶太的混血兒。祇要妻子能料理家庭一

切瑣事，使他終生能致力於讀書與記筆記，他就一心一意的愛她。以後證明了這種希冀對於他所選擇的女人正合式，所以伊撒克狄士雷里的一生，果然過着極有規則的生活。早餐後他走進書房，直到喫點心時方離開一步，在那裏總是讀書記筆記。吃過點心，他到英國博物院去，讀書記筆記。在回家的途中，每見一書店，輒留停些時候，到家時兩手滿抱了書，吃過茶點，又關在書房裏，一直到晚飯時，伴着當日所購的書，總是在讀書寫筆記。假如他到俱樂部，那也祇是在那裏的圖書室裏拼命的筆記。他的愛書，正如人們之愛女人，愛鴉片，或愛香烟；他覺得書是一種安慰劑，可使自己忘却了生命的苦痛。在文學界他受人尊重，並且有許多文學上成名的朋友。他為人異常溫柔，無絲毫虛榮心，所以不為人討厭。詩人拜輪常讀狄士雷里所編的小冊而感愉快，在這些冊子裏，能找出偉人們一生的軼事，厄運，或唯我主義；這些事實安慰了拜輪自己的某種惶恐。反過來說，拜輪這個名字在狄士雷里家裏也很受敬仰。關於宗教問題伊撒克狄士雷里屬於福爾泰兒派，關於政治問題，他是一位保守黨；不過無論那種政體，祇要許可一個家道小康的人不受擾亂，而能繼續去編集文學軼事，他看來都是一樣的完美。

(1) 荷加什 Hogarth (1697—1764) 英國畫家彫刻家。

(2) 福爾泰兒 Voltaire (1694—1778) 法國大思想家，家著述宏富。

(3) 盧梭 Rousseau (1712—78) 法國哲人，提倡自由思想。

(4) 愛彌兒 Émile 這是盧梭的教育著作，主張自然的宗教，反對教會的信條。

二 學校

伊撒克狄士雷里的長子同祖父一樣，也取名爲彭加名。在他之前，還生了一個女孩叫着莎拉。自孩童時期，姐弟間就非常親密了。老狄士雷里當父親的職務，祇是偶爾開玩笑的在兒子耳朵上捏捏罷了，捏的時候，露出書呆子所有的笨拙。狄士雷里夫人天生就易受驚，易昏亂，又佩服又訝異的聽着她早熟的兒女們的談話。她想使他們的髮鬢曲，但總是失敗。他們崇拜她，可從未把心事告訴過她。對於父親，他們很是敬慕，相信他是位大作家，喜歡他可愛的態度，但他們已明白如果要父親關心他們的一切，是絕對辦不到的。吃飯時，他們看見他出現了，斑

白的髮上戴着一頂絲絨小帽，沉默，出神似的。他們知道他老人家唯一的願望是回到書堆裏。當他因事被耽擱時，他是極端的客氣，但有時也會發怒。他同孩子們談話，並不談日常生活，所談的祇是他的工作和研究情況。他正從事寫查爾士史、秋瓦傳、歡喜對孩子們解釋這位漂亮的騎士國王，全不是一位暴君，而是一位殉道者。崇拜史秋瓦的家族，憎恨清教徒：這是狄士雷里全家唯一的信條。

每逢禮拜日，全家步行去看望祖父母，路途遙遠，似乎老是走不完，令人疲乏，等到目的地時，就看見那脾氣壞的老祖母，她捏捏孩子們的額，嚴峻的糾正她們的舉止，從來不給他們一塊點心。但是有祖父來填補這個缺憾，他給他們一塊錢幣，彈彈曼陀林琴，講些關於意大利的事給孩子們聽。小小的彭歡喜這些故事，尤其愛聽威匿士地方的故事。他常喜歡幻想那個城市的房屋全是用石頭建築的房頂，蓋滿了黃金色的瓦。祖父說這家人曾在意大利住過很久；再以前，當費丁蘭和依薩伯拉朝代，他們住在西班牙。提到意大利，就聯想起土耳其人；提到西班牙，就聯想起摩爾人。當彭歡喜想起祖父的曼陀林琴和通心粉時，也聯想到頭巾，織着可愛的顏

色的背心，和富麗多日光的地方。有時他躺在意大利式的花園裏的一棵樹下做夢。他想像些異樣燦爛的景色，在蔭處，他遇着一位絕色的人，一位他救了性命的英國年輕武士，一位他曾傾吐過心懷的公主。這三人在森林中迷了途，夜色正下降，他的同伴們都怕起來了。於是彭來指揮，因為在他這種夢想裏，總是他來當領導，總是他得着勝利。

他很小就進了學校，最初到一位羅培女士那裏，過後受牧師約翰伯提干里的管理，在這可敬的家庭裏，牧師的女兒對於家中『道德與襯衣的問題，都得兼管。』他在那裏才察覺一件驚人的事實：他的宗教和種族都與別人迥異。這可難於了解了。但是彭所住的那所紅磚砌的房子（希臘式的走廊，三個階梯，小小的欄杆緣着側道）無疑的是一所英國式住宅。他父親戴着黑絲絨的小帽，刮得乾淨而微紅的面孔，和正確動聽的語言，自然是一位英國作家。自小就學習讀英文書，使他安眠的搖籃歌全是英文，但在這學校裏，他才覺得他與別人不同。他是猶太人，同伴中祇有一個同他一樣，其餘都不是猶太人。多麼神秘！猶太人，他們是聖經裏所講到的民族，他們越過紅海，在巴比倫度囚犯生活，建築了耶魯撒冷的廟宇。他跟他們有什

麼關係？早晨，當全班學生跪下做禱告時，彭和另一名色基亞的小猶太人不得走到另一邊站着。一位猶太教師每週來教他們猶太文一次，這是一種不易了解的文字，從後面寫起，字母像蝸牛的頭。年少的狄士雷里知道這類辦法使他不能參加一個神奇的團體，並且在先生和同學們心目中，這兩個小猶太人，總有點被人嘲笑。這使他痛苦，他是驕傲，他願在各方面都被人敬慕；當他們扮馬玩的時候，他決不願當被加以馬具的那一匹馬。但是他最痛苦的，還是因為不喜歡色基亞。就這樣同一個低能的傢伙鏈鎖在一起嗎？這的是可恨。彭所接近的孩子都有黃髮和碧睛，他同他們在一處却頗能耐心。有一個名爵恩的孩童是醫生的兒子，在遊戲時問，彭慣於對他講些盜賊和山穴的故事，一面用鉛筆很快的作圖來解釋。有時彭得到一冊新書，年少的爵恩走來坐在旁邊，一同讀着；但是爵恩還只讀到一頁的中段時，彭已經一下就看完，正預備翻另一頁了。他讀得太多，從父親嘴裏聽過許多關於書的智識，所以心中的字句記得很廣，一本難讀的書不能為難他。小爵恩嘆息了，趕快讀下去。於是彭加名猜到他朋友的難過，微微笑着，很仁慈的說道：『我能等等你。』

晚上，在書房裏，沙拉同彭時常談到關於猶太人與基督徒這個怪問題，爲什麼因爲種族的關係，他們似乎被人呵責，而這種族既非他們自己選定的，又非他們能力所能支配的？當他們去請求父親解釋這個謎時，伊撒克狄士雷里是福爾泰兒的信徒，祇聳聳肩罷了。那全無意思，迷信。而他自己，並不以是猶太人爲恥，反而驕傲的談起這個民族的歷史。但他以爲在這個理智的時代，還要保持幾千年前亞拉伯遊牧時代的儀式和信條，這真是件非常可笑的事。同他父親一樣，並且使他愉快，他的名字仍然刊於猶太人會單上，照例繳納會費。欲避免爭論，因這爭論或能使他失掉幾點鐘的讀書時間，他甚至於特許這位猶太教師來教他兒子的猶太文。但他不信什麼教條，也不實行什麼儀式。

除了上述的這種態度，（也許就是因爲他有這種態度）所以在一八一三年的某日，他得到一個消息，就是敦倫的猶太人因慕他的文名，而推他當教會會長，他激怒了，便寫封猛烈的信給這些猶太人：

★ ★ ★ ★

『一個向來就不被你們注意的人，他有隱居的習性，他決不能贊同你們的信仰，即如現在的情形，不但不能激動，反而擾亂他的宗教情緒，這是顯而易見的事實，他只能順從你們教會裏的一部份的儀式，努力盡一部份無關緊要的職務——這樣一個稍有名望和學識的人，決不能來執行你們教會中一位元老的莊嚴職務，以致他不能安心研究學問，並終身陷落在這些總使他不生快感的責任中。』

★ ★ ★ ★

教會裁判所，不客氣的判罰這位會長四十金鎊，伊撒克狄士雷里拒不付款。此後三年中，他享着和平生涯，其後猶太公會又來索罰金。在這段時間，祖父死了，雖然妻子是討厭，兒子又令人灰心，但他仍燦爛的恬靜的活到九十歲。他一死了，這家庭以前同猶太教會的一點關係也斷絕了。老狄士雷里回答教會裁判所說：此後他的名字，應當從信仰者的名單上刪去。這人平時雖然為人隨便，但如有人擾亂他安靜的生活，便轉為兇暴的了。

他雖然除了猶太籍，但亦非基督徒；在這過度情形中，他頗覺安適。他有一友名夏農特勒，

是位歷史家，對他說明假使孩子們都皈依英國的一般宗教，却很佔便利的，特別是未受洗禮的孩子們，將來不能參預許多事業，因為猶太人同天主教徒一樣的不能享受某種民權。老狄士雷里很重視特勒，因為他是探尋英國博物院所藏的盎格羅薩森民族遺稿的第一人。還有一層，就是那美麗而嚴肅的祖母仍懷着年青時的私怨，正督責兒子，使孫兒女輩脫離那會使她痛苦過的種族關係。伊撒克狄士雷里聽從了。家中置備了教義問答摘要與禱告書，這些孩子一個個的被領到聖盎祖教堂裏去受洗禮。

彭加名當時不過十三歲。宗教改換了，學校也要改換才好。他將入什麼學校呢？父親想到荷頓；母親怕他在那裏不快樂。荷頓學校是否會歡迎這位剛剛改邪歸正的猶太少年？這自然是個問題。彭已經預備去受命運的支配，但是經父母再三考慮之後，算是有了辦法。正巧，老狄士雷里在書店裏，時常遇見一位牧師意立哥幹博士，他購藏些珍奇的版本，人們稱他爲不信英國國教的唯一牧師，並精通希臘文。讀過這樣多書的人，當然是十全的了；這才把彭交給他教管。

哥幹博士的學校是所古舊而長滿了長春籐的房子。講堂樸素，放着排排的橡木長檯，四周懸着大幅圖畫。上面是：『我即是』，『大路』，『真理』，『人生』。七十個學生激於好奇而喜批評，把這位新生環圍着。他的衣服特別講究，皮色是暗沉的橄欖色，還有那迷人的但屬於異種的容貌，這一切都使人驚怪。他的新同伴們帶着微微嘲笑的興趣凝視他。他勇敢的向着他們，互相對視。他下了決心，穩穩的站着，假如必要時，用傲慢來對付諷刺。『他們都是小孩罷了。』當情感汹涌得過於強烈時，他重複的對自己說：『他們不過是和我一樣的孩子罷了，我定要駕御他們。』

上了幾堂課，就暴露了他所受教育的特質與缺點。學校注重拉丁文和希臘文的態度很強，比彭的態度還要強多了。不過一到自由創作時，有幾個孩子才發覺這位新生能指示他們以一種思想與感覺的新世界。他所說的話和字句都被同學互相傳誦。同學們把他寫的詩抄下來給他們的兄弟姊妹看。一種維新的社友團依附他而產生了。他雖憎惡激烈的動作，但是

太野心了，所以不得不按部就班的在運動和遊戲方面訓練自己，以期成功。很多人佩服他，不久他便達到了出類拔萃的地位。這使他麻醉了，當他獨自出去散步時，便喜歡幻想自己當了首相或總司令，那一定多麼愉快啊！

打算鞏固實力，他組織一個劇社，這舉動破壞了校規。他熱愛劇場，當父母初次帶他到戲院時，他聽見那些結構精美的詞句，又看見那些驚心動魄的冒險事蹟，心中生出無限的歡喜，結果發現與他心中所憧憬的一夥人，那夥人說話同他夢裏的英雄一樣，做出些轟轟烈烈的事……一羣演員組織起了狄士雷里當導演人，戲臺老板，主角。幾週後，他享樂這新生命和自已所創的世界，他是非常的歡欣。

事情就這樣順利，他不會看見暴風雨的將臨。因為成功，所以快活，他光明磊落的以為別人也共享這種快樂。他忍不住的要譏諷任何心愚手拙的事。他雖則受過洗禮，但仍然吸收異教。敵入中最激烈的份子便是學校的級長們，在這黑髮的孩子未來以前，這些級長全權管轄這學校。如今這孩子神秘的威權建基在娛樂上，和他們的威權並駕齊驅，這使他們惱怒了。他

們把劇社和隱秘的預演的導演者報告給哥幹博士。

博士勃然大怒，走進課堂講論這些新穎而遭人譏議的行爲說道：『在我們的學校裏，我從未見過這樣特別的現象。他簡直是一個煽惑人心的外國人，不但不能領受本校的精神，反而想出這一類的計劃來。』反對派馬上高興的抓着這句話。在下一點鐘遊戲時，一羣人經過年輕狄士雷里的身邊，吃吃冷笑，還有人做出噓噓的聲音。他轉過頭去，鎮靜的說：『誰做出噓噓的聲音？』最大的級長走向前來，說道：『我們被一個外國人支配得夠久了。』狄士雷里對着臉上給他一拳。一羣人圍着這兩位比武者，狄士雷里較小較弱，但脚步靈活，用着科學方法和滿腔勇氣去應付對方，須臾，將敵人的血打了出來，全校學生目瞪口呆的眼看着他們的正式領袖開始失却知覺，最後是睡倒了。一種呆滯沉嘿的空氣，歡送着這舊朝代的崩潰。

假如哥幹博士的學生知道三年來這位得勝者都在暗地裏學習拳術，他們也就不會這樣驚訝了。

三 花花公子和教士

哥幹博士要求伊撒克狄士雷里馬上把兒子領走。彭這才又回到家裏，回到自己的房間裏，回到那舊的家庭裏。任何孩子從未比他更感到孤獨，更能駕御自己的生命。他父親比以前更仁愛，但不如以前的實際了；母親早就不能了解兒子，祇希望他有幸福，並對他表示羨慕。他在家裏唯有在莎拉面前能談到他的前途。

那時他十五歲了，事實已經證明學校於他不利；假如進了大學，也許會找出與哥幹博士的學校相同的偏見和缺點，這怎麼辦呢？不過最要緊的是他需要什麼？這個小學生自己的世界受了騷動之後，便回憶以往的陰謀，勝利，和小爭鬥，正如從雲隙間能看出一綫清秀的風景，他也隱約的看出了他將來的野心，好比一個人漸漸走近一座大城市時，便可以望出盪漾雲霄的高屋大廈。他以爲一個人當不了最大的偉人，生命又有什麼意味呢？雖不能當唯一的偉人，但自然要當最大偉人之一。他要對任何人硬幹到底，自己覺得有這個力量。但是有誰來給

他解釋生命的意義呢？他一生將走那條路？從事著作嗎？他羨慕拜倫（1）之爲人敬仰，但是許多的詩人（即使是大詩人）也祇是生後成名。小彭對於死後的勝利和成名，覺得毫無意思，他要的是馬上成名。『你願意當荷馬（2）或體撒（3）莎士比亞（4）或拿破崙（5）嗎？這自然不必去考慮。』因爲他有兩個弟弟，所以母親約些與他們年紀相髣的孩子到家裏來玩。在這羣孩子裏，將來的亞力山大（6）來回的走着，手插在很緊的褲袋裏，蒼白而抑鬱，目光帶着莊嚴而焦心的神情，大有古歷佛（7）大人之在小人國裏的氣概。

★ ★ ★

他回家後的幾禮拜中，便苛刻的自省；他得到的第一個結論是自己缺乏知識。要發展他的天才似乎非從基本知識着手不可。他擬了一個工作的大計劃，打算隱居一年，以便重新研究學問。

他的父親每晨用溫柔而懷疑的目光注視這孩子走進圖書室，出來時挾了一大堆書。每天晚上，他在讀書日記上寫滿了註解。『星期五，六月二日：讀陸仙（8）和特倫絲（9）——阿

德兒菲，是一齣有趣的戲。亨利亞德……讀維吉爾(10)的耕作歌第二篇，這詩開始是一段對巴克斯(11)堂皇富麗的禱詞，不過一讀到關於接枝和砍樹的那段令人要睡的演說時，以前所有的優美都消滅了。預備希臘文……文法等等。』另一天他記下：『我對於敵猛森利士(12)有我的偏見，他演說裏所講的雖然是「道德」「愛國」「勇敢」，不過歷史告訴我他是「盜賊」「黨徒」「懦夫！」』

這身材高長穿着拖鞋的孩子，拿着許多本字典，在每間屋裏來回的走。老狄士雷里爲人好規矩的生活方法，所以叫兒子在一定的地方工作，但也是枉然。『好兒子，請你把這些紙張收拾一下。』文學誌異的作者，看見兒子在專心研究威匿士的革命史，或各大教派的歷史，真是難過了。祇要一件事物，有點神秘性，便足使這孩子着迷。他無時不在探知秘密團體的消息，例如維母吉淚琪會，十人會，或耶穌會。他把聖伊格拉霞羅約納(13)的傳記讀了又讀，被這位聖者的膽量感動了。伊格拉霞總喜歡問自己：要是你當了聖人，比多米力克(14)和福爾舍什(15)還要神聖，那麼，你將做些什麼呢？這個問題很像彭加名自省的口吻，他也曾對敵猛森利

士西舍洛(16)和畢提(17)發過疑問。他愛這訓條，就是：『發展你自己，不是為享樂而是為實行幹事。』他專研究聖伊格拉釐用什麼方法去吸引了這麼多有力量的信徒，他很佩服天主教的组织。呵！但願立刻當了思想和現世的偉人……當了阿爾伯龍立(18)或雷席里爾(19)……這完全是天命了！

老伊撒克狄士雷里看到這一類註解而悲傷了。唉！他曾用自己的偶像（福爾泰兒）的哲學來培養兒子，結果就是這樣嗎？在心底怕什痛罵僧徒的演說詞旁邊，彭加名用筆註道：『這篇淋漓痛快的演詞，是值得法國的迷信者去佩服的；但是在尚武時代哲人還未出世，好人們祇得滿意的去服從他們自小就受過教訓要尊敬的那些制度。』這真是個怪孩子；他把書褻污了，以為大詩人維吉爾也是輕浮的。這位博學多疑的父親是否生了一個博學神秘的兒子？這問題同樣的是個謎：兒子之傾向這類信條，並不由於天性使然。可以說他無事不在用理智去攷慮。這才使老狄士雷里忐忑不安。

父親雖然不願多管閒事，但想來想去，還是應當干涉。他極願引導兒子達到更簡單更實

際的目的。他有一位朋友叫着墨樸先生的，是一位法官，自願請彭加名當他的秘書。墨樸有一女兒，雙方父母都有關親的意思。但彭加名怕終生埋沒在律師事務室裏，說道：『法庭嗎，呸！法律即是詭計。到我們活到四十歲有了大成就，那才冠冕堂皇嘞！並且要當一個成名的辯護士，我先得當了大律師，要當大律師，我失掉了當偉人的機會。』——老狄士雷里對兒子說：『好孩子！你得虛心，別想在一朝一夕就當了偉人，人人都想發一筆橫財，最糟糕的是在一朝一夕就發財……呵！兒子，我真替你和你同伴們擔心。』他又說不願看見兒子心中存了這樣一個具體的野心，因為出身和種族的關係，使他不能參加許多事業。縱然承認彭加名應有更高的理想，但為甚麼不利用律師事務所這樣好的環境去觀察形形色色的人類呢？此後再改行也沒有什麼不可以的。

彭加名聽到最後這點議論，受感動了。他確不了解人類，他願意獲得這種智識。他讀過的書教訓他說，許多天才失敗的原因是一味深思，而不屑於去研究人類。這樣說來，要緊的還是走進社會，窺探人們的內心，順從他們的弱點。記得從前有段神話，敘述天神如何化裝成一隻

獸，以便走入人世，完成他的事業。這段神話，似乎象徵了他的情形，他決定走這條路。

★ ★ ★ ★ ★

他在老舊銳地方的富勒德雷克區的律師事務所裏，看見許多政治家，銀行家，商人一個個的來了又去。晚間，他在父親的圖書室裏仍然繼續讀書。有時上司給他一張請帖，在上司家裏，他遇見些少婦和少女。他很是可愛，有溫和如水般的眼睛，彫刻家理想的鼻子，靈活的嘴，皮膚又異常蒼白。他同女人在一處，或是談到女人的時候，便做出輕視的神情。那是一種複雜的犬儒主義，其中包含着「怕受人騙」，「怕承認膽怯」，「怕被人認為缺乏想像力」和「怕一種傳統思想」。彭加名讀過唐晏安（20）而崇拜拜翰，他對這詩人所了解的，祇是他情願誇示出來的那一面罷了。他愛模仿蒲郎舉的為人，愛那種激怒的虛偽和似非實是的傲慢。這位蒲郎舉是一個代表，代表一個出身微賤的人（蜜錢師傅的孩子）靠着自己那唯我獨尊的信念，戰勝了倫敦所有的流氓。偉人的傲慢，有權者的傲慢，迂儒的傲慢，他都了解。但是這位花花公子心中，產生一種純粹的傲慢，並無什麼根據，也無什麼對象。他知道許多人之成功，全靠這一

點態度。所以青年狄士雷里想在一般律師的環境中，用這種態度來試一試。他穿得異常漂亮——一件黑絲絨衣服，縐綳着紅花的黑絲襪；他雙眼粗戾的注視女人，祇轉過頭去回答男人們的話，連身子動都不動，他立刻看出這種態度的成功。因為已嫁的婦女們微笑的望着他，這一來引起許多有身分的男人的忌妒。

他父親時常領他到一位書店老闆約翰木勒那裏去喫飯。在老闆家裏，他遇着些成名的作家，很高興的聽他們談話。他看見撒謨爾諾琪和湯姆摩爾，後者是拜輪的朋友，剛在意大利會見詩人回來的。老狄士雷里問道：『聽說拜輪爵士同從前大不相同了，是不是？』是的，他漸漸胖了，頭髮也變灰白了，臉上也失了他以前那種特別的「精神的表情」。牙也越來越壞；他說：如果再回到英國，唯一的事就是要請淮提醫生治牙病罷了。』年少彭加名聚精會神的聽着這些對話，等晚上回了家，將所聞的一一記下。

他雖觀察別人，但同時也在仔細省察自己。他察出父親的一部份朋友對他的智慧和靈敏的巧答，發生興趣。別人却被他的放縱態度所驚駭了。許多人以為他為人虛偽，不堪深造。他

最怕遭人嘲笑，所以裝腔作調，盡量談些諷刺的話，使他的言談有生機。有時他打算不說譏諷話了，但忽然想起做學生時所受的侮辱，心中便如被惡魔捉着一般。他以為一個人粗鹵，總比卑陋還要好些。他善於抓着別人的錯處，所以結了許多仇人。他祇得責備自己，並且模仿羅納納，在心中也定了些教條。他在日記本上寫着：『要有決心。並對 E 夫人永遠忠實坦白。不多說話，祇說說諷刺話而已，因為這位夫人以為我對於諷刺藝術是能手。』

他對富勒德雷克地方的事務所，漸漸感到無味了。從前打算許配給他的那位女子親自對他說：『這樣是不行的……以你的天才，就不該在富勒德雷克地方做事，這一定不可以的。』他聽了這些話，急於到別處去，自己打算：『試想那未出頭的懺撒，把青春虛度，望着少年時的事業而流淚！再看那未出名的拿破崙，在巴黎的馬路上挨餓！即使是聖海倫拉（21）對於這種厄運又有什麼辦法呢？幻想那已往的光榮也許能使那黑暗的牢獄有些光明，但既知他有超人的能力，也許在未發展之前，便消滅了：試問這些頭顱磨難，能否抵當這樣一個懷疑的痛苦？』

他趁一個假期到德意志去旅行，那時才下了決心。他隨着父親到德意志看見那裏的法庭，光明快樂的社會，和迷人的劇場；「大公爵」親自在劇場包廂裏指導音樂隊。他們父子倆受着慇懃的招待。吃飯時，有軍隊奏着曲子。老狄士雷里因有粉紅的臉，和灰白的髮，人們以為他是英國的將軍。因此，他的兒子在暗地裏受人們的諂媚。這種環境真夠美麗豐富了，誰願去翻閱訴訟狀，而消磨了自己的青春。當父子二人乘舟沿着迷人的萊茵河划下，經過那些神秘的小山，山上有長滿了常春藤的塔，往下凝視，那時他才決心，一回了家就辭去律師事務室裏的職務。

(1) 拜倫 Byron (1788—1824) 英國詩人，生時頗享盛名。

(2) 荷馬 Homer 希臘大詩人，著有 *Iliad* 和 *Odyssey*。

(3) 凱撒 Caesar (102—44 B.C.) 羅馬大軍人，和政治家。

(4) 莎士比亞 Shakespeare (1564—1616) 英國最大詩人兼戲劇家。

(5) 拿破崙 Napoleon (1769—1821) 法國皇帝，武功震全歐。

花花公子和戰士

- (6) 亞力山大 Alexander (356—323 B.C.) 馬西東的國君，是有名的武人。
- (7) 古歷佛 Gulliver 這是 Swift 所著諷刺遊記中的主要人物。
- (8) 薩仙 Lucian (C. A. D. 120—180) 希臘諷刺家。
- (9) 特倫蘇 Terence (C. 194—159 B.C.) 羅馬喜劇詩人。
- (10) 維吉爾 Virgil (70—19 B.C.) 羅馬大詩人。
- (11) 巴克斯 Bacchus 希臘羅馬的酒神。
- (12) 歐羅蘇利士 Demosthenes (C. 383—322 B.C.) 希臘演說家，政治家。
- (13) 伊格拉維羅伊格 Ignatius Loyola (1491—1556) 西班牙大教士，為耶穌會的創建者。
- (14) 多米力克 Dominic (1170—1221) 大說教者。
- (15) 羅蘭舍什 Francis (1182?—1226) 意大利的聖人。
- (16) 西舍洛 Cicero (106—43 B.C.) 羅馬演說家。
- (17) 畢達 Pitt (1759—1806) 英國政治家。

(18) 阿爾伯龍立 Alberoni (1722—1764) 意大利高僧西班牙政治家。

(19) 雷席里爾 Richelieu (1585—1642) 法國政治家。

(20) 唐察安 Don Juan 此為拜輪未殺青的一首長詩，諷刺英人的虛偽。

(21) 聖海倫拉 St. Helena 傳說中的神。

四 生意

狄士雷里在富勒德雷克地方做事的最後幾月內，目睹幾個商號的訴訟人，因在南美洲礦做投機生意，而發橫財。

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墨西哥，波利維亞，比奴和布拉日——當時幾乎全在革命。英國首相坎林用自由黨的政策來幫助這些地方；英國的財政家在那些國度中得到開礦的地方，英國民衆因為能實行主義，同時又能發財，所以都熱烈的去投資。這時，狄士雷里以為證券價值飛騰是支持不久的，所以同着一個比他年長的書記決定去做「看跌」的生意。這

兩個少年膽大做去，起初股本很小，等到愈虧本，他們愈加大資本。價值繼續暴漲，他們發覺大約已虧了一千鎊，才馬上轉變方針，預備去做「看漲」的生意。

因為做這些生意，狄士雷里結識了約翰狄斯頓泡兒什——他是管理南美洲股票交易所的財政家之一。泡兒什看見這位二十歲的青年有如此智慧，心中頗是驚奇，因之對他表示好感。至於狄士雷里，因有窺探最高財政情況的機會而高興——這種機會永遠使他着迷。起初，泡兒什請他負責編輯並且印行一本關於美洲礦業公司的小冊，以作一般人之用。

狄士雷里對於礦業，當然是門外漢，但頗有信心。他收集材料，化了幾天工夫，寫成一本流利的小冊，文氣非常嚴厲，並且請書店老板木勒（他父親之友）要泡兒什出錢印行。

至於木勒，他奇怪這美少年有這樣自信心和感人的力量；他曾同這孩子吃過飯，會過面的，但當時未曾注意。不久，他同這孩子很親密的談論書店的前途，自己才覺得驚異。書店已經刊行一種重要的雜誌名讀書季刊，但老板正猶豫辦一種像泰姆士那樣的日報，是否能賺錢。狄士雷里聽了這個計劃，大為興奮。木勒為人自然缺少決心和勇氣，立刻就想不辦；但他不能

不同一位更有決心的人商議。辦一種日報——這才是少年狄士雷里所最渴望的。日報裏潛藏着威權，詭譎的威權。一個保守黨的機關報自然應當辦起來。至於資本，有三個人來擔任：一個是木勒，一個是泡兒什，還有一個是狄士雷里自己。狄士雷里怎出得起他所擔的一份呢？這層他沒有想到。錢自然會來的，此外還需要什么？一位編輯麼？狄士雷里有一個計劃，想請蘇特爵士的女婿——洛克哈提當編輯，但是此人現在住在蘇格蘭，怎樣好呢？他們可以請他到倫敦來。狄士雷里去見他，並用雄辯以激動他的興趣。此外還需要國外通訊員，一部印刷機，一間辦公室：這一切都由狄士雷里負責辦理。

木勒被這少年鼓動，再不能反對了。他們便訂了一張合同，說明要創辦一種大規模的日報，木勒擔負資本的一半，泡兒什擔四分之一，其餘四分之一則由狄士雷里拿出。狄士雷里負着使命立刻赴蘇格蘭。在途中的驛車內，他讀富爾達莎（？）的著作，感到無限的快樂，一面心滿意足的沉思：『冒險事業是為冒險者而安排的。』

★ ★ ★ ★

他因做這件冒險事業，曾受了無限痛苦。他從前所愛的秘密團體如今證明是有用了。他與木勒約定一種密碼，彼此不必說出真名，就可以通信。絲哥特爵士綽號「武士」，洛克哈提是「M」，坎林首相是「X」，木勒自己便是「皇帝」。他一到愛丁堡，就把委任書寄給洛克哈提，當時洛克哈提住在靠近阿巴慈佛的一所小屋裏。——阿巴慈佛是他岳父的雄壯的別墅。次日，狄士雷里被請去。這位作家一看見走進來的是個孩子，便目瞪口呆了，并且一讀到狄士雷里這個名字，自然想起了曾在倫敦遇過的那位父親。這作家是個冷淡而略帶迂儒氣的人，善於諷刺，因岳父是大作家因而更覺驕傲。他以為這樣一個乳氣未脫的少年來訪拜他，似乎是一種侮辱，所以態度非常冷淡。

狄士雷里失了勇氣了。但他越受刺激，越能鎮靜。他莊嚴而沉思的坐下，好像老了十年似的，異常冷淡，開始陳述他命名「約翰木勒日報」的計劃——其實，那就是彭加名狄士雷里的計劃。但他很明瞭一位二十歲青年的意見很難被人傾聽；他才使了方法，隨口說些引用語，總說那些是有名作家的見解，而不敢直說是他自己的意思。

任何意思，祇要從他嘴裏說出，都變爲嚴重的了。一說到同袍兒什的合股，他就加上『全倫敦』，『所有的礦業利息』，『美洲全部』的誇大語，木勒正設法聯絡各派政客，總之，這個新報——他提議定名爲代表日報——是『今日最有價值的創辦事業。』因爲他自己太希望一生是一篇富麗的冒險小說，所以用些過於鮮豔的顏色塗在上面。洛克哈提雖不相信，但聽到這位天才所送出的言詞而感驚異；所以次日領這位負着重任的使者去晉謁他的岳父。

絲哥特爵士當時名滿全球，美洲的遊行團也到阿巴慈佛來致敬，受極端仁慈的招待，被領到他那美麗的園林散步，或是帶他們到額底河去釣鮭魚；他養了許多狗，跟着他的腳跟跑。他最初打算在鄉間建一所小宅，後來因每出一部小說，這小屋便擴大一次，直到這建築成了蘇格蘭男爵的模範宮。這種生活異常奢侈，縱然絲哥特爵士的書如何能銷，但出版人因受合同限制而漸殫殫一息了。這猶太青年特來請他的女婿當一個日報的大編輯，自然受着這位大作家的歡迎。他坐在精美的圖書室裏，同時有六隻狗在他膝上肩上爬來爬去，靜聽這少年的計劃而表同情，這少年的一腔熱忱引人歡喜。他自己對於生意也有興味；贊成這種計劃，但

總想女婿能當國會議員。一個大報的主筆應是國會議員，這自然是要緊的。彭加名答應設法找個議員的位置。

他在洛克哈提家裏住了三星期，幾乎每晚都同絲哥特吃飯。這種生活最適合他的脾胃。晚上安絲哥特一面彈琴，一面唱些蘇格蘭的村歌，有時年老的絲哥特爵士親自講些壯麗的故事。人人都愛上了彭加名。父親寫信給木勒大意謂彭加名最大的危險是青年氣太重——將來在世上經驗多些後，自然會改正的；他的計劃很大，用意很好，一旦開始工作，便能用全副精神去做。木勒致書與洛克哈提如下：

★ * * * *

「我讓我的少年朋友狄士雷里跟你學些智識，如果我並未認錯了人，我相信你不久就會察出他是怎樣的一個人……明白的說，我從未見過更有希望的少年……他深懂世故，願實行一切計劃，一個尚未滿二十歲的人能這樣，自然常使我驚奇……我以名譽擔保，什麼事你都可以信託他，並且他是值得受人信託的。——此外他還有一特長，就是爲人謹慎。我們

的大計劃倘能實行，我相信你會知道他是位最難得而可靠的朋友……」

★ ★ ★

狄士雷里回到倫敦，報告洛克哈提願任日報編輯的消息，年俸二千五百鎊，負責辦理讀書季刊和日報。跟着，他租了幾間辦公室和幾部印刷機，同時又聘請他在可不倫日認識的一位德國人當通信員，並聲稱這報紙將握全世界消息的牛耳。他又在歐洲幾個大都市，南美洲及合衆國找到特約通信員。最後，他相信一切都順利，這報紙自然能出版。但不幸陡然起了一陣最可怕的暴風。

他對於木勒書店的內部情形，既不熟習，而且不曾請人把這些情形告訴他，自己又未去調察一下。像洛克哈提這樣重要人物來參加這個計劃，還免不了引起騷動，真是夢都不會夢到。但是約翰威爾遜克羅克，是一位有天才的政客作家，是海軍部的祕書，是讀書季刊的主要撰稿者，不過性情怪異，爲人陰險（馬哥利說克羅克與冷牛肉是一樣令人討厭）所以他一知道這書店老板同一位二十歲的賤人在他背後所協定的計劃時，便氣沖牛斗要來講個所

以然。他同木勒大鬧了一場，木勒祇好責備狄士雷里，並且責備這少年不當喋喋不休，以致將這應守祕密的計劃洩漏出來。就在那一天，從美洲證券交易所那裏也來了一陣暴風。這兩位少年書記最初的預料並不錯，不過時期太早了。而今他們相信證券價值會漲，但是適得其反，證券價值陡然暴跌。著名的財政家泡兒什，在幾天之內，一敗塗地；狄士雷里與他的朋友意文，思足足虧了七千鎊。

狄士雷里遭了這下打擊後，至少在經濟方面不能合辦這個報紙。一個才二十歲的青年就負了一身債，自己都不知怎能去還清。不單這樣，同時他又失掉了他的朋友，他的名譽，和他的地位。因為他是發起人，本可以仍然參與這辦報的事，但克羅克異常討厭他，就是那洛克哈提也討厭他起來（這最使他不解）；因為洛克哈提當初以為狄士雷里還有用，認為他不過是一個冒險家罷了，所以曾姑且聽從他，但事情既到這個地步，所以他雖是這團體的發起人，但在幾天內被驅逐出來，這使他不知如何才好。兩個月來，他做事成功，受人褒獎。木勒、絲哥特、洛克哈提和父親都視他為少年怪傑，他以為人們在崇拜他——這自然由於小時在家中太

受溺愛太被誇獎的原故。而今猛然這些讚美都幻滅了；似乎受人的憤怒與輕視；厄運隨着凱旋而來，其間毫無過渡的時期。

這個世界的確比他所想像的，更難於駕御！

★ ★ ★ ★

他非常悲傷的回到家裏，似乎生命的源泉已經乾枯了。父親不知道兒子所做的冒險事業有這般嚴重的結果——負了七千鎊的債——所以勸慰兒子年紀青青，不當常嘆生命已經是一場幻泡。彭加名幾天來什麼都不能做，祇是沉思這場失敗。他休息並且沉思，自己究竟錯在那裏，這樣過了一星期，忽然一陣靈感鼓動他寫文章，尤其想寫一部小說。他極欲把在世間初次的經驗，奮鬥與失敗，描寫出來。他想創造一位英雄，這英雄即是他的化身，可以解釋自己給自己聽。

他是位言行一致的青年，急於寫完一本書，正如他急於要在政治上成名一樣。這本小說中的英雄一望而知是他自己。維維安格雷同他自己一樣，也是一位手不釋卷的迂儒的兒子。

也被學校驅出，也有熱烈的政治野心，在屋裏起勁的走來走去，一心想當一個大演說家。維維安格雷最初的政治思想是這樣：『如今許多有權的貴族，祇因缺乏智力，不能當首相，那麼，維維安格雷又需要什麼才能當首相呢？需要貴族的勢力。一個有智力的平民，和一個有勢力的貴族，爲甚麼不互助呢？』他開始謹慎的去結識一位有權而無智的貴族，花言巧語的去阿諛，以期成功。喀拉巴侯爵便是這種人。維維安勸這侯爵必需先組織一個喀拉巴黨，以便將來能當首相。維維安心中以爲無事不能成功：『因爲維維安格雷君有一最大信條，就是什麼事都能辦到。人生自然有失敗……可是推其失敗之因，皆由於缺乏體力與智力的勇氣……維維安格雷現在知道了世間至少有一個人，在身體和智力方面都不是懦夫，所以他早就敢斷定他終身事業總是光明的。』狄士雷里創作了這樣一位英雄之後，便嚴厲的讓這英雄去冒險，因而遭人暗算，自己犯了大錯，當了犧牲者，等他受了摧殘與重傷之後，才遣他到外國去遊歷，用意是在洗掉這些傷痕。

費了四個月才把這本小說寫完，當時作者還不滿二十一歲，他並未把這本創作告知家

人。這本書自然有特點；狄士雷里所能觀察到的各點，比如維維安少時的情形，父親和學校，一切都逼真而活潑的描寫了出來。筆調是諷刺；如果有一位透澈的批評家，定能看出這書受過福爾泰兒和師威胡提（？）的影響。書中的對話，就是作者在木勒和絲哥特爵士家裏聽到的那些談論。至於作者自出心智所創作的那些部分，未免過於幼稚。

狄士雷里家的隔壁，住着一位辯護士阿斯敦君；他的妻子漂亮，有修養，而善談諧，並且是藝術家，擅長音樂，對文學也很有興趣。這女人之留心彭加名，已非一日了。有時他來看狄士雷里夫人，便帶着欣喜的看見這美少年有一天躺在客廳的地毯上，周圍盡是書，有一天又從樓上的房間裏走了下來，花邊袖口上還纏着打拳的手套。她立刻看出這少年的輕浮祇是一種虛偽。相信他的前途遠大，所以很誠懇的鼓勵他。這美少年便在她面前除去虛假，揭開面具，坦胸相示，說出自己的恐懼，厄運，和希望。彭加名知道這位女人是誠實的，心裏自然高興。他怕講戀愛——亞力山大和禮撒從未在石榴裙下流過淚。但奇怪的是他仍然多情，同幼年幻夢一樣，繼續去找一位可以崇拜的神祕公主。因和阿斯敦夫人相識，所以養成了對女性的一種狹

士情感，但並不一定要發生什麼關係。這當然再好沒有的了。

他對這夫人說自己正在寫一本小說；夫人說等寫完了，願先看看底稿，如果是一部成功的作品，便轉交她的一位朋友哥兒蓬——當時倫敦最敢作敢為的出版家。狄士雷里將原稿交給這美麗的隣居，次日便接到一封熱誠的信。兩人商妥了，打算激動哥兒蓬的好奇心，所以不必說出作者的眞姓名來。祇有她與狄士雷里知道這個祕密；更爲安全計，她親自把全稿另抄了一次。

哥兒蓬是廣告術的老手，立刻看出了這本匿名的諷刺小說是有希望的。在各種報紙和雜誌上，都登了短文，預告一部社會小說之出世，作者因顯然的關係，不能露出眞名，廣告上登着：『一本不留情面的諷刺作品。』是一本當代人物的素描，內容豐富，足成一國的美術院。『是一種散文式的唐裘安』諸語。他們預料維維安格雷這次宣傳的結果，果然是很大。據說這部小說裏的人物都有對象，所以讀者都在猜那一個是在影射現代的某某人，並且猜作者定是已成名的有數作家之一。人們把這本書當作茶餘酒後的談資。狄士雷里和這美麗的同

讀者眼着這種成功而歡喜。

但因為一位不相干的人的疏忽，忽然把這秘密露出了。時髦人士都很憤怒，他們發現一月來所讚賞的這位深悉英國社會情形的天才匿名作家，不是別人而是一位二十歲的孩子，並且又不屬於時髦階級。他們都承認作者的身分顯然是曖昧卑微的，從作品的筆調裏就可以看出是何等身分。有些人會以為自己被諷刺過，現在都歡天喜地，用百倍的諷刺來還擊作者。真正被描寫的那些人物的確動火了。木勒以為書中所述喀拉巴侯爵和維維安格雷的關係頗像自己的情形，因之，在狄士雷里家裏鬧個你死我活。有些人會欣賞過這本書，現在也感到懊惱了。有一個批評家說：『書中時常說到一些貴族都不大知道不大留意的題材，這自然略略能窺出作者的身分。』另一個批評家責斥道：『作者用無恥的恫嚇手段出版了這冊書。』第二個批評家控告這書的作者，說他曾用最可鄙最叛逆的方法成了名，不特如此，還長篇大文的在譏諷這種『談諧的虛偽，而這虛偽作者裝出是不屑有的樣子。』

狄士雷里讀到這些冷諷的批評，手中的雜誌便不知的溜了下來，墮入悲憂的深思中了。

他看出自己同樣的可笑——這是他最怕的可笑……現在沒有別的法子，祇有去死罷……他強笑，但僅能露出淒慘的微笑。啊！這些禽獸給我的侮辱……他閉上眼，心情洶湧得利害，祇好極力想像走進一個公平而獨立的境界。他真像他們的評語不配著作嗎？他從心坎裏答道：『不是這樣！』的確，他寫的小說很平凡，但他的一生離不了文學創作。他小時就有幻想，幻想國君與政客，幻想可愛的女性在光明而豐富的情境求救的情形。這一切在他的腦海裏永遠盤踞尋找發洩的機會！一想到這些美的夢境，那些愚人的譏諷真不值一笑。他發誓不顧一切挫折，要當一個作家，並且當最大的作家。

但一年來他受了過份的刺激，精神漸漸不振了。阿斯敦家人看見他這般阻喪，提議照維安格雷最後幾章的辦法，也帶他到意大利去。他欣然的允諾了。

一月後，他在大運河的月光下划船，銀輝洗滌着莫銳什可建築的前部；微弱的晚歌經過溫和的空氣飄了過來；奧洲軍樂隊在聖馬克教堂前奏着樂；鮮豔的竿柱上飄蕩着三面大旗。狄士雷里很高興，發現臥室裏有大理石的地板，懸着紅緞的帷幔，光亮的鍍金椅子，丁陀雷陀

(4) 所畫的天花板，並且這旅館從前就是巴伯倫尼 (5) 家族的宮闈，這家族曾數次當了威士共和國的執政。

(1) 蘇特 Sir Walter Scott (1771—1832) 蘇格蘭的詩人與小說家。

(2) 富爾索特 Froissart (C. 1338—C. 1404) 法國歷史家。

(3) 師威胡提 Swift (1667—1745) 英國大諷刺家，古華佛遊記爲其傑作。

(4) 丁陀雷陀 Tinoretto (1618—94) 意大利畫家。

(5) 巴伯倫尼 Barberini 富羅繪絲有名的家族，擁有巨資寶權。

五 隱居

這次的遊歷安慰了他，但身體仍未復原，常時頭痛，簡直不能工作，醫生都說他有腦膜炎。父親剛決定離開倫敦，在布敦漢鄉下，巴境漢郡的森林中買一所大宅。這病態的青年便在那裏隱居。他坐在新的大廳中，高的壁爐前，周圍是木器和數不清的書，開始在莎拉姐面前把自

己的情形作一明晰的檢討。

他兩次失敗。他以前想用兩手來控制世界，如今這世界却從手指間溜跑了。他天生聰明，空建了一個虛無的國度，現在在這國裏，又添了一個幻影。但是爲甚麼弄到這個地步呢？就是自認失敗，但至少也要從失敗裏學到教訓。

第一要明白的，是不論在作人或創作方面，他都是虛僞，驕傲，專橫，誇張。這是真的，但這就是一個真的過失嗎？『一個未成名的人，他有驕傲的權利。』拜輪比他更驕傲，因之拜輪勝利了——是的，但是拜輪是拜輪，他是一位詩人而且又是貴族，人們對於他的驕傲是易於寬恕的。——這真是大煞風景的推論。一個人出身微賤，愈應該傲慢。他雖猛遭了阻礙，但仍相信他放縱的幻想是比愚鈍的作家和批評家循規蹈矩的態度更有價值，他們都是『穿著緊衣的紳士和石頭一般的硬板。』這花花公子的態度很強，尤其是當他戰敗了的時候。但是——個人從失敗中得到一些教訓；冷靜的沉思比粗蠻的虛假有用多了。那正是一個細微的問題。

他更錯的是承受生命的片斷經驗，而想一旦得到最大的成功，父親的勸告是不錯的，勸

他別夢想一天之中，便成了偉人。他雖有天才，看出自己有時要想當領袖，這也不過是個小孩的妄想罷了。自己既不能在事務上當領袖，祇有去聯絡一些同志，可是經驗告訴他說他會選錯了同志。他非了解人類不可，尤其要去寬恕人們。欲達到這個目的，他祇有靜心忍耐……忍耐——那是第一要條。在不緊要的事務上，他很易很耐，他必得將每分鐘當作每年那樣久而去忍耐。這當然很難做到，但這是必要的條件……此外還有什麼條件呢？就是他說話太隨便；會立刻引起敵人的注意。他須做到謹慎，神祕，冷靜的程度，達到一種精細孤高而有修養的境地，這些事雖難於做到，但一旦做到了，便能避免搗亂分子的注目。此外他暫時可以裝着輕浮的樣子，多讀雷慈（1）與拉若雪富哥爾（2）的著作，這兩位作家都長於這些事情；熟讀關於拿破崙的記載。對任何人都不要有絲毫的信心——那便是最好的朋友。

他對自己作了上面這類的內省工夫，再來看看自己的經濟情形，那就更糟了。維維安格一書，賺得二百鎊的稿費，但狄士雷里拿這筆款來還木勒礦業小書的印刷費，這筆費會說明由泡兒什負責還的，但泡兒什現在已經傾家蕩產，所以無力踐約了。狄士雷里並不欠這筆

債，但即使囊空如洗，也得裝出慷慨的樣子，證券交易所的債務已經拿他的同伴（書記意文）的儲蓄來抵清一小部分，但大部分仍由放賬人那裏借來還清的。他祇要經過倫敦，放賬人便尾隨着他。他不但怕，反而願去找他們，他年少的臉上，裝出天真的神氣，談話時故意弄出些太荒謬的過錯。於是忽然用敏捷的手腕，又逃走了。他真感激這些債主們，正當他生活無聊時，來給他一些刺激。並且他決心連一個銅板都要還清。但是怎樣去還呢？他都沒有想到，不過自信這總會還得清的。莎拉鼓勵他別灰心，他對莎拉說話時，顯出坦白而粗獷的驕傲，這種氣概，別人一定是受不了的，但冷靜的莎拉却老老實實的聽得下去。

他們倆快樂的去探險新住宅附近的清秀鄉間。他愛布敦漢的花園，從窗邊他可以眺望被直聳的樺樹圍繞着的大片草地。這一所大廈，這條貴族似的過道滿足了他內心中一種慾望。

★ ★ ★ ★

他來到倫敦，遇見一些朋友。因通訊而結識一位與他同年的青年作家，名愛德華李頓巴

爾佛，在維維安格雷出版後不久，這青年發表了一本小說，名伯爾漢，比狄士雷里的小說更成功，巴爾佛爲人與狄君相同，在生活與著作上都像一個執袴子弟。巴爾佛夫人異常漂亮，外表闊綽，實在一文不名，但仍在黑提佛街的那所精美的住宅裏招待朋友。

狄士雷里也被邀請了，他穿著綠色的絲絨褲，淡黃色的背心，有扣的鞋，袖口緣著花邊。他的容貌一見令人生厭，但客人們在散席的時候，互相談論這次聚餐時言論最機警的便是那位穿淡黃色背心的人。彭加名自從以前和木勒吃飯後，在社交會話方面大有進步。他的方法分這幾個步驟：『少說話，不要「試」去講話。萬一開口，態度要鎮靜，說話時聲音低抑，眼睛看著聽話的人。在普通的談話中，如果要得到好結果，第一要找著一些瑣碎而有趣的題目。多聽多注意，自然獲益不少，決不與人辯論，在社會上沒有一件事需要討論的；祇說出結論就夠了。如果有人與你的意見不同時，祇微微點頭，談題轉到別的上面去。在社會裏，決不要思索；以東張西望爲妙，不然就會失掉許多機會，會說出許多令人討厭的話來。同女人說話，盡量多說，這無異是個最好的學校，語言能訓練流利，因爲可以信口說出，頂好裝着麻木不仁的樣子。在許

多事情上會被嘲笑的，不過因為這些都是女人，所以你不曾生氣。一個初入社會的青年受了女人嚴厲的批評，自然再好不過了。

在巴爾佛家裏，他從這位已婚文人的生活中學到些教訓。巴爾佛在訂婚時，是一個熱烈的情人，等到結了婚，祇要妻子一踏進他創作的房間，他便生怒了，這丈夫使人不生快感，美麗的巴爾佛夫人很窮，全家靠著這小說家的筆墨度日。因之他祇得盡量創作，心力早已乾枯，但還要工作。並且這位作家易於生怒，有神經病，尤其對妻子是如此。到了晚上，他去看着別的文人，打算趁此休息頭腦一下，有時他邀約他們來，有時自己去拜訪他們。巴爾佛夫人說：『我多麼討厭作家喇！』因為她最愛狗，把丈夫叫着『小狗』。丈夫叫她『鬚毛狗』。在她心裏人生不過如此而已。彭加名狄士雷里是個又浪漫又規矩的人，看出了『結婚是愛情的墳墓。』

他住在鄉下，每天不到森林去，便在房間裏，他摹倣威胡提和陸仙，寫了兩本諷刺故事，還寫了一本通俗小說，叫着年輕公爵。老狄士雷里似乎受驚了，對莎拉說『年輕公爵這樣一本書嗎？但是彭知道些什麼公爵的事？』莎拉輕輕的向父親辯護一下。其實彭不知道公爵

的一切，但是他却歡喜去描寫堂皇富麗的宴會，那裏的聽差穿著紅色白色的號衣，棹上擺滿了金盤子，太太小姐們頸上戴着串串的金鋼鑽，還有多年的碧玉和紅玉閃出燦爛的光彩，碟子裏盛着珍羞，車子載滿了蜜橘和波羅蜜，從年輕公爵的花房推了過來，還有窩雀，最出色的是窩雀，彭對這類難得纖巧的鳥寫了一首讚美的散文詩：『呵，美麗的飄流者，脫下那如嫩葉般的背心！讓我看看你那個比女人的胸還更甜蜜的胸膛。你唱些什麼狂悅的歌調！吐出些什麼奇香，你多麼別緻！又多麼神聖！天神立刻遣來了甘露和鸚鵡。這又是個小小的飄泊者！請跟著我來！照我這樣去做。一切天堂的門都打開了！讓我聽窩雀的柔和歌聲而死！』一個執袴公子才宜去培養這類的嗜好。這又是一個明知故犯的輕浮行爲。

哥兒蓬出了五百鎊的價錢買了年輕公爵的版權。這筆款自然使彭的債主們暫時安息一陣。這本書雖然並不怎樣成功，但是莎拉仍給彭寫信道：

『我讀了你這本書，安感了我數月來的不安，你如果知我如何仰慕你的大名，你什麼都

不用再說了……無論我們走到那裏，年輕公爵這部書總跟着我們，總讚美這本書的成功。不過我知道你不在乎家人的褒獎的。」

* * * * *

彭加名最近的確發現家庭的誇獎是不值得什麼的；但是他既然在別的事上都大碰釘子，所以對於這類頌揚也權且受下。

有時他到國會的上下院去聽演說。他很嚴的批評道：「皮兒先生的演說很有進步，他同大多數的人一樣，能流暢講下去，但一點風格也沒有……我聽過坎林的講演。他是位成功的修辭家，但據我看來，他的演詞裏似乎全是些平凡的意思……在上議院中，我仰慕公爵（3）他發言時有種粗暴、強壯、直率的孟德尼（4）式的自然態度，這是奇特、難得，並且奏了奇效的特質……據我看來，有一件事是很明顯的——就是一個人在下議院很可以演說得好，但在上議院便完全失敗了。因此我的結論是祇要兩個方法：在我終生事業中，假使有時間，我願作兩種演說方法的模樣。在下議院，也許唐斐安可以作我們的模範；在上議院，也許失樂園（5）

可以作為模型。」

他從旁聽席走了出來，並且受了刺激，恍恍惚惚的想像有一天自己的雄辯是個怎樣的
情形，他的雄辯別人不能駁斥，對聽衆縷述一切，他演說的音調尤其動人：一種諷刺而粗厲的
音調，如熱風似的把別人燒焦，無窮的機智，如寶劍的閃光，徒然衝了出來，滔滔的談諧，將壓過
那些從小市鎮來的紳士們死板不清的演詞。最後便是他那不可抵擋的暢論，受着各派不斷的
的喝采。

等他不再做夢時，已經是在熙攘的街中了；馬車在石路上疾走，路人從他身邊擦過，誰也
不去注意他；由這些英國人看來，狄士雷里祇不過是一個無名人的外國名字罷了。

(1) 雷慈 Retz (1614—1679) 法國著名僧人，善於鼓動人心。

(2) 拉若雪富哥爵 La Rochefoucauld (1613—80) 法國作家，著格言。

(3) 「公爵」指威林頓公爵。

(4) 孟德尼 Montaigne (1533—92) 法國散文家。

(5) 失樂園 Paradise Lost 這是 Milton 的傑作長詩，內容筆調，均莊嚴持重。

六 巡遊聖地

廿五歲的青年，自然不甘久度隱居的生活。他可以驕傲而誇耀的回到倫敦，但是到倫敦又怎麼辦呢？狄士雷里經再三考慮之後，以為第一須到外國去作長期的遊歷，關於這點，他有幾種理由。

大凡大都市的人士對於一件特別的事情，是不能永久記着的。幾個月後，便無人再想起報上那些罵他的惡言或那些譏諷他的小說的謠言。就是木勒本人隔了相當時期也就會心平氣和的了。拜翰寫過一篇遊歷的詩，那就是我們的一個模範，這詩篇裏的插話同作者生活的變遷有極相連的關係。這是個可以効法的例子。並且作者因為走過些名勝地方，才得許多智識。此外還有一層理由，是狄士雷里覺得有探入其他種族發源地的必要。他想生而為猶太人，已經不幸，但這也許正是力量的淵源。總之，他應當更了解他國的情形。他打算不像一般的

遊歷者——先到法蘭西，經過瑞士，再到意大利——他要一直到西班牙，那是祖宗曾任過很久的地方，再經過地中海，到希臘，到土耳其，再巡遊到耶魯撒冷城。

主意算打定了，問題是在得父親的同意。老父親一聽到遊歷兩年的計劃，大驚了，但這位老頭兒四面都受包圍，因為莎拉已和一位年輕的英人名維廉麥雷底絲的訂了婚，此人是彭的朋友，這位英國青年願意在未結婚之前伴着彭加名也去實現他自己的長期遊歷。老狄士雷里生平為人什麼事都願和平了事，即使與人爭鬥而得勝利，也是不願的，所以便允許了。這兩位少年於一八三〇年六月底動身，臨行時，狄士雷里深深的受了感動；他愛布敦漢這地方，愛那戴絲絨小帽的老父，愛那多嘴祇說些無意義的話的母親，愛同莎拉屈膝談心，愛兩個弟弟（拉爾夫和奇美）對他表示的敬慕。他爲何定要離開這樣一個適意的安身之處呢？偌大的世界將用何種態度來接待他？什布羅達和馬而大地方的英國人比倫敦的英國人還要嚴厲刻薄些，他們將如何的接待他？他知道自己易受刺激和自己的驕傲，所以伸直身體，鼓起勇氣，說道：『冒險事業是爲冒險者而設。』

他動身了；第一站到什布羅達，穿着一件各種鈕扣的背心，說話時極端的放縱，把當地的少年官吏駭壞了，從前的旅行者沒有所謂早晨的手杖和晚上的手杖，而他却有。他在正十二點時，便換了手裏的杖。這些行為自然是裝出來的，連自己都忍不住好笑。他愛上西班牙了，那裏有白色的房子和綠色的百葉窗，每條街上都有費加洛（1）的影子，每個洋樓上都有弱聖納（2）的身段。他遊覽珂爾漢布拉，坐在阿布什雷箕的寶座上，做出一種神態，使得那看守老婦問他是不是摩爾人的後裔。他答道：『這是我的宮殿，』那女人也就相信了。

第二站到了馬而大，便碰到對手。這對手是英人，名姐姐姆什克萊，他打網球戰勝了當地衛兵，打檯球戰勝了品拉特立太子，打紙牌勝了俄國公使。這自然是個特別人物，但一個人除了鬥力之外，還可以鬥智。他在家書裏寫有這一段話：『如果要駕御一個人，有兩個方法，或者能在某一點上比他利害，不然就祇有去藐視他。克萊在某一方面的確比我強，但我却能去藐視他，所以我和他都一樣的有名。在這種情形之下，虛傲比技能還要有些。比如說，昨天我同許多人坐在網球場的迴廊上，忽然一個球滾了進來，輕輕的撞着我的身子，便落到我的腳邊。我

將球拾起來，正巧旁邊有一位身段很硬板的荷來福鎗的兵，我謙恭的請他把球轉到場子裏去，因為我生平真沒有拋過一次球。這偶然的一件瑣事，今天竟成了人人飯後的談資了。」狄士雷讀着這類的信，只搖搖頭。他想爲什麼這個兒子在家裏這般樸素自然，一到外邊，就變成這樣一個浪子？不錯，彭加名在馬而大的行爲真太使人討厭，所以那裏的官吏都不請「那個可恨而粗齒的猶太孩子」吃飯。他對這些情形毫不在乎，反而穿上安達流西安地方的綉花背心，白色的袴子，和五顏六色的腰帶，去拜訪許多人。一半的市民尾隨他，弄得市面整整一天不能做生意。他甚至敢穿上這一套衣服去訪縣長，這縣長爲人冷淡高傲，一看見這小子，便大笑起來，以爲來了一個瘋子。因爲就是那最嚴厲的英國人也是喜歡放肆誇大的，因爲他們怕受天生成就的那種煩悶。

他穿着希臘海盜的服裝，離開馬而大，血紅的襯衣，先令般大的銀扣子，一條塞滿手槍短劍的腰帶，一頂紅便帽，紅拖鞋，寬大的天藍色褲子，滿綠著刺綉和絲帶。那位有名的祖母什克萊陪伴着他——這在狄士雷看來又是一種勝利。還有一個從僕名提塔的隨着他們，這人

是威匿士人，很可愛，曾當過詩人拜輪的船夫，曾刺死兩三個人，時常替詩人勾引那些美麗的女子。自從拜輪死後，這位威匿士人帶了一隊阿爾班尼亞的兵去為希臘恢復獨立而戰，後來不知道為何緣故，才流落在馬爾大，生計都難維持。

狄士雷里太喜歡土耳其人了，也纏上一條頭巾，吸著一根六尺長的烟管，整天躺在睡榻上。這種懶惰奢侈的習慣，與他那種憂鬱慵散的性情相合，西方人因為好動，所以把這類的情性藏隱了，但也不會全部壓制下去。土耳其的一個省長梅姆給他說他不是真正的英國人，因為他走路很輕。他喜歡東方國的街道，各式各樣的衣服，鮮艷的顏色，回教堂中召人去祈禱的呼聲，粗戾的鼓聲宣告商隊的來到，莊嚴而令人注目的駱駝後面拖着亞拉伯的粗絨布。在這種環境裏，什麼雄心都沉下去了。這世界似乎陡然變成更深奧更虛渺。他好像是住在仙境裏，或是住在天方夜譚的某故事的情景裏。

他經過叙利亞，轉向耶魯什侖去，他感到嚴肅而靜穆的印象。他的心情自然而然的與那赤熱乾燥的風景融合了。他偶爾來到遊牧部落的地方，受部長的歡迎，被請到他們的帳幕裏。

他們高貴而樸質的性格，完美的舉止，天賦的禮貌，一切都使他着迷。他想像三千年或六千年前，他的祖宗也一樣的是這類沙漠裏的酋長，使他真有說不出的高興。試問那一家英國人能夠指出有這樣一個祖宗傳下來的文化？

他走過一片荒涼的高原，沒有井，沒有草木，沒有鳥。偶爾可以看見一棵橄欖樹的曲折的黑影襯着焦灼的藍天。他忽然來到一個幽晦的谷邊，看見對面的山脊上有一座莊嚴的石頭城，城周圍繞着雉堞的牆，牆上間或聳出些高塔來。這景色使人一見而感到一種可怕粗野的印象。那正是耶魯撒倫城，這少年游歷者所站着的高峯叫做橄欖山。

他在耶魯撒倫城度生平最動人的日子。他感到超俗的狂歡。他到聖墓前跪下，愛把基督當作一位年輕的猶太王子。他實在不明白爲甚麼猶太人不能做基督徒，在他看來，猶太人之不承認自己的光榮——就是爲世界創了一位神——不過是半途而廢罷了。他在以色列諸王的墳前，如做夢般的站著。在童年時，他已無限的歡喜那個小猶太人 大衛 阿爾洛伊的故事，這小猶太人大約在十三世紀時，想把同胞們從土耳其壓迫之下解放出來。當時猶太人雖然

是亡國奴，但仍能選出一個首領，加上悲哀的稱號——「俘虜王」，阿爾洛伊是這些王子之一。而彭加名狄士雷里正是這個種族的後裔，豈不也是個「俘虜王」嗎？就在崖石裏的峯隙間，在半開的墳墓前，他決意寫一篇阿爾洛伊的故事，第二天就開始工作。

他離開巴勒斯坦，到了埃及，遇見他將來的姊夫維廉麥雷底絲，這人比他先到的。狄士雷里剛一到時，這少年就生了天花，幾天後便死了。他在歸程中一想到莎拉的悲傷，似乎身上罩了一層烏雲。他在船上閉門著作。回到家，帶了兩部底稿；一部是猶太的浪漫小說阿爾洛伊，一部是康泰淚荊菲萊彌，這小說同維廉麥雷底絲也是一本青年人的故事。維廉麥雷底絲表現作者政治上的野心，康泰淚荊菲萊彌描述狄士雷里有時想當的那類年輕詩人。他對這本書很滿意。他說：『我永遠以爲這是一本無疵的英國散文，並且是一部傑作。』

說是傑作，那當然不是。這本書和維廉麥雷底絲一樣，開頭也非常燦爛，但後來漸漸乾枯無味了。狄士雷里一旦因於冒險的事業時，無論是在寫小說，或在實際的生活上，到了某一點就同樣的崩潰下來了。但是小說中的主角康泰淚荊和作者本人相同，並沒有失了自信心，其中

有段是：『我相信古人所崇拜的那種「命運」近代哲學有了點膚淺的發現，便教人有懷疑的精神，但我想來，不久科學會再變成幻想的，並且我們愈變深刻，我們愈輕信一事。命運是我們的意志，而意志又是我們的本性。兒子在身體上是繼承父親的，命令承繼父親的遺產。一切都是神秘；但是我們如果不去奮鬥打破這幅黑幕，我們便成爲奴隸了。』

這是狄士雷里在遊歷東方後對世界所得的一個結論。他看過各種的人羣並知道他們的興趣。他深知要明白一切，能預料一切並能下個批評，這是多麼困難。一切都是神秘。但他堅信雖有洪濤大浪，強者仍能緊握船舵，奔往前程。所以彭加名狄士雷里經了些崎嶇路途，祇要有勇氣有毅力，便能把船駛到久盼望的岸邊去。

他於十月抵達布敦漢。園裏的檸檬樹正飄着落葉。他的父親老了；因讀書過度，目力一天不如一天；那美麗做夢般的眼睛也好像木呆了。莎拉心情異常抑鬱，對弟弟說她永不嫁人來終生敬愛他。因爲那動人的提塔，也跟着到了英國，所以家裏的悲傷稍微減少一點。狄士雷里帶了他來，不知派他做點什麼事才好。但老父親之爲人，當然不能使拜翰爵士的船夫受窘。所以

請他做些沒有一定名稱的職務。這位高大的威匿士人上唇有長鬚，曾吻過將死詩人的脣，曾聽見詩人最後的幾個字——『阿加士達……別了……』——現在這高大的人有南方人一切善良的性情，安心的住在英國半明半暗的天空之下了。

(1) 費加洛 Figaro 這是 Beau Marchais 著的劇中的主角——剃頭匠。

(2) 羅聖納 Rosina 她是費加洛的情人。

七 主義

在狄士雷里遊歷期間，他沉思了許多人生的問題，已往的經驗，和將來的打算。他越考慮，越覺得唯一的幸福，祇有當一個成名的政治家。他曾經對將來的事業躊躇過，那時他想過：『從事著作呢？還是實行去幹呢？』而今他才知道，文學上的成名不能滿足他的慾念。他說：『我藉詩來發洩情感，但我要實行我所寫的一切。』既然這樣，更用不着狐疑了：他決定入國會，這真是一件難事。英國從前所規定適合於貴族的選舉制，是許可一位家底青白的青年，得着

大多數投票之後，才能當國會議員。但這種規定，對於開始的事業就受了挫折如彭加名狄士雷里者，似乎特別爲難。在一八三一年的十月裏，這急性的少年遇着下列的問題

第一，應當知道郡議員和市議員的區別。前者是由擁有終生不動產者投票選舉，他們在各郡的一個投票地方至少能賺進四十先令。候補者不單是任何地方一樣的要出錢買票，而且還得替投票者出旅費，膳費，宿費。此外還得預備些武裝兵士，以便威脅敵黨，不許進公共選舉場。這一切活動都很花錢。以一八二七年約克郡的兩位候補者而論，他們的選舉手續費已超過五萬鎊。滿身負債的狄士雷里，自然沒有當郡議員的尊榮。這些榮位幾乎全由大地主們包辦了，因而享受議院裏的特權。能當郡議員，多麼豪爽，如意，漂亮呢！——不幸他辦不到，祇好別再做夢了。

要當一個市議員，以一個與政界沒有直接關係的陌生人而論，那比較容易些。當時英國每個市鎮并不都派代表到國會去，即使能派代表，也曾受過很嚴厲的選舉。在球特時代（1）國王認爲對他忠心的城市都能派代表。在史秋瓦時代，這種特權被廢除了，不許選派代表。因

之，有些繁華的近代都市連一個代表都沒有，而那些所謂「腐敗市」反而繼續選派代表。在有些城裏，祇許房主們投票選舉；如果他們把所有的房子都收買了，一定能得到人的票。在別的地方，有選舉權者被稱爲「表壺者」，那就是說：他們能在自己的竈上煮他們的壺。在別的地方，他們不過當當縣長和法官罷了，至多也不過是十五或二十個投票人。在愛丁堡這樣大城裏，才有三十一個投票人。有一位席雷登，他是司他弗特市的候選人，在本子上記下他的費用：「共二百四十八個投票人，每人運動費是五鎊零五先令，共計一千三百零二鎊。」他是一位有錢的巡撫，剛在印度積下一大筆款，便用錢來同本地的大財主競選。藍士唐爵士說：「一個銅匠有七個孩子，一旦得到六百鎊的代價，把他的票賣去，試問我們能否責備他不對呢？」有些法官，實行把所有的投票人聚結起來，同到倫敦去，將選票賣給那出價最高的一黨。這些所謂「公開」的城市，祇是對金錢才公開。至於「閉守」的城市，那裏的票不消說是屬於地主的了，這些地主願意推舉一個兒子或姪子，都聽他們的便。民黨和王黨的大家族，也保留着幾個「包辦城市」，以作黨裏聰明少年初入政界時的一種捷徑。

最後，內閣可以分配一部份的選舉員，要是財產屬於政府，才能得到選舉權。此外，就祇有用官職或賄賂來買選舉員。這些所謂『金錢城市』和王黨的大地主們加在一起，我們仍察出每次選舉，下議院三分之二的議員是由內閣派定的，而無人敢有絲毫反對。王黨當權已四十年了，這並不足奇，真想不到有被推翻的一日。

但自一八一五年後，一般人都對這種情形不滿。英國因國內安謐，才與大陸諸國通商，同時帶來了一個工業上的危機，摧殘了工藝人，降低了工資。王黨政府祇代表小城市的地主們，他們主張實行穀麥保護稅則，各城的人民以為這是使生活程度高的原因。人民更責備選舉制為國家一切禍害的淵藪。民黨這時夠機警了，利用這些輿論，便開始運動大範圍的選舉。也可以反過來說，他們這黨如果能受實惠，也就覺得腐敗城市和包辦城市都有極完善的制度；但他們的活動全在改革選舉制，剷除一切積弊上。西得利斯密士說：『這種議案剛一通過時，少女們將幻想馬上能結婚，學校的學生相信拉丁文的動詞變體將被刪除，一般果餡麪包會跌價；伍長與把總相信會發薪；劣等詩人將希望有人求索他的敘事長詩。』

狄士雷里遊歷歸來，正當改革之聲最高時，很顯而易見政府將被迫而舉行選舉。這是個擺得地位的時機。但是怎樣做去呢？在甚麼地方活動呢？離布敦漢不遠，是外康布城，在那裏狄士雷里家人能依託些朋友和商人。但外康布是鄰人看林頓爵士的包辦城市，此人不大幫助他的。無論如何，他將憑附着那一黨到那裏去活動呢？

★ ★ ★ ★ ★

在少年求學時，狄士雷里常研究這正在爭權的兩大黨。正當一六八八年的大革命，史秋瓦家人被逐出國外，凡是國君的仇人，或是嫉妒皇族的貴族，或是與舊有教徒相憎的蘇格蘭清教徒都受諷刺，被叫着『民黨 (Whigs)』。這字是『灰加摩爾 (Whigamore)』的簡寫——這是蘇格蘭西部一羣叛逆農民的稱呼。因之，這字表示叛逆，表示是國王的仇人。清教徒是國王黨羽的敵人，稱這些黨派為『王黨』——這用來稱呼愛爾蘭的一種路賊的，表明他們祇是同愛爾蘭人一樣可鄙的天主教徒。這些綽號時常被人們承認作為戰鬥的呼聲。

史秋瓦時代過了，這兩黨的真區別也隨之消滅了，但各黨的根據仍然保存着。有些大家

族的祖宗曾是叛逆，傳下了一種民黨的風氣——獨立，倒皇，與異教共謀，並且是真正自由主義。同時，小村莊裏的大部分長老和鄉間紳士仍是王黨保守，忠君，奉舊教。

法國革命發生了，接着又是拿破崙戰爭，這已使英國人民一提起自由主義便連想到斷頭檯。王黨因而掌了多年的政權。直到一八一五年，民黨幾乎全部消滅。經過這段和平時期，才產生了批評的精神，工業的危機，與一般的不滿，改革黨方能突起，民黨直到一八三〇年，漸漸得到實力。當年七月，法國革命爆發，民黨的威勢已不可抵擋。威林登公爵是王黨首領，自華特盧一戰後，成了英人最敬愛的偶像，他親見倫敦暴徒向他的住宅扔石頭。據云，這位老戰士與波里亞克同盟，並被控告有政變陰謀的嫌疑。在倫敦，在伯名漢，三色旗已在空中飄揚。在鄉間，農民放火把田主的打穀機燒了。一萬工人圍着聖妲姆什宮。英國教主在上議院投票反對「改革」政策，一走到街上便被人侮慢，從此再也不敢出來了。小約翰羅色爵士為民黨改革派的主腦，受人民的崇拜。他有句話為人們仰慕的引用着：『如有人問我如此如此一種民族是否配講自由，我便反問一句，誰又配當一個暴君？』他在路上走時，全村的人民都集連成隊來

呼彩。

總之，把當時政局的整個情形精密分析之後，一八三一年的一個候選人最宜於加入民黨。但狄士雷里的家族本是王黨。歷史說明王黨是老伊撒克狄士雷里所最敬愛的史狄瓦皇族的黨羽。他總教訓兒子說民黨祇是一種專制政體，去反對一個以身殉國的國王罷了。並且，少年狄士雷里，對民黨的自由思想，不願表示相當的熱忱。他認為新選舉制規定得很仔細，其用意在於能召集全體商人和工人，到選舉場，他們都是冷淡而打算盤的人，自然擁護民黨，排斥王黨的農民，而根本并不打算順從真正的民意。大地主的高傲，再加以大紗廠主人的貪心，他們聯合起來，狄士雷里絲毫看不上這種情形。

民黨及民黨各派的時髦主義，便是功利主義，這主義的產生是由中等人士對浪漫思潮的一種反動。蒸汽機及工業機械的發明，英國鐵路上與礦物上的驚人發展，這些使他們深信物質的進步。政治經濟的新學科告訴他們說人與人的關係，並非道德上的關係，或是什麼職務，而是受定律支配的，正如地心吸力或行星運行律一樣的確實，不可避免。「供給與需要」

的定律是他們的聖經，火車頭是他們的神物，曼琪絲德這個工業城，是他們的聖地。

狄士雷里善於描寫大花園，盛開着花的花園，和輝皇的大廈，而憎厭這些煤烟管。政治經濟學使他生厭；他不相信人類，有易受感動的心腸（如他所崇拜的英雄雷慈，拿破崙，羅約納）當受命運的指使，去如許多彎屈的原子一樣，集合起來，以便在這最富的世界，製造出最價廉的棉布。

更進一層，民黨到底能否歡迎他？他們雖主張自由，但不會給朋友們以自由的選擇。他們之愛自由祇是一黨的自由罷了。在必要時，一個人可以加入王黨，但要當民黨，就得是生就的。狄士雷里讀過些威匿士的書，便想像民黨的國君應是一位在十人會議監視之下的共和主義。

那麼，他將加入王黨嗎？如果加入，像他才二十幾歲的人，便得吸收一套老態龍鍾的主張，還得去服從在街角被民衆輕視的那些領袖，去擔起五十年來這黨所犯的一切過錯，抹滅良心，去反對任何有理的改革。如果不這樣，或者去學巴爾佛也加入激烈黨，豈不更好些？加入以

後，再來攻擊民黨，用自己的武器預備與民黨作戰。民黨王黨激烈黨，真不知加入那黨才好。最簡單的路徑，是憑藉一位慷慨的地主，得到當某邑代表的機會；那並非一定辦不到。但要緊的是讓那些地主們都知道他，而最要緊的是走進政界。但一八三一年的英國政界，是由上流社會包辦了。交際場是入國會的必經之路。一個人在那些應酬場合才能得到便利。一個人應當同王黨首領威林登公爵，皮兒爵士喫飯；同民黨首領墨爾波爵士，約翰羅色爵士喫飯；同激烈黨首領德漢爵士喫飯。圍着一張桌子坐下，精緻的玻璃杯反映着柔和的燈光，會商政治時，有漂亮的女人微笑——那兒才是與在權的偉人們遇見的適當地方。

這又是一點點輕浮的思想，以便獲得莊嚴的威權。

(1) 球特時代 Tudor times (1485—1603) 球特是個家族的名稱，這家人曾當過五次英王。

八 倫敦被征服

在遊歷前所預料的結果，如今的確實實現了。倫敦全城祇知道小狄士雷里是位天才作家，

是位非常漂亮的孩子，衣服穿得驚人的華麗，由東方遊歷歸來，帶了許多驚心動魄的故事。如果有人請吃飯，關於這些事，都可以知道個頭緒。正巧愛德華巴爾佛送來一張請帖，這自然是預料中的事。

巴爾佛的野心並不亞於狄士雷里，因為生來環境較優，巴爾佛兩年來的成功比他的朋友大多了。他們兩人，一個出版維維安格雷，一個出版伯爾漢，機會自然是均等的。但是巴爾佛少年時所得的名望更大。一八三一年四月，他當了國會議員，同激烈黨首領并肩而坐；所著的書受一般人的歡迎，并且又是某大雜誌的編輯。

雖然他這樣成功，但家庭裏隱藏著大困難。他因不怠的苦工，才獲到這個結果，但把其他一切都犧牲了，尤其犧牲了巴爾佛夫人。可憐的「鬆毛狗」覺得永遠失去她的「小狗」。當他倆在一起時，（這是稀有的）她就抱怨。但別人看來，這對夫妻似乎是和協的。

狄士雷里由外國回來幾禮拜後，得到巴爾佛一封信：

★ ★ ★ ★

『我親愛的狄士雷里——我如其不是祝你平安歸來的第一個人，至少也不要讓我是最後的一個。我昨天才聽說你回來了……人們說：「狄士雷里君，已經回倫敦了——」那年輕的狄士雷里君！他能否替我們寫一篇美麗輕靈的遊記呢？』

★ ★ ★ ★ ★

再過幾星期，狄士雷里在公爵街租了爲單身漢住的一層樓。沙拉知道兄弟最愛花，所以從布敦漢送來幾盆葵花，這幾盆花被人特別愛護。他馬上到巴爾佛家去赴餐。主人的住宅和席筵都出乎意料的奢侈。巴爾佛夫人比從前更美麗更風雅，膝上有一隻狗，這狗雖『不比鳳鳥大，但至少是一樣的可愛。』香檳酒注進玻璃杯，狄士雷里從未見過這些，而受驚了，以爲這是值得羨慕的華麗。赴宴的人也配享受這種情景：他們是名流，佳人，才子。他特別注意那令人銷魂的諾爾頓夫人她是席雷登的孫女之一，又注意阿爾弗勒多色伯爵，這伯爵新來倫敦，在法國開了一個例：當花花公子們的首領。

許多婦女想認識維維安格雷斯和年輕公爵的作者。一位文德漢路易士夫人，國會議員的

太太堅持要認識這作者。

★ ★ ★ ★ ★

他寫信給姐姐說：「因為被人「特別傾慕」的關係，我才被介紹而認識文德漢、路易士夫人，她身材玲瓏，美麗，慣於眉來眼去，好說話，我以為她確獨具美言巧語的天賦，這我簡直不能以言語形容。她對我說她喜歡「沉嘿憂傷的人。」我答道「我相信這句話。」

他被諾爾頓夫人邀請。他不大說話，但一開口，總是動聽，而她却需要一些善於辭令的人，所以喜歡他了。當時的英國人有種怪癖，就是用姿勢把每句話裏主要動詞表現出來。這少年所用的句逗雖少，但極完美，也漸漸轉成那種言語含糊的格式了。

★ ★ ★ ★ ★

他到克羅林諾爾頓家裏時，穿一件黑絲絨衣服，綉着金絲的芙蓉色褲子，朱紅的背心，白羊皮手套上戴着閃爍的戒指。

諾爾頓家住在斯陀雷門的一層樓上，房子太窄小，一張大沙發就填滿了客廳。放滿了

花的洋臺前窗上有白麻紗窗帘，就從這個洋臺上，克羅林諾爾頓看見老友麥爾波爵士每晨赴國會時，總常招呼他。據云，諾爾頓先生對於這種多情的友誼也忍受了，因為他察出這於他是有實益的。

這樣小巧的客廳裏擠滿了政客和著名文人，尤其因為美麗的席雷登們在座，而增光不少。母親坐在一張靠臂椅上，人們說她的姿色仍然賽過世上的一切女人，祇是賽不過她的三個女兒。這三位女兒便是女主人（諾爾頓夫人），布萊克伍德夫人，還有那最可愛的吉阿琴拉（西摩夫人）她竟然賽過了姐姐們的姿色。諾爾頓夫人有黑髮，挽成髻，圍在頭上，有希臘的美，更可愛的是害羞的表情。談話時，如某句話感動她，一朵微紅的雲忽然現在她略略帶有橄欖色的臉上，徘徊一會兒——便消了。她的眼和唇閃出如此顏色來，似乎是金鋼鑽，紅寶石，藍寶石造成的。西摩夫人皮膚蒼白而清澄，又是一種美，她兩眼發柔光，似乎是月光的源泉。如有人對諾爾頓品評這樣一個美人會能引起如何的情感，她就露出滿意的微笑，四下望望小巧的客廳和美麗的家人，說道：『不錯，我們是有些兒好看。』

諾爾頓夫人的談話迷着狄士雷里了。她隨便講故事時，輕輕低下長滿了睫毛的眼簾。那情態真夠美。他寫給莎拉說：『我昨天同諾爾頓家人吃飯，那天是她大哥的生日，她說這位大哥是「家裏唯一可敬的人，因為他有肝病。」坐在諾爾頓夫人旁邊的是她的妹子布萊克伍德夫人，很美，很有席雷登的容兒，她對我說她不算甚麼好看。「你知道吉阿琴拉是美人，卡利是智人，我應當是善人，但這我也不是。」我得說我非常喜歡她；此外，她熟讀我所有的作品，能誦整頁的維維安格雷，和康泰淚莉弗萊彌，和年輕公爵。』

不久，這三位席雷登美人與這青年作家發生了香艷的關係。三美人都很隨便；諾爾頓夫人甘願離開可厭的丈夫，把狄士雷里當作隨從，伴她到戲院或跳舞會。他察覺同她一塊是舒服的。

當時的倫敦有種（1）華陀式的美宴會，跳舞會，划船會。狄士雷里什麼都加入。他享受娛樂，攜帶美麗的女人，他剛從國外遊歷歸來，興趣很濃。他被人們所追求：『我同高尚的朋友在一起容易上進，既無罪惡，又無忌妒，等等。人們總喜歡表示羨慕，歡喜，愉樂……』胡塗、梅費

爾給他這個綽號，無日不被貴人宴請，他也樂於赴宴。在這華麗，多智，熱忱的團體裏，他覺得比幼年時同中等人士在一起更安心，更適當。這些少婦和年輕貴族的態度自由，使他着迷了。在他們中間，他遇着了夢中的朋友，美少年，快樂豪華的英人，和最可愛的高貴的英國婦女。他欣賞房子的奢侈，花朵的美麗，和女人的麗姿。至少在表面上，他枯燥的驕傲心是消落在這種環境中了。他有自信心，他住在快樂的狂熱裏。他父親寫信給他說：『我希望你能寫些較冷靜的信。』但是彭簡直不能寫一封冷靜的信。生命的美麗正使他麻醉。

他對於已往的事頗感興趣，所以去找年老的朋友。老哥克夫人是他最知心女友中之一，雖然年已八十七，但仍每晚請客。她是位寡婦，最美麗，最散心，很有錢。少年，中年，以及老年時所有的男英雄女英雄，寵愛者，兵士，和詩人都死了，她親睹過世界上各國的革命，仍能記得蒲雷敦地方還是漁業海港的情景，曼琪絲德地方還是村莊的情景。但她依然如故，惻怛，快樂，歡喜娛樂和新奇。她察出這少年又有趣，又聰明，所以允許扶持他；這在社交上是一個有力的保護。他給莎拉的信裏說：『這是一段好事實。大約是在禮拜一，塞克斯夫人在哥克夫人家裏。

正巧看林頓爵士去訪哥克夫人。他們談起話來

「哥夫人 你知道少年狄士雷里嗎？」

「看爵士 嘿！爲甚麼？唉？」

「哥夫人 爲甚麼，他是你的鄰人，不是嗎，唉？」

「看爵士 他父親是的。」

「哥夫人 那我是知道的。他父親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之一。我專愛狄士雷里一家人。」

「看爵士 這小子是個非常的人。我喜歡他的父親，沉默，可敬。」

「哥夫人 你怎麼以爲這小子是非常人呢？我不相信，你了解他。」

「看爵士 他慣於興風作浪。他現在不大擾亂我們了。他現在決不在這裏。我相信他

又到外國去了。

「哥夫人（一字一字的說）你老笨貨！怎麼會，他今早還送我這本書呢。你不必看這書；你不能了解的。這是本最好的書。到外國去，真的，唉，他是倫敦最出色的人。沒有一個宴會能少了

他。漢米爾頓公爵夫人說，一切東西都比不上他。倫絲得兒夫人願爲他而犧牲性命。假如你請他到你家來吃飯，他不會去的。他看不上貴族；他要的是上流態度，美麗，或機警，或別的東西！你却是一位很好的人，此外你就談不上是甚麼了。

『這位老爵士靜心的聽着，便大笑起來。哥克夫人把我新出版的這本書仔細讀過。我相信她這番羨慕的誠心，因爲她花了十七先令買朱紅絲絨，把這本書包起，正叫……』

這於莎拉自然是假好小說，但仔細一想，就不會相信這信裏的每個字是真的。在彭加名未成功之前，家人都不信這過於眩耀的言詞，但他知道莎拉一讀到上面的敘述，一定與彭加名同樣的幻想。

晚上，英國全體貴族齊集在阿爾馬克地方，這是一種私人跳舞俱樂部，是最有權的女士們出錢辦的，規則頗嚴，祇許穿短褲和穿絲襪的人進去。有一次，威林登公爵不穿上述的服裝，打算進去，守門人走上前來說，『公爵穿着長袴是不能入內的。』公爵是受過訓練的兵士，毫無一句怨言的走開了。狄士雷里常到阿爾馬克，許多婚禮全在那裏舉行，眩人的親事也對他

提過，他寫信說：『隨便提起，你頗不願意乙女士當弟媳，這女子很聰明，有二萬五千鎊，很會管家？』家講到「愛」，我的朋友起初都為愛為美而結婚，現在有的打自己的妻，有的分居，這是事實。我一生也許做出許多傻事，但我決不想因「愛」而結婚，我相信這不會有幸福的。」

★ ★ ★ ★

他忽然由女性的迷戀中醒來，但不易從男人的眩耀中醒悟。有人請他赴政治的筵筵，而他就最希望這件事。有天晚上，在意立阿提爵士家裏，他發現自己坐在王黨最大領袖皮兒爵士的旁邊。全棹的賓客似乎都嚇着了。狄士雷里好奇的仔細觀察這位嚴肅有權的偉人，少年時命運會給他所有的機會，這些機會狄士雷里正在追求。

皮兒是大製造家，英國七大資本家之一的兒子，孩童時就有當首相的環境。五歲就立在桌上重述演說詞。他離開牛津時，在經書數學上得着「雙料第一」，這是罕有的成功。二十一歲，父親在國會裏替他買了個座子。二十三歲，當了國務秘書。有個時期，人們責備他對坎林的忘恩負義，說他自從成了朋友後，還厲害的攻擊坎林以至於死；政治方面已無人記起這件事。

了；而今他四十三歲，得了即使仇人們都難於相信的威權，他是英國誠實和堅固的唯一象徵。正好他身材高大，有羅馬式堅毅的容貌；一般人都以爲他應當高傲而冷淡，但狄士雷里無意間看出一種幾乎不健強的神經感受作用，而這作用對於一個慣於有威權者是很自然的，所以他才明白「首相」必定不易對付。但那晚上，皮兒決心要做出可親的樣子；他稍稍降低身分，和這青年作家接談，說笑時，保持相當的位份，毫未夢到這不關重要的同坐者正在步偉人的後塵。

有時狄士雷里思索着：『真的定要進國會嗎？這種娛樂，懶散，文學創作的生涯實在夠適意了。我到底同一切幻想者是一樣的懶惰……我願意懶惰，自己享樂，沉思已往的暴風，微笑恬靜的現在。可憐！我因「驕傲」而奮鬥。是的，現在驅使我的是「驕傲」而不是「野心」，我不會被認爲失敗的。』

有一天，他把這些感想對巴爾佛說，他的朋友轉過身向着他，捏着他的手臂，極誠懇的說：『那是真的，親愛的朋友，那是真的。我們正犧牲了青春，娛樂的時期，享受的良辰——但我們

不得不前進，我們「不得不」如此。假如我們退下人生戲台而不去奮鬥，我們的敵人將如何勝利！」

不錯，毫無疑點的，人生的劇一定要演下去。但有時，在某個迷人的晚會，他由跳舞會出來，夜間的倫敦在霧裏朦朧的閃着光，一位美麗的女人臨別時緊捏他的手而難於分別，他自已說野心是一個無益的傻事，以為他一直所裝出的輕浮心才是根性，是一種智慧；如果永遠在席雷登三姊妹的足邊，當個寵愛的慵散的從僕，又是多麼的快活。

(1) 華陀 Watteau (1684—1727) 法國畫家。

九 中立派

一八三二年六月，選舉改革案由上議院通過。一直到通過以前，人人都希望推翻這個議案；甚至於膽大的去打倒民黨內閣，但是剛剛威林登公爵正要組閣時，全國一致反抗了。教堂的警鐘響着，各處罷工。司坦尼爵士是少年民黨裏最出色的，跳上桌子，宣言說：『假如王黨仍

然反抗，國王就能把他所有的衛隊都加冕。」牆上貼些宣言叫英國人快從銀行裏提出存款。

英國銀行是個比「公爵」信仰還高的唯一國家銀行。存戶的造反勝過貴族的造反。國王在這種混亂情形中，祇發出這類的命令：「貴族們，準備前進！」最後改革黨大勝了；祇有依照新選舉制的選舉結果才能勝利，王黨一定會被推翻。

我們可以想像如狄士雷里這類的人親見這些嚴重的政潮，是多麼的專心，在這樣騷擾時期，他能入國會的機會似乎到了。剛剛改革案一通過時，他便起身赴外康布，這是離他父親住宅很近的一個城邑，他開始去拜訪那些投票人。他們都是民黨，但狄士雷里打算加入激烈黨。從他心坎裏，他越來越願加入王黨，因為他察覺建基於田地的地主們，鄉間紳士，他們組織的舊黨，有一種逼真的偉大性，這是他黨所不能及的。他同少數的這些人曾聯了盟。在自己家鄉巴克什邑裏，他同巴境漢公爵談得很投機，尤其同這公爵的兒子錢多絲爵士要好，他們父子二人都是狄士雷里心中所想像的大地主，並且為人慷慨到像傻子一般。年老的公爵因為花了許多錢款待法國皇族，弄得手中拮据，為節省故，已在自己的小舟中住了兩年了。這些事

實似乎是特意使狄士雷里高興而發生的。

並且他每次同一羣鄉間紳士在一起時，便覺心喜。他將這樣說：『這些壯嚴的傻瓜。』說這句話時，不但不露出絲毫藐視的態度，反而顯出忌妒的神情。他羨慕這些鄉間紳士有力量，有安靜的生活，但他不敢依靠他們。什麼規程全腐壞了；全國不需任何規程。這怎麼辦呢？他才另打主意，求巴爾佛替他求些介紹信，介紹人是老前輩如約瑟夫休謨和可怕的愛爾蘭人 巨魔兒阿哥類兒。巴爾佛甚而去設法使任何候選人不能同他的朋友競選，但終於失敗了。民黨首領們不重視這位喧囂的神經少年，與其說他愛改革政策，不如說他以背心而出名。至於王黨方面，在郡中他還受歡迎，第一是因為這黨本身沒有得到地位的機會，所以願意給一位中立者一個地位，此外是因為人們都知道老伊撒克狄士雷里對於王黨的感情。反對彭加名的人申言他祇是個化裝的王黨；對這論調他反辯說，一個化裝的王黨便最可能是一個有權的民黨。

地方選舉因為臨時發生辭職的事，所以不得不延期幾週，結果仍然是根據老選舉法執

行的情形如此，城邑大約祇能召集三十個選舉員。內閣把官方的候補地位交給首相的兒子格雷上校。狄士雷里給阿斯敦夫人寫信：『財政部遣格雷上校來，同時帶了一羣收買的流氓和一隊軍隊。這從來不會失敗的。他藉着這些受賄兵士的聲音在全城裏自炫之後，在馬車上又演說了十分鐘，言語訥訥，毫不流利。外康布所有的人都被召集。我覺得時機到了，便跑上「紅獅」大廈的走廊上，講演了一點一刻鐘，當時所發生的影響我難給你形容。總之，他們聽我說話，都發瘋了。甚而許多人真「哭了。」我一生從未結識過這樣多的朋友或感化過這樣多的仇敵。全場婦女一致贊成我，跟我穿一樣的顏色，淡紅和白色。你也照樣這樣做罷。』

外康布的良民看見這蒼白少年站在「紅獅」大廈走廊上，鬚曲的黑髮，和綠邊的袖口，手裏握着一根金頭的杖，未說話前，仔細弄弄頭髮，都以為這少年的演說一定是幼稚不值一聽。但是他有一種含着異常能力的音調，滔滔的諷刺，忽然瀾漫了高街，猛烈的攻擊民黨，外康布的人民都感到一種不安的熱心。至於狄士雷里，他初嚐到這類新愉快而腐醉了，自覺當了羣衆的首領，支配着聽者，訝異他心中似乎有神在教這演說家以那些強有力的音調和諷的句

子。他說到結論，一手指着裝飾旅館門前的那隻大獅子的尾說道：『等選舉結果發表時，我的敵人將在『那裏：我呢』——他指着獅子的頭說道——『我將在這裏！』外康布的人從未看過這隻老獅子如此燦爛的被引用進這般驚人的演說裏。

在選舉的那天，狄士雷里又講演一次。他說，他不戴任何黨派的徽章；王黨雖然扶助過他，但人民曾先扶助過他。他的政策是改良窮人的待遇（在窮人沒有投票權時，這是一個難得的打算。）並且他自己也是從平民中一躍而起的，既非球特的子裔，又非蒲蘭塔金勒的後代。其次是外康布的三十二個選舉員一個一個的爬上選舉台；他們公開報告他們的選票，宣佈了結果。那膽小說話不清楚的上校得二十票，紅獅旅館有名的演說家得十二票——他並不在獅子的頭上。

他又爬上講台，說道：『好了！民黨棄了我，總有一天會後悔的。』但他心裏却又悲傷又失望。

★ ★ ★ ★

到了十月，擴大的普通選舉舉行時，狄士雷里又回到外康布。他這次依然當一個中立派的候選人。『我不管什麼黨不黨，我是沒有黨的依靠，獨站在這裏……英國人民！再想那些民黨王黨政治上的俗語和無味的土話——這兩黨的名稱雖異，實則相同，祇是驅驅你們罷了——快團結起來，組織一個全國的大黨，這才能救國家目前的危險。』

他受朋友錢多絲爵士的幫忙，所以保守黨初次許他當一個仁惠的中立人。一個激烈黨的候選人責備保守黨的這個舉動。狄士雷里說道：『我也是保守黨，保守我們制度中一切的好處，我又是一個激烈黨，除去一切的壞處。』他宣言自己很高興，在這次選舉中，至少看出王黨正恢復他們從前在波林布羅克一類人指導之下很興盛的那種大傳統思想。有人鼓勵他對於「五穀律」發表些煽惑民衆的宣言，但他保持冷靜的理智說：『如果我們現在陡然改變制度，想找出辦法來，那巴克什那也完了，美麗的琪爾特地方也完了……你們將問麵包是否老是的？當然是貴的，但能有貴的麵包總比根本沒有好些。』他雖然有這類透澈的意思，但毫未得到一點報酬。格雷一百四十票，狄士雷里一百十九票。全英國的民黨大勝利，這一來多

半有握長期政權的佳兆。狄士雷里失了這個好機會，自然又要等很久才有其他的機會了。

不久，新國會被召集了。他的朋友巴爾佛兩次被選，狄士雷里到國會去聽他演說。晚上，他給信與莎拉

「我聽了巴爾佛演說，我想他在身體方面是不配當演說家的；他雖然非常努力，但決不會成功……馬哥利（1）演說很好；但我們私自批評，我可以趕過他們。這是我倆私自的議論；我對這事有最大信心，就是自信能在議院裏支配聽衆。我想時期總有天會到的……」

他在日記裏記下：「世人說我自大，他們錯了。我自省一生的大錯，便是聽從他人的意見而把自己的意見犧牲了。當別人以為我是自大時，我真的神經錯亂，祇一陣一陣的有自信心。我願將來能純粹自主的幹下去。我有個好的本能——就是一望而能了解別人；別人很難騙我。我有歐洲大陸的思想，有革命的思想。我祇能在行為方面偉大。假如我那天握了政權，這些話全能證實。我雖然最初大遭人們偏見的反對，但仍能支配下議院。」

★ ★ ★ ★

跟從前一樣，他受報紙的攻訐，就想寫小說；現在遭了兩次政治上的磨轉，他想寫一篇詩。他到布敦漢隱居起來，有時閉門獨居，有時獨自在園中的樹樹下散步，沉思一首長詩的題材。他在東方遊歷時，凝視過洛伊（2）的平原，那時初次有這樣一個意思，他喃喃道：『荷馬……爲何到而今還沒有像荷馬那樣偉大的詩人出現呢？』在狄士雷里心中就是說：『我爲何不寫……？』問題祇在找一個近代敘事詩的題目。

他看來拿破崙的事蹟似乎顯然是個題目。這篇詩開頭就是「封建制度」的天才和「民治主義」的天才都出現於「天神」之前，各自雄辯要求統轄人類；因爲如果狄士雷里羨慕已往的封建制度，便相信將來的民治主義是不可避免的。詩的第一章是狄士雷里同狄士雷里的對話，困難是在要天神去選擇，但是天神慎重的宣稱一位非凡的人剛出世，這天才所選擇的那一黨才能得勝利；這就是指拿破崙了。第二章述意大利的戰役。他寫信給阿斯敦夫人說：『這首長詩的觀念在我看來是很高超，你以爲何如？』

當他寫完第一章時，有天晚上，他去讀給她聽。還有幾位朋友也在座，他們覺得確是好笑。

這個身材高長的少年靠着壁爐架，玩弄着髮髮，愉快的凝視着跳舞鞋上的紅帶玫瑰，自稱爲當代的但丁（3）與荷馬，真令人捧腹。詩的前兩章不久就印行了；社會對這詩的態度很冷淡。狄士雷里並不十分想當荷馬，對這首詩開始感到厭倦，便扔在屋角處，也不再想了。

(1) 馬哥利Macaulay (1800—1859) 英國歷史家。

(2) 洛伊Troy 此指洛伊戰爭 Trojan War 的所在，荷馬藉此以寫成其長篇敘事詩。

(3) 但丁 Dante (1265—1321) 意大利代表詩人，神曲乃其傑作。

十 女人

當一個野心家遇着失敗時，世界會賜他以甜蜜的安慰，這是常有的事。如果這人是可愛，世界待他之厚遠勝過待遇一個大戰士或大首相。女人們看來，一個嫵惰的人，沒有固定的職位，確具有特別優點，可以使這個男子來服侍她們。狄士雷里欣然的服從這種甜蜜的縛束。他很快樂，又回到那舉世無雙的三姐妹那裏——席雷登女士們。他所結識的美麗女性漸漸多

起來：布敦漢隣居的女士們，那三姐妹，還有吉士女士和安生夫人，帶他到最華麗的奇裝舞踏會。吉士女士扮着土耳其皇后，安生夫人扮裝希臘人，鬆散的長髮垂到膝蓋。倫敦得銳侯爵夫人化裝爲克利培撒（1）滿身閃灼着金鑽石與翡翠，要求認識狄士雷里。他在這樣燈光輝煌的屋裏暫時得到快樂，似乎在寶石與可愛的臉所造成的活潑的海上輕浮着。

他有一個情人，他愛她，寫了一本戀愛故事亨利愛它，藤博獻給她，又寫了一本關於拜翰與雪梨生平的小說維利提亞。書中所述的真亨利愛它已經結了婚，但這女人行動很自由。她是狄士雷里所愛的精小團體中之一員，所以他們易於吸引倫敦最出風頭的人士。

他們每天有划船會，在盛開着花的林中聚會，這種叢林是值得威龍尼（2）的羨慕的；看過歌舞劇後，就赴與高采烈的晚餐會。有時他騎馬去打獵，跨上一匹完美的亞拉伯牝馬，這是他情人的馬，騎得如此熟練，就是專門家都得表示尊敬。他雖對這項運動不感興趣，但不願因受阻礙而退縮——這正顯示他思想的一部分。

巴爾佛介紹他到一所新住宅去——布萊新登夫人的家。狄士雷里會聽過許多關於這

女主人的傳說。馬加淚蒂——布萊新登夫人——是愛爾蘭某縣長的女兒，父親因為貪財，在女兒才十五歲時，便強迫她同一個瘋人結了婚。布萊新登爵士是大地主，大財主，神經病者，驕夫，有兩個女兒，每年收入三萬鎊，發現這小小碧玉被人所佔有，自願帶她到英國，替他辦個離婚書，這才娶了她。布萊新登夫妻同赴意大利，隨從者是一位年輕法人，多色伯爵，此人美麗，聰明，頗知禮節。人們猜他是布萊新登夫人的情人，這自然是的。布萊新登爵士非常愛多色，還賜上寫明，祇要這位法人願娶老爵士的女兒之一，將來就能承繼一大部分財產。這些女兒們當時不過十一二歲受了這種正式的約束。四年後，在一八二七那年，多色伯爵實行所簽的條件，同小的一個女兒哈淚葉女士結婚，這女子年僅十五，小巧，蒼白，因結婚而不能上學。一般人還說多色和布萊新登夫人秘密商量過，決不讓哈淚葉完全佔有丈夫，後來果然照辦了。不久布萊新登爵士忽然死去。多色伴着年輕而貞潔的妻子回到英國來分遺產，同行的有布萊新登夫人。這位女學生長大了，漂亮的很，後來受丈夫暗地的譏嘲，并且受不了繼母的醋味，便離開西摩地方的住宅，永不歸來。

這些都是倫敦人士的一般傳說，但是等巴爾佛帶狄士雷里到布萊新登夫人的家以後，又引起不少人的議論：『布萊新登夫人富於同情心，很受人敬慕。她具愛爾蘭人那種熱忱的態度，並且有風度。她爲人仁慈，非常慷慨，也清楚別人對她的批評，從來不想到和別的女性來往來往。她博到一羣佼佼男子的歡心，所以屋裏有和諧愉快的空氣。不管她如何行爲不檢，但總不當受那類淫言的苛責。』

狄士雷里寫信道：『人們責備她說她會主使多色和她的兒媳哈淚葉女士的婚姻。這毫無根據。因爲她是反對這婚姻的。造成這事的當然是布萊新登爵士，並且當多色想推却布萊新登爵士的要求時，哈淚葉女士本人還吐述她對多色的愛情。總觀起來，這位夫人對多色的愛情祇是母親對於一個被遭踏的兒子的愛情罷了，我堅信，至少在多色結婚以後，布萊新登夫人和多色之間決沒有一點兒曖昧關係。尤其在她那方面決不至有那一類的愛情，她雖對朋友極熱誠，但自認爲性情冷靜。當我初識她時，她已是中年的人了，青春時的姿色已消了大半，但臉兒仍然很可愛，身段苗條勻稱，後來變成過於強健的體格。』

狄士雷里太愛這所房子了。經過一間金色紅色的客廳，其中放滿曾經屬於約瑟芬（3）皇后的琥珀花瓶；走進一個狹長的圖書室，白牆上間雜着鏡子和書籍的鑲板。在屋子的盡頭，從高長的窗邊望出去，可以看見懷德公園的樹林。順着牆邊全是沙發、褥凳，玳瑁桌上滿置玩器；布萊新登夫人坐在黃緞的臂椅上，穿一件藍緞的裁得很短的長袍。狄士雷里喜歡她美麗的兩肩，胸部的圓滿清楚的曲線，喜歡她頭髮分開，往後緊緊的梳着，額頭上有一個瓏玉鈎子。一聽見她說話，他便不能自主了。

他漸漸更清楚這夫人和多色的事情，這對可羨的人兒也同樣的仔細觀察他，並且家庭中似乎歷來有小小開玩笑的話，他們感到一種如小孩般的快樂。這時狄士雷里便永遠忘了哈淚萊女士，老爵士，和這段骯髒的故事，同這兩位可愛的人在一處，却能得着愉樂。至於布萊新登夫人呢，她看出他的天才，長於辭令，性情高貴，很像他小說中的維維安格雷，因為別人請赴宴會，她總是不去，所以自己每晚請客，狄士雷里習以為常，幾乎天天都去。他多半沉默不言，在這可愛的客廳裏享樂，立在窗邊，凝望懷德公園的小石子路。夕陽照在他背心的鍍金花朵

上，他手握一根白杖，衣袋裏滿塞金鍊子。忽然一個題目引起他的興趣，他便走到發言人面前，熱烈的談論起來，他說話自然，有力的諷刺真令人驚佩不已。他一說話，似乎是一匹競賽的馬，在跑到目的地時，每根筋都活動起來，每句話裏都表現異常的力量。他言詞中有種特技就是把分開很遠的字變爲同位格，這一來，便生出強烈刺激的力量。聽他說話，真是痛快，但這痛快有點緊張。快到中夜時，國會議院散會了，巴爾佛也來了，這兩個朋友的對話，真是眩人。

但是狄士雷里更喜歡獨自去看布萊新登夫人。她成了他戀愛冒險中的參謀和信心人。他什麼都對她說，說他如何愛亨利愛它，如何使父母在布敦漢歡迎這情人，兩老人的心腸如何簡單，沒有看出其中的危險性，他對那件事如何懊悔，情人因爲太愛社交娛樂使他負債更深，這種如膠如漆的關係如何阻礙他的事業，並且說他的野心如何勝過愛情。後來又說出這段關係如何破裂了。這一切她都了解。他又說到布敦漢地方，狄士雷里老先生，他的母親。坦白的說出自己的機智與輕浮之下還藏着不能忍耐的悲傷。他毫不拘束的吐出這些，非常可愛。不甚明白他的人都說他虛假高傲，但在如此真誠的朋友如布萊新登夫人面前，他便天真，

自然，心善了。他有時很幼稚的要她的勸告，求她爲他解剖人類，請教法國最近的書，并請指導他的讀書方面：『巴爾札克（4）如何？他比蘇（5）和喬治沙杜德芳（6）好些嗎？這些作家都不如雨果（7）嗎？』他甚而承認自己的害羞和神經上的弱點：『真的，我不知爲甚麼緣故從未健全過，——祇是除了行爲的活動之外，這才使我覺得不朽。我怕有「神經錯亂」的毛病。消化不良時常使我盼望內戰發生……我因要求行爲的活動而快死了，我正在發鏽，正如達馬什克（8）的短刀隱沒在膽怯者的刀鞘裏。』

有時在這位女友的客廳內，他遇着有權的政客們，暫時揭開花花公子的面具，熱心談論國家大事。啊，他多麼忌妒他們，他們有權，能將空話變成事實！有天晚上，他到克羅林諾爾頓家去，因介紹而認識民黨首相墨爾波爵士，這爵士照例的來這裏，漠不經心的躺在榻上，沉默不言，喜歡聽別人說話。墨爾波注意聽這少年新奇的意見和發言時的勇敢。陡然，這首相帶着粗戾但好意的性情馬上自願幫忙：『唉，現在你告訴我，你打算當甚麼？』『我打算當首相。』墨爾波聳聳肩，唉了口氣。鎮重的說道：『不，不能。我們所處的時代沒有這個機會。一切都安派

好了……下任的首相將爲司坦尼爵士，這人像是一隻小鷹，在對敵頭上不停的盤旋……但這不要緊，你可以加入政界就對了；你有的是才能和勇氣，忍耐的做去，我斷言你總有成績的。不過你當打消這些傻念頭。』

『打消這些念頭——墨爾波爵士自然易於辦到，因爲自己什麼事都洞悉都嚐過；但是少年狄士雷里如果一旦沒有虛榮，便看不出生活的意義來。他聽見這三位席雷登美人正在專心辯論着至善的問題。有人問：『什麼是理想的生活？』年輕的『胡塗』陡然從床榻的深軟處發火般的答道：『最理想的生活是一個從壯年直到墳墓的不斷的莊嚴前進。』』

(1) 克利培撒 Cleopatra (67—30B.C.) 埃及的女王。

(2) 威龍尼 Veronese (1528—88) 意大利畫家。

(3) 約瑟芬 Josephine (1763—1814) 拿破崙一世之妻。

(4) 巴爾札克 Balzac (1799—1850) 法國小說家。

(5) 蘇 Sue (1804—1875) 法國小說家。

(6) 喬治沙杜德芳 George Sand-Dudevant (1804—1876) 法國最大女小說家。

(7) 雨果 Hugo (1802—85) 法國詩人，小說家，戲劇家。

(8) 達馬什克 Damascus 敘利亞的首都。

十一 一黨的徽章

一八三三年選舉會的結果，是民黨大勝，人人以為至少能得勢五十年。但穩固的東西也有被毀的一天，即使那似乎永勝的一切聯盟也不能例外。

在得勝的自由黨中，如果有些真正具有改革政見的人，如約翰羅色爵士，甚或有更膽大的人，如德漢爵士，那麼，也有些連自己都不知道是保守黨的人，如司坦尼爵士——這人是羅爾波爵士所說的下任首相。在最近期中，王黨就會四分五裂；於是司坦尼與他的友人都退出黨籍，王黨的勢力因之一躍而起。

最有趣的是：王黨內部各派也互相傾軋，這黨的領袖祇注意敵黨方面，而疏忽了本黨內

幕，似乎願受敵黨的贊成，而不在于本黨的擁護。皮兒爵士的野心是想駕御任何黨——但一個人先要駕御了本黨，才能有駕御他黨野心；在他指導之下，王黨採了一個新名目「保守黨」，用意是在與「反動派」相對，因此保守自由派如司坦尼和自由保守派如皮兒，這兩派幾乎難於區別。——不過較自由的無疑的是保守派了。

這種情形自然使狄士雷里個人的政治進展容易了。他一上了政治舞台，就希望老王黨恢復以前無畏的傳統思想。他詳細的觀察，以為有和當時某黨聯絡的必要。他曾站在中立派的立場上奮鬥過，但是戰敗了，並且再敗了。

一個國家有歷史悠久的國會，尤其像英國這類國家，非常尊重忠心，藐視一切的組織，所以在各黨間想苟延殘喘，簡直是不可能的。自然可以在某黨之下聚集起來，但新思想祇能藏在已經被承受了的主義之下。現在狄士雷里選擇與服從的時期到了。

假如他仍然躊躇不去為保守黨効勞，這祇是個人偏見的問題。狄士雷里生性最愛炫耀活潑的人，因之那冷靜的皮兒爵士不能吸引他。「公爵」為人誠然要活潑些，性情又來得直爽，

不過「公爵」在改革時期所受的侮辱太深；又不願與民衆妥協，所以甘願當個國家的老英雄。因爲脫離政治的關係，青年們在俱樂部要他講生平所歷的戰爭經過，他便說：「我在撒拉滿佳時，正跪在一堵短牆後面，看見法軍的左翼。我當時說：『上帝呵！我誓死要去攻打他們，於是……立刻下了動員令。』有時他騎着馬走過街上，羣衆向他脫帽致敬。他心滿意足了，決意不再參加那些不能得光榮的政爭。」

大約就在這些時候，有一晚，狄士雷里同林德赫司脫爵士（王黨大臣）吃飯。據云，林德赫司脫的父親有一天對兒子說：「加克，你一輩子都是孩子！」這話果然不錯。這位大臣活到六十歲，對於人事，還保留着天真的幻想，同事們有時不對，他並不很生怒，反而感着興趣，時常去背詩，來訓練自己的記憶力。他對許多事都放縱，這使高尚的人士驚駭，但狄士雷里却感到愉快。最後，有一個人對他講政治和黨派，正如他自己的見解一樣，不是一種宗教，而是一種藝術。他聽着這世紀的一切大事，毫不疲倦，尤其是願意聽那些瑣屑的珍聞，這些珍聞似乎使歷史有生機。比方說，他願意知道在坎林死去的那晚上，天是藍色，颳着冷風，坎林要出去吃飯，

林德赫司脫親見他冷得打抖。這位大臣願當狄士雷里的朋友，所以給他一些教訓。有一天，他叫狄士雷里同一位很年輕的國務次等秘書維廉格萊斯敦吃飯，以便給這兩個少年一些智慧的訓言：『在大庭廣衆中，決不要爲自己申辯，祇有反攻過去；聽衆會感到這些反攻的愉快，便忘了以前的責難了。』這位少年格萊斯敦爲人莊嚴，同皮兒是一流人物；狄士雷里與林德赫司脫都不大歡喜他，所以這頓飯索然無味，不過端上了一隻鵝，很白，很嫩，肚裏放着美味的香蕪，那便是唯一的安慰了。

狄士雷里開始看透政治舞台的內幕——這不得不多謝林德赫司脫，因爲再過不久，他去聯絡德漢爵士及其激烈黨員。這兩極端派，王黨和激烈派，正在替他找一批選舉人。他對一切都任其自然。但這些矛盾的聯絡被倫敦的人知道，發生很不好的感想，別人批評道：『從德漢到威林登……其間被魔鬼佔着了！這個狄士雷里一定是很公平中庸的。』總之，他是人們所盼望如林德赫司脫一類的朋友，』抱怨的格維兒又加上這幾句。

選舉時，他又受了挫折因而世故更深。這三次苛刻的教訓已經夠了。中立是當受罰的。狄

士雷里自願選到卡爾敦部——保守黨軍營的中心；他決心此後當個王黨的候選人。結果他佩上一黨的徽章。

★ ★ ★ ★

一個人對於自己的衝突，是非常清楚的，狄士雷里雖然當過激烈黨，後來轉為保守黨，但自己總相信是一致的。在外人看來，這種轉變却不易明瞭。這位新王黨因為政治上的傾軋，不得已也去攻擊阿哥賴兒（他曾懇求過這人的推薦信）這一來使這愛爾蘭的首領勃然大怒了。數日後，在道不寧開會，他說到這次所遭的攻擊和所寫的推薦信，在快要說畢的時候，在聽衆笑聲彩聲中，他說道：『猶太人從前雖是上帝的寵民，但其中也有些暴徒，狄士雷里一定是從暴徒中遺傳下來的。他的性質同那位死在十字架上的不悔罪的強盜一樣，那強盜的名字，我確信就是狄士雷里。因為，據我所知，這個狄士雷里是由他遺傳下來的，我既然感到他來歷如此，所以如今赦宥這位死於十字架上，有犯神潔的強盜的後裔。』

倫敦各報都轉載這段逼真的狂論，狄士雷里曾得罪過的許多人，看見這些狂罵，感到痛

快。至於他呢，當他讀到這些辱人的言詞時，幼時已忘却的情感，又在心中澎湃起來了。呵！他多麼想鞭笞這個人，正如昔日鞭笞那侮辱他的學生。他急赴多色家，求見這位罵人的人。不過阿哥賴兒從前和別人決鬥，已經殺死了一個人，發誓不再打架。狄士雷里向他兒子摩根阿哥賴兒挑戰，這兒子回答說他可替父親雪恥，但對他父親所說的一切不能負責。因之狄士雷里寫了一封粗暴的信給阿哥賴兒：

『阿哥賴兒先生——你雖則早就脫離了文化的藩籬，但我受一個耶胡（1）的侮辱，而不能不加以譴責。』

關於他們父子二人都不敢決鬥，他加上兇戾的評語，結論是：

『我們將在菲利皮會見，我相信這是義舉，並相信別人知道我的本領的；只要一有機會，我就給你一頓鞭撻，使你回憶並且後悔你給我的那種大辱奇恥。』

『彭加名狄士雷里』

他寫了這封信之後，又安然自足了；穿上最華麗的衣服，最富麗的繡花背心，又到歌舞場

去，一般輿論都讚美他的勇氣。

莎拉與老伊撒克寫信說他們對自己名字上的喧罵是不在乎的，並且不贊成狄士雷里這樣粗暴的辦法。彭加名反駁道：『任何黨派的意見是相同的——就是我已把對方壓倒了……他們批評當然很容易，但我對所寫的這封信並不後悔。你們有一天總會遇見一些批評家的。』W告訴我這最後一封信是英國文學中頂美的作品……甲不喜歡耶胡的野蠻行為，但乙以為是值得被師威胡提重視的，各人的意見那能一致……一般的印象都以為我會表示膽量。』

這是實情。他的朋友以及社會都反對阿哥賴兒所採攻擊手段之卑劣，都稱狄士雷里有勇氣。但社會不能代表全體的民意。在英國有勢力的輿論，屬於櫃檯後的商人，屬於村中的牧師，屬於那造成英國民族的大多數，多疑，無想像的羣衆。這大多數羣衆，根據報上的記載，對這少年作家政客，都生一種引人厭惡的印象，都以為他是個喋喋不休虛誇的傢伙，缺乏政治的信仰，滑稽而鹵莽。阿哥賴兒自然野蠻，如旁觀報的批評：『但是狄士雷里君打算同詬罵的老』

手來詬罵一場，覺得自己不行，便裝出受傷的樣子。這使我們想起一隻小狗跟着一匹壯馬的腳踵狂叫狂噬了許多哩，後來給馬踢了一腳，便痛苦的叫起來。」

這使人生氣的描述，簡直是一種理由不足的影射，但是所說的是一個無名人，這多麼危險呀！那被影射的人雖是小說上的人物，但同本人一樣的真。一般人士看見這篇素描，凡是與這素描相合的事實都加在這個人身，更不顧及其他情形了。如果少年狄士雷里本人也遇見當時倫敦人所想像的那個狄士雷里，他也會大吃一驚，恐怕起來，加以諷刺，不與那樣一個傢伙接近，以為自己剛才遇見了一位最難對付的敵人，便預備去和他一戰。

(1) 耶胡 Yahoo 英國大諷刺家斯威夫特 Swift 著古騰佛遊記 Gulliver's Travels 共四部，中有一部述

耶胡民族者，異常齷齪。

十二 國會議員

跳舞會的時令又到了。安生夫人飄着長髮，又當了一位最可愛的放縱者，諾爾頓夫人又

當了一個動人的希臘人；狄士雷里又當了眩耀浮誇的花花公子，滿身金鍊，立在布萊新登夫人家裏的窗邊，映出顯明的身影。但他有時又多麼厭倦這副面具，當一個狄士雷里，多夠無味！他比以前沉嘿，并且時常沉嘿，滿腔的心事，忽然由一陣的譏諷裏吐了出來。歲月如馳，他已是三十二歲的人了：這種年齡不宜當女人們的從僕。

因為他認識林德赫司脫爵士，所以才和實權接近。這位輕世可愛的老人，把他當作同輩，互相商量事情。兩人一致嘆息，皮兒指導失策，因為保守黨的首領就沒有信仰，所以在他命令之下，這黨成了一隊無信仰的兵隊。皮兒在事實方面，發覺自己的職務是在保持國家的傳統制度，——如君主政體，上議院，英國教會；在理論方面，他受了別派的宣傳，以為要保持這些制度是很難的。保守黨經濟寬裕，黨員全是森林主人，別墅主人，工廠主人，但這黨既無人才又無主義。皮兒時時說到保守主義，但他自己還不知道要保守些什麼。

這時，狄士雷里越考慮英國的政治情形，越以為應當大無畏的去對付事實。在他看來，當一個保守黨員並不僅是含着抱歉的微笑，去擁護一個已經不合潮流的政體；而當有一種驕

傲浪漫的態度，這是唯一智慧的態度，去忠心愛護英國本身和那些侯王宅第附近的鄉村，和小紳士們強有力的黨派，和那些很可敬易同化的貴族，不，就是去愛護英國歷史本身。他想：『極端尊重成例，擁護舊規，如此重視歷史，這些事常被自大的淺薄者所譏嘲，但我看來，這些思想都來自人性中最神奧的學問。』那時的急務是去實行，阻止自由派和功利派的譏議。

他以為近代政治是立在歷史派與哲學派之間，他選擇了歷史派。一個國家並非抽象的東西，各種權利也不能單由思想方法推出來。一個國家乃是一種藝術品，並且費了長久時間而成就的藝術品。它的性情與人的性情相同。尤其是英國，其偉大不在天然的出產——因為這不算富饒——而在制度上，在有人權之五百年前，英國人已有人權了。

這少年時常有這一類的理論。一八三五年，他出版了一書名論擁護英國憲法，致書與一位高尚而博學的貴族。——這是一本政治哲學，文句的完美與思想的成熟，為名流所賞識。有些人反對未經選舉而能代表民意，他們看來上議院之存在似乎是荒謬絕倫；狄士雷里說明更危險的是未經代表民意而能選舉。政客所組織的寡人政體，自然能攬得選票，不顧民意的

一味獨裁。在另一方面，上議院又代表實權，因為其中有教主，能代表教會；有大臣，能代表法律；有軍官，能代表州郡；有承繼的地主，能代表田地。講到下議院，他反願意大加補充，不應加一八三二年以那樣少的民黨去組織。他看來，保守黨首領的責任是該勇敢的去保衛那些仍然存在和似乎能存在的一切制度，同時也應丟掉這黨的偏見和腐敗的主張，最要緊的是勇往直前，走向寬大的政策，因為愛民而努力，並能控制人民。

這本書的成功很大。威林頓公爵怨憤的道：『他們非替這少年找個國會議員的位置不可。』皮兒甚至於寫了封親熱的信給他。至於那老王黨伊撒克狄士雷里也高興了，對兒子說道：『十天，你在政界還沒有名譽和地位，現在你有了。你絕不缺少天才，但天才過多便易於泛溢出來。在你以前的文章裏，有一種簡短虛誇的字句，你雖不斷的努力，但終於失敗。在這本書裏，却又不同了，其中有不盡的思想與表現，——自然全書立刻變為強而美麗的了。』林德赫司脫寫信說：『如果此刻不給狄士雷里一個地位以發展他的天才，他的活動，他的不懈的熱心，盡量為黨謀利益，這未免太卑污了。』

自那時起，果實雖然成熟了，但不久就要墜落了。更進一層說，這正是一個迫促的時期。債主們比以前更催得利害。當了四次的候選員，又有一位奢侈的情人，再有一種浪費的公子主義，這些使狄士雷里的債務加了三倍。他情願向別人借錢來幫助朋友，但他們從未還過。祇有一回，他實在太窘了，向多色提起一筆欠款，但得到的是這種答覆：『我當着上帝發誓，我銀行裏連六個辨士都沒有。』這是實情。

★ ★ ★ ★

在華特盧戰役週年紀念日那晚，國王維廉第四逝世。繼位的是個小女王，才十八歲。次晨，十一時維多利亞女王召集首次會議。狄士雷里同林德赫司脫爵士到清新屯宮，這位爵士去向女王致賀。林德赫司脫回來時，深受感動，對狄士雷里敘述這次會議在英國可算是最輝煌，一望無涯的白羽，星星和制服，宮門忽然開了，空氣異常沉靜，少女前來，走到寶座，四週是大僧，政治家，和將軍。狄士雷里聽着這些敘述，簡直發迷了。他能看出所愛的東西的結晶：堂皇的儀式，燦灼而莊嚴，對英國最有威權的女性表示豪俠的敬禮。他多願意也跪在女王前，去吻那隻

年少的手。但他是不配的，同時自己的年齡一天老似一天。

新主接位，國會因而被解散，全國另行選舉。狄士雷里這次大受林德赫司脫幫助，許多可靠的選舉人，無疑的來擁護他。有一位文德漢路易士，他的妻子，狄士雷里曾在巴爾佛家裏遇見，是一位風騷小巧多話的女人，他問狄士雷里是否願意與他同當處女石的議員，此地的選舉團裏必須有兩個保守黨員。因為文德漢夫人的關係，狄士雷里才不費力的得到這個地位。但他早就討厭這位夫人。有次在若絲萊家，女主人對他說：『狄士雷里君，你帶文德漢路易士夫人來吃飯嗎？』呵，什麼都可以做到，就除了那個令人不堪的女人！這是他的回答。『可是……上帝真偉大！』他慣於這樣說，同時把大姆指放在背心的腋下，勇敢的去忍受着，仍和這夫人接近。

但是見了幾次面，他起另外的感想：就是這女人雖無機智和修養，但言論很中肯，對政客們所下的評判，並不愚蠢。狄士雷里察覺她幾次給他以很透澈的勸告；因此，時常到文德漢路易士的倫敦大房去吃飯，那裏可以望見懷德公園。人人可以看出文德漢夫人對他頗感興趣。

她仰慕他，並且幫助他；這是女人們在友誼方面所有的一種混雜心情。反過來，狄士雷里却對她厭惡，態度又莊嚴，又浮輕，這一來，安慰了這位較成熟的美人的幻想。

在這次選舉競爭中，她當了他的指導。狄士雷里寫些溫柔的信，說他看見文德漢和自己的名字並排的在揭示單上，這真使人愉快。他全忘了最初對這位夫人的厭惡。即使莎拉在稱讚狄士雷里方面，也不及這位夫人。

這夫人寫信道：『注意我的預料，我預料狄士雷里君不久會成當代最大人物之一。他才絕高，再加以林德赫司脫爵士和錢多絲爵士這類朋友的協助，還有文德漢的實力，替他維持國會議員的位置；有這些優勝，定能使他成功。有人稱他是我的國會方面的寵臣。』

她對於這候選人有這些好意，至少有一個人能同情，那便是候選人自己。他對處女石的選舉人說：『將來你們再投票選舉我的時候，你們每人都要帶幾分滿意的神色來看待我，也許還要帶幾分驕傲的神色呢。』

七月二十七日，選舉會開幕。路易士和狄士雷里當選。這位花花公子久盼的位置，如今發

乎不費力氣的在數天中就得到了；人事真不可測。他以為自己在外康布地方是個名人，為人敬重，但反而總失敗。如今在一週前尚未到過的處女石地方，反而突然勝利。到底命運引他走了些什麼迂遠的路途才達到這目的地呢？他能得如此，不得不感激一位多話的小女人，物質方面的賜與。推究認識文德漢夫人的原因，又不得不感激巴爾佛，推究認識巴爾佛的原因，這是因為維維安格雷一書的關係。假使木勒辦報不失敗，南美洲投機生意能成功，那便沒有維安格雷的產生。再推到投機生意之根由，是因為他那時在富勒德雷克地方辦公。他之被遣到那些辦公室裏，是因為哥幹博士的學校給他虐待，暗示他的父親說這孩子不能受大學教育。他這樣一步一步的追溯，直到幼年時代，尋出了環境上一條不斷的鐵鍊，一件不幸事是許多幸事之因。這些幸事又是災患與厄運之因。從這個完全但曖昧的現象中，要尋出一條規則和定律來，多麼困難，一切多麼神祕不可思議！這使他以為人生是不斷的奇蹟。但是這森林雖則幽晦，其中還能尋出一條阿麗安里（1）的閃爍的路綫——這就是彭加名狄士雷里的意志。在行爲的方法與行爲的結果上，他或者受欺；也許幾乎永遠是錯；但從未忘却前面的目

標，和進取以達目的之決心。也許有這點特長便夠了……的確，那是夠了，因為他的腳正踩着馬的踏鏡上，隨時可以駕御。彭加名狄士雷里，國會議員……這是一個美的銜頭，一種好的冒險。再過幾月，那進會對他表示敬慕的會議將靜聽着完美的句子，聽着有力的詞語，聽着稀罕的形容字和有利的名字連在一起令人驚訝不已。再等幾年，彭加名狄士雷里爵士將主管這帝國的殖民公署或當財政部長。以後……

致莎拉書，寄自處女石，一八三七年七月廿七日十一時。

『最親愛的姐姐——路易士獲七零七票，狄士雷里獲六一六票，湯普生上校獲四一二票。選舉團的票幾乎盡於此矣。忙中寫此。』胡塗。

致文德漢路易士夫人書，寄自布敦漢，一八三七年七月三十日。

『我們在這兒渴望賢夫婦同到纏樹叢中的敝舍一玩。除了簡樸的娛樂，山林的風景，和一顆親熱的心而外，別無其他來歡迎招待你們的了……我推想我的同事文德漢先生現在在格拉摩幹郡。祝你們都好。』胡塗。

文德漢路易士夫人致文思市長（她的妹夫）書

『我曾往訪狄士雷里君的家。他們住在高外康布的附近——一所大住宅，房間多半是三四丈長，許多僕人，馬，犬，還有一所滿藏珍本的圖書館。但我怎樣去形容他的父親？他是我生平遇見的最可愛最善良的一位老紳士，是近代的多米力山不勝（？）——舉止如此高尚，自然。狄士雷里小姐美麗，多才，還有兩個兄弟。我們政治上的寵兒，他是家中長子，人們多半叫他做胡塗，你將來會深知他的；你知道文德漢拉他在一起，同當處女石的議員。』

狄士雷里致愛德華李頓巴爾佛書

『真怪，我年年從事選舉運動，結果當了處女石的國會議員。我們都是諸神的子女，自己以為是環境的主人，其實仍是奴隸。人生如眩目的趣劇一般，將來要發生些什麼，祇有命運諸神才知道。』

多色致狄士雷里書

『不要講戀愛！不要與人私通！你當了國會議員，別冒險一切！假如遇着一位寡婦，就和她

結婚！

★ ★ ★ ★ ★

在選舉後，國會開幕前的三個月期間，他住在布敦漢，覺得有沉思已往預料將來的必要。有時，伴着莎拉，在可愛的鄉野，作長途的散步。正是溫和光燦的時令，空中飄着花香，還有嚶嚶的蜂聲，加以白蝶飛舞，更爲生色。他常綠著羊腸小道走了很久，忽然發現面前日光下有一大片草根的地，一叢柏樹，一所長滿了長春藤，或蔓草的貴族大廈。他從前也看過這種景物而愛慕英國。在每所房裏，住着一位強健的紅頰紳士，一個明睛的兒子，美麗的女兒們，神秘而貞潔。那裏便是倫敦的力量之源。那裏出了些人才，爲女王撐持當國。如果他配管轄這個國家，便當了解這種莊嚴與美麗的結晶。他在樹林與花朵間漫遊，沉思，也許因爲他是個更悠久更受侵擾的種族之後裔，所以才愛這些英國人，比他們愛他們自己還要甚些。

但是定要勉強離開這個棲息的地方，是多麼困難！他與父母，姐姐同住，覺得自己全威全能；他能駕御自己；無論說什麼，都被人愛慕；在這樣一個地方，沒有卑污的人，沒有忌妒的敵人。

來探視他。從學生時代起，他祇要一想起新會議不久將開會，便感到恐怖。一個新街頭，就是一場不能免的戰爭，是一個要去擔當的職務，並且是一種危險。他緊張起來了，他的身體雖然想安歇，但心裏雖備好了武器，仍不免有些憂慮和厭倦。尤其這次，他終宵不安，不知在國會裏將採取什麼武器，不知這一個新組織和可怕的同事們到底如何。從這個安靜的海港，他將跳入怎樣的浪濤去掙扎呢？

(1) 阿麗安里 Ariadne，希臘神話中克銳提國王曼羅絲之母。西休士初到克銳提時，遭了厄運，迷了路；阿麗安里便用一只線球指示他的路，使他不至迷途，而能脫離妖怪的住所。

(2) 多米力山不爵 Dominie Sampson 聖經中一位有力的紳士。

英
宮
外
史

一
二
三

第二篇

一 初次演說

住在布敦漢地方的人，可以相信全英國人士都注意彭加名狄士雷里之入國會。倫敦的人民多半談到年輕的女王，說她舉止自然，聰明，還說她對首相墨爾波似乎有點親熱。許多人消夏歸來，正在講他們初次的火車旅行，遭了點小危險，但這些事不久也置之腦後了。

狄士雷里立刻又遇到文德漢路易士夫婦。這夫人因為有這樣一個寵兒而覺自豪，領他到戲院包廂去看克恩。(1)這位新議員去看林德赫司脫爵士，受着一番道喜，這位老健的爵士剛娶一位少女，所說的唯一題目就是如何可以生個兒子；狄士雷里向他慶賀一番。於是文德漢路易士將國會各院的情形告述這位新議員。

當日，威斯特敏思德舊宮的一部份遭焚，所以上下議院在臨時的廳裏開會，地方自然比較狹窄，狄士雷里定要在上司樂員提皮兒爵士後面找個座位。這爵士很熱誠，請這新議員下星期四在卡爾敦參加一個小聚餐，說道：『這純粹是下院的聚餐。到那時，我們會看出下院的』

一些特性。』從這口吻裏，可以知道皮兒的親熱態度。文德漢、路易士一回家就告訴太太說：『皮兒很親熱的牽着狄士雷里的手。』

跟着就看出墨爾波、爵士的民黨內閣，受愛爾蘭人的擁護，快要握實權了。狄士雷里入國會兩禮拜，祇沉默的聽着別人雄辯。他很想說話，但太膽怯了。他察出周圍全是偉人：在他對面，坐在閣員席上，在官派的紅箱之上，正是民黨首領約翰羅色、爵士，穿着舊式的黑燕尾服，身段很小，因為帽邊太大，把臉遮了一半，神氣老邁；約翰、爵士代表民黨，用最古式的語調，提議些最膽大的意見，說『民主』這字時，帶着一種貴族式的拖延聲音。在他身邊便是巴爾墨斯敦、爵士，外交部秘書，頰鬚染過顏色，梳得很仔細，格維兒說巴爾墨斯敦容貌像一位從員登來的隱老於賭場的人員，因為對國王無禮貌，而民黨縱使在驅走國王的時候也表示禮貌，所以這人被民黨認為很卑鄙。離他更近點，站在那張大桌那邊（這桌分開了閣員們和反對黨），狄士雷里從皮兒凜嚴的面孔後面望過去，可以看見那機智的司坦尼、爵士的側面，鼻子的曲線很美，嘴很靈敏，頭髮捲曲略帶豪野；司坦尼是癡情者，藐視者，智者，服裝伴為異常疏忽，胡塗很可從

他那裏得到些教訓。再望遠去，在進門的地方，便是激烈黨席，他的朋友巴爾佛也在那裏；此外在愛爾蘭代表團裏，他看見那位可憎的仇人巨麗兒阿哥賴兒。

會議儀式的莊嚴，議員服裝很隨便，這種矛盾現象，使他不知所措了。誰都不聽演說；別人一面演說，議員一面閒談，有的不斷的進進出出；但「議長」穿着長袍，戴上假髮，招待員拿着笏杖走動，偶爾聽到「諸位先生」的稱呼，把議員們又引到演說上。一個人他早就從外表上觀察國會，如今當了新議員，能看出這些瑣事，自然高興。他確信在他發言時，不至有大錯，按照陳例，祇招呼議長一下，稱每個律師議員爲「可敬博學的紳士」，稱每個官吏議員爲「可敬勇敢

的紳士」，稱樂員提皮兒爵士爲「可敬的爵士」，稱約翰爵士爲「貴族的反動爵士」。他要說的字句已在心裏鑄成國會的格式了。假如他當了閣員，他將如何堂皇的用筆去撫那個朱紅箱！等他說完演說，掌聲震耳，他如何驕傲的坐在財政席的座位上，用上等的葛布手巾擦擦嘴！他更清晰的測量這個會議的弱點，心中又焦急又急性。

★ ★ ★

要鞏固上議院的實力，一位溫霸提斯與君提議用錢來幫助新教徒的候選人，以與愛爾蘭的天主教徒對抗。這種捐款，使人很生厭，不僅愛爾蘭人不願意，就是自由黨也不願意，都以為這種辦法剝奪選舉人的自由。阿哥賴兒對這問題剛剛發表激烈的意見，狄士雷里便起立了。本來司坦尼爵士，因保守黨的關係，該作答詞的，但狄士雷里已經起立，要求發言，司坦尼雖吃一驚，但態度却很冷淡，也就許可了。

愛爾蘭的代表和自由黨員看見對面站起一位新人，都好奇的望着他。許多人聽說這是一個大驅子，他本是老激進黨，後來改成保守黨，又是小說家，浮誇的演說家。人們都知道他曾同阿哥賴兒大鬧過一場，這阿哥賴兒的朋友一見狄士雷里立起發言，便聚在一處。坐在保守黨的鄉間紳士，不安的觀察這一張確非英國人的面孔。他的鬚髮和服裝招人厭煩。狄士雷里穿着花邊衣服，白背心上掛滿金鍊，『爲何戴這樣多的金鍊，胡塗？』巴爾佛對他說過。『你打算當市長或是甚麼？』還有一個大而黑的領結更顯出他皮膚的蒼白。那正是緊張的當兒，他所處的地位也很難應付。他要勸自由黨表明無人知道他是怎樣一個厲害的人，對保守黨說

將來的領袖就在他們當中，對阿哥賴兒說不久就要懺悔贖罪了。他有幾層自信的理由：他會精細的預備過這次演說，其中有幾句話確能生效；並且按國會慣例，對於新議員的演說很寬容。這是自畢提以後的最好的初次演說。」一般人對於初次演說者都下如此評語。比如少年格萊斯敦（狄士雷里現在又看見他在下議員席）五年前的演說，頗受歡迎。在日記中記下：「五十分鐘的初次演說，議員們很仁慈的聽着我，朋友們也很滿意。會散後，在卡爾敦吃茶點。」可是格萊斯敦出身騎頓和牛津；有英國式的漂亮面孔，容貌堅毅親熱，穿黑的衣服，舉止莊重。

狄士雷里演說的聲音，有點勉強，使聽衆不安，驚訝。他想說明愛爾蘭人，尤其是阿哥賴兒曾受了同樣的捐款而得實惠。他說：「這種莊嚴的乞丐生活……」議院最怕長的字句，所以發出嗤嗤笑聲。「我不假裝不明白我自己所處的困難地位。（又大笑）我確信我將受諸位先生的恩惠——（大笑，還有人叫着「爲甚麼！」）；但我可以告訴諸位，如果不願聽我說話，我毫不瞞怨，就會坐下。（喝采，大笑）」這時比較安靜了，他又說些稍微刺人的話，於是暴風雨復作了。從愛爾蘭代表團那邊發出嗤嗤之聲，擦腳聲，和貓叫聲。狄士雷里極力鎮靜。「我真希望議

員們再給我五分鐘說話的機會。全體狂笑我今晚站在這裏，諸君，並不就是一種形式而已。但按一部分實力講來，我是國會中有些議員的代表。全體狂笑唉，爲甚麼笑？笑聲不止爲甚麼忌恨我？狂笑今晚我爲何不能發表意見？狂笑」

從那時起，笑聲，喧聲沸騰，祇能聽到幾句不完全的句子。

『大約在那個時候，諸君，當我們教堂裏的鐘宣告君主的死時——「呵呵」的叫聲，笑聲更甚……假若可敬的諸位議員以爲應當打斷我的話，我祇有服從了。狂笑我對誰都不能這樣，我能說的盡於此了。大笑並且雜着「說下去」的喊聲）但我僅僅要求——「呵呵」的聲音，又狂笑起來）沒有再比笑更容易的事了。狂笑我們記起那首戀歌——狂笑——舊愛與新愛發生於貴族，（財政席的提提拉士）（？）和黑斯喀地方的博學打芬（3）之間——大笑「爲甚麼」……我們都記得愛爾蘭被解放時，英國正受奴隸制的壓迫，一個是得勝的民族，一個是呻吟的民族，不管威林登公爵有多麼鞏固的威權，一隻手能掌管聖比得教堂的鑰匙，在另一隻手裏——（在此，這位可敬的議員被不斷的狂笑打斷了

話頭，所以無從知道他是否說完這句話）現在，議長，我們看出了人類的真偏見。（大笑和喝采。）我尊敬這些叫采聲，即使出自政敵的嘴裏。（又大笑）我以為，諸君——（聽着，聽着！）雜着「為甚麼，為甚麼！」——我對於這種待遇並不受驚，諸君。（繼續笑聲）我做好幾件事，總非做許多次不可——（大笑）——不過我終久是成功的——（又一陣「為甚麼！」）——雖然許多人預料我必定失敗，這由於他們在我之前曾失敗過。（為甚麼，為甚麼！）』

他於是發出憎惡的聲音，兇兇望着那些搗亂者，舉起兩手，大張着嘴，發生駭人的聲音，忽然壓下這些鬧聲：『唉，諸君，現在我雖然坐下，但總有一天你們會聽我的演說的。』

他緘默了。敵黨仍在大笑；他的朋友凝視他，悲傷而驚奇。在他受罪的所有時間中祇有一個人始終擁護他——那就是可敬的樂貝提皮兒爵士。平時，他對於本黨的演說不表示任何喧鬧的贊成，祇帶着憎恨般的沉嘿去聽。但這回他幾次回頭向少年演講者大聲說道：『聽着，聽着。』當他轉過來向着會場時，不免露出微笑。

司坦尼爵士隨後站起來，明知一位同事遭了這般難堪的待遇，也不為他申辯一字，便諷

譏而莊重的繼續談論剛才所提議的問題。全場肅靜的聽他。這時狄士雷里不說一字，陰沉沉用手支着下頤。這又是一場失敗，又是一段難堪的生活。他以前時常來下議院聽辯論，從未目睹過這樣大辱奇恥。現在他在國會裏是否又要度昔日哥幹學校裏的生活？他自己如此盼望愛人與被人愛，如今是否仍然要去與人爭鬥，去恨別人呢？爲什麼自己的事總比別人的難做？但仔細一想，初次在國會發表意見，爲何就去向阿哥賴兒及其黨徒挑戰？如今要反着逆流前進，是很艱難的。這究竟辦得到麼？在這國會裏，他毫無地位之可言；想到初次上台就碰着這樣個釘子，心中真難過。他曾幻想全議院聽他的演詞而佩服，聽他的寓意而着迷，聽他的譏刺而感興味，全院掌聲不息；這是一個立刻的完全成功……現在所得的是這些狂笑……失敗了……呵，他多麼渴望回到布敦漢森林那個隱避之所！

議院散會，他祇得起身。雖然一直坐在那裏，但未聽到別人的辯論。最出風頭的錢多絲爵士走上前來恭賀。他喃喃的回答道：「沒有什麼值得恭賀的，這不過是說反話罷了……」錢多絲說：「沒有的事！你全錯了。我剛遇見皮兒，便問他『現在你對狄士雷里的感想如何？』皮兒

回道：「我的一部份黨員失望了，並且說這是一種失敗。我的意思正相反。他在那種環境中，盡了一切能事了。我無論如何不說那是失敗；他總有天會出頭的。」

在議院客廳中，自由黨的大理院長攔着狄士雷里，親熱的問道：「唉，狄士雷里先生，請告訴我你演說裏未說完的那個句子，我們很想知道：「一隻手裏有聖比得教堂的鑰匙，另一隻手裏有……？」

「另一隻手裏有自由的小帽，約翰爵士。」

問者微笑了，說道：「這是一幅好畫！」

「是的，」狄士雷里有點傷心的答道，「但是你的朋友們不讓我完成我的畫。」

大理院長又說：「但我告訴你，我真願聽你的演說。搗亂的是坐在欄杆處的那羣人，我們又無法去管他們，請千萬不要灰心。」

這是怎麼一回事？有些人看來，這是個不可補救的失敗，而他自己看來並不這樣麼？狄士雷里同許多受了激刺的人一樣，剛一心灰意冷，又立刻有自信心了。失望的陰靈正向四方

消散。第二天，寫信給莎拉，詳述這次的災難：『因為要把這件不幸的事全告訴你，所以我乾脆的說我的初次登台是個失敗。在登台時，連要說話的機會都沒有了；推原這次失敗，并非我自己不行，乃因敵黨過於喧囂，我不能對你描述他們的狠心、陰險和自私。但我毫不灰心，心平氣和的撐持過去，等他們不喧嘩時，說些不全的中肯語，我察覺了，顯明的誇眩是無效的，我才聚精會神的說完我的演詞。』信末簽名為：『你的胡塗——心緒頗安寧。』

就在那天，巴爾佛走進學術協會，遇見愛爾蘭議員名老喜兒，此人是阿哥頓兒的中尉，一羣年輕的激烈黨員正圍着他，他們在慶賀狄士雷里的失敗。巴爾佛走過去，沉嘿不言。喜兒陡然扔了報，用尖銳的聲音說道：『唉，諸位，我聽見你們要說的一切了，我也聽到狄士雷里這次的演說，我更要告訴你們：如果要找真正的演說，那就在那個人身上。他不久定會成下議院裏最出色的演說家。唉！我也知道一些下院的事。我還要告訴你們：如果沒有人打斷他的話，狄士雷里先生也許真失敗了；但現在我不說那是失敗，祇是一個打擊而已。我的初次演說才是一個失敗，因為議員都靜靜聽我，但我所得的是驕傲，而他所得的却是憎恨。按理，初次演說應是

沉悶的。如果議院不相信能找到一位演說家，他們也不容許有人去當智者和演說家，情形本來是這樣。」

這段小小的演詞從一位敵黨黨員口裏說出，自然有些奇怪。青年們分散了，很不知所措。巴爾佛走到喜兒面前說：『狄士雷里今晚要同我吃飯。你願來見他麼？』

『我雖然患痛風症』喜兒說，『但也很想認識他。我很想把我的意見告訴他。』

晚飯時，喜兒很客氣，把狄士雷里領開，說明這次喧嘩的反抗正是一個不可錯過的良機。他說：『因為假如他們靜聽你演說，結果如何呢？你將步我的後塵，不得不去預備最好的演詞；但仍受別人的冷漠，自己會大失望的。我從前就這樣。事實證明你在議院裏有好的聲音，並能語言自如，有膽量，態度適宜，很機敏。以後開會，不必使用天才，時常發言，表示自己無所憚忌，但簡短為要。態度要鎮靜，裝着笨的樣子，辯議推論時，不須剖析過明，如果太正確精細，聽衆會以為你裝聰明。祇說些瑣細的題目，使聽者驚訝。引用人名，年月和數目。不久，全議院會佩服你的智慧和雄辯。他們會鼓勵你盡量發揮你的意思，這一來，你才能使全院鴉雀無聲的聽你，』

人都歡迎你。』

這是一個聰明的勸告，深悉英人的心理，使狄士雷里的前途光明。祇有他才能很了解並聽從這種勸告。他視自己爲一件藝術品，喜歡用自己的手來鑄成自己。他隨時要改善這個藝術品。父親從前常責他無耐心，現在這老毛病又發了：馬上想成名。但他不久就會知道如何慢慢的前進。

一禮拜後，議院討論到作家的權利問題，他又起來發言了。似乎人人準備熱誠的歡迎。王黨與自由黨都以爲此人曾受了不公平的待遇，而感不安。他們是運動員，情願一位演說家和在遊戲中一樣，也當有他的機會。自從那天下午，他們野蠻的對待這位演說者，心中便生一種慚愧。假如這位奇少年敢作第二次嘗試，他們預備一致擁護，甚至靜聽他那過於誇耀的字句，和被別人疏忽過的意思。可是人們都奇怪，他對於這樣熟習的問題，祇說些膚淺的話，在鼓掌聲中悄悄的坐下了。這個議案的提議者起立作答，說他將牢記代表處女石的可敬議員的透澈言論，因爲這議員本人就是近代文學中最出色的一員。樂貝提皮兒爵士很爲贊成，囑道：『

聽哪，聽哪，」並且有許多議員走來向狄士雷里道賀。一位王黨老上校走來，先做出些可愛的狹窄聲，再說「唉，你又跨上了馬鞍；現在可以騎走了。」給莎拉的信裏有這些話：「下次，我在議院中起立發言後，將於萬眾鼓掌聲裏坐下。」

他初次演說的失敗，不能算沒有一點用處，因為他得着一個犧牲者的權威。不出三星期，他在一個很難對付的會議中，獲得人們的贊賞。他有勇氣，善辭令；對於所討論的問題似乎有很正確的識智。「他當然有的，」英國的紳士們都這樣想。

(1) 克恩 Koan (1811—63) 英國戲劇演員。

(2) 提提拉士 Titivus 希臘神話中的人物。

(3) 打芬 Daphne 在希臘神話中，她是河神的女孩，被阿普洛 Apollo 所追逐，她乞求幫助，便變成一棵桂樹。

一一 結婚

自正月起，狄士雷里在議院裏的成功是無疑的了。喜兒教訓他，需得經過忍耐和沉重的時期，現在已算經過，如今果如喜兒的預料，人們都要狄士雷里盡量發揮天才。有次他的兄弟奇美來聽他演說，回到布敦漢，告訴家人說剛剛彭起立時，所有議員都回到各自的位子，全場沉靜，他才開始發言。老伊撒克全心全意的聽着這個敘述，莎拉低聲說：「願上帝賜福與你，親愛的人兒！」莎拉永遠相信她的兄弟是一個偉人。

因為從事政治，狄士雷里祇得謝絕社交。並且許多朋友都遭了生活上的變遷。巴爾佛的家庭雖然精美，但不牢穩，已經解散了。巴爾佛把太太帶到意大利，以便維持夫婦間的感情，但是在拿貝石，他想到一本小說的題材，便開始寫澎湃城的末日，同在倫敦一樣，把妻子丟在一邊；可憐的「鬚毛狗」被棄於異鄉，連自己所愛愛的「狗」都不能佔有，祇好受一位意大利王子的照顧。後來，巴爾佛從迷夢中醒來，察覺自己戴了綠帽子，大為煩惱，其後又經過兩三次的口角終於離婚了。弱聾納巴爾佛窮途末路，每碰見丈夫的朋友便曠怨。巴爾佛也覺懊悔，不快。狄士雷里知道這些情形，更相信結婚之愛是不可靠的。

那位美人克羅林諾爾頓也沒有昔日的快樂了。討厭的丈夫自從讓妻子同墨爾波爵士結識以後，得了不少的實惠，後來忽然控告這種友誼有私通的嫌疑。但這位美人有二十次的證據，說丈夫自己逼她到首相門口去的。法官雖然判諾爾頓無理，但他仍棄了妻子，自己看管孩子們，——這種舉動按照英國法律，諾爾頓夫人是不能干涉的。她請求朋友巴爾佛和狄士雷里幫助。在期它雷門的一層小樓裏，洋台上擺着花，窗上有葛麻的窗幔，終日祇聽到怨聲和祈禱。朋友也不常到那裏去了。

有時不開會議時，狄士雷里去看看布萊新登女士。可是那裏也是靜然。多色的生活很放浪，整日大賭，因而拮据。債主時常在門邊巡邏。祇有文德漢路易士的家庭仍然安寧，可愛。以容貌，智慧而論，文德漢路易士夫人不如席雷登姐妹，但是一位青年國會議員又具雄心又易受刺激，也許需要愛情比需要美麗還更甚。所以狄士雷里認為這是一個難得的友誼。

★ ★ ★ ★

大約在他入國會六個月後，一天早晨，接到同事忽然逝世的噩耗。他趕到那位寡婦那裏，

看見她異常悲哀。

狄士雷里寫給文德漢路易士夫人。

『你遭了這種大不幸，又加上那些難免的小煩惱，自然感到寂寞與悲哀。這也是無辦法的；但你不當過於傷心，千萬忘掉已往的一切。你的將來也許是滿了幸福與希望……說到我自已，老實說，你受了這類打擊，還能如此高尚的忍耐下去，真出乎我預料之外。你有天才，毅力，美德，我願永當你的至友；祇要在你所遭的劫運下，我的勸告，幫助，和社會地位，能使你幸福，能安慰你，那麼，請不要拒絕我。』

在事實上，他不斷的熱心的去看她。弱聖納巴爾佛也常到這裏來，奇怪丈夫的好友時常來看這位寡婦，同時心裏也有些不安。瑪麗安說明狄士雷里常來訪她，已不是普通的友誼了。弱聖納最不相信文人，所以勸她要十分小心。維多利亞女王登位時，國會議員都賜一個金的紀念徽章。狄士雷里把這徽章送給文德漢路易士夫人，而未送給莎拉。

他們通信裏所用的稱呼愈來愈親熱。起初是『永遠是你親愛的朋友』他漸漸改成『別

了！祇要你快樂，我也就快樂。」顯而易見，他開始向這寡婦和莎拉明述他的成功事業而感歡悅。在她面前，假面具也取下了，盾牌也放在一邊了。「倫敦的大小報，不管是激烈黨，民黨，王黨，都極力贊頌我的演詞。」錢多絲爵士大宴賓客，在座的有威林頓公爵，林德赫司脫爵士，倫敦得銳爵士夫婦，吉士爵士夫婦，樂貝提皮兒爵士夫婦，姐妹什爵士，格頓漢女士，和司坦尼爵士。你們一定奇怪我也是被讀者之一，至少我自己都不解。不過錢多絲是位好友，在議院中大贊賀我的成功。「倫敦得銳們在荷德勒屋設最華麗的席筵。這再好沒有的了。一百五十人被請發言，但都坐了下來。凡立很忠誠，請我起來說話，第二天，晨報上有我的演詞……我想凡立來請我，這最仁慈不過了，因為無論如何，我是沒有想到的。」客廳裏盡是些小橘樹，桌上擺着許多珍奇的玻璃杯，燻魚，魚子醬，鵝肝；他把這些描寫寄給莎拉，同時寄給文德漢路易士夫人。這夫人慢慢變成了家中的一員。

他想到結婚嗎？他未忘却多色伯爵的勸告：「如果你遇着一位寡婦……」但他也知道其中的阻礙。他才三十三歲，她已四十五；在高等社會裏，自然不能同他一樣，有最高的地位；替

狄士雷里打算的那些女士，對瑪麗安很冷淡。爲財產嗎？文德漢路易士遺下一所坐落格羅文耐門的房屋，妻子能得一份終生利息，每年有四千鎊的收入。用這筆款來好好過日子，款待客人，自然夠了；但仍非一筆大產業；因爲沒有一筆整數能付清狄士雷里的債務；而且這是個不動產；因爲文德漢夫人年紀大些，所以狄士雷里太冒險，——在中年便犧牲了家庭，改換了生活方式。此外瑪麗安簡直未受過教育。人們諷笑她；據說她總記不清先有希臘人呢，還是先有羅馬人。有時間談到師威胡提身上，她問此人住在什麼地方，以便請他吃飯。別的女人以爲她是愚笨，輕浮；她又好講話，滔滔不絕；直率性情達到樸素的最高調。關於家具和衣服的問題，她的嗜好真是易變，可厭。一位青年作家，又是將來的首相，自然能找到更好的妻子。

可是狄士雷里的判斷與別人兩樣。不同一般俗見，他以爲她不愚，不錯，她沒有智識，但有什麼關係呢！在幾次選舉運動時，他親見她做事得力；了解男人的特性，有透澈的評判；努力做好當做的事；她一定是個能相助的同伴。她的輕浮的瑣談使狄士雷里感興味，使他的神經鬆懈。他有太多的聰明女友，但不願在家庭裏也要防禦機智的攻襲。瑪麗安欽佩他；他覺得這女

人祇爲他而活着。他時常灰心不樂，所以需要安慰。別人似乎由他舉止冷靜而推測他的難過。其實他更難過的還是開始事業之棘手。而今找到一個妻子，對他正如又找到一個姐姐。莎拉似的。他早就這樣打算了。有些男人願意單身，以便浪漫；狄士雷里會追求過熱愛，但立刻察覺愛不能與野心同時存在。他更愛一個永久溫柔的庇蔭之處。

他做事總是一股氣去做。一旦覺得瑪麗安是個好妻子，便去求婚。他並未碰釘子。她最重視他的天才，很相信他的前途光明；但這得仔細考慮一下，說她願用一年的工夫，來斟酌，來研究他的性情。

國會暫時閉幕。布敦漢地方很安靜，正開着花。狄士雷里正在情網中。他開始寫一篇悲劇。他讓瑪麗安的愛情和他的工作一樣，與日俱進。「我工作的速度令人驚訝；你知道我對自己的工作不輕易表示滿意，我不慣高興的誇講自己的著作。所以我現在告訴你這本作品有驚人之處，你可以相信我是有根據的……我恨那些和你來往的紳士，但我並不忌妒。老鷹一離開你，鸚鵡又來包圍你了。唉！那才神潔——雖然難找到一朵鮮花，但我已送了你一點碗豆

花。』

四天後，他又寫信道：『我創作，身心都好。我的工作很順利。我滿意。我讀過一遍，覺得不錯。我身體健康，頭腦清楚，還有你的摯愛，——我覺得能征服全世界。』

六天後：『我不能與你分離，度着相思的生活。我以為愛情應當是永遠伴着虔信的人兒，而感到甜蜜，共同思想，共同幻想，共同努力，共同擔心……我願不離你一步，永與你同住，不管在任何地方，天上或世上，或地下。』

但此後不久，狄士雷里得到的回信越來越稀少越冷淡。許久沒有回音，他莫明其妙，心中煩惱，不知瑪麗安對他的感情如何。什麼事發生了？她說過要一年的時間來研究他的性格。最後的評判是否不利嗎？他請求晤面一次，見面時，所談的話真有些痛苦。艾德漢路易士夫人的許多朋友不贊成這個婚姻。誰都知道年輕的狄士雷里負了一身債，誰能相信他會愛上一個比他大十三歲的女人？他不過借這婚禮來避免那些債主們而已。弱聖納巴爾佛總說胡塗，羨慕的是瑪麗安每年有四千鎊的收入。這些論調使這位漂亮唐突的冒險者絕望，他想當議員，

曾向各黨獻媚；最後，是想要一位老婦以便有一所房子和每年的收入。這些謠言傳到瑪麗安的耳裏，使她不再做下去。她爲人規矩，對自己的賬目算得很清。她愛是愛，但不願受人愚騙，因此直率的說出這些心思。分別後，他給她寫信：

『……天知道，談到世俗的利益，我們的結合於我並無利可言。我能承受社會的一切貢獻；如果得到你一份產業，決不能抬高我的地位。我毫不羞恥的能活下去，正如現在一樣。等到我的事業發展，使我得到我最需要的那種獨立生活；我說這些可卑的瑣事，是因爲你責我貪圖財產。決不，我決不降低身分，去當公主的寵人。阿費（1）所有的金子不能使我到那個祭壇。我所望於終生同伴者決不是那一類的條件。我生性祇需要永久的愛……』

『別了。我不虛僞的祝你幸福，因爲你天生就不要這幸福。幾年來你也許混在一些輕浮的團體中。但你總有一天會失望，會嘆息，找不着一顆熱愛和誠摯的心。那時你就會懺悔的；你會懊惱，失望，再想到我；你會回憶自己的大錯，竟至失掉了一顆熱情的心，欺騙了一位天才。』

文德漢路易士夫人回狄士雷里的信：

『請看上帝的面子，回到我這裏來。我生病，幾乎昏亂了。我將答應你的一切盼望。我何曾願意你離開這裏，我何曾想到金錢上去……這最近一年中，我受了你的溫存，何曾是寡婦。我無時不覺到我自己的情形顯然不與你相配……我虔心的愛你。』

一八三九年八月二十八日，他們在漢羅佛區的聖喬治教堂舉行婚禮。在流水賬簿裏，瑪麗安記下：『手套二先令六辨士。現款三百鎊。一八三九，八，二十八，結婚。親愛的胡塗，成了我的丈夫。』

幾天前，他寫信給她：

『我覺得世上沒有像我們這樣一對人的幸福了，又永久又完美。我翹足瞻望我們結合的日子，以爲那是使我一生事業固定的時期；因爲我確信將來無論什麼風暴坎坷都不足絲毫震動我的靈魂。不管在悲傷中或在失望中，我永願棲息於你甜蜜的心裏，你的靈敏正確的感官引我到發達凱旋之域。』

這的是他結婚的盼望。

★
★
★
★

就在那一年，另一個國會議員也結了婚，那就是比他年輕但才智並不較弱的維廉格萊斯敦；狄士雷里在林德赫司脫家裏同格萊斯敦吃過飯，那一回，正巧有一隻肚子裏有香菇的鵝。這又是一種婚姻，順便簡單敘說一下，也有意思。格萊斯敦在意大利遊歷時碰見未婚妻，她是格林夫人的女兒，同母親、姐妹和從僕坐在一輛大車裏，各處遊歷。在富羅倫絲，一位外表規矩而有力量的少年招呼他們。「那是誰？」加色林格林問道。「你不認識他嗎？那便是少年格萊斯敦，人人都說，他將來一定當英國首相的。」

這位年輕的政治家，在禮拜日就同這美麗而虔誠的女子熟習起來。他在聖瑪利亞教堂與她作過長時間的談話；他們談英國人對於教堂的修飾，如何慳吝，而對於日常生活是多麼奢侈。她問，「我們如果盡量奢侈，你以為我們能否不至錯悞？」他在日記本裏寫着：「因為她發這個問題，我才愛她。細思她的心和志都在上帝手中，是多麼甜蜜的一件事。願上帝在這件事上，同在一件事上，都伴護着她。」他倆在羅馬的月光下的角力場時，他向她求婚。她躊躇了，但

在英國又相遇，在河邊的一個花園裏散步時，他傾吐靈魂，並說曾打算當牧師，父親如何不贊成，這才加入政治，明白一個政治家能為教會的光榮而努力。這些話感動她了，才允許嫁給他。

『我們將規定生活的方式，』他因此告訴她，『我們依照但丁的那句詩做去：』在她的志願與我們的和平中。』可敬的村人散滿了鮮花，他們在那裏結婚，村人們把這對新夫婦要經過的小徑上鋪滿了自己卑賤的毛氈。大約那天午後五時，他們同讀聖經。『我相信每日讀經將繼續下去，與我們的夫妻生活共長久。』

格萊斯敦夫人帶了一點幻想的成分，滲進丈夫的莊嚴生活裏。他簡直方行矩步，嚴守時刻；她感情活潑，自然，善談諧。他把每件東西分得清清楚楚，她却失掉一切。她使他生厭，她說他應當娶個疏散的女子，因為能使他更活潑一點。他却教她把自己的感情分析分析，監視自己的心靈，還要天天寫日記。在日記裏，比如說，有這樣的句子：『維廉和她長談宗教問題後，才請了一位廚子。』

她是可愛——加色林格萊斯敦。

(1) 阿費Opin 舊約時代著名產金之地，約在亞拉伯一帶。

三 瑪麗安

幾月後，狄士雷里的生活大變了——一位已婚者，住在公園巷的一所精舍裏，擺了四十分食具，請同事吃飯；身上佩的金鍊比較少些了，衣服上的花邊也少些了。別人看來，瑪麗安有數不清的缺點；但是這位高傲而易感的男人正需這樣一個妻子。她使他住在一個略略滑稽的虔慕的樂園裏，他曾受了很久的痛苦和煩惱，如今得到這種庇護的地方，自然是一種安慰。

他們結婚後不久，她把他們倆性格上的異點作一對照表：

很冷靜

很熱烈

舉止莊嚴，幾至抑鬱的地步

說話時容貌快活

決不激怒

易於激怒

脾氣不好

脾氣很好

瑪麗安

一三七

愛情上熱烈，友誼上冷淡

愛情上冷淡，友誼上熱烈

很能忍耐

不能忍耐

很勤奮

很懶惰

時常說些未想過的事

決不說些未想過的事

從舉止方面難於知道他喜歡誰不喜

她的舉止完全兩樣，對於她喜歡的人她

歡誰

便表示好感

沒有虛榮心

富於虛榮心

高傲

不高傲

不自私

很自私

對事物不易感興趣

易感興趣

天才

傻子

在某種程度上可靠

決不可靠

全力灌注在政治和野心上

沒有野心，討厭政治

「我同狄士雷里夫人一樣的又醜又笨，」悲傷的忌妒的弱聖納巴爾佛有時這樣說：自己的丈夫逃走了，便不願別人找到一個丈夫。但是上面那個性格比較表證明了狄士雷里夫人決不像弱聖納所想到的那種笨法。當時祇有她能了解狄士雷里諷刺中藏着深悲，那位花公子昔日輕浮諷刺的舉止決不能表現那孱弱軀殼下沸騰着的熱情。

什麼地方她都伴着他。在布敦漢，她受家人的尊敬，使這被老年所侵襲的家庭活潑有趣。老狄士雷里一天一天的更目昏，他終生讀書，命運可悲。莎拉成天替他筆記，使他能繼續工作。瑪麗安和大姑子親密的談着，誇獎胡塗。

狄士雷里夫婦時常到鄉間去住幾天，到貴族的家裏，狄夫人談話天真，頗爲人稱贊。有些女士正談着某某希臘雕刻之美，她便答道：「呵，但是你們應當來看看我的胡塗洗澡時的樣子。」又對另一女士講：「我發現你的房間掛滿了不正當的畫。我們家裏有一張不能多看的畫。胡塗說那畫裏是維納絲（1）和安多麗（2）我祇得半夜不睡覺，不許他去看那幅畫。」有

天早晨，狄夫婦在哈丁爵士隔壁的一間房裏過夜，她吃早飯時，對爵士講：『呵，哈丁爵士，我想我是世上最幸福的女人了！當我今晨醒來時，對自己說：『我多麼幸福！我睡了一夜，睡在當今最大的演說家和最大的將軍之間！』聽了這話的人，都大笑起來，不過也得等丈夫轉過背之後才敢笑。狄士雷里雖然最容易笑別人，但對妻子却竭力保護，從未責叱一個字。

有一天，這對夫妻與住在泰姆士河畔的巴爾佛同居，路易士拿破崙太子把這對夫妻弄到一隻小舟上同遊，這太子冒充承繼法國皇位，是一位浪子，頗受倫敦上流社會的歡迎。他把船划到中流，故意擱淺，形勢很險。瑪麗安憤怒極了，把拿破崙太子當作一個不行的水手，並不視他為將來的皇帝，便說：『你不能擔任！你總是過於冒險！』太子狂笑起來，狄士雷里沉默，很嚴肅，覺得這很有趣。

★ ★ ★ ★

一個成功的國會議員，唯一的希冀是入內閣；胡塗很有把握，以為不久就能達到目的。自由主義已經算是失策。人民聽「改革」能解除一切痛苦，便強迫上議院採取改革制，因而痛苦

更甚。在任何地方，機械代替了匠人，手織工人快要餓死了，貧民有增無減。一般人民感到失業的痛苦，便責備行政不良。現在他們才聽說改革制太狹窄，祇限於種棉的貴族和會計師去代替有田的貴族，祇是人人先有參政權之後才能保障窮人的幸福。許多人團結起來要求，「民衆憲章」。這些人真可怕！他們不單要求人民參政權，並要求秘密投票，受議員們的賄款，要求選舉人數均等。許多家道小康的人怕起來了。又有許多人這樣想：「不會發生什麼事的，因為在這國裏，未曾發生過意外。」小康的人懇求內閣對憲章派加以制止，以為不會有意外的人，懇求對工匠加以制止。自由黨內閣已無路可走。因為理論派的工匠首領和傳統的民黨聯盟起來，所以自由黨內閣才能掌權。如果要使內部各派滿意，便不能替勞動階級幫忙。欲解除人民的窮困，內閣唯一的主張是「新貧窮律」，就是建設工廠以後，貧人自然能生活，但須遵守最嚴的章程。這是一種監獄；夫妻分離，父親幾乎不能抱抱自己的孩子；人民立刻表示痛恨。狄更士（3）在河灘佛類中真切的可怕的把這兩種情形描寫出來。人民深恨這種辦法，所以許多窮人寧願住在一間又無火爐又無家具的茅屋裏，而不願在窮人的這種巴士提（4）

中尋棲息之所。

反過來看，王黨正因敵人不多，而獲利益。皮兒自己是工匠的兒子，是「貧窮律」議案的擁護者，所以在國會裏很難有顯着的成功。但是對於狄士雷里這樣一個人，這是再好不過的機會了。不幸的人們追念已往，眼看無情的政策代替了教區或貴族家庭的仁愛，因而感到悲哀。這些可以說是真情，不過這即是他會時刻所宣傳的民衆保守主義。到底罪惡從何而來？他以爲來自暴發戶的專權，他們違反英國的傳統，把應負的責任，放在中央政府的肩上了。

憲章派在國會提出百二十萬人簽名的呈請案，兩大黨拒絕不加以討論，改革黨首領約翰羅色爵士以法律控告改革黨信徒——憲章派，那時祇有狄士雷里公然來祖負他們。他以為人民參政決無效果的，他相信一個社會的病症祇有社會的補救可以治好，他說他同情他們的痛苦，並且訝異這位曾經爲他們榜樣的約翰羅色爵士還來攻擊他們。他痛恨的說，「總有一天，憲章派會察覺在如此貴族式的英國，即使因賣國而成功，那也是屬於貴族的。他們全看出那種實情；如果他們能找到一些拼命的貴族來作嚮導，或許成功更大。」華德泰勒（5）一

失敗，亨利波寧頗客（6）便另造了一個朝代；雖然加克斯托（7）被絞死了，但一位約翰斯頓爵士可以當國務卿。」

「驚人的演說，」有人評論。「我不明白他的目的安在？」

「我想他要改入激烈黨。」

「這怎麼會？他全演詞都是反對激烈主義的。」

「是的，我想他要變為民黨。」

「他是極端反對民黨的。」

「那麼他到底是那一黨？」

「自然不是保守黨。」

「我猜他是多幻想的人。」

「他說「不阻礙機器的发展，而能收獲憲章的效果，」到底什麼意思？」

「據我看來，他的意思是：如果你要暫時保留政權，祇有為人民謀更大的幸福。」

『好了，那就是純粹的激烈主義。假使人民經濟能比現在寬裕，那便是激烈主義，決不會是別的東西。』

自由黨被駭了，沒法加以反攻。王黨在大規模的工業中找到一個替罪者，在貧窮律裏找到一個妖怪。民黨再三考慮要來報復大農學家和保護政策的五穀稅，四次的收成都不佳，以致穀價暴漲。如何不說人民失業是由於生活程度太高呢？實行自由貿易政策，可以使勞資兩方都高興。真的，農人會不滿意，不過因為他們幾乎全是保守黨，選舉上是無關輕重的。狄士雷里以前提倡保護貿易政策。如果對稅則取高壓手段，誰收利呢？窮人嗎？得利的是工匠們，因為工資與生活程度同時低落。那麼，為什麼農業的英國將為工業的英國犧牲？為什麼他們冒險，去挫折去摧毀農民呢？主張自由貿易的人說：『我們將輸入食料，這裏將成為世界的工廠。』但誰能料到將來呢？設如世界情形改了，設如各處都是大工廠，誰又能來供給英國？

民黨躊躇了：但仍然擁護他們的弱點，但他們失敗無疑。威林頓公爵不願握政權，很沉默；他仍到客廳裏來，受人們君王般的敬重，不過他經過人叢中，一句話也不說，萬一有人發問，他

的回答祇是一聲『哈！』所以皮兒來組閣是無疑的了；而這黨中最出色的演說家自然也在內。當狄士雷里夫人聽到這項消息時，臉上儼於泛出少女的紅暈。

(1) 維納絲 Venus 在羅馬神話中本是花園女神，後來羅馬人認為是希臘的阿福洛蒂提 Aphrodite。
— 愛情女神。

(2) 安多麗 Adonis，希臘神話中一位被阿福洛蒂提所愛的美少年。

(3) 狄更士 Dickens (1812—70) 英國小說家。

(4) 巴士提 Basille 法國著名監獄，象徵法國一切暴虐政策；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被革命軍焚毀。

(5) 華德泰勒 Wat Tyler (A.1381) 英國著名叛徒。

(6) 亨利波登頭等 Henry Bolingbroke (1678—1751) 英國政治家兼著述家。

(7) 加克斯托 Jack Straw (生死年不悉) 亦為英國叛徒，與華德泰勒為同黨。

四 可敬的爵士

可敬的爵士

一八四一年八月三十日，樂貝提皮兒赴文色去謁見女王。女王在初執政期中，心情輕鬆，所以不喜歡這位容貌莊嚴舉止羞澀的首相，他和墨爾波爵士迥然兩樣，墨爾波使她度着十八世紀的君王生活。但現在她嫁了沙什哥伯地方的漂亮太子阿爾伯，也是一位嚴肅正氣的人，喜歡并尊重樂貝提爵士。祇要阿爾伯所喜歡的，都是可愛，所以女王這次才很誠心的歡迎這位王黨領袖。

幾天來，不正式的閣員名單已經傳遞了；上面都有狄士雷里的名字，不過皮兒還未召他。不久以後，他打聽他的朋友林德赫司脫當了內務大臣；司坦尼爵士當殖民地大臣；巴境漢的公爵執掌御璽，年輕的格萊斯敦管商業部。這些職位一個一個的陸續委任了。在卡爾敦俱樂部祇見成羣的政客互相慶祝。祇有狄士雷里未得到首相的召見函。皮兒爵士是否要棄了他黨中最出力的黨員之一？那似乎不可能，但萬一不幸，這又是怎樣一個欺詐，怎樣一個厄運！保守黨一旦握權，定會支持很久。如果此時不能上台，也許根本不能握權。四年來辛勤的工作，豈不付之東流。他似乎已經從「俱樂部」那裏的人們的斜視中，看出他們幸災樂禍的譏刺；祇要

他一走近，他們便不大說話，一星期之末，他失望了，決定寫信給皮兒。

『親愛的爵士，在這樣一個時期，我不敢冒昧，來擾亂你，並且，我的確連一個可以傾吐心懷的朋友都沒有，所以不得不這樣做。』

『現如我不拿使你厭惡的那些條件來麻煩你，也不必多說，自一八三四年之後我曾四次的爲貴黨奮鬥，也不必多說我費了許多錢，用盡心力，努力宣傳你的政策，也不必多說我所處的地位，應博得貴重的職務。』

『可是我的遭遇殊令人不解，使我不能不說幾句話。我會努力，在政黨的傾軋中奮鬥過，這種情形，別人很少體驗過的。自從受了你的一位關員的煽動，我便跑到你的旗幟下，雖然受着艱阻，但仍堅持到底，爲的是總有一天國中最先進的一人將表示他對我的才能和品格的相當敬意。』

『我認爲此刻你還不了解我，這使我很難受，我向你的良心請求——向你素有的正誼和慷慨請求——請求你快將我從這令人難忍的卑辱環境中救起。』

『請相信我，親愛的樂貝提爵士，

我永是你的忠僕狄士雷里。』

在這信未寫的前一夜，狄士雷里夫人因為再不忍看胡塗這般難受，所以私自寫封信給首相：

『可敬的樂貝提爵士——請別以我為唐突，生怒，因為我太發傷了。要是你不了解我丈夫的話，他的政治事業便永遠完了……請別使他失望，請別使他覺得一生全走錯了路。

『我可否認從前我如何卑謙而熱心的為貴黨努力，不如說是為你偉大的人格而努力？你將知道就在處女石，單由我的活動，已經費了四萬鎊以上的數目。

『請不必賜覆，因為我不願別人知道這封卑謙的請求書。

可敬的樂貝提爵士，

我永是你最忠心的僕人瑪麗安狄士雷里。』

皮兒回狄士雷里一封很冷的信，特別說到狄君信中的不關緊要的一句話：『自從受了

你的一位關員的煽動，我便跑到你的旗幟下。」他絕對否認他的任何關員曾受過這種使命。
〔狄士雷里並未說到什麼使命；祇說因受林德赫司脫的影響，才加入保守黨，而林君又是皮兒內閣中的一位關員。〕皮兒又說他對於有功勞的人，總給職位的，並且職位之不夠分配，別人也不能了解，這一點，祇有他認為值得共同工作，並且祇有特長的人才能了解。

事實是皮兒本人情願委狄士雷里一個職位；但許多同事都反對『那個冒險者』例如克羅克，那個比什麼都討厭的克羅克，他親見狄士雷里辦報而失敗，並且曾是失敗的主因；還有司坦尼爵士又驕傲又有交情，宣言『如果那個流氓要來，他就不幹。』

但皮兒也未會熱心幫助狄士雷里。這兩人情形迥然兩樣，皮兒在自己的國會搖籃周圍，召集了「財運」和「道德」和「尊重」；胡塗在耽擱了的洗禮周圍，飄浮着「債務」的蒼白鬼影，旁邊是「諷刺」和「幻想」。皮兒一家人因興趣高而著名。他們的倫敦住宅非常可愛，有花朵綴着的洋檯，可以瞭望泰姆士河，還收集了荷蘭大畫家的作品。『我們在你家裏吃飯，真是件勝事。』法國客人將如此的對他說。皮兒夫人美麗而和靄；勞倫司（1）慕傲魯拜（2）的『草帽

「一畫，替這位夫人畫了一張相，許多美術家都認爲是傑作。提起皮兒這名字，便連想窩蘭人的堅強和美德。提起胡達這名字，便似乎是種玩意兒。在皮兒夫人身上，金鋼石閃出強光來；在狄士雷里夫人身上，即使最珍奇的寶石也好像是玻璃珠似的。瑪麗安的格羅文耐門的房子，人人都知道佈置得不美，家具真糟，衣服真可笑。這些雖都是瑣事；但使首相更不相信他們，並且覺得他們這種辦法同本人一樣討厭。皮兒生來就比較接近工廠，而不大接近高房大廈和村莊，更偏於清淨教徒而不偏於騎士。其實他骨子裏，以廣義言，是一位中等階級的人。他的本心是同情敵人的。他受了經濟學家的理論的引誘，他們容貌的忠實，和布萊提（3）的大靴子，因而不注意一位太靈敏的演說家的諷刺，他摹倣格萊斯敦，也是「外表上是牛津派（4）內心中是李費蒲派」（5）他二十一歲就當了國會議員，二十五歲當國務院次等秘書，格萊斯敦在起立發言前總要唸一段禱詞，關於最簡單的問題說些又長又曖昧的句子。狄士雷里降低身分，以至去懇請一個職務；格萊斯敦便兩樣，如果有人請他入閣時，他焦思躊躇內閣的宗教政策，是否能容許他。如皮兒這樣誠實膽小的靈魂，看見如此謹慎的意見把野心拘束着，自

然高枕無憂了。最後格萊斯敦答應就職，皮兒緊捏着年輕閣員的兩手說：『上帝賜福與你，』反過來說，他怎能那樣去對付傲世的狄士雷里呢？司坦尼的預料不錯，這個傢伙是不能插腳的。

★ ★ ★ ★

內閣一經組成，國會便開幕，狄士雷里滿心惶恐的又到議院去；他的地位很困難。反對黨會願意利用他；但此後這位不樂意的保守黨員得不到職位，別人也不來睬他了；他祇好當個孤單寂寞的人兒。閣員們自己才能抗辯提議案。他如今沒有別的職務，僅是投投票罷了。這對一位有創作天才的人當然是個刻苦的命運。敵人們高興他遭了厄運；他的一舉一動，人們都用惡意的好奇心去探視。他們希望他將反抗這位拋棄了他的領袖；許多虛偽的顧問唆使；激烈黨更慫恿他。

他看清這種危險。他被強烈的情感所激動而去反抗皮兒。不委他任何職務是很對的，但最討厭的是那種排擠的口調。當狄士雷里望着閣員席，看見輕蔑他的庸碌人士的清潔的面孔時，他心中憤怒已極，想躍過去，但又壓下了過敏的神經。如今是最需要耐心的時候。這也是

瑪麗安的勸告，這位妻子在這種苦難的時間中真是溫柔非常。

議員們都驚訝狄士雷里按時而至，十分謙恭的投票。皮兒滿腔焦心，想得自由貿易者的歡心，因此廢除了七百件以上貨物的海關稅則，異想天開的用入口稅來補充這一筆損失。主張保護貿易政策的狄士雷里不灰心不喪意。他盤算發揮一篇長演講，題目是專門的無可辯論的，那就是領事代表問題；他的談論正確，其中舉些人名和例子，談風如此生趣，使全議院三個鐘頭都鴉鵲無聲，但在他起初發言時，仍有不息的騷動聲。人們眼看皮兒不理睬他，都懷疑他的天才。現在他又來演說，真令人驚奇；但更令人驚奇的是他雖然有才，所得着的幾等於零。誇譽最烈的是剛從康橋來的一羣少年，因為最近一次選舉，被選入國會。這種近代的雄辯，超過刻板的演詞，使這羣少年高興了。『你的演說恰如在卡爾敦或在你家裏餐桌邊閒談時一樣的自然，』年少的施買特對他說。『聲音一點不勉強，風采橫生，略帶漠不經心的樣子，總含有諷刺的味兒。』——這位少年施買特，朋友約翰曼勒爵士，同那環繞的小團體——很可愛。他們出身古代的顯族，有建在高山中或森林中的迷宮，幼時受荷頓與康橋的教育，充

接些高貴的朋友，提倡一種政治主義，以期恢復古代制度，使平民與貴族調合。這正是純粹的胡塗主義。

工業主義的確引誘了較年長的人們，但不能得少年們的信仰。少年們渴望熱情，如果在棉布上講信仰自然，這使他們失望。『買進價錢最低，賣出價錢最高』——他們以為這個教條不能使他們滿意。一八二〇年的反浪漫運動之後，就是浪漫主義的復興。這些英國少年極望「武俠」時代的復興，願意有光明的法律，和對女性的崇拜。封建主義也許不合時代了，但封建制度，能使人人受責任的縛束，這仍然很好。他們懊悔生命的紀律不當是『高貴的限制』，以為還能使垂熄的火焰復燃。

一八三九年，意林屯爵士在家裏組織了一個競技會。全英國貴族均被邀請，都穿着古式的甲冑。胡塗的朋友西摩女士，被選為「美麗」的女王。不幸天公作惡，一陣驟雨，把人人熱興打消了；千萬的雨傘在中古式的服裝上撐開着。獅子宮的武士，白宮的武士，鏡子宮的武士全成了鬼臉式的武士。諸神表示他們才是維多利亞時代的人。但少年們向諸神挑戰，所以這個

娛樂會改取別的形式，仍然開下去。在牛津，便是一個宗教的復興。紐曼（6）『異常柔嫩』的聲音漸漸令人驚魂奪魄。年輕的經學家正欲使英國教會更近於天主教的形式。四十年來英國教會怕信條比怕冷淡還更甚。青年們對於那些閉上門的教堂和冷漠的禱告已不感興趣；有些人走到羅馬那樣遠的地方，有些人努力介紹些較熱烈的儀式到自己的教會。在康橋，狄士雷里的新交，約翰曼勒爵士，喬治施買特，和哥克倫擔任去調察一般人民的苦痛，并求補救之道。

同一切的知己一樣，他們都有數點相同的地方。約翰曼勒爵士性情莊嚴，虔信宗教，是個純潔無疵的靈魂，是一個失身於機械世界中的蘭絲樂蒂（7）全心全意追念已往的時代，那時君主在耶穌像前禮拜，那時人民看國君如受洗禮的「主上」（8）看貴人們如領袖和保護者。他借着那些意思寫些詩，雖然不好，但有種愉快的天眞性：

『讓財產和商業，法律和文明死去，

但讓我們仍有我們古昔的世襲。』

喬治施買特是個奇特好騙的少年，浪漫而多情，冷刻而浪漫，頗能爲世俗犧牲一己之見，可以因某種幻想而立刻棄絕現世。喬治施買特真是奇人，才二十歲時，就能比一個老輩人還能超脫幻象，二十五歲時，比一個孩子還要任性，他是一個詩人，但缺乏詩人的美感，是一個追求嫁奩者，但并不愛錢，在日記中記下：『假如你要嗜嗜生命，你應當慢慢去啜它』——但他自己對生命却一口就吞了下去。狄士雷里很仰慕喬治施買特，從不使他生厭。他喜歡施買特對曼勒的友誼，喜歡曼勒對施買特天才的重視，喜歡施買特雖然傲慢，但一日同曼勒相比時，便表示絕端的謙虛。他看見他們近立在人生的門檻上，他便想到兩個武士帶着兵器在日光中閃爍。

皮兒騙了這羣熱心的少年，他缺乏天才，他的平凡處使他們極端生厭。狄士雷里的雄辯使他們迷醉了。在胡塗身上，施買特找到與他心靈毫無齟齬的精神。約翰爵士比較更穩健。在初次聚會之後，他說過：『狄士雷里演說很好，不過太好了一點。』等到互相傾吐心懷時，他使受驚了。他驚怪曾經用長篇大論來保護教會的那樣一個胡塗，會走出來低聲說道：『真不可

解，瓦爾蒲，你和我剛才投票贊成一個陳古的神學……」當胡途向這位少年宣稱英國根本就沒有貴族階級時，他稍稍吃了一驚：「我們承認英國的貴族是根據三種源泉：一教會的擔掠行劫；二、最早的幾位史秋瓦公開大賣權位；三、現今我們的買賣城邑。亨利第四次召集國會時，祇找到二十九個暫時的貴族。在那二十九個貴族中，僅餘留着五個。」他於是向他們解釋長遠文化的唯一宗系便是伊士雷里家族，又說他的家族比他們的久遠多了。施買特大笑起來；約翰曼勒天使般的專心聽着。

★ ★ ★ ★

被門徒圍繞着，是一件快事，但光陰奔馳，却無法挽留。皮兒手握大權，比以前更鞏固。一切有益的事業都無人過問。狄士雷里對妻子說：「我想這是做效泰利婉（9）的時候了，每當他看不清應做什麼時，便上床去。」所以他決意在巴黎過一個冬天。在動身前，去訪他的投票人，說明他的行動。又因為黨派關係，祇要皮兒不欺騙農民，他仍投票贊成首相。

他同瑪麗安住在淚浮里路的歐洲大旅社。多色寫了一封介紹信，介紹他的姐姐格拉蒙

公爵夫人，所以這夫人熱誠的歡迎狄士雷里夫婦。格拉蒙夫人在敬聖郊外的一間滿置舊木器的小屋裏，每星期請三回客。在那裏可以遇見游敏蘇；狄士雷里記下：「他是能加入時髦社會的唯一文人。」格拉蒙的美麗的女孩們前半夜同賓客嬉玩，但一到十點鐘，都來同母親接個吻，便去睡了。

不久，狄士雷里夫妻被波不蘭夫人邀請，這夫人是波不蘭將軍的妻，將軍爲國王的陸軍副座，夫人是位可愛的英人，年紀太輕，足當她丈夫的女兒。那裏他們遇見巴黎的英法合璧的夫婦，拉馬丁們，阿底龍巴羅們，達客維一們。波不蘭將軍想法告訴法王說狄士雷里君——國會議員——甚願向陛下略陳英國的政黨，如果真能了解這些陳述，兩國政治都有重大的影響。

法王在聖雲接見狄士雷里，這張鬱抑聰明的面龐被長而黑的髮所圍繞，引起國王的好奇；狄士雷里使他生趣，使他高興，所以也被邀請。在宮中成了寵者。皇后阿特勒德夫人，勸慕爾的公爵夫人，圍桌坐下，開始吃飯。冷食端上桌來，法王領狄士雷里到附近的一間屋去，有時

談到政治問題，有時談到他少年的行爲，離奇的冒險，和昔日的輾轉。『呵，狄士雷里先生，我的生命多麼複雜！』他操英語，又很喜歡說英語，略帶美國人的重音。他告狄士雷里祇有他知道如何管轄法國人：『駕御這些人民的唯一方法是先給他們勢力，然後應當知道何時去連根剷除那種勢力。』同這樣全智的君王熟習起來，使狄士雷里沉醉了。他幼年幻夢之一又實現了。他尤其與波不蘭將軍同意，以爲國王似乎缺乏一點身分。在底安博物院大宴時，路易士費利普喚上一塊火腿，切成紙一般的薄片，遞給最寵幸的客人。他自誇手藝精，能切得如此薄，對狄士雷里說他流落異鄉時，常到一家倫敦飯館去吃九辨士一餐的飯，便從茶房那裏學到這種技巧。狄士雷里小說中所描寫的國王們，還有種更高的風度，以作背景。

(1) 勞倫司 T. Lawrence (1769—1830) 英國畫家。

(2) 魯拜 P. P. Rubens (1577—1640) Flanders 的畫家。

(3) 布萊提 Bright (1811—89) 英國政客。

(4) 牛津 Oxford 英國地名，以該地大學著名（代表守舊派）。

(5) 李齊爾 Liverpool 英國海口，以船塢著名，(代表工商派)。

(6) 鈕曼 Newman (1301—30) 英國神學家。

(7) 蘭絲樂蒂 Lancelot 阿色之死中的人物，普通稱爲「湖上的蘭絲樂蒂爵士」。他是「圓桌」武士的領袖，因爲對阿色王的妻子古麗維發生不正當的愛，才有最後的一場戰事，國王死在其中。因此，蘭絲樂蒂實行和尚的生活。

(8) 受油禮的「主上」耶穌死後，全身抹上香油。

(9) 泰利施 Talleyrand (1754—1838) 法國政治家。

五 少年英國

曼勒和施買特會仔細考察當時英國的政情很久，都以爲不隨波逐流，祇有另外組織一個不管多小的團體。但他們需要一位經驗豐富的領袖，爲甚麼不去找狄士雷里呢？他似乎還有一番作爲麼？施買特約友人哥克到巴黎來看胡塗，看出他正在得意洋洋，似小孩般的因自

己的成功而驕傲，客廳裏坐滿了大臣和閣員。雖然年近四十，但對自己的勝利仍有一種天真的態度。施買特寫信給曼勒道：「胡塗在聖雲宮和路易士費利普私談，他想像自己是一個新朝代的創業者，似乎他那曼弗雷德（I）式的垂髮已鑄在當地的貨幣上。」

他熱忱的歡迎他們。這些同志定了一種秘密的條約，去迎合喜歡搗亂的份子，以便使他們永久一致的投票，並遵從這團體的大多數的意見。他不久就察出這團體擴大了，由五十個同志，增為六十。皮兒被包圍了，感到不安，要屈服。

他們到鄉間，在孟梭平原的剛加兒崖飯館聚餐，再回到巴黎；圍繞着王多地方散步，一面高談闊論，後來才得到了結果。

哥克對於胡塗不如施買特那樣滿意，認為是太陰險太野心了。他以為他的毛病是太聰明，但自省又不夠聰明。曼勒聽見這種團體的組織，也有些懷疑：這些同志有共同的目標嗎？狄士雷里的最大野心是拏這團體來和政府相抗；而其他信徒想藉同情的束縛，來聯絡朋友，所以以為胡塗的大計是一種妄想。要想推翻皮兒？無論如何不能；因為首相後面有無數的擁護

者，並且，這是否值得一做？等到這小團體成了一個正式的政黨時，因為政治的詭詐，而不得不犧牲原有的理想，黨員的忌妒使本黨分裂，最初認為是美麗的玩物就得粉碎。約翰曼勒寫着：『如果我能相信狄士雷里的話是發自他的信心，那我就快樂多了。他對歷史的意見與我相同，但他真相信那些意見嗎？』

關於宗教問題，曼勒甚有正確的觀念，因為他是個信仰者，不過同狄士雷里談了幾次話之後，他才相信狄君非常信從中庸的牛津式理論，認為英國的教會應當更浪漫些，但不當受羅馬教的影響。冷冽的施買特在旁邊愉快的聽着兩位友人的宗教討論。他們意見如此分歧，以至彼此都不能發覺相異之點。胡塗以為英國教會是一個歷史上的力量，當受尊敬與保存，但很輕視教會的教條。曼勒以為宗教信仰是人生的必要條件，所以一個人沒有堅信的教條生活下去，這簡直不堪設想。施買特詳明的寫道：『胡塗之信從中庸的牛津式主義，有點像拿破崙之信從中庸的回教主義。』

★ ★ ★ ★

胡塗一回到倫敦，這小團體開始活動起來了。四位發起人都在皮兒後面找到坐位，交換對於會議的印象，等到內閣反對少年英國的主張時，他們便投票反抗。因此他們對於保護童工案是贊同激烈黨的主張的（這些童工每日常工作十二小時），又公然反對愛爾蘭的壓迫手段。在討論這些議案時，他們正聲厲色的宣稱與皮兒黨脫離關係，其中有一人會來解釋民衆保守主義。

皮兒最感到苦惱的是這個有主張的有步驟的叛黨。一個威勢赫赫的人，慣於用高壓手段，用不耐煩的冷淡態度對待他的黨員。有一個黨員鼓着膽量說：『我想我該發表幾句話：』，皮兒冷冷的答道：『你以為可以發表嗎？』在內閣開會時，假使有人膽大的不贊同他的意見，他將拾起一張報紙，露出不豫之色。所以一位閣員說：『要是我當時敢向他辯論，他會一脚把我踢了出去。』現在三個青年和一個小說家一致來反抗他，使他憤怒極了。他認為每個詭計都出自狄士雷里，所以用很不客氣的手段，在公開會議時，即使所談的是最無惡意的問題，他都粗暴的簡短的回答着。狄士雷里簡明的說出：『可敬的爵士，他們有的禮貌祇用來對

待他的擁護者罷了……」那些常受虐待的王黨，聽了這話，視線向地，用手遮着臉，微笑起來。有一位閣員名姐姆什格，格，曼，給克羅克寫信：

『說到少年英國，那些傀儡都被狄士雷里支配；他是其中最能幹的人。我認爲他並沒有什麼主張，不過因爲遭了失敗，才試用這種恫嚇的手段。我同你的意思一樣，以爲他們如小孩一般的跳跳鬧鬧之後，會回到小床去睡的；但如果給他們兩三鞭，或是去破壞這個團體，定能促成他們回到小床的時候。可恨的是狄士雷里，我不願同他講什麼條件。假使他能被驅到正式敵人的地位，這更利於我們本黨。』

即使女王本人，因深信皮兒爵士，也抱非常的憤怒，致書於叔父伯爾其國王，說因爲一羣年青蠢才搗亂，她幾乎失掉了自己的首相。皮兒贊，同格，曼，和克羅克的意見，決定開除狄士雷里的黨籍；祇要勢力一孤單，等下次選舉時，一失了位子，別人自然就會不理他了。保守黨開全體大會時，并未請他出席。他問首相這是種疏忽，還是種排斥的舉動，答覆是一種故意的舉動，再觀數月來首相對他的態度，已足證明這回答是正確的了。

一般人漸漸知道有少年英國這一黨，黨員是穿着白背心，出身高貴的少年，寫些打油詩，談論些武士，守衛，和領袖的事情，想用封建的口號來號召勞動階級，這使約翰布爾大感興趣了。五味酒雜誌發表些一位少年英國黨員著的『寄法官』著者要求被栓在車後受鞭撻，目的在恢復英國古時的一種好刑罰。但這首詩沒有使人人都笑。這四位朋友同赴曼琪絲德，勞動階級的聽衆很表示歡迎。曼勒和施賈特與工藝人作長時間的談話，了解雖然許多商人是無情貪婪的，但也有許多是仁愛的。如果新封建主義能認清它的任務，那裏便伏着這種主義的原素。大聲反對工業，是愚笨而失策的事。要緊的是使工業主義的青年去信仰民衆保守主義。

在國會休息期間，他們又在鄉間的大屋裏聚會。狄士雷里高興他們能重新聚會。此刻他對少年們更同情更了解了。在他與他們之間，有一個堅固的共同點，就是都愛一切浪漫的東西，都以爲生命不僅爲利而去卑鄙的爭鬥，並且要去尋熱烈的友誼，高貴而想入非非的忠實，和愛的傾慕。約翰曼勒自從窺出狄士雷里有這些純潔的情感時，比其餘的兩友更傾慕他了。

三人寫信給他，都稱着『親愛的西德（2）隊長。』他呢，在這種環境中，也恢復了青春，因為他的社會地位，所以太自由，這種地位他還不知道的。他從前遭了生命的波濤，心中生出膚淺的經世主義，現在這種主義正在消滅了。他很感謝他的友人，同他有相似的幻夢。

他心裏又有強烈的創作慾。他沉思一部小說內容，以施買特，曼勒和他們的友人為書中英雄，同時表現政治上的主義，指明當時各黨如何平凡無能，又說明真正保守主義所能做的工作。他在大花園的綠蔭中，將這個計劃告訴了同黨。他成功的顯示近代英國的三個原素：貴族，平民，教會。這時小說的思潮支配着他，政治上的實現主義正在退却，她到布敦漢隱居開始工作。但是如今他深知自己的性情無常，說道：『假使可能的話，我決於正月底寫完，因為行動和沉思決不能同時有的。』

經過兩次的繼續努力，在一八四四年和一八四五年，狄士雷里發表少年英國的三部曲的前兩部，康林士拜和西比兒。

康林士拜又名新時代，描寫朋友們的故事，是政治舞台的諷刺，狄士雷里藉這部小說使

自己看清自己的主張。施買特是英雄康林士拜的化身；曼勒和哥克倫是配腳，書中也有描寫。他敘述他們最初在漪頓和康橋，因當時的思想平庸而失望，也看不起民黨政客和王黨政客，保守黨不知保守些什麼，自由黨反而增惡自由。『要一個堅固的保守政府嗎？是的，我明白；須要王黨的人士，與民黨的政策。』康林士拜須求一種主義，遇着一個神秘的人名席東利亞，最後才把世界解釋給他聽。席東利亞是個西班牙血統的猶太人，如國王一樣的富有，是狄士雷里和若絲萊的混合體，換句更正確的話說，就是狄士雷里正想當的那種人，或者是他願若絲萊當的那種人。本書的文句短練，筆調完整。他用了幾個字，用幾乎超人般的鎮靜解決了最繁雜的問題。如果要找出其中的弱點，那就是缺乏熱誠。他最嚴重的演詞，微帶諷刺，傾吐出來。從最莊重的情形，一轉而為刺人的譏諷。但這類缺乏莊嚴性的原因是由於他過於自由，也許是這樣的。

席東利亞所教康林士拜的，是崇拜個人天才。『但什麼是個？反對大眾的意見嗎？』康林士拜嚷道：『神的意思。上帝依照自己的形像而造人，但民衆是被報紙，國會議員，內地稅官，

貧窮律的擁護者所造成。」那個書中的人物答道：那麼，少年應當追求什麼目的？應當尋找一種政體，不單能扶殖它，並且能愛它。應當了解祇有想像力量才能領導人類。青年應當有雄壯的野心，不然，國家不會穩固，政治生活會如一碗無鹽的菜，王冕會是件玩物，教會會是行政機關，憲法會是一個夢。

書的收尾是康林士拜入了國會。這部書受着少年英國的歡迎；那是他們本黨的敘事詩。西比兒又名兩國，並不弱於前書。兩國是指「富」與「貧」；目的在告訴英人究竟貧民過着如何的生活。書中，狄士雷里描寫鄉村，工業城，礦山裏的苦惱。結構很是熱情，描寫一般民衆生活，頗爲正確動人，並未言過其實。讀者能覺出他們很同情的同時很忠實的被描寫出來。在狄士雷里所著書中，這算是最嚴重的了。一講到人民的情況，他棄了諷調；誠摯的得到信條般的，把補救這樣多弊的責任放在年輕當選者的身上；又說假如人民無相當的首領來指導，是不濟於事的。「我的願望是能眼看英國重新有個自由的君王，和有特權而繁榮的人民；我的勸告是，欲達到這些目的，非青年一致努力奮鬥不可。我們所處的時代是不能再以爲青年便

不必干預國事。我們當預備着將來。將來的要求已由千萬受苦的民衆中顯示出來了；一國的少年是後一代的保管人。」

在西比兒的空頁上，寫着下面這些字：

『我將這冊書獻給那個人兒，她高尚的心靈和溫柔的性情，永遠使她同情貧困者；獻給那個人兒，她甜蜜的聲音，時常鼓勵這些書的產生，她的興味和判斷永遠指導書中的內容；她是一位最嚴正的批評者，但同時也是一位完美的妻子！』

(1) 曼哈雷德 Manfred 這是拜倫所著詩劇曼弗雷德中的主角。

(2) 西德契德(Cid) (1040—99) 西班牙的英雄。

六 橡樹和蘆葦

狄士雷里的心，在每出版一本書之後，一定進展一步。他借着一部小說來分析各種事實，探尋各種態度，似乎同時又能準備一個政策，『我用詩來發洩情感，但總想實行我所寫的東

西。』現在他在康林士拜與西比兒兩書裏發表了他的政治上的主張，然後轉向實際工作。不幸，少年英國祇是一個衝動，沒有一個有步驟的計劃，所以那些色彩濃厚的莊嚴紳士們坐在他的周圍，決不把一種主張看作了不起的事。如今他決定參加實際工作。且看看英國這時的政治情形。

下議院比從前更受樂員提皮兒爵士的支配，這爵士又急欲處置黨政。他深知自己的威權，能使敵黨對他同他的黨徒敬佩。他深信自己有高尙的道德，以爲一切異黨都是罪惡。他有最厲害的政治病狂，野心帶着道德的病症，並且從不恕人。

大約當時，狄士雷里喜歡常說雷慈大僧的名言：『世上的任何事都有它最難得的一瞬；人生中最成功的善行，便是看清並能捉着那難得的一瞬。』他仔細分析國會的情況以後，斷定難得的瞬間到了。經過長久耐心的觀察後，他看清了皮兒所處的實情，皮兒爵士同一般聰明而無創造性的人一樣，雖然同情別人的創造行爲，但頗帶一種不利於人的態度。他自己想不出一貫的主張，非常依賴那些遜遁的人們，利用他們比一位有創造性者利用他們還厲害。

等到應當去調解一個政策的時期過了許久，他才去替那政策辯護，但忽然間知道政敵的反抗，於是又去爲「反對派」政策辯護。他用這種方法，到了殘忍的地方，會強強的去攻擊坎林的解放英國天主教徒的主張，但等到坎林一死，他自己反去實行解放天主教徒。現在的情形也是如此，郡中紳士公舉他來保護海關政策，但他却鑽進了「自由貿易」營帳中。結果是，等他最相信自己的主張不錯，又勇，又智時，在別人眼中，他似乎是一個臨陣脫逃的兵士。狄士雷里看準了襲擊首相的時間，決定堅持的幹下去。

開場的小戰是由於皮兒反辯而發生。狄士雷里剛說到結論，請首相不要以爲這些意見含有仇意，而當認作和霽的坦白的傾述。皮兒立起來，轉向狄士雷里，帶着令人難堪的輕視，從他的出風頭的前輩坎林的詩中引了下面這幾句詩：

『示我以坦白，正直，勇敢的敵人；

我不怕他，也許能拿老拳相敬；

但老天爺，你給了我這些「災憂」，

救救，呵救我離了這位直爽的朋友！』

這是一個粗獷的引語，從這樣一個人的口中說出；他在坎林旁邊所處的地位，正如這位危險的（有人甚至於說是奸詐的）朋友所處的地位一樣。人人互相斜視；目光偷偷射到狄士雷里的身上；他沒有回答。隔了幾天，他又起立發言，反對向王黨求助，以便投票贊成民黨的政策。『可敬的爵士趁着民黨在洗澡的時候，把他們的衣服拿走了，讓他們盡量享受自由，而他自己却穿着他們的衣服，是一位極端的保守黨』全議會的人鬨然而笑。狄士雷里保持熱誠的莊嚴，繼續說下去：

『如果可敬的爵士以為有時便於去責叱右翼的擁護者，也許我們贊同。我就是屈身服從的一人；但是真的，如果可敬的爵士不去乞憐於誹謗之言，而祇是引用別人的話，那個方法當然可靠些，並且是一個更利的武器。他利用這種武器無時不是異常熟練；並且不管他用散文或韻文來呈請任何長官時，他定能成功。一半是因為所引的話，都是國會所讚稱的，另一主要原因，是因為他所引的話太使人愉快了。』

『這位可敬的爵士，知道在辯論時，引用名人的話是怎樣的有益——所收的效果如何宏大，間或又是多麼刺人。他決不引用無名作家的句子，有時是不受人歡迎的作家——譬如說坎林，那個名字將永在下議院被人引用而能激動情感。我們佩服他的天才。我們——至少大多數——哀悼他的早夭；我們同情他帶着神聖的偏見和中庸去和乖僻的仇敵與坦白朋友猛烈的相爭。可敬的爵士自然相信引用這樣一位名人的話永遠是有效的。比如，坎林先生所著的一些關於友誼的詩行，被可敬的爵士所引用！這題目，這詩人，這引用的人——多麼一個榮耀的結合，在辯論時，它的效力定然宏大；我相信如果這引話是對我而講，我祇有公開的慶祝這位可敬的爵士，不僅慶祝他的記憶力強，並慶祝他有膽穴的自知心。』

這些演詞所含的迅速有毒的利箭，射了出來，有令人驚異的巧妙。開始是一種假謙虛，音調低抑而單純，是一種有步驟的準備，於是陡然說道『比如說，坎林……』使聽衆都感到攻擊將臨的愉快，這攻擊越來越兇，因為言詞完整，聲音柔曲，雖不露出痕跡，但不可抵擋。這段演詞所生的效果太大，聽衆過於熱烈喧鬧，所以一個關員起來想作答詞，也不得不沉穩的站立

許久。皮兒低頭坐下，很蒼白，大聲呼吸。祇有狄士雷里仍漠不關心，似乎人類的情感已不能影響他一般。『這種景象使你流出愉快的淚來！』施賈特寫信給瑪麗安。在布敦漢，盲目的老父坐在莎拉身邊，不斷的說：『這題目，這詩人，這引用的人！』

皮兒覺得暴風雨臨了頭，他爲人感覺很敏，並一向被人尊重。他很難壓制自己。怎麼！全議院就讓這個無禮的小子如此待遇國會中最有威權的人嗎？多麼不公平！坎林？自然他曾愛過坎林；情形異常複雜……兩方面都有錯……同往常一樣。他想起來解釋，但察出聽衆很不表示歡迎。他遭了刁滑的諷刺，便對農人發怒，這些農人曾擁護過他的。因爲預算表出入很能相抵，所以許多保存黨員要求所刺之數應用以幫助農民。皮兒祇派一個關員回答說他不贊成。現在全議院又焦急又愉快的不耐耐的正等候狄士雷里發言；眼見皮兒爵士高貴的容貌轉成蒼白而抖顫，真令人難受，但這種情景也值得一看的。那正像一匹猛獸走進決鬥場，羣衆鬥，它的皮毛全是力量和適當，萬目睽睽的羣衆早就感到懊惱，但刺激這點，使它生怒，也是一種愉快。

狄士雷里這次對保護貿易主義的朋友們發言，冷刺的罵他們。爲什麼對首相的行爲報怨。『自然，可敬的爵士在當反對黨的首領時與當皇族的首相時，態度是兩樣的。不過那已是一套老把戲了；你們不必把他獻媚求榮的時期和他得權的年歲太去兩相比較了。誠然，可敬的爵士前後的行爲迥異。我還記得他發表他對保護貿易主義的演詞。那是我從未聽過的好演說。真榮幸，能聽見可敬的爵士說『我寧願當英國紳士們的領袖，不寧獲得官吏的信心。』那真偉大。我們如今不大聽到他說『英國的紳士們』了。但這又有什麼要緊呢？他們能回憶而感快活——能追念而感生動。他們曾被愛過；現在他却不像感情奔放時那樣跪於他們的面前，但他們仍能追想以前的一切；要去責備這些事情，那再無用再蠢沒有了，因爲我們知道在這些情形中，可愛的對象不再令人愛慕，就是要拿感情去激動他，也是無濟於事的。你們知道這是真的。幾乎人人都經過這種情形。我可敬的朋友們責備這可敬的爵士。這可敬的爵士竭力使他們安靜；他有时躲藏在傲慢的沉默中，有時驕嚴的待遇他們；如果他們了解一點人性，他們也會窺出其中的意義，便會閉口不言了。但是他們並不於是甚麼發生了？在這種環境

下，甚麼發生了？這可敬的爵士不得不加以干涉，派遣他的從僕，最和氣的來說：「我們不能在此地哀鳴。」唉，諸位，那正是農民的利益——人人所追求的東西，而受一個人的欺騙。」

這段演說的效果簡直難以言語形容。尤其是音調之成功。每個字都由低抑單純的音調發出，等喝采狂笑的聲音太大時，他的演說便停止了，過後又繼續說下去，音調仍不變，毫不吃力的樣子，好像刺諷和火燄的不斷的河流，一滴一滴的灑在首相的強健的身體上。全議院又驚喜又慚愧；他們一直受了這個人的權力威迫，而今有人敢公然反抗他，議員們都不去望他，祇是喝采而已。皮兒拖下帽子，遮着眼，但仍然隱不了神經受刺激的樣子，約翰羅色爵士喃喃道：「那全是真的，」即使那兇暴的愛麗絲也大笑起來，馬哥利（1）似乎也感到痛快。

國會休息時期到了，使樂貝提皮兒爵士得着短促而適合的疏緩。他到鄉間與家人相會而感快樂。因為這莊嚴的首相是最可愛的丈夫和父親，所以像如此於易感着家庭安慰的狄士雷里，如果能讀到皮兒夫人所接到的那些信，也會生同情心：

「最親愛的人——我再受不了與你分離之苦，我在此地感到一種無聊和厭倦，真使我

抑鬱不展。早晨兩三點鐘回到屋裏，回到一所荒涼的房子，預想第二晚上的情景；寢室中放着你的椅子和鏡子，以及住所的一切外表，可愛的嬰兒室，會客室，都靜寂空洞——這些有時我太離不開了……告訴小久麗亞，我替她買了一只鏡，我每晚都上發條，看它走得好不。」

但一個人縱然取下面具，但那些祇知他在社會上活動的人們，幾乎仍不能了解他。皮兒和狄士雷里互相對抗，都有偏見，都是可敬，互相為難。兩個戴上鎧甲的武士正在爭鬥；他們的槍矛正針鋒相對；兩人的臉甲決不再揭了下來。

皮兒離開國會不久，又有自信心了。他同可愛的妻子住在垂頓的自己所美麗住宅裏，那兒又找到了一個和諧的世界，在這世界中，他是絕對的主人翁，周圍盡是誠摯和贊頌的空氣，他的希望又復活了。總之，國會閉幕時，他並未戰敗，仍與往日一樣的有權。民黨大都不願上臺，所以都來擁護他；自然鄉間的紳士現在都恨他了，但仍怕他，如小羊般的遵從他的命令。他失了他們的信心，但未失去他們的投票。哥布頓還在說就是土耳其王和俄皇都不及皮兒之有權。由冷靜的旁觀者看來，渺小的狄士雷里同這匹雄獅相比，不過是隻蚊蟲罷了。

七月多雨，那會淹沒過意林屯競技會的傾盆驟雨漸漸集成湍流，不久就要把皮兒洗走了。

★ ★ ★ ★ ★

關於收穫的事莎拉回答胡塗：「此間雨量太多，我不能忍到一隻鴿子能找到一塊乾的地方休歇。因此收穫非常之壞。」八月內，皮兒得着芋薯被霉雨損壞不堪的消息，生怕英國將受饑饉，這使他去相信自由貿易主義，他的感覺也慢慢趨近那個方面，便緊緊的信從這個主義。他立刻用「饑荒」二字向人民宣言：如果沒有芋薯，愛爾蘭就要飢荒。如果英國沒有穀子，救濟之道，祇有廢除五穀稅，結果是實行糧食自由輸入的政策。不錯，海口都當開放，禁絕一切奇奇怪怪的關稅。保守黨將以為這政策如何？他們仍要大嚷這是騙詐罷？但毫無關係：皮兒極願犧牲自己。哥布頓與布萊提會贊成他的行為。狄士雷里會發表諷刺的演說，使參議院一個鐘頭內感到興味，但皮兒本人會被後人視為犧牲本黨願及國家利益的唯一恩人。

不久，倫敦的市民得悉一週間內關開了四次會，得悉皮兒棄了曾經自認為威權的那些

主義，而要廢除五穀稅，得悉司坦尼爵士以辭職來威嚇，得悉政府所受的霉雨比芋薯所受的更甚。皮兒的極端難受使人人驚訝。司坦尼說這真不可解，誰又能擔保兩個月後的收成呢，即使輸入穀米，也不能果愛爾蘭人的腹，因為他們手中文不名，怎能去買。更甚一層，皮兒正宣稱維持三年的中庸稅則，但三年後誰都忘記了這次饑荒。首相的回答是這次危機不僅是英國的，而是全世界的，並言各國均已封禁港口，禁止食料外運。司坦尼說：「既然如此，各國都不許運出食品，爲何改變本國整個的海關政策？」但他發這質問時，并未察覺皮兒的這個決心屬於情感的衝動，而不屬於理性的。全國騷動，都徵求「公爵的意見」，但公爵不曾留心這個冒險的政策，祇說：「這都是爛芋薯鬧出來的，使皮兒這般難受，惶恐，又嗚怨道：『我從未見過這樣慌張的人。』」老墨爾波雖然是忠實的民黨，但說他受人毀謗：『夫人，那是一件不誠實的罪過行爲。』但是公爵越來越願去服從，以爲遵照一切命令都是榮幸的，自己預備重新發出這樣的號令：『上議員們，轉！前進！』狄士雷里當時正在巴黎，作第二次的暫居，聽見這些新聞，沉思：『這些爛芋薯快要改變世界的命運了。』蒂爾士對他講：『如果是「真」的饑

荒，皮兒將成偉人。如果是「假」的饑荒，那他就完了。」

最後議決了，准司坦尼辭職，全體閣員都效法。「女王石約翰羅色爵士，羅色立刻把皮兒會交給他那杯毒水回敬皮兒。但皮兒在燒酒中嚐出了可口的味兒來，對女王說：『無論有什麼變動，我總當你的首相。』他寫信給一位朋友說：『這真是奇夢，我覺得剛剛蘇醒過來似的。』別人以為這是騙詐，而他看來是虔誠的改心。女王和阿爾伯太子都極傾慕自由貿易主義，不斷的告訴首相說他一定是在拯救國家。他知無人敢作對，因為無人願意代替他的位置。一切總還有好結果。正如遊歷西士（？）祇有他才能拉彎這個強弓。

國會又開會了。上議院中，在司坦尼指導下，組織了一個保護貿易黨來反抗皮兒。克羅克親赴愛爾蘭視考情形，警告他的上司。正如蒂爾士之言，這並不是一個真的饑荒。約翰曼勳寫信給狄士雷里：『這饑荒是個怪幻想，明年的收成必豐。』不過愛爾蘭對於皮兒的決心，並不比坎恰提喀地方那樣有關係。他正在經過智慧上的危機，什麼都不能阻擋他。

在內閣初次開會時，他向黨員宣稱他所有的經濟觀念都改了。鄉間紳士驚惶的聽着，但

他的聲調如此威嚴，以至無人敢發一點低語，並且首相欲達到殉道之途，所以保持着戰術。一天，格萊斯敦將起立發言，低聲的同樂員提爵士說：『我將簡單的說幾句嗎？』首領答道：『不，儘管多說些。』他就用這種方法，來對付那個困難的會議。他向這已受驚不已的議院長長拖拖的說些關於蘇的價值，羊毛的價值，又插入一段豬油的議論，又加入一節關於海軍部鹽肉契約的議論，所說的事太平淡無聊，聽衆看慣了樂員提爵士立在朱紅箱前面的那張容貌，對面是約翰爵士，面容憔悴，臉總一半遮在寬邊的帽下，人人都懷疑這一切情形是否一場夢。這便是這位領袖在國會辯論時所使用的技巧，他知道在某種環境下應使國會裝成渺小瑣屑，如狄士雷里所說，從蒸汽機說到開水壺那樣瑣屑。

但無論如何，當狄士雷里起立發言時，似乎政府方面的成功便爲完美。他說了幾句關於首相的音調，說這音調不當發自一位剛才宣布政策改變的人口裏，然後用平穩的聲音繼續說下去，大指放在背心的腋處。

『諸君，在歷史裏很難找到與這位可敬的爵士情形相同的事情。我唯一能找到的就在

地中海東方國最近的戰事裏，這戰爭因貴族方面的反對的政策而終止。記得在那次大戰發生時，土耳其帝國正在危極存亡之秋，最近逝世的蘇丹，能力頗大，資財又充裕，決定派大隊軍艦去保護領土；因而召集了大批軍隊。每個水手都精悍，每個官吏都能幹，官吏與人民在開戰以前都受過獎勵的。自穆利門大帝執政後，從未有如這次達達勒軍隊如此齊備的，蘇丹王親送軍艦出發；所有回教大師均爲這次遠征軍祈禱，正如此間的大師替最後全民選舉成功而祈禱。軍船啓錨了，但當海軍上將一直駛入敵人的軍港時，蘇丹王有什麼恐懼。如今，諸君，就是那位海軍上將當時也被誤會了，也被叫着奸人，也來剖白自己，他說道「真的，我當了大隊軍艦的首領；真的，君主曾擁抱過我；真的，全帝國的回教大師都替這遠征軍祈禱；但是我總反對戰爭。我以爲延長這個戰爭是無益的，不過我以爲服從這次的命令，就是因爲我能騙詐上司，以期結束這戰爭。」（王黨方面異常的喝采。）

不論自由貿易主義，或保護貿易主義，狄士雷里以爲一個人總得贊同其一，但最不堪的是國會議決實行兩個政策之一，同時又誇說能實行另一政策，並且一個人受一黨的推任，

女王服務，及走上前來說因為女王的信任，他能諷刺本黨，并聲稱他藐視議院的議決案，因為他知道後人將通過些什麼議案。

喝采之聲繼續數分鐘，不祇是對這位藝術家或演說家喝采；且使這位政治家覺得自己的地位很穩。閉會時，鄉間紳士都圍着狄士雷里，討論下議院所組織的保護貿易黨的問題，以便與首相作對。

★ ★ ★ ★ ★

三年來，狄士雷里看出一位與他迥然不同的國會議員——喬治彭丁客爵士，是波提蘭地方公爵之子。喬治彭丁客爵士所著名的是他有國中最高級的賽馬房之一。他是賽馬大王，把所有不誠實的競馬師都趕走了，因之很爲人敬重；雖然面容莊厲，但馬夫們都崇拜他。他們了解他爲人十分率真，並極端愛護馬，從他的賽馬場中所產的馬，即使傳到下一代，都被喬治爵士賭賽時所乘，祇要一匹馬進了他的馬廄，非到死時，不會離開的，他以爲一匹老馬因爲不能馳騁，便賣了它，這未免忘恩負義。

他已當了八年的國會議員，但從未發言過。他把議院當作一個俱樂部，晚上他偶爾來開會，時常看見他獵衣的紛紅領從白的外套下露出。他之有如此大的勢力，一部分是因他與每個對馬感着興趣的議員都親密（這種議員很多），還有一個原因，是全議院都尊重他的人格。都知道他的性情粗暴，但他對朋友真摯，正如對仇敵頑強，修養雖不高，但都以爲他的判斷清楚正確。

自一八四二年起，狄士雷里與喬治彭丁客爵士來往密切，這位難於讀書過慣曠野生活的人，和這位略帶女性的著作家，似乎談不到友誼；但這作家偶然也覺得責任心迫他跨上一匹馬，正因狄士雷里從未參加過這種生活，所以不可制止的被這些健美的動物所吸引了，他的感覺過敏，幾乎到不健全的程度，最易受刺激，很以爲痛苦，就因爲這個理由，他才羨慕這位毫無感受性的人。他認識喬治爵士以後，漸漸也去騎那匹純種的牝駒名琪蒂，是德拜競賽奪錦標者的一匹小馬。訓馬員約翰坑提用懷疑的目光看到這奇特蒼白的人，笨拙但小心的穿過馬廄，有時談論馬，口調褻污不堪，他想像這位奇怪的客人實在對賽馬不感興趣，不過裝着

這番樣子，並且既難於讓喬治爵士引他到跑馬哲學上，他便在設法引爵士到政治方面去。有
時在晚間，當訓馬員來報告一天的賽跑結果時，他看見主人和主人的朋友坐在爐邊，正翻閱
英國議院的報告書。喬治爵士懶洋洋的用手擦擦眼睛，約翰抗提似乎感着苦悶的預兆，祇得
走開。

在樂貝提皮兒爵士宣布改變政策的那天，喬治彭丁客爵士如獅出了洞一般，不再沉默
了。他生性最恨不忠心，自告奮勇，要立刻組織保護貿易黨。狄士雷里立刻請他在下議院中當
這黨的首領。彭丁客回答：『照實講來，我是未受過教育的人，從不願意也不願被人引入政治
之途。我很明白自己不能勝任。』他們很需他，因為他的身分和地位使那些躊躇去跟隨狄士
雷里的人下了決心，並且他在這次奮鬥中所顯示的武勇比人們預料的多多了。他說話時有種
奇特的小聲音，似乎吃力的發自他強有力的身體和怪特的姿勢裏；一旦發言，便不能停止；但
都有不屈撓的意志。他費了苦心收集些事實和人名，用不可想像的猛烈引用着。他的情感含
有力量 and 誠心，這可以由下面這段事裏看出：在他承受當保護貿易黨領袖的那天，吩咐用人

把所有的馬都賣了。這位訓練員曾經所想的可憂的預兆如今果然實現了。此後，彭丁客每到開會時，必具一番熱誠出席。因為他在家裏有一個毛病，就是一吃了飯，容易睡覺，所以在會裏未散前，自己克苦絕食。一個人一向度着曠野生活，如今變了生活態度，受這樣絞腦的工作，身體自然大受影響。

「彭丁客和狄士雷里，真是相當的一對！」皮兒的朋友大笑着這樣說……但五穀議案初次宣布時，僅有一百十二個黨員投票贊成皮兒，其餘二百四十個黨員「與彭丁客共同撐持他們名譽上的名義。」雖然大多數閣員贊成這個議案，但多半是自由黨敵人，顯而易見。這議案通過時，內閣是不承認的，並且從那天起，皮兒將受人民的判罪。在這議案公布的時期，狄士雷里與彭丁客同他搗亂。現在似乎沒有什麼話不可以對他說了。好像愈嚴厲批評他，議院愈覺滿意。狄士雷里稱他為偷他人智慧的賊……公然宣布亘古未有政治家，犯過這樣大規模的政治上卑鄙的盜竊，并稱這位在政治上投機的商人，用最低的價錢收買一黨，又用最高的價錢把這黨賣了。彭丁客雖然言語沒有這樣巧妙，但更野蠻些；即因他的言詞不機警，才驚

聳了那柔和俠義的約翰曼勒爵士。當皮兒起立作答，剛剛說出「榮譽」這個字時，全議院用嘲笑、呼聲和輕視的神態來對付他，那受刺激的孱弱議長幾次以為這偉大的首相幾乎要墮淚了。

這些兇野的辯論，時常延至早晨四五點鐘，狄士雷里一回家，察覺瑪麗安已起床，在竈裏昇了大柴火，屋裏全是猛烈的火光。「火光，猛烈的火光，」這便是瑪麗安的希望，希望她丈夫回家時得到安適和愉快的印象。有時她乘着聖絲蒂芬的車，在門邊等候半夜，膝下放了一餐冷飯。據說，她太愛胡塗了，所以有一次同丈夫到議院來旁聽大辯論，車夫陡然關門，把她的手軋了，一直等丈夫走開，他都忍耐着不說，為的是怕丈夫在最需要鎮靜的時候，反而使他擔心。皮兒夫人也從鄉間寫些動人的信鼓勵丈夫：「讀報，使我簡直沒有勇氣了，我知道無論遇着什事件，你總盼望去對付，有加無已的困難……我僅求你做一件事：請使我相信至少你能證明你自己的高尚和超人的主義嗎？（這我知道你是能的）你能否使你的大公、智慧、直爽的宗旨向與行為彰然於人心中呢？……假使能，我又心安意適了……我雖然是一根無力的蘆葦，

請信任我，我有最真的幫助和愛情。」

上議院可以阻止這項議案，但威林登公爵都讓它通過。他面色憂戚，帽子扯下遮着眼睛，滿腔暴怒，回答那些反對他的人說：「先生，我很與你同意，這是個糟糕的會餐，但我得顧慮着國家和女王的和平。」五味酒雜誌刊載一段小文，題名為重婚：「一個名皮兒的人，昨天被領到縣長布爾先生面前，受控之故，是因再與一位名「自由貿易」的女子結婚，而他第一位太太名「農業」還活着未死。」

就在那天晚上，五穀議案的第三部表決時，皮兒爵士受着保護貿易黨和民黨的夾攻，戰敗了。他的鄰座在耳邊低聲說：「他們說我們差七十三票，因而失敗。」皮兒爵士不答。頭都不轉過來；面容異常嚴重，下頷伸向前；這是他痛苦時不願說話時的常態。

(1) 馬哥利 Macaulay (1800—1859) 英國史家。

(2) 遊歷西士 Ulysses 卽希臘的阿底西 Odyssey。據希臘傳說，他是以色列 Yitaca 的王，是Trojan大戰中希臘方面的一位首領英雄，後Troy 城被下，他四處漫遊，這是阿底西史詩的材料。這詩述他經過許

多野人的冒險，用他回到依色加一事作結。他回家後，發現自己的妻帕勒羅潘 Paralopa 被囚於一羣求婚者，他化變為一乞丐，直赴宮中。帕勒羅潘得知他歸來的消息，宣稱凡能勞動阿底阿的大弓者，便嫁給他，祇有他一人成功了，便把箭頭磨着這些求婚者，一律射死。

七 領袖

這是勝利後的悲哀。人們在走向死的長途中，想像能有許多各種快樂的休息，但再往前走幾步，一天的工作完畢了，於是圍爐休息的時間到了。但是生命繼續不斷，既無停止，又無休息。每到晚間，回憶過去都是一場夢，預料將來都是一個謎。

即使那會諷嘲過大衛的巨人，現在也悲傷的躺在地上。英國當時保守黨的實力分成兩面，日趨極端。約翰羅色爵士的自由黨，不受別黨反抗，而今握權了。在這種混亂期中，彭加名 狄士雷里將有什麼變動？

五年來不斷的奮鬥，給了他許多教訓。曼勒和彭丁客都有嚴厲的眼光，發現狄士雷里是

個可靠的戰場同志。他得了他們的信心，并且知道自己是配的。他雖然自覺才氣高於彭丁客，並急欲當一黨的領袖，但他決心祇要彭丁客能握實權，也願盡一位幫手的忠心。他世故深了，知道忠與勇比華服或浮詞更有用些；假的偉大是不能長久的；對一黨忠實，對於如何忘恩負義的一黨盡忠，是政治上不可少的要素。他此時的本領比一八三七年初入國會時那位花花公子高多了。

但他的地位還不穩固。皮兒的朋友，如格萊斯敦和格欽諸人，都是些聰明的當選人，都憎惡他，發誓決不與他合作。在朝廷裏，女王與阿爾伯太子（嚴厲高傲的人）以為他并無主義而多野心，祇因惡意而傷害了他們高明而可愛的樂員提爵士。鄉間紳士在爭鬪激烈時，曾盲從過他，但而今他們收回戰旗了。他現在雖然穿黑服，但一見他的臉，便覺得他是一隻迷途於英國田場的異鄉鳥。當日光照在保守席上，人人的臉顯得更白，他的臉却轉成更黑。他們驚奇他的學問淵博。他試更顯出機智，以便更得別人的信任。一個有勢的地主同他晤談後，說狄士雷里并不很聰明，不過確是位可信任的人。這當然是好印象，但這種情形太少了。

保守黨知道皮兒被推翻，終於受驚了。他們親見這次內閣的崩頹，但總不相信是真的。那有黑髮髮的猶太術士怎能打倒那強健的偉人？他們看來狄士雷里雖不再有滑稽的形態，但象徵着不祥的威勢。這花花公子把面具一扯了，露出有威風而荼毒的術士真相來。最痛心的是司坦尼爵士是上議院保護貿易黨領袖，又是他的的眞上司，並不喜歡狄士雷里。這爵士如今決不像昔日那樣說：『如果那賤人加入，我就辭職。』他承認狄士雷里五年來的努力，的確表現他對一黨的忠實，但他幾乎感着一種身體方面的憎恨。司坦尼是十八世紀的大貴人，爲人馬虎而諷嘲，性情高傲，舉止輕鬆，自誇什麼事都做得恰好，但又不至於太好。他用英文譯荷馬的詩篇，譯文還可以讀。他的馬羣中有一匹馬在德拜賽會獲了第二獎。但他沒有政治上的計劃，最討厭去想計劃；他頂怕去找根本的主義和行爲的解釋。他喜歡過安靜的生活，對什麼都疏懈。他討厭皮兒的多難的虛驚，也討厭狄士雷里的一味野心。他是一個煽動的人，因爭鬪而將耗盡力量，怕庶民的活動勢力。司坦尼完全承認狄士雷里這傢伙的天才，也許是忠心——誰敢說是不是——以爲不當請他吃飯，並且在一黨的領袖名義下，不與他作同事。

★ ★ ★ ★

在這種時期，狄士雷里正應去使向來懷疑的國會信任自己，去趕走在他名字周圍的異奇雲彩，但這位國會議員，反而做出最不近人情的事，出版一本神秘小說。

這本小說名談克雷德，述一個英國貴族家庭的少年，赴聖塚進香，以便了解『亞洲的神秘』。此書已暗示著者將發揮他對猶太教與教會的學說。狄士雷里以為教會的使命，是在物質社會維護新約舊約中所解釋的某種色米特民族主義，最重要的一條是信仰這世界中『至聖』和『至神』的職務。一般的批評都說狄士雷里：『是東方人。』這評斷并不確，而且太空洞。他自小就如受英人一樣的養大，受英國思想的薰陶，所交的盡是英國朋友，熱心愛護英國。他之異於東方的猶太人，比異於喬治彭丁客還更甚些。然而他又頗不與英國血統的朋友一樣，尤有一點他極似東方人，就是一面渴望這世界有好的現象，一面又看出其中的空虛。

談克雷德是一本奇書，胆大而粗鹵，震駭了許多人。客萊爾（1）覺得狄士雷里的猶太愚拙行為令人受不了，問問牛約翰到底讓這荒謬的猴子在胸上跳舞多久。幸而狄士雷里的許

多黨同志不會讀到一字。但皮兒下台不久，使他能在下議院公開解釋自己的主義。當時若萊被倫教市民選入國會，但不能參加開會，因為按法律須照基督教徒的信條，先要發誓。約翰羅色爵士忠於自由主義，主張生於英國的任何英人有一切憲法上的特權，便提議廢除這項儀式。保護貿易黨全體投票反對羅色，祇有狄士雷里和彭丁客贊成。彭丁客之如此做，是因為與狄士雷里友誼的關係；狄君對這次提議，發表了一篇長演說；在這演說中，他向受驚的議院說明保守黨所犯的最大過錯，就是虐待猶太人，而猶太人却最富於保守性，他們受了這種虐待，因之投入革命派和改造派的營帳中，便顯出智慧領導的驚人的能力。在他自己看來，他將投票贊助猶太人，正如贊助基督教徒一樣。「基督的教會是否使猶太人的歷史成爲世界上最光榮的呢？每逢禮拜，你們對別人讀猶太英雄的武功事蹟，猶太信仰的堅固，和已往猶太與盛的編年史。每個禮拜（每個主上的日）假若你們要表現對「至高」的贊頌與感戴，或是願意在愁苦中尋到安慰，你們可以從猶太詩人的作品中找到。」全體議員不耐煩的聽着，四面傳來「呵，呵」之聲。但狄士雷里結論道：「我不能就坐下，以致你們對這問題有絲毫的誤會。這樣

一來，對我的地位將有什麼影響，我是不管的；我決不投票，贊成認為不是宗教最真的道理。是的，我正如一個基督徒，不去擔起那可怕的責任，站在立法的立場，去摒棄那些「信仰」主上的宗教的人們。」

他坐下來，周圍沉寂，就是本黨都無一人喝采。約翰羅色爵士坐在對面的席上轉向一位鄰人，羨慕的說着：「一個領袖敢公然擁護他的黨徒認為可怕的主義，這真夠有勇氣了。」

彭丁客黨的黨員表示反對他處置若絲萊事件的方法，他憤而辭了領袖之職。不久有人發現他倒在田間，臉向下，死了；醫生都說這是心受刺激。他從前很少勞心，但後來勉強改變日常生活，捨棄平日做慣的工作，身體受了摧殘，并且又遭了一次恐怖的憤懣。他一生的野心是奪得德拜賽馬會的錦標，但從未實現，他賣了馬，以便從事政治，但現在他賣了的馬中有一匹名曰襲襲的，剛奪得第一錦標。這雖是個殘酷的失望，但他決不後悔，因為這在他是盡責的行為。在快死的前些日子，友人都勸他休息相當時間，他總這樣答覆：「一個人救了自己的命，會又失去。」狄士雷里知道這消息，很是憂傷。他曾全心歸附這位剛直但誠摯的朋友，這朋友屢

次對那些懷疑這位副領袖的人們說：『我不要有淵博的學問，但我頗能品評馬與人。』

彭丁客一旦脫離政治舞台，狄士雷里失掉最有力的支柱。黨員討論選舉一個新領袖，提出好幾個人名，但未提到他的。司坦尼給他的一封信，形式謙恭，但用意侮辱，勸他去服從有名無實的首領，狄士雷里真照辦了，而司坦尼却當了虛名的領袖。狄士雷里不願做一切無代價的冒險。皮兒及其同黨自引退後，使保護貿易黨沒有一個演說家。在老保守黨中，有格萊斯敦和其他漂亮人物，他祇得等待很久很久以便出頭，但如今這個政黨分裂，使他漸漸當了首領。司坦尼仍極頑固，後來自願以三人委員會來管理下議院的保護貿易黨，即格蘭拜，黑雷溫，狄士雷里。有位老閣員聽見這項消息，稱道：『那是西葉（2）洛節杜可（3）和拿破崙。』

三星期後，其餘兩人都不執行實權，人人看來，狄士雷里顯然是反對黨的正式首領。墨爾波爵士現在仍活着，回憶那髮髻的少年，在克羅林諾爾頓家裏回答道：『我要當首相。』

『上帝呵，』他說，『這小子會做到的！』

★ ★ ★ ★

當了下議院中一個大黨的公認領袖——這確是向威權之路更進一步了。但狄士雷里更感到一件事：就是在英國，在某某政治團體裏，一個人沒有地產，是不值什麼的。他並不以這意思荒謬。一個地主，走過自己的田地，同農民閒談，洞悉感情與需要的真相，聽見農民的怨言，能看到他投票贊成的法律所生的影響。一個倫敦人，終生消磨在客廳與議院裏，祇是一個空想的理論家罷了。應當不時去與田地接近，受了鄉間生活的魔力之後，一切煩擾都被田間寧靜的自然界安慰了。狄士雷里極愛樹木花草，許久就夢想在他曾緊依過的巴克什州有一所大廈。

現在有一所房子出賣，離布敦漢不很遠——名哈痕屯別墅。狄士雷里在童年時和弟弟們時常在那裏玩。他們熟習那個雄壯的園地，綿延不斷的樺樹松樹，草地裏彎曲的隆起處，谷中的小溪裏有鱒魚，洋台上有花朵綴着的架子。他們屢次聽說這塊土地的歷史，是維廉綽號勝利者，賜與——巴葉的主僧名義陀的；那裏，夢佛的雷查曾住過，有名吉士伯爵也住過，狄士雷里一想到自己當了這哈痕屯別墅的主人，真感快樂。但他沒有錢。就在結婚時，他少年所負

的債，加上債主勒索的利息，又加上爲朋友作保人的債務，共計二萬金鎊。他應得的遺產是一萬鎊，而伊撒克狄士雷里先生急欲將這筆數目用來購置地產，但是這所別墅和森林共值三萬五千鎊。從何去找到那筆數目？

當喬治彭丁客爵士還在時，狄士雷里會把這個願望向他說過，喬治爵士以爲這意思很不錯，因爲農民黨的領袖之一應自己是位鄉間的紳士，自願與弟兄們協力先籌這大筆款。條約大體訂好了，伊撒克狄士雷里替兒子買了哈痕屯地方。不久，他於不知不覺中就去了世，死時八十一歲，直到最後一點鐘，還聽着莎拉對他朗誦。也在那一年，別墅尙未付款，喬治彭丁客又死了，但狄士雷里察覺這亡友的兩兄弟有同樣的慷慨。他對他們直說，如果不能冒險來幹一下，他的生命便索然無味，於黨務就不能盡職。他們都了解生命如無冒險之事便不能活下去，所以胡塗能寄信與瑪麗安說：「一切都辦妥了，你現在是哈痕屯的女主。」

謹慎的人自然要批評這種行爲的冒險。但狄士雷里怎能因缺乏幾個銅臭的錢，而放棄了能據有如他小說中的別墅的機會？就在花園中，有一所小教堂，一所牧師的住宅，一條河，陸

地，一條彎樹的長幽徑，一個天然的宮殿，樹葉在青苔的地氈上成一個大弧形……瑪麗安大廈的完美女主，已經在他們稱作「德國森林」的松林中計劃着小徑，放置些野外的凳子。狄士雷里長途散步，夫人乘一輛小馬車伴隨着。

十月，樹林正穿上他們秋天的衣服；菩提樹和落葉松仍保留黃葉，銅色光彩的山毛櫸在陽光中閃爍；這裏那裏，仍能看到一株橡樹或一顆榆樹，恰如盛夏一般的蒼翠。哈痕屯的男女主人悄悄回到別墅。男的四十五歲，女的五十九歲，但他柔溫的鑄着身體，向着她，她輕狂的偎着他。艸坪上，孔雀正昂然的步行，燦爛而莊美。『親愛的夫人，你的艸坪上是少不了孔雀的！』

(1) 塞萊爾 Carlyle (1795—1881) 英國史家。

(2) 西葉 Stoyes (1748—1836) 法國政治家兼政論家。

(3) 洛節杜可 Roger Ducos 亦為大政治家。

八 阻礙

「上帝呵，這小子會做到的！」墨爾波雷士是一位樂觀者，真比狄士雷里更樂觀些。狄士雷里在達到實權的途上，仍看出許多難於戰勝的阻礙。

阻礙——他雖然當了下議院一黨的首領，但似乎不爲人所尊敬。狄士雷里對保守黨的浮士德（1）是墨費斯陀佛里士（2）：「我將給你以力量和青春，但須有一條件；就是我當永在你身邊。」浮士德吞聲忍氣的祇得服從墨費斯陀佛里士，但全不喜歡他。人們都承認這位新領袖很能盡職。當他不到議院時，就翻閱議院報告錄，作筆記，預備演詞。祇有瑪麗安仍與別人來往，後來胡塗才直說他極端輕視那些瑣事，因爲想給妻子一個好印象，所以這點憤懣壓在心裏許久不會說。他同朋友在一處，一夜說不上三個字；他常沉思，以至別人都不敢招呼他。但那些管票員將他的事報告司坦尼，很像殖民地官吏將最近征服的酋長消息報告上司一樣。「我奇怪，覺得他同我們完全合作；我確信他已絕端講和，並能繼續忠誠。」在國會休歇期間，一雙監視的眼注意到他的身上，甚至注意到他的臉上：「聽說狄士雷里漸漸留着一付兇狠的脣鬚。這事很使人傷心，因爲如今他已不應以奇服與容貌來使人注意，他之引人注

意，是由於他的天才。我相信這種容貌祇適於巴境漢郡繆林中僻居時，我又相信正月時他在社會中將更有人的形狀。

這是不公平的恐懼：他不受責備的果然如此，不再帶金鍊和戒指，冬天夏天都穿黑衣。少時，別人也許討厭他舉止的神經，如今議院對他態度的死板，一定滿意。開會時，他坐在席上，頭硬硬的伸起，兩臂緊摺在胸上，眼睛半閉着。

這容貌無疑的使人聯想起古埃及的石像。在被人兇猛的攻擊時，他裝着睡覺。假使這攻擊立刻感動了他，便輕輕把一隻足往後移，或是輕輕拉拉襯衣袖口。最仔細的觀察，才能發現這點唯一的生機的代表。就在議院客室中，他也如鬼影般的悄悄溜走，好像毫未注意到外面的一切。他發言時，沒有一點姿勢，不用聲音來發生什麼效果。祇是，要說點最有趣的話時，他從左手口袋裏拉出手絹，移到右手，微微咳嗽——「咳」的聲音——把手絹在鼻下擦擦，吐出他要說的話，再把手絹放回左手。並且身體的硬直訓練了他的精神，從前如此神經的狄士雷里，現在容貌變成十分鎮靜，如果有人駁他，他會回答：「也許……」立刻改換了談話題目。

阻礙二——保護貿易黨沒有一個主義，所以司坦尼會說『那麼，保護黨又能如何呢？』但又是又不能以保護貿易爲一個大黨的內容。一黨必得有信仰。一般人的想像不能被海關稅則引燃，但唯有想像才能使人前進。並且事實已證明皮兒的過錯，不如推想的那樣甚。『我們根據什麼來繼續反抗皮兒？』狄士雷里說。『批評自由貿易政策將摧殘農民，而不會使生活程度降低。』好了，生活程度已經降低了，農民正如實行五穀稅時一樣的興旺。但那也許是碰巧，因爲氣候，收穫的關係，將來也許有一日天公施點魔術，能使保護貿易主義得到一個好時期，但狄士雷里用實際主義者的眼光來看，便不再妄想了：就是農業並未受摧殘。要重新建設五穀稅則簡直是下策；國人會激怒的，黨的存在也就完事大吉。保護貿易主義不僅死了，且受詛咒。

這種態度使人厭煩。自由黨會親見敵黨一百年都受這公認爲罪過的政策的桎梏。司坦尼爵士問（並非沒有點理由）嚴謹樂員提爵士之後，是否值得又去模倣他。

司坦尼既無暇又無心去沉思自由貿易的真正優點。他有他的臺球和馬匹。他曾專心於

保護貿易政策，所以他將堅持着保護政策——讓結局壞就壞去！忠誠的約翰曼勒也覺得名譽心分咐他們應當嚷着「打倒所得稅！贊成海關稅！」政治上不信仰的老傳說又開始重演起來。五味酒作些關於狄士雷里的諷刺畫，有時把他畫作農民，去追無益的田間燐火；有時是一條蜥蜴，約翰布爾把它放在棹上好奇的仔細觀察；有時當作鄉村的驢子一位嚴厲的父親用手指着女兒「農業，問道：『你心裏懷着什麼用意？』」

阻礙三——祇要樂員提皮兒爵士活着一天，設欲再組織混合保守黨，就不能不請他參加，但又不能同他合作。起初，狄士雷里頗感痛苦，因為同那人坐在一根長凳上，而那人他曾極力攻擊過，中間祇隔着一位格萊斯敦。樂員提爵士自戰敗後，在狄士雷里的目中，已是位可憐的人物，所以一說到他就是發顫。如果格萊斯敦缺席，就等於使這兩仇人並肩而坐，狄士雷里便去請一位朋友坐在中間，以免使樂員提爵士有一種懊惱的接近。但皮兒看着他，並未生氣，祇是嚴格的觀察他。皮兒死後政策之成功，安慰了他的驕傲。他的面孔又安靜了，幾乎是快樂般。有一晚，狄士雷里說畢一篇好演說之後，便坐下來，格萊斯敦正隣靠着皮兒，聽見他悄悄表

示贊美。

那晚上開會一直開到早晨五點鐘。狄士雷里回家時，察覺房間如往常般的全閃着光，上床，睡的很好，起來很遲，太太勸他一同出外趕車。當他們經過嫩徑公園時，兩個騎馬的陌生人擋着他的車。

『狄士雷里先生，』他們說：『你一定願意聽見樂貝提皮兒爵士從馬上跌下來，很危險，抬到家裏。』

『危險嗎？』狄士雷里說：『我希望不至於危險。他萬一死了，真是國家的大不幸。』這兩位生人似乎驚駭般的走開了。

這消息是真的。皮兒早晨出去騎馬，開了通宵的會，已經感到疲倦，馬又不馴服，所以摔了下來，他大感痛苦，醫生都不能仔細驗視傷處；皮兒夫人太受震駭，醫生不許她走進病房，怕那副滿面愁容，會使病人變成真正拘攣的狀態。一大堆人焦心的圍着房子，等候消息。

下午，倫敦得銳家人在泰姆士河畔的長滿玫瑰的村裏，舉行大鄉宴。倫敦得銳夫人手持

沉重的金茶壺，爲來賓倒茶。主人親熱而焦愁的同狄士雷里握手之後便不見了。等他很晚回來，喃喃道：『沒有希望了……』他曾打馬加鞭的趕到皮兒家去，那時他的琴師正奏着音樂，他的賓客正在吃冰。

次日，格萊斯敦在卡爾敦說：『皮兒與任何人都無怨怒的死了，甚至同狄士雷里。』拉琪兒（3）在那晚正演法文的巴佳熱（4）全倫敦人士齊集那裏。想起來真有些奇怪，樂員提爵士此後不再坐在議員的長凳上。巴爾佛對狄士雷里說，『誰也不能在生前做完工作的，但是他做完了的，他再沒有可做的事情。』唉？巴爾佛慢慢能說些很中肯的話了。

狄士雷里真後悔，失去了這位隣人。皮兒一去，似乎更易使皮兒黨徒集齊於保護貿易黨之下。但是皮兒黨徒是拗強的。他們以爲要虔信皮兒，就不當這樣快去與敵人攜手，並且也不願在狄士雷里下面做事，他們自身對狄君也是老仇敵。當他們聽得狄士雷里預備把下議院領袖權交給一位富於經驗的皮兒黨徒，他們真驚奇不已。這種放棄使他們訝異，以至於不信——那不是他們所想像的那個人的行爲。不久他們就有機會試驗這是否出自誠心。約翰

羅色爵士因討論激烈黨的提議，祇獲少數人的贊同，所以自呈辭職。女王召司坦尼爵士進宮，她看見他來了，也帶些憂懼。皇室都贊成自由貿易主義。司坦尼娓娓的對女王直述他的黨不易招致人才，並且幾乎沒有方法能組閣。他與狄士雷里商議，不需皮兒黨徒的幫助，在下議院裏能否找得半打上下的智慧的保守黨員？司坦尼並不作如此想。狄士雷里說如果犧牲自己，這黨便可得到格萊斯敦及其朋友的協助，以領袖的資格而言，狄士雷里已預備犧牲，於是提議幾個人，比如說一位某某亨利先生。司坦尼聳聳肩，但未作什麼反對之詞。那是他的習慣。

次日大約正午時，司坦尼在狄士雷里的格羅文耐門的家宣布了消息。他被引上第一層樓，走進會議室。他面色欣然，眼睛露出快樂，嘲笑的把眉毛上聳，這是他的習慣，正如他說『唉，我們開始了。』的時候一樣。於是他轉成嚴重的樣子說：『我已答應女王試去組閣。』她問過他打算把下議院首領一席委託何人，他曾講起狄士雷里。因之，她插入說道：『我不贊成狄士雷里先生。我不贊成他對樂員提皮兒爵士的行爲。現在樂員提爵士雖然死了，我仍然不贊成他。』

『女王』司坦尼說：『狄士雷里先生不得不謀個地位，一般找地位的人，對於已經有地位的人，總是說些做些不必要的事。』

『那是真的』女王曾說：『我唯一的希望是他得到這個高位後，將沉靜些，因為你的保證，我便任用狄士雷里。』

司坦尼爵士對狄士雷里說：『現在，我要寫信給格萊斯敦請他來。黃昏時，請你來我處，以便知道結果，并商量一切。』

同格萊斯敦的晤談，真是一個完全的阻礙。皮兒黨在入閣之前，堅持正式否認保護黨貿易政策，那是一種尊榮的懲罰。此舉即驕傲的司坦尼都不能承受；但他不顧一切，仍心平氣和，第二天在家裏召集一個會議。到會的有上議院中的朋友和狄士雷里所指定的下議員。但狄士雷里在上司優美客廳中召集的這個可憐會議裏，發覺失了信心了。他曾贊美的這位亨利先生，坐在一把椅上，雙手靠着一根粗大的杖上，黑眉錯亂，兩眼毫無一點思想的神彩，似乎是管獄人正等着因殘酷而受的嚴叱。其餘在座諸人也不相上下；他們剛一發言，司坦尼爵士同

狄士雷里互相斜視，他立刻明白了上司心中的意思，這位聰明而吹毛求疵的人不能久受這種情景。他要將全命運送給鬼魔。狄士雷里已經開始佈置大計劃，幻想一個長久的內閣和如意的選舉。如今冒險還未開始，便已成過去了！假如狄士雷里當了領袖，他將如何耐心試去慢慢規範他的同事們！但他並不是領袖，不得服從這位貴族的反覆無常的行爲；這貴族的反抗力已經鬆懈了，目的幾乎到了他手裏，但又退却了，也許根本就再摸不着了。

司坦尼爵士向狄士雷里做個符號叫他起來，引他到房間的另一端去。

『這決不行的，』他說。

『我沒有希望，但別着急。』

司坦尼回到桌邊，說他不應胡鬧，尤其因下議院缺乏相當的人。有一位開票員，名比兒什福德，一躍而起，向司坦尼擔保，說有幾位有價值的人在卡爾敦正候着被召。

『誰在卡爾敦？』司坦尼不耐煩的問。

『底慈，』比兒什福德說。

「呸」司坦尼嚷着。『這些名字我不能在女王面前提出。唉，上議員們和紳士們，我感謝諸位今天光臨此地，不過事情已經完了。』

他們都散了，心中異常混擾。亨利仍等着，沉嘿猙獰。比兒什福德的態度正如剛在賭場中輸了全部財產的人，繼續宣布底慈是第一等人才。

司坦尼爵士向上議院解釋了相關的緣因，又將本黨人才譬如和皮兒黨裏人才濟濟，作一比較表。當司坦尼爵士的助手，並不常是容易的。

(1) 浮士德 Faust 是十六世紀德國學者，後成歐洲文學詩歌傳說裏的中心人物。德國大詩人歌德著浮士德，述浮士德爲求智與尋樂的慾念所動，便把自己賣給墨費斯陀佛里士；但最後才決定祇有生命去作有益人類的活動才能使靈魂滿足，因之得救。

(2) 墨費斯陀佛里士 Mephistopheles 在德國傳說中，祇是浮士德隨身的侍者。按浮士德博士古史的記載，說他被博士用駭人的誘告召來，時常誤認爲撒旦，但他本是一個次等惡鬼。

(3) 拉琪兒 Rachel (1821—58) 法國女演員，一八四一、一八四二年在倫敦大出風頭，名滿全歐，被認爲最

劇的天才演員。

(4) 巴佳熱 Bajazet 這是拉辛 Racine 有名的悲劇。

九 格萊斯敦君的殘忍的職務

同在拉格拜足球比賽時一樣，有位健勁的右翼雖然受了挫折，但仍機靈，即使敵方的衝鋒並未打算進攻，這右翼也得把球屢次傳遞別人，以便鬆緩衝鋒的前進；所以狄士雷里利用司坦尼疏忽的政權而取得勢力。司坦尼的主要工作是「黨的教育」；他不得不使這黨脫離保護貿易黨從階級感情轉為國家感情，並指導這黨注意民衆的幸福和帝國的鞏固。他膽大提出一種建議來代替保護貿易主義，這新建議是依照國會的專制改革：就是許可殖民地參加國家行政，同各域的民衆一樣的投票，這一來，政體上起了些變化，使「城市」對「鄉間」「工業」對「農業」不再有荒謬的仇視。『這是浪漫的幻想，』這貴族這樣想，但又回到娛樂上去

足球又遞到司坦尼的面前了；女王召他到文色去。因為幾月前父親去世，所以他當了德拜爵士。他又到格羅文耐門，又到會議廳。這次對狄士雷里說：『你將當財政部長。』

『我對財政簡直是外行，』狄士雷里說。

『你同坎林所知道的是一樣……他們會把數目交給你的。』

第二天，內閣組成了。人材太缺乏，以至祇有三個閣員會當過部長的。女王以為這次內閣僅由德拜爵士組成。有人問他的近狀，他答道：『我很好，我的小孩們也很好。』威林登公爵聽着新閣員們的名字，因為年高耳聾，對這些人名很覺新奇，總打岔口述人，問着『誰？誰？』新聞記者抓了這句話，於是新內閣變成了『誰？誰？』內閣了。至於狄士雷里被選為財政長，那簡直是笑話。

但那於他又何妨？他像一位初次赴跳舞會的少女。老名人林德赫司脫回憶這少年從前敘述自己慾望時的言論，當時雖夠幼稚，但如今成爲事實了。莎拉在鄉間閒居，發覺縣中許多人來請她幫忙。郵差用膽怯發抖的聲音對狄士雷里夫人要求調到城裏。胡塗去領部長的袍

子：一件繡金絲的黑絲袍，直接由畢提傳下來的。

「你會覺得它很重的，」接見他的法官這樣說。

「呵，我覺得它異常的輕，」他答着。

★ ★ ★ ★ ★

開始的情形並不壞。下議院長的責任，是每晚呈報告書給女王，女王讀着這些報告書頗感興趣：「狄士雷里（胡塗）所寫的報告很特別，與他所著的書裏的筆調頗相似。」德拜對於他的新閣員亦頗自得。議院正等着開選舉會，但等選舉會開了後，結果不佳，這不快活的「部長」對自己的位置頗感興味，但深知不能久嚙。格萊斯敦尤其監視他。

雖然兩人都不願弄到這種情形，但政界的生活漸漸變成兩人對抗的情勢了。外面觀去，他們都是好友。他們的太太互相拜訪應酬。有時，開過激烈的會後，格萊斯敦會走進來對瑪麗安說一聲晚安。論理，兩人都是保守黨。格萊斯敦因為愛那些不可解答的毫釐之差，說他願附從保守黨的自由派而不願附從自由黨的保守派。但他們的性情衝突，彼此事業的路徑交叉

着。如果沒有狄士雷里，承嗣皮兒的自然就是格萊斯敦，這是皮兒本人的意思：『格萊斯敦將爲保守黨的首相。』在未去世的前些日子，他說。等到有人問他『那麼狄士雷里又如何呢？』他答應，『我們將選他當印度總督。』

他們兩人互相批評甚嚴。格萊斯敦看來，狄士雷里祇是個沒宗沒教沒政治信仰的人。狄士雷里看來，格萊斯敦是個有假信仰的人，專用手段。格萊斯敦終生度着模範聖經學校的生活。在狩頓，他早晚禱告。在牛津，一般青年在一八四〇年渴酒的量也減少了，因爲一八三〇年格萊斯敦昇躍起來了。在國會裏他是個黽勉的後輩，並且是皮兒親信的弟子。狄士雷里不管在學校方面，政治方面，都度着流氓的生活。他先清楚放債人的客廳，後知道部長與僧正的客廳。狄士雷里的敵人說他爲人不誠實。格萊斯敦的敵人說如果依『誠實』兩字最壞的解釋，他是誠實的。狄士雷里的仇人說他不是基督教徒；格萊斯敦的仇人說他很可當個好基督教徒，但他確是個可恨的異教徒。狄士雷里從莫利哀（1）與福爾泰兒（2）那裏學到知識；格萊斯敦以爲偽君子是三等的喜劇。當諷刺的狄士雷里替年老嚴厲的布萊提先生穿大衣時，便悄悄的

說：『究竟布萊提先生，我倆都知道什麼把你和我領到這兒來的野心。』格萊斯敦無意間使自已自信『唉，我不以為因被野心所支配而能去苛責自己。』據說格萊斯敦能於許多事上說服他人，而不能屈服自己。狄士雷里能勸告別人，但不能管約自己。格萊斯敦喜歡選出一個抽象的道理，從那個道理上推出他自己的嗜好。他有種傾向，以為他的願望便是「萬能者」的意旨。他受人責備，不僅因為他時常把紙牌的最大的一張放在袖裏，而是因為他說是上帝把那張紙牌放在那裏的。狄士雷里最怕抽象的主義。他喜歡某種道理，因為能引起他的想像。他任這些道理去受行爲的指揮。當狄士雷里改變意見時（如保護貿易主義的情形），他承認這個變改，預備顯出是在改變中；格萊斯敦緊抱着一根艸，一心思想那是水中救命的木板。狄士雷里確知格萊斯敦不是聖人，但格萊斯敦很相信狄士雷里是「鬼魔」。

並且兩人互相誤解。格萊斯敦認為狄士雷里一切藐視的信念都是挑戰的動機；狄士雷里將格萊斯敦在一切善的信仰中用來自欺的語句貶為僞君子的。狄士雷里本是空論家，自誇是投機家；格萊斯敦本是投機家，自誇是空論家。狄士雷里假裝輕視理智，但極其理智；格萊

斯敦自信是有理智的人，但他的行為祇受情感的衝動。格萊斯敦雖擁有鉅金，對日常用途極其打算；狄士雷里雖週身負債，但用錢毫無計算。兩人都愛讀但丁，⁽³⁾但狄士雷里偏愛「地獄」章，格萊斯敦則愛「天堂」章。人們以狄士雷里為輕率，但他在社會中，是緘默寡言；人們以格萊斯敦為莊嚴，但私人與他相處，乃如此可愛；所以如果你仍要去恨他，你就得不要去遇見他。格萊斯敦祇對兩件事感着興趣：宗教和財政；狄士雷里對於千萬事都感興趣，宗教與財政自然也在內。兩人彼此都不信彼此的宗教信仰，在這一點上兩人又全錯了。最後，如果狄士雷里知道格萊斯敦夫婦有時遇着特別快活的事，會立在火爐前互相擁抱，一面搖擺，一面唱道：

「一個鄙俗的丈夫和一個粗戾的妻子，

我們將彈琴，吝嗇，走盡這艱難的人世！」

一八五二年十二月在一個陰晦的冬天，這兩個勁敵繼續起立討論常年預算案，似乎兩個超人的東西正對抗着。格萊斯敦面部輪廓清楚，碧玉似的眼睛，一簇黑髮很有力的往後披，看來像是「海神」。狄士雷里有發光的鬚髮，略略彎曲的身段，長輕的手，頗似「火神」。一開

口發言，顯而易見，狄士雷里才氣過人，但格萊斯敦用一種高超道德的音調使全議院更覺快意。

從來的預算案未有如狄士雷里的預算案受過如此攻擊的。整整一禮拜，一夜又一夜，這個預算案被人嘲諷，譏笑，輕視。所有的經濟家都能解釋這個預算表的荒謬和愚笨。人人都諷刺的指出這預算表之棄了保護貿易主義。

他坐着動也不動，兩臂兩腿交叉着，眼睛半閉，蒼白的臉上籠罩着無情的神色，也許在回想他曾批評皮兒的那些諷語？「我們現在不大聽說這些鄉間紳士們了。」現在別人又要對他說：「我們不大再聽說這位有名的保護貿易者。」他似乎沒有聽見，沒有感到，但最後發言了。他的諷刺受過壓抑，一旦爆發，這才表示他是受了傷。他極力鎮靜，穩着聲音，但常迸出一點話，其中似乎含着大憤恨。他開場的話是——「我並非生來就是財政長；我是國會中烏合之衆的一員罷了」——這話有盧梭（4）般奇異的回音，由保守黨首領說出，殊出乎意外。他長篇演說中一直掀起暴風雨。電光的急閃，雷的震撼，替這鬼魔似的演員佈下一個適合的背景。

這演員的敵人都相信正凝視着他的。等格萊斯敦立起時，才算是解危。暴風雨息止了。莊嚴，教訓的語句很舒服的撼盪着良心，溫柔的音調使人感到安歇。

英國預算表的精細的詩藝，也許對於如狄士雷里這樣一位不幸者是最深奧的藝術。因為他自幼就未受過威斯特敏德寺的藝術女神的養育。其神秘而無情的定律是在糖上多花一辨士，便能立刻引起極大的響音（於是從前所有的捐助人都咬牙切齒，憐憫的望着樂隊的導師）；同時，在啤酒上多花一辨士，也許會在他們耳裏生出最動人的和音。啤酒稅和海軍節省費困難的互相衝突，但一位天生成的財政部長看來，這却是自然嚴正而和諧的情形了。格萊斯敦對於這項嚴肅高超的藝術自然是內行，不感困難，便能一一指摘學徒所犯的過錯。

狄士雷里傾聽，兩臂仍然叉着，眼睛無精打彩，他頻頻看鐘。德拜在廂樓裏正等候他內閣的命運所維繫的投票。他仔細聽了格萊斯敦幾分鐘，於是讓頭垂在手臂上，僅僅說聲『無聊！』早晨四時，這內閣四三〇五票對二八六票而被推翻。權力的滋味為時很暫。無法去形容

狄士雷里告別時的神態。他未表示悲傷，祇向議院求恕，因他的言詞非常熱忱。約翰爵士贊賞他奮鬥的勇氣。於是這齣戲便閉幕了。那晚，格萊斯敦在日記裏寫下上帝知道如何後悔會被選，去傾覆狄士雷里。按良心講，這人有絕大的天才。『我祇祈禱他能好好應用他的才能。』自由內閣因此組成了。格萊斯敦打破舊例，同他的一部份皮兒朋友共事。這內閣如此出色，所以欲與『誰誰？』內閣表示區別，便取名為『天才』內閣。

(1) 莫利哀 Molière (1622—73) 法國戲劇家。

(2) 福爾蒂兒 Voltaire (1694—1778) 法國著作家。

(3) 但丁 Dante (1265—1321) 意大利代表詩人，著神曲，分『地獄』『淨土』『天堂』三部。

(4) 盧梭 Rousseau (1712—78) 法國思想家。

十 影

五十……五十一……五十五……年歲正漫蝕着那張面孔。兩條皺紋從鼻孔邊斜下，直

到嘴角。眼睛下的皮色越來越黑；下唇沉沉的垂着；他一天天的衰老下去。這位移植異鄉的白杜安（i）他不像有美麗皮膚的英人那樣耐久。年輕的女人，不知道他青春時，穿着綉花背心，帶着金鍊子，曲曲的頭髮，都以為他本來就是難看的。但瑪麗安可不這樣想。「狄士雷里先生今晚在議院裏說話，真口若懸河。他剛才看來是多麼漂亮！」有人對她這樣講。

「啊，對嗎？」她說：「你以為他是漂亮麼？人們以為他難看，但這便錯了；他很好看。在他睡覺時，我願有人來看他。」

這人比從前更沉默了，在倫敦城裏，沒有三個人會看過他微笑。他養精蓄銳去作高貴的工作，但能永遠勝利嗎？他開始懷疑了。他在國會裏的演說不止一百次，人人都說這是自有國會來未聽過的最好演詞。他猛烈攻擊敵黨，在十次以上，而結果，不是「領袖」因遇着最後的阻礙而告退，便是剛組閣幾月就崩頹。此後克淚米亞戰爭發生，黨爭因之停歇，這使巴爾墨斯敦爵士得益不少。皮兒黨人離去後所留的傷痕永未復原，所以這黨仍然無能。

德拜爵士現在是一個好友了；有人問他這老問題——「爲什麼沒人信任狄士雷里先

生？」——他會答道：『我是信任他的。』但德拜患痛風症，不願有人對他談國家大事。狄士雷里去訪他討論選舉改革問題，他却對客人唸一首英譯的法詩——彌勒怪瓦所著落葉：

『可愛的樹林，再見，你慘淡的顏色

預告了等待我的那個命運……』

德拜爵士仍還喜歡那些詩句。親愛的狄曾當過詩人，又以為如何呢？親愛的狄嘆息了，對一切事物裝出不在乎的樣子。他動人而整潔的忍耐神氣使這年老的貴人發生趣味。這內關於他有何關係？沒有東西能阻止他當德拜爵士第十四——第一個是莎士比亞，第十二個是錦標的創辦者。當德拜的兒子司坦尼辭職走進來時，『喂，司坦尼，』他招呼着，『什麼好風把你吹到這兒來的？胡塗把喉嚨割斷了嗎？或者是你將去結婚嗎？』但如有人提議在下院中黜胡塗，以司坦尼代之，德拜會板起面孔。船長並不比副官不忠心。

全體敵黨以為保守黨受着如此不斷的陰霾命運，船長和副官當負其責。一部份水手反叛起來，給他們取名為『那個猶太人和馬販。』狄士雷里因工作過度而過於疲倦。他知道他

曾努力過，曾光明磊落的幹過，曾爲一黨而犧牲過。野心嗎？自然他曾經是有野心的，他還相信僅因爲名，人類才能被激動去做轟轟烈烈的事情。他輕傲嗎？這是無疑的——但在那種輕傲主義之下還藏着怎樣一個浪漫的情感呵！並且，他許多次都把野心和輕傲屈服於忠實之下。即使對格萊斯敦，他也曾寫了一封高貴的信，提議彼此講和，這自然很危險，因爲這一來，很可能使他唯一的勁敵加入了黨的本身。不過格萊斯敦的回信冷淡，聲明不再當保守黨員，自有道德上的理由。不久，人們自然眼着格萊斯敦要當自由黨的首相，視他爲聖者，視狄士雷里爲怪物。胡塗相信自己頗不受民衆歡迎，其實并不如此不受歡迎。他童年時就受創傷，現在仍然多感。他致書於多樂什尼維夫人：『呵，親愛的多樂什，他們不是憎恨我的政策！而是厭惡我本人！』

昔日的知交都逝世了。布萊新登女士於一八五一年死於巴黎。她同多色把錢都花盡了，不能不離開倫敦；但臨死前，尙能寄幾句道喜的信給這位新領袖，這新領袖是她昔日的寵者，後來成了偉人。多色不久也就去世了，兩人在曼底絲附近的閑孤息地方，並排靜躺着，上邊祇

是一個花崗石的尖塔。施買特也去了，那傲慢可愛的施買特，他曾作過康林士拜的模特兒，會發起『少年英國』，死時悽慘。他曾寄些詩給胡塗：

『什麼是生命？小小的奮鬥，勝利也是枉然，

征服者得不着勝利，也得不到什麼利益。』

胡塗時常唸着這兩行詩：『什麼是生命……』

威林頓公爵最後也死了，那位似乎不會死的鐵意志的人，到聖蒲兒教堂的路上，排滿了軍隊，兩千喉嚨唱着漢特（2）的音樂，唱歌者翻動樂譜時，似乎是一陣風。狄士雷里講演。他從蒂爾（3）那裏抄錄些東西，被查覺了，使一般人士大受震驚。年老的林德赫司脫這時還活着，八十八歲，失明，但未失去昔日的機警，因為不能再讀書，所以祇得把愛讀的詩和祈禱書記在心頭。他的孫女年僅八歲，督促他背誦功課。巴爾佛也大變了，變成一個保守黨，是的，他也變了，但他不是位可靠的同志。他終生怕那瘋痴的弱聖納，因為她總是一味憎惡的追求他，這種忿怒使巴爾佛成了一個億疲的人。他唯一的夢想——就是一個銜頭，上議院，一筆產業，安靜。

克羅林諾爾頓仍然美麗；她額上髮髮發出動人的深的光澤，不過稍微清癯罷了。西摩夫人曾經是「美」的皇后，如今兒子都有三十歲了，不得不請隣人吃飯。最大的損失要算那忠誠的莎拉了，她一八五九年去世。去了，那家庭的爐畔，躲避的地方，熱愛的中心。現在祇有瑪麗安，她又當太太，又當母親，又當姐姐；她對這些很能盡職，總能了解胡塗的，決不去麻煩他。她視他爲亘古未有的天才，把他記載事體的最小紙屑都珍藏起來。有時，即使在公共場所，她握着他的手，謙卑的去接吻。她仍說些應受責譴的話。比如在文色，她向同系的公主說：「可是，親愛的，你也許不知有了一個親熱的丈夫，是如何滋味啊！」一天，那冷靜膽大的約翰購買特索性問狄士雷里，他太太的話是否使他稍感厭煩。

「啊，並不，我決不感厭煩」——「那麼，胡塗，你一定是個具有特性的人。」——「並不是。我祇有一種別的男人大半未具的性質，感謝上帝。」他又對別人說：「當人們輕視我時，我的太太相信我。」每到結婚週年，他贈她一首短詩。

一個奇異的脚色加入了他們的生命中。許久以前，狄士雷里從一個不知名的信仰者，圖

格地方的布萊棋維廉司夫人那裏接到許多信。這位夫人自稱也有猶太血統且信耶教。『你們中間有知道圖格的一位瘋老婦人麼？……』他慣於探問朋友們。但是一天，布萊棋維廉司夫人請他當她死後的遺囑執行者，並且承受一大份遺產。他同瑪麗安動身去看她，看見一位七十五歲的老婦，龐大，諷刺，很有趣。他們夫妻倆同這位老女士突然發生了友誼。從哈痕屯地方送些紫羅蘭到圖格地方；從圖格地方送些玫瑰到哈痕屯地方。每天寫給布萊棋維廉司夫人的信代替了寄給莎拉的信。『我今年所感的快樂，是你送給瑪麗安的那些玫瑰。那些花朵在我房內在我桌上過了一個禮拜以上的時候。我想我從未看過形狀如此美麗，顏色如此瑩澈，香氣如此濃膩的玫瑰——如果沒有如此的香味，即使最罕有最美麗的花不能怎樣迷醉我。我真以為你送來的玫瑰定從客悉迷兒擷來的。』你從何處得到這龍蝦的，送來時正趕上我今晨的早點？從安費湍堤崖洞得到的麼？那太鮮了；嚐來祇覺得海洋裏的甜蜜而不是鹽味，簡直同你的如畫般的乾酪一樣的脂滑！』

還有別的女性使這麼一個太粗戾的生活加上一層溫柔。還有倫敦得銳女士和多樂什

尼維女士。『親愛的多樂什，你送來的楊莓之新鮮，正如你爲人的可愛一樣。並且送來時也正巧，是我無精神，狂熱的時候。』他還記得在跳舞會中初次注視她的情景。『請問，』他曾經說，『那年輕的女士是誰？她看來似乎是來自喬治第二時代的一幅畫裏。』當時那些女人們多麼多豐姿多麼聰明，如今，一八六〇年，一個年輕的女人除了被認爲茶花女（4）而外，似乎再無其他大志了。她出門時裙子穿到膝蓋，露出美麗的腿，遇男人就用「湯姆」或「約翰」或「底克」打招呼，同青年們討論懷德家中新近散出的招謠的閒談。

君王也正在更換。國王路易士費利普綽號「善者」曾在圖勒雷宮常贈狄士雷里以切得精細的火腿片，被人看見坐在床上流淚，住在一間流浪者的寢室裏。但是正與這事相反的是，就在那個圖勒雷宮，狄士雷里被一位皇帝迎進，這皇帝曾帶他到泰姆士河划過船。瑪麗安坐在拿破崙第三的右邊，回憶他如何使他們擱淺，如何時常擔任他不知怎樣做的事。皇帝大笑了，皇后說道：『正跟他一樣的！』胡塗的天方夜譚般的味口因第二皇朝的巴黎而得到滿足：『在皇后鵝一般的頸的周圍戴上一條碧玉和金鋼鑽項鍊，這種寶石祇能在阿拉丁（5）

的洞裏尋得；雖然珍珠也夠大了，但在她看來並不太大。」他對法蘭西的愛慕不減昔日；時常派密諜為皇帝上些條陳；這些條陳好雖然好，但可惜時時被置若罔聞。

即使那年幼的女王，胡塗同老友林德赫斯脫曾經去拜見過的女王，如今成為一位莊嚴有權的執政者。她開始（以前並不如此）看慣了狄士雷里，待遇他們夫婦倆也很仁慈。阿爾伯太子去年才死的。

有一件事使狄士雷里對生命還不至完全無趣，就是他愛慕少年人。他的政策裏有種飛奔的精神使少年們看魔。一位年輕而熱烈的秘書孟它若可利自願跟從他，表示熱忱的景仰。德拜之子司坦尼是他的學生——這學生太憤心，但頗知感恩。「但是你們德拜父子都沒有想像力，」狄士雷里對他說。有一天希臘人正尋求一個國王，特請司坦尼昇坐寶座。但司坦尼並非拜輪，因此謝却。（6）啊，但願希臘王座能獻給胡塗。

一八五三年他赴牛津去領博士學位，一個榮耀的舉動。他到那裏時，心裏未嘗沒有戒懼，因他知未畢業的學生常受譏諷，有時即使有名的貴族也遭了粗暴的待遇。但自從威林頓公

爵之後，就沒有人親見過這種熱烈之舉了。他面色蒼白，態度鎮靜，走向大學校的監督，同時半圓的會場震動着嗚采聲。監督問：『上帝，這是動人的諭旨？』未畢業學生嚷道：『大的諭旨！驚人的諭旨！』他不屈不撓的臉上現出一綫刺激的痕跡，戴上單眼鏡，細看女賓席，發見瑪麗安也在那裏，他從手指上拋去一個幾乎看不見的親吻。

★ * * * *

六十……六十一……緩緩的短促的流年繼續逝去。帶着人工節奏的議會時期伴着四季更神聖的節奏進展着。狄士雷里更老了。無疑的，他現在決不會當首相了。一次或兩次，他將在德拜下面服務，於是司坦尼上台的時期到了：這些大世家有它們的特權。那真可憐，他這樣愛權力。但是精神不要太寄託在幻想上：一個人的實情並不怎樣壞，應隨時記起自己的卑微——『天下事對勇者毫無困難，』當時他常這樣講。這是一個小孩的格言。任何事都是困難的。所以他新近另選了一個格言：『決不講解，決不抱怨。』不說廢話。

布萊棋維廉司夫人死了，遺給她的老友們大約三萬鎊，這筆款子償還了一部分債務，餘

款並不麻煩：這得多謝盎祖孟。它苦，他爲人謙虛慷慨，是約克郡的大地主，因欽羨狄士雷里便把所有的債券收買（大約五萬七千鎊），定成百分之三的利息。這位老夫人願葬在哈痕屯的塋地，她便長睡在那裏，離村教堂很近。或許不久狄士雷里也會在那裏與她作伴；他身體本已不強，一生真算辛苦備嘗。花園漸變成了迷人的地方。瑪麗安在那兒做了一些奇蹟。在祭壇上，在富羅綸的白罽裏，輪流擺着粉紅的葵花與非洲的藍百合。這所住宅恢復了史秋瓦朝代時的原狀。在有高壇的花園中，女神石像凝守着路徑的兩端，一個人能在那裏描繪騎士們伴着愛人漫遊的圖畫。除了時或朋友來拜望外，那裏全是孤寂無聊。每逢禮拜天，這平靜的空氣被教堂的鐘聲擾動。

狄士雷里坐在哈痕屯的禮拜堂座位裏做夢，在做禮拜時，牧師克那不君長憚的斜視這位總有天會有指派牧師的威權的大人物。詩篇第一百零二：

「請聽我的祈禱，呵主，讓我的呼聲達到你面前……因爲我的生命如烟霧般的天天消滅下去，我的骨頭如爐被火燒着……我像荒野中的一隻鴉鵂，像沙漠中的一隻鴉鵂。」

守望着，像屋頂上一隻孤單的麻鵲。我的敵人整日責叱我，對我瘋狂的人發誓反抗我。我的生命正似一個烟消的影子；我如艸一般的枯萎。但是你呵，我主，將永不滅，萬世都紀念着你。』

他步行歸家，隨着瑪麗安的小馬車旁邊。瑪麗安一面趕着小馬，一面表示自己的手技，就興奮起來了。她談話——但她怎能談話，瑪麗安！在小小的湖裏她剛放進一隻美麗的鵝。胡塗給兩隻鵝取名為西洛（7）與麗安特（8）——為什麼叫這些名字，她也不能確實了解。她想改變那所花園，所以即使住在古柏上的鴿，也被攪擾了；但胡塗說過鴿是迷勒佛（9）的鳥，所以用宗教般的心去保護它們。黃昏時，它們有時飛到窗邊，用彎彎的嘴喙在玻璃上輕拍，它們圓大的眼睛在黑暗中發光。

（1）白杜安 Baconin 這是亞拉伯人後裔的稱呼。

（2）漢特 Handel (1685—1759) 德國音樂家。

（3）蒂爾 Thiers (1797—1877) 法國政治家兼歷史家。

(4) 茶花女 *La Dame aux Camélias* 這是小仲馬 *Dumas fils* (1824—95) 廿四歲時所作小說，主角爲一妓女，熱情異常。

(5) 阿拉丁 *Aladin* 據說，他是位窮賣場的兒子，遇着一位非洲衛士，得了一盞神燈，應要把握一瞬，便現出一個鬼，阿拉丁要什麼就有什麼。

(6) 詩人華特會爲希臘獨立運動而親赴戰場。

(7) 西洛 *Hero* 希臘傳說中，這是 *Sestos* 地方的 *Aphrodite* 的女僮。

(8) 羅安特 *Leandros* 希臘傳說中，他是西洛的情人，每會她時，他在黃昏時遊過 *Hellespont* 海峽。

(9) 漆勒佛 *Minerva* 是古神話中的女神——智慧之神，與一切技藝的施恩者。

十一 油滑竿柱的頂端

一八五九年五味酒雜誌刊了一幅諷刺畫，一隻睡獅，布萊提，狄士雷里，羅色各執火血的鐵竿去錐它，使這獸醒來。在每根竿上寫着「改革」字樣。這個暗示自然明瞭。自一八三二年，一

部分改革後，使選舉者大得解放，於是各黨都用新方法來引起「英國獅子」的注意。但這吃飽了喝足了的獅子繼續鼾睡，而國會裏的地獄裏滿了改革的小產鬼影。據云：王黨政府將提議「以十鎊以上的代價來租每個選舉者的票，而民黨疾呼這是恥辱，宣稱八鎊的代價對於「人權」已是正當的數目。現在，民黨政府將提議七鎊，德拜借着他的預言者狄士雷里的呼聲，說這不異乎使英國受一切煽惑人心政策的危險。根本問題是要知道兩黨中那一黨將受一般新投票者的歡迎。但是格萊斯敦痛恨那般人總討論選舉上的統計，並且測量民衆的實力正如測量侵略者一樣。他說：『這些言論的對象，是我們的同胞，我們的基督徒兄弟，我們自己的血與肉。』於是一位王黨反問道爲什麼一說到我們的血肉就忽然停止在七鎊租金的話上。在民黨中甚至有幾人覺得這篇多情的冗辭不合他們的口味；他們脫離了黨籍，布萊提給他們一個銜頭叫阿大蘭黨人，因爲當大衛國王『逃往阿大蘭洞時，凡是愁苦、負債、不滿意的人齊集他身畔。』於是狄士雷里受着阿大蘭黨人之助，推翻了愁眉不展的約翰爵士，和熱烈的格萊斯敦，而德拜爵士曾吻過女王的手，同狄士雷里共握內閣權了。他們再與一小部分的人

士共掌政權，這政權都因一個偶然黨羽的選舉而成的；這次內閣似乎又不能長命。

★ ☆ ★ ☆

德拜接事不久，「英國獅子」忽然的不可思議的發怒的醒過來，衝破如懷德公園的鐵欄。整整三天，羣衆齊集，疾呼「改革」，鬧到調軍隊來以防萬一的地步。這位「後台秘書」大哭起來。瑪麗安從窗邊望見那些指導者，她窺出他們簡直是在尋娛樂，對他們表同情。女王召德拜到巴摩拉。她告他這個問題三十年來都在激動國人，當有一天完全解決的，最好是一個保守黨內閣來處置這問題。陡然狄士雷里看見將臨的一番壯麗的活動。

他深心處永遠贊成更負責的工人階級有參政權。在西比兒書中，他所宣傳的貴族與平民連結的主張，如今會實現；最大膽的步驟也許是最聰明的步驟。他向德拜說：「爲什麼不來個家庭選舉？一家一張票，不管多少租金，對時間與住區加以相當限制，那至少是個可實行的而且是保守的原則；申言之，可以說家主們未有不關心國家的盛衰的，而這些因十鎊或五鎊或六鎊而吸引來的放肆人們都是荒謬不能一致的。並且，這黨能使新投票者得到公民權，應

當有使他們集合的機會。最好的是自由黨失掉政綱中最得民心的一項。的確這是值得一試的冒險事。但是這黨能承受不？

這黨表現驚人的智慧。王黨無理由去依附一八三二年的選舉團，因為這團體是敵黨這成的，所以三十年來使王黨不能握政權。他們都高興把戰鬪牌上的「一點」放在民黨的最大的一張牌上，雖然有幾個提倡異議者，但大隊軍隊決定取戰爭的計劃。馬上，大勝的開始似乎就在眼前。許多受驚的自由黨覺得如果保守黨將實行自由黨政策，他們就不能不投票贊成。格萊斯敦眼看自己敗竄。他唯一的聰明態度是得勝的態度，但眼看「惡鬼」高搖着天使的旗幟，一句話也說不出了。他用想不到的猛力去襲擊這陰謀的對敵，但這對敵很小心，不動聲色。這更使格萊斯敦兇猛。狄士雷里說：「這位可敬的爵士立起來，用一種在這議院裏最特別的——我得說——聲音對我說話。我毫不在乎他表現的熱度，其實，他的舉止有時太興奮以至令人驚奇，簡直使人感謝，感謝這議院中坐在桌子對面的先生們幸而被一塊寬的木器隔開了。」

投票的結果，是內閣多獲二十一票，在一個令人仇恨的國會中，狄士雷里通過一個三年來民黨政府未曾通過的議案。那是國會裏的一個大成功。格萊斯敦很覺不安，日記中寫下：『那也許是從未有過的崩潰。』他深感懷喪。還有一位旁觀者寫着：『我遇見格萊斯敦在吃早餐，他似乎全被胡塗的鬼聰明所驚駭，』德拜高興了；他認為這是一種『蠢動』。但他一面擦擦手，接着又說：『你沒有看出我們已經把民黨盛在碟裏，預備果腹？』

開會了，保守黨贊成胡塗的行爲，喝采聲震耳不息。人人都想同他握手。離開威斯特敏德之後，許多人到卡爾敦，臨時舉行晚餐會。狄士雷里在歸家的途中，偶然到這俱樂部停留幾分鐘，又被不斷的呼聲所歡迎。人們求他一同吃晚餐，但他知道瑪麗安在家裏等候，知道她也預備了一頓晚餐，所以不願使她失望。次日她向一位友人驕傲的說：『昨晚胡塗一直回到家；我預備了一隻喜鵲，一瓶香檳酒。喜鵲他吃了一半，香檳全喝了，對我說：『吾愛，你不單是我的妻子，并且更是情人。』那時，她正是七十七歲。』

★

★

★

★

這次的成功，使狄士雷里在國會的地位大變動了。格萊斯敦之敗沒有皮兒之敗那樣動人，祇使人稍感趣味，同時有點驚人罷了。兩派政黨的領袖都是下議院中的大人物，前後相隔二十年，都曾努力同這位胡塗爭鬪過，如今兩位領袖全去了。這裏是一個時常談起『亞洲神祕』的人——他自己不是神祕的人嗎？他的目的如何？他的計劃如何？當他冷靜的傾聽格萊斯敦激流般的辱罵時，他的心思如何？一個新人物在民衆的想像中慢慢成了形——一個人頭獅身的怪物。五味酒雜誌刊了一幅漫畫：一個人頭獅身的大石像，被一羣裸體的奴隸正拖向「改革」的廟裏，格萊斯敦也是奴隸羣中之一，被德拜爵士鞭策着前進。畫名『凱旋中的狄士雷里』。

當時，無論誰，祇是一見他，都生一種威權與魔術的混淆印象。那張面孔誠然已有石頭一般的冷靜，在他與他周圍的凡人之間有極深的差別。『我馬上以為同桌坐着的是漢姆雷特（1）或麗兒（2）或流浪的猶太人』（3）一位同時代的人遇見他以後發出這種評語。又加上幾句：『人們所說的真對，「這人是個怎樣的演員！」——但是我最後的印象還是絕對的

誠摯和隨便。格爾大富視他爲一個外國人。但英國與他何干，或他與英國何干？那正是人們的錯處，也許他并不關心什麼民黨，激烈黨，王黨的；但這個更強的威匿士般的國家——這個帝國，太陽從未照過的地方——這幻境使他着迷了，不然，我就大錯了。英國是他想像中的伊士雷，在死之前，他將當帝國的首相——祇要有機會。」

而這個機會出乎一切預料，也就在目前。德拜的痛風症時發，難於盡職，後來覺得應當辦理告退的手續。狄士雷里勸他不必遽萌退志，發誓自己去做實際工作，他祇掛個領袖的虛名，而德拜回答說：他將呈女王辭職書，希望女王委狄士雷里爲繼任者，并向女王擔保本人自告退後，將用他名字所有的威信來協助狄士雷里。他又說：『我之能有這種關照，是因爲感謝你在長期中，無論困難與平安時，都誠摯的忠心的與我合作。』狄士雷里明知要是德拜真辭職，女王一定會召集他，而他反求這位首領不必告退，這才是他的更大的優點。這事女王曾親口說過的。在這位首領正式卸職之日，一個使者奉命請狄士雷里到阿絲達覲見女王。衛士相信自己的魔術了，因爲他看出這位使者格雷將軍就是那上校格雷，正巧狄士雷里在外康布侯

選場，初次爭選時，那位言語訥訥的對手，第一道賀的信來自德拜爵士：『你光明磊落的得着了到政治梯階最高級的路途，祝你長久保持你的地位！』

次日，狄士雷里在阿絲達受女王的召見。她似乎喜溢眉宇，伸出手說：『你一定要吻手的。』他一只膝跪下，全心全意的去吻那只肥胖的手。他深覺快樂。屋外日光正燦灼的照着。生命究竟是有意義的。他最先遇着的國會議員就是姐姆什克萊，此人少年時曾在馬而大打臺球，大勝狄士雷里。克萊說：『喂，狄士雷里，當你同我旅行時，誰又料到你會當首相呢？』

『誰，真的！但是在東方我們慣說：上帝是偉大的！——現在他比以前更偉大了。』

大體講來，他還受人歡迎。『一個勤奮，勇敢，耐心的勝利，』即使是仇人都這樣承認。當他初次以首相的資格走進下議院時，客廳裏擠滿了歡迎的人。那時約翰史秋瓦彌勒正在說話，也不得不暫停數分鐘。

一月後，瑪麗安以首相夫人的資格，在外交部大宴賓客；司坦尼爵士算不錯了，把當晚所需的房間借給她。天氣壞透了；倫敦城正受大風的掃盪。雖然如此，人人都來，全體保守黨，一些

自由黨，格萊斯敦的黨徒，還有許多朋友。胡塗榮耀之極，在屋裏伴護着威爾士的公主，胡塗夫人挽着太子的手臂，臉色蒼老，頗有病容。一月來，她長着毒瘤，自己雖然知道，但不願告訴丈夫。光榮與衰殘的混合情形使這夜的凱旋加上一層悲哀。同情的空氣包圍着這對掙扎多年的老夫妻。他們受人歡迎了。在倫敦的每個客室裏，首相「夫人」僅被稱為「瑪麗安」，狄士雷里自己未忘達到這種高貴地位以前所演的那些驚人的跳技。他對道喜的人們說：「是的，我已攀到油滑竿柱的頂端。」他的朋友費利普羅斯爵士向他說：「假如你的姐姐還活着，眼看你得勝，她一定多麼快樂！」

『可憐的莎』他說：『可憐的莎！是的，我們失掉了我們的一位聽演說的人。』

(1) 漢姆雷特 Hamlet 莎翁悲劇中主角。

(2) 藍兒 Iar 莎翁悲劇中主角。

(3) 「流淚的猶太人」The Wandering Jew 古傳說中，他被判決在世上流淚，直到耶穌基督第二次降生為止。

第三篇

一 女王

新內閣另選了一位新財長。關於這件事，首相上女王的呈文裏說道：『狄士雷里當向女王陳述華提項德君的面貌不凡，祇不過使人一見而生不快之感。他身材在六尺四吋以上，但因身體很寬，所以不覺得有如此高；他正如羅馬的聖比得教堂，無人能一望而知其高闊厚。但他却具有象的智敏與形體。』若以上書與君主而論，這種筆調自然太輕浮，但女王頗感興趣。狄士雷里一生得罪的男人不祇一個，但是女人總寬容他。他最怕抽象的理智，具有古時的禮儀，輕世主義裏藏着暗潮，故意說些花一般的話句，——總之，他有一切引誘女性的魔力。而她們却用一種感情來激動他向上，這感情并非肉體的愛，乃是一種又謙卑又高超的溫柔，一種柔順隱匿的慈愛精神。他喜歡她們的愚頑，坦白，使維維安格雷出版的是一位女性——阿斯敦夫人，使他得入社會的是兩位女性——席雷登姐妹（哥克夫人與倫敦得銳夫人）使他能入國會的是一位女性——瑪麗安。在回憶的路上的每個轉灣處，他總發見一張撫助

的面孔，俯視着他的厄運和煩惱。他用銳利的目光望着這凜凜的寡婦頭上戴着紗帽，在政治梯階的頂端等候他，所以他覺得十分安適。

女王自從親愛的丈夫死了之後，就度着孤寂而莊嚴的生活，發誓尊重阿爾伯的任何志願與習慣。她裹上哀悼的黑紗，從這宮遊行到那宮，從文色到阿絲蓬，從阿絲蓬到巴摩拉。百姓雖埋怨她太孤寂，但她自己却知道不大受民衆歡迎，因而痛苦。無人了解她，也無人曾了解過阿爾伯。阿爾伯因此也感過痛苦……無人了解，除了狄士雷里。這真是奇怪，因為她時常記起當皮兒爵士傾覆時，她和她的丈夫對狄士雷里如何不信任。當時阿爾伯曾宣稱這位狄士雷里的服裝毫無一點紳士的氣息。但後來在太子將死時，有時同「反對黨」領袖談話似乎也感着愉快。他查出狄士雷里受過高尚的培養，比任何政治家更清楚英國的歷史。他明白他對皇室的態度是可嘉的。

但尤其是阿爾伯一死，狄士雷里才更與皇室要好。沒有人給女王寫過這樣美麗的信；沒有人曾在下議院更漂亮的稱贊過太子。女王才相信他是真正了解太子的唯一的人。他因贊

太子阿爾伯的一封信而受獎勵：『女王不能不親自向狄士雷里先生深致謝意，因為他會有功於她所信仰的神，愛人與偉大的丈夫。她反復讀了這封信，眼淚不能自禁，但她碎了的心仍然得到安慰，因為如今有人真正了解那個純潔無疵並世無雙的人格。』

阿爾伯的幽靈也如此贊許的。使女王與首相不能分離的原因，不僅是追念死者的關係，還有其它的關係。他們的天性表面上如此不同，其實都有很強的吸引力：兩人都有一味的高傲，想去管轄廣大的東方帝國，管轄者是極寒島上的這位健壯拘執的小女人和她老邁彎腰的首相。人民以為女王的一些弱點是可笑的，狄士雷里的許多弱點是做作的，但兩人都有魄力與偉大。她有了他，覺得為民之長，因而更有味。他使她如此快樂的去領導莊嚴的生命的前進。當他對她講到她的領土時，她便覺得自己萬能。這位首相對她描述內閣會議的情形，似乎是小說中的情境一般。這位首相把政治當作個人冒險的一篇故事；於是女王所辦的公事又恢復了阿爾伯未死時的美麗了。狄士雷里知道他正在使女王感興味，自覺愉快，便寄些諷刺而非非常修飾的信去。她全能領會其中的蘊意嗎？她並非像她的知交們所推想的不能領會狄

士雷里的信件。她賞識這成功手術的分心法，但對於實情異常清晰，所以緊緊牽着這術士回到本來所企望的實際活動上去。

如果首相多少想去鎮壓紛紜的愛爾蘭，因而替威爾士太子擔心，想去拜訪那個地方，便呈了這樣一個呈文：『狄士雷里冒昧陳辭：二百年來主上僅在愛爾蘭住過二十一天，陛下可以到那裏去打獵。一面可以辦公，一面又得着娛樂，這種一舉兩得的事。正合於王族的生活。』女王允許了：『但得說明這筆王族旅行費必由政府擔任；因為這些費用全花在政治作用上的。如以健康與消遣爲目的，便無人願赴愛爾蘭了。』

首相時常爲自己申辯。後來有人問他與女王如此要好的秘訣安在，他答道：『我決不拒絕；我決不反駁；有時我簡直忘記了。』因爲要說機警語，所以不惜犧牲。但反駁一層，他都時常做。當康特貝雷大僧去世時，女王堅持要委任倫敦教主泰堤爲後繼者，狄士雷里嚴厲的反對起來：

『我們應當注意，倫敦教主雖然有某種莊重的精神，但他的癖性中蓄着一種奇特的熱

心——這性質，不論是當康特貝雷的大僧或當首相，都決不該有的。就是倫敦教主對一切熱烈的事都表同情，但熱烈的事就不一定是真理；反言之，過錯時常比真理還來得熱烈些……

『狄士雷里不願隱藏着心中無限的痛苦，因為關於如此重大的問題，竟與主上的意見似乎完全相左，這主上他不單被私人的虔心所牽繫，并且承認她的豐富與奇特經驗的智慧，而她對事物的判斷之能影響他又比任何人都深。』

『他以爲主上能與首相絕對融洽，是因為她應十分信任；而他應十分虔誠。根據這兩種純潔高尚的混合情感，他看見了女王的幸福和國家的安甯。』

女王堅持不改主意。因為她深知泰堤教主對一切熱烈都由於天真。她也能以這種態度去視英國的首相嗎？

一天，瑪麗安由文色收到一箱新鮮的蓮馨花，並附有古淚千公主的一封信：『媽媽要我用她的名義將這些花送給狄士雷里先生。她有天聽見他說非常愛五月間可愛的春花，所以冒險將這些花送上，以便增加他任室裏的燦爛。花是從文色弄得的。』瑪麗安的回信顯然

是胡塗的筆調：『我欣然的服從女王的聖旨。狄士雷里君十分愛花，這些花的晶瑩與香氣都提高了價格，因為一隻降低身分的手把春天所有的精華紛紛灑向給他。』

首相將所著的小說全部送給女王。女王贈首相以她所著的高原生活日記。『我們文人，夫人……』首相此後時時這樣說，於是一個微笑泛上多技巧的小嘴上。每週文色的蓮馨花，阿絲蓬的紫蘿蘭裝在舖着蘇苔的箱裏，送到格羅文耐門。公函變成了田野詩篇，和政治寫實的一種奇特的混雜物了。

★ ★ ★ ★

狄士雷里居如此高職，並且主上又同一位希伯萊的誇大者這般親近，至少在英國有一個人看來是簡直不成話的醜事；那就是格萊斯敦。一八六八年三月，五味酒雜誌刊了一幅戲院裏衣室的畫。在鏡前，胡塗先生穿上漢姆雷特的服裝，看來是位憔悴的喜劇腳色，正愉快的反覆的唸着：『存在或不存在，那是問題……唉！』背後站着格萊斯敦，忌妒諷訕的凝視着。喃喃道：『領導的事業』對了！他的句子是『普遍的價值！』經理瘋了嗎？但是無論如何——

機會總會來的——」

大演員之間，這種情感不僅是個單純的忌妒。格萊斯敦自然能保持鎮靜，有禮貌的忍受下去，比如他曾忍受着司坦尼的勝利。但情感同諸神一樣，會變成人形，以便實地工作；同時野心又在百般引誘，便變成道德上仇恨的形態了。二十年來，他的地位和聲譽一天一天的高，總受人民尊重，勝過可敬的同事們，他看見頭上正爬着一個可惡的怪物；因為自己的天才，所以能達到這個幾無人跡的高境，但祇遇見這麼一個人，他不顧別的，以為這是成功或失敗的關鍵，如果狄士雷里趕過他，那什麼都失敗了。「大衛王所感最難解決的長久問題，就是惡人反而得勢……一個文人，寫了些關於維維安格雷與康林士拜的瑣屑故事，如今得着威權，一個文人寫些關於看這個人（1）一類的美麗莊嚴的事，反而未得權位——得權的人是機警，暴躁，驕倨，不得權的人却一生從未寫過小詩。這永遠使人不平，祇要承認他比他的從僕聰明一點，死也是願意的——激烈黨腐化而成王黨，但王黨還未純潔昇為激烈黨——這自然使忠實的人們扯碎大衣，剃了髮，坐在哀傷的死灰中。」

女 王

二四三

但格萊斯敦決不是坐在死灰中的人。他真可以去歌唱：『你何時才記起我，呵？我的敵人何時才官職比我低？』但如大衛王一樣，他加上幾句話：『開開我的兩眼，不然我將要永遠去睡，不然我的敵人將說「我勝過他了。」』

他滿心兇狠，打破國會成例，在狄士雷里組閣的第一週間，便挑釁了。狄士雷里因實行選舉改革制，自然從自由黨的軍庫中偷了一件武器，但幸而還有許多要改革的東西。上議院能受改革，還有教會，皇位，軍政，與教育。格萊斯敦寧願去改革太陽系，而不讓狄士雷里平安享受不應得的幸運。格萊斯敦對政界實情頗熟，所以提出教會的問題，尤其是愛爾蘭的教會，命令愛爾蘭的天主教徒去辦一個國家新教徒的教會，這自然是違背宗教自由的。愛爾蘭當時正值多事之秋，不可勝數的民衆犯罪，暴動，因為全國共同犯罪，所以無法去加諸刑罰。格萊斯敦主張愛爾蘭的教會與行政分離，使愛爾蘭新教會「獨立」，便能消除也許是一種最嚴重的不滿現象，於是狄士雷里明白了他的敵人決心在宗教問題上來競選了。

狄士雷里的主義總不會堅強的。他自己已位信仰者麼？他同格萊斯敦兩樣，不能專心潛

入宗教論辯中。他以為人的心照着一定的時期被宗教思潮所淹沒，但這些風暴是不足輕重的，因為洪水會漸漸退去，再露出原有的大舟，在山巔上靜靜的放着。那大舟是色米特與基督的啓示錄，加上福音而成了完全的聖經，這又是神奇的意境。狄士雷里總相信世界是神聖的；他以為生存（尤其是他自己的生存）是屬於一種奇蹟的；生物學當時因達爾文（2）與赫司立（3）而大放光彩，打算把這奇蹟弄成一個公式，但那祇使他討厭。他不理解他們的理論，於是愈不清楚，愈發出譏諷的言論。數年前，他在牛津發表一段著名的演說，其中他保護教會，反對這些新思想家：「唉，我主，人生來就是有信仰的生物。如果教會的產生不由真理的律令，不為歷代習傳和無數時代的信心所維持，那末，一個人要引導自己，便會在自己的心裏和思想中找到神壇和偶像……我們知道科學的發達不能同教會的教義協和……現在社會裏最驚人的是什麼問題？是這個問題——人是猴子還是天使？我主，我還贊成是天使呢。」

圓形會場裏迴盪着一陣笑聲。真的嗎？狄士雷里先生是贊成天使這邊嗎？全英國欣忭的加入這邊。五味酒雜誌抓着這個好機會，畫了一個猴子似的胡塗，穿上素衣，長兩隻大翅。但狄

「士雷里從未比這次誠心的。他相信人類不祇是一架機器，除受物理與化學反應的支配而外，還存着一種奇特的原素，可以叫着靈魂，神素，天才，總之全是天使的原素。至於某某宗教的真內容，他或許想都不去想。但關於這問題，他亦有堅信的主觀。第一，就是須把教義弄穩固，為全國的安靜，亦是為心的安靜。他不信任倫理或美學的偽宗教。『信仰』美的各種宗教，其結果不外狂飲而已。」副牧師司坦尼是信仰「普遍教會」的，換言之，是信仰經典的廣汎註釋的。有一天狄士雷里含擲揄的意思對他說：『沒有教義，就沒有副牧師，副牧師先生。』自幼，他就敬慕羅馬教的穩固。除了羅馬教之外，英國教會對他似乎是國魂安穩的唯一保護者。

他第二個主觀就是「政府」與「宗教」之間必有一羈絆。關於這點，他認為英國的情形特別幸運。主上就是教會的首領，教會中的顯官都由主上親自委任的。因此，教會決不是國家裏的一個小國，反能使國家的威權鞏固。這種羈絆決不能斬斷，使愛爾蘭教會與國家脫離關係，也許是個公正的策略。但狄士雷里以為這是走向危險方面的第一步，並且會將憲法推翻。因此，他預備去加入選舉的戰役，這戰場是格萊斯敦選好的。呵，他像是「教會」裏的似非實是的

戰士，去抵抗一個似非實是的攻擊者。

(1)「看這個人」Face Homo 耶穌受審時，Pilate 人對他說這一句話；此後一切耶穌的像上，都戴着荆冠并加上這句成語。

(2) 達爾文 Darwin (1809—83) 英國自然學家。

(3) 赫司立 Huxley (1825—95) 英國生物學家。

二 哀悼

格萊斯敦雖然已是六十歲的老頭，但性格剛毅，仍能擔負繁勞的苦工。當他在阿瓦頓鄉間等候選舉結果時，有時步行三十三英里，直到黃昏才歸家，歸家後還急欲有其他的活動。他更常去砍樹。他最喜這種消遣；猛烈的突攻這些可敬的樹幹，這些樹幹宛然是歷來已久的罪惡。一八六八年十二月一日，他穿上挽袖的襯衣，正舉着樵夫的斧子，接到一個電報。女王通知將派格雷將軍造訪的消息。『這很有一番用意的，』格萊斯敦對同伴說了後，仍去砍樹。再過

數分鐘，斧頭的聲響停止了，他用最莊嚴的態度說：『我的使命是鎮靜愛爾蘭。』在日記裏他記下：『萬能的上帝似乎有某種作用，才扶持我，饒宥我；但我知我簡直是不配的。光明偉大的上帝！』

因有神力相助，又有下議院大部分的人擁護，自己又知道有體育家一般的體力和鋼一般的性格，他自覺永遠是勝利的。在他法律般的斧子下，森林中有些最老的橡樹自然都會伏倒，於是陽光和空氣能更自由的流到墜地裏最小的植物上。『阿瓦頓。正月十三日。擬出關於愛爾蘭教會的計劃，也許呈與女王。研究荷馬。我們砍倒了一棵菩提樹……正月十五日。我們砍伐一株槐樹。同總督和副僧正談論三個鐘點的愛爾蘭教會問題。夜間研究荷馬。』有時，他的日記裏說某天的工作正如海濤般的澎湃。同時，狄士雷里因患風濕症與氣喘病，在哈痕屯洋台上晒太陽，仔細觀察鳥兒與花朵，正起一部小說的腹稿。

他聽到選舉最後的結果，知道自己失敗了，第一個念頭是從此脫離政界活動。按照陳例，他能受貴族爵位并能尊榮的引退到上議院裏。但細心一想，他不願棄了一個戰敗的黨和下

議院中最前線的地位。當女王承認他的勳功，表示抱歉時，他請求給瑪麗安一個貴族女士的銜頭，自願仍是無銜頭的狄士雷里先生。女王慨然賜許。他替太太擇了皮剛什斐兒這名字。這地方在小巴境漢郡附近。狄士雷里知道如果那偉大的伯爾克（1）多活幾年，一定願當皮剛什斐兒的爵士。他曾在維維安格清中創造過這個名稱的爵士。他總歡喜把他的小說變成真的人生。所以瑪麗安當了皮剛什斐兒的子爵夫人，胡塗仍是胡塗。

★ ★ ★ ★

他的朋友都以為會發生反抗自由黨政府的激烈爭鬪，但他們的預料都錯了。他們推測他的勁敵一得政權，就會激動他們的首領，但他反而顯出從未有的鎮靜、懶惰、沉滯；關於愛爾蘭教會的議案，祇說點又清淡又膚淺的演詞，如「哥倫拜地方的裙子一樣，輕飄、煙燻。」保守黨又驚奇的詢問起來了，這位神秘的人是否在領導人呢。他僅嚐了一次，就祇一次的政權滋味，那就夠了嗎？他將在戰場上捨棄了他的兵隊嗎？但在那張憂鬱而不破的面具後面，一個伶俐的靈魂正娛快的觀望這些情形。什麼！同乳氣未脫的羣衆爭抗嗎？反抗那鼻孔正喘着氣的

格萊斯敦這匹超人的戰馬嗎？瘋狂！他知道這些大多數人是什麼。教師訓練小馬，可以多用繩子。它更快的就馴服了。格萊斯敦有些力量嗎？讓他去用罷。讓他用法律去鎮壓愛爾蘭。愛爾蘭本身就曾用更嚴厲的方法的。讓他的斧子去砍財政，教育，軍政。時間會來到的——抵抗，停戰，挫鈍的刀創。到那時會推翻已經在他台上動搖的上帝；但同時必得忍耐，忍耐！讓我用安靜來和協的對付這一切紛紜。

雙方脚色對抗的行動如此激烈，以至這兩位英雄似乎都感着愉快。有那麼一天，國會的喜劇會變成滑稽戲的。一天，格萊斯敦立在財政席上，森嚴而暴躁，對敵人加以更暴烈的言詞。等這些言詞一個個的過去時，狄士雷里稍稍更低下頭，他似乎真被格萊斯敦的可怖言詞所搥倒。最後，他說完了，在他們之間的寬棹上用勁搥一下，弄得筆紙都亂飛起來。他坐下。全議院暫時沉默不動，不知胡塗是否有膽量抬起頭來。於是這卑屈的身體慢慢動起來了，首先是頭，其次是肩，最後狄士雷里立起，發言，聲音如此低，簡直難於聽見：「這位可敬的爵士剛才發言，如此激烈，如此雄辯，如此——唉唉——兇猛。」（停歇）——長時間的停歇。但是這種損壞能

補償的。」他便痛苦的彎下身子，把火熱的格萊斯敦擊散的東西一件一件的拾起，按以前次序的把它們排在神聖的桌上，於是欣然看着這種恢復原狀的整潔，用最好的聲音作一遍答覆。這一段暗示的戲劇自然享到應得的成功。

但是這類情景是不常有的。當時狄士雷里無心去推翻格萊斯敦，這是顯而易見的。他寫的小詩仍溫文爾雅。有次，格萊斯敦說到半句話，就停了，狄士雷里懇懇的打斷話頭說道：「你所說的最後一字是——革命？」有次舉行餐會，敵人的一個女兒問他對某某外交長有何意見，他的回答是：「這是歐洲最危險的人，除了我而外——你父親會這樣說；除了你父親而外——我卻願這樣說。」

他的心思很自由，再離了政界，從事文學創作，寫一部小說名羅特。

羅特是位出身顯貴的英國少年，是狄士雷里的化身，不受拘束，走幸運，他的心被三個衝突所紮擾，這三個力量變成三個不同的女人——「羅馬教會」「國際革命」和「英國傳統」。英國教會的戰士，可雷山夫人，自然勝利。內容是危險的，但其中的行為是可佩的。羅馬主教，革

命家，英國政客，描寫得逼真。這本書的成就頗大。英國的書店商人從未售過首相所著的小說。每個客廳中的談論都集中在羅特一書上。馬，船，小孩，香料，都以羅特與可雷山取名。羅特狂到了美洲。憤恨的祇是國會。保守黨員頗為慚愧，因為本黨的首領是位小說家，並且是位滑稽的小說家。

★ ★ ★ ★

同時，瑪麗安病得很厲害。自一八六六年起，她肚上就長了一個毒瘤；自己雖知道，但忍着不告知胡塗；而他以為她不知道這病的利害，所以佯言這并不要緊。她鼓着勇氣，仍與社會來往。一八七二年，法國公使館的年輕公使，在一間客廳裏看見一個古怪的東西，裝成塔的樣子，他以為那是年老的土酋。那正是瑪麗安，在她後面的是胡塗，塗着顏色，標着紀念碑符號，他最後一簇鬚髮塗上深黑，釘在他的光額上。正如人們戴着階級的徽章，瑪麗安心上戴上鑄有她丈夫肖像的大獎章。她已八十一歲，他六十八；一對可笑而動人的配耦。

他們難於彼此看護。有時兩人都困在床褥，從這屋裏寄信到那屋裏。胡塗致胡塗夫人函：

『因為躺着，請原諒筆跡的瞭艸。你給了我一封信，從未有過的最迷人而最娛人的信。那封信勝過荷銳士瓦蒲爾（2）和色威麗夫人（3）格羅文耐門成了一個醫院，但能與你同住在這個醫院裏是等於同任何人住在王宮裏。你的胡塗書。』

她向她的朋友們講：『多謝他的恩愛，我一生僅是一個幸福的長久表演而已。』他算一算，說道：『我們結婚已三十年了，她從未麻煩過我。』瑪麗安不能再吃滋補品了，一天晚上她出去找朋友，忽感一陣痛，這痛太利害，忍也忍不住，此後便不再出門了。她丈夫有時不得不離開她，雖然為時很暫，但仍寄給她無數的信。胡塗致胡塗夫人：『我無別事可見告，我祇是愛你；我想你會覺得這未免過儂罷。』——胡塗夫人致胡塗：『我的愛人，我很想念你。今晚我確覺得更好些了……你的虔誠的皮剛什斐兒。』

她想她受不起旅行的疲憊，所以他們同在倫敦度夏。他們驅車，遊覽無名的地方，極力想忘掉窗前的公園并不是懷德公園。此後她的身體漸漸更壞了，心想哈痕再對她是個好地方。但她已是不能治了；胃已不能接受一切滋養品。實際上她是餓死的，但仍滿面仁惠的接見幾

位朋友同他們乘着她的老馬所曳着的小車，一同出外呼吸新鮮空氣。等她一離開屋子，狄士雷里就談到他妻子所受的苦痛，客人們平時總認爲那是一付無情的臉，如今初次看見被情感所鼓盪。當她的病明明難於復原時，他拍電叫孟它苦可利來，因爲他覺得一人受不起如此的災禍，一八七二年九月十五日，她去世了。在她紙件中發現下面的一封信——

「一八五六，六月六日。

「我親愛的丈夫——假如我比你早辭了人間，請告訴別人說我們要同葬一處，不論你死在距英國多遠的地方。現在上帝賜福與你，我最仁慈最親愛的人，你會對我是個完美無疵的丈夫。一定要葬在一個墳裏，我的身邊。永別了，我親愛的胡塗。親愛的，不要孤單的生活下去。我誠心希望你將找到一位與你虔誠的瑪麗安一樣愛你的人兒。」
瑪麗安」

即使最冷淡甚而最殘忍的心，都能感到人類真悲傷的價值。無論誰，都能覺到最深的同情。格萊斯敦忘掉一切政治上的深仇，寫一封極動人的信：「你同我，我相信是同年結婚的。我

倆曾被准許去享受一世紀的三分之一時間的恩賜，我饒了我給你的攻擊，便能想像出當時情形如何而且是……」他說明在這種患難期間，深表同情。他是誠摯，自然，這兩敵人間暫時真心相待，不再受情感的邪引。這種事時常發生的——一個瘋人也有幾分鐘清醒的時間，在這時間中，他的鬼影飛揚了。但不久這些鬼影又扭纏不清，他周圍的面孔都開始歪扭，於是他的侍者又變成一個妖怪了。

瑪麗安未死時，她自誇的一件事，是能使胡塗不受那些使男人精疲力竭的一切煩務，他自結婚以來，房間和僕人都不成問題，自然用不着去照管。『沒有麻煩，她不能減少的；沒有困難，她不能擔當的。她是我所知的最快活而有勇氣的女人。』可是她一旦去世，便不能再保護她的偉人了。她的財產是定為終生利息的，即使房產都遺傳後嗣，胡塗祇好搬走，寄居旅館。離開格羅文耐門，他曾在那裏過了三十三年快樂的年頭，這正似與瑪麗安作第二次的永別。這裏是這所房子，她夜夜等候他從下議院回家來，總是點着燈的房子，他開了個令人難受的會之後，歸家，在霧裏遠遠就看見這所房子。這裏是家庭的爐，是身心都不緊張的安樂地，那裏批

評變成贊美，責備變成安慰。自然他再找不到真安慰的地方了。旅館裏的寂寞，同死板的的木器住着，無聊的飯和不相識的隣居——這就是他此後的倫敦生活了。當他對車夫說『回家去』，忽然想起自己已是無家的了，眼中充盈了淚。如果沒有他的秘書孟它，孟它苦可利如兒子般的看護他，如果沒有曼勒們和若絲萊們這類朋友來歡迎他，他簡直是一隻破船了。但友誼無論如何真摯，總趕不上一個女人的溫存。他在孤寂的旅舍裏，看出已往的快樂的聲音消逝了。

★ ★ ★ ★

他的政界朋友怕他因喪妻而借辭根本脫離政治。但適得其反。他心中祇鑿燒着愁思，因而更欲求其它的活動，要擺脫回憶，所以繼續奮鬥。

時間正巧，靜待的策略，結果很好。他對格萊斯敦放了許多繩子；格萊斯敦在這裏，那裏，各處亂衝；這些活動所生的祇是過錯，因之使敵人得了利益。『我的使命是使愛爾蘭安甯，』阿瓦頓的樵夫說，說時身子靠在大斧上。欲完成這個使命，他曾用國家制度一般的方法廢除了愛爾蘭的新教會，並且通過一大堆法律，以便使農民不受大地主的壓迫。但愛爾蘭比以前更

不安甯了。官吏被化裝的人捧擊，政客被刺，房屋被推倒。這位自命能鎮靜愛爾蘭的人對這些暴動忍受了很久，後來失望，祇有求援於武力。狄士雷里諷刺的說：『我記得，我記得女王的一位大臣說過，我想是去年罷，他說：「祇要有兵，人人都能管理愛爾蘭。」好像是這樣的意思；甚至於那位可敬的爵士也如此想了。』

關於外交方面，格萊斯敦以為只要與英國有關的任何問題都採用仲裁原則。但是仲裁的結果似乎總與他反對。民衆的高傲被激動了。在某戲院裏，有人扮演格萊斯敦接見來要求退還蘇格蘭的中國大使。首相經再三思索之後，發現這些回答是可能的：立刻放棄蘇格蘭，等一等再放棄，或是委派個仲裁人。民衆察覺這是可能的。女王與民衆表同情。她與格萊斯敦處不慣。周圍的大樹全倒了，這使他驚駭。她喜歡森林。她簡單的頭腦不能了解這種複雜的心思。她反覆讀了他呈上的計劃議案，但毫無裨益，他又增呈一些註釋的信，她反覺這些註釋比原議案更令人頭昏眼花。女王從前所用的狄士雷里多麼柔順，他首先重複的呈明女王的聖旨必得實行的，而今她受不了這位強硬的蘇格蘭人，此人雖然表示無限敬意，但反對她所有意

見她一心想着英國的威信，認為格萊斯敦正在毀滅這個國威。她是新教徒的女王，而格萊斯敦正從事剝奪愛爾蘭的新教徒。她對憲法太尊重了，所以不能公然反抗國會的議票，但心中却渴望這個內閣的崩潰。

從一八七三年起，這事顯見不久就會發生的，一切小選舉都贊成保守黨。狄士雷里十分準備對付這個選舉運動。許久以前，每個選舉團都採納一個官廳的保守黨候補者。懷德宮裏設了一處中央保守黨的辦公室，那裏有一個常久理事和總參謀在繼續登記已供給的選舉團名單，並且登記那些定要攤派的名單。每城裏均設有一個保守黨會，其中不論什麼階級都有代表，尤其扶助工人階級。狄士雷里注意，各處都實行了這項工作。但他想鍛鍊信徒的耐心，頗不願就職，靜等格萊斯敦受新挫折而失掉精力。經驗再三告訴他說如無大多數民衆的贊助，內閣是易於崩塌的。他在曼琪絲德某演說中，曾描述內閣消滅時最後的苦痛：『將來你們總不難看出政府正因浪費而沒有力量了。這不自然的鼓動正消退下去。他們病症的發作，結果祇是虛弱。有人以悲傷當着藏身之處，他們超羣的領袖一會兒威嚇，一會兒歎息，當我坐在

財政席對面時，部長們使我想起那些海景之一，這些海景在南美洲岸邊也算是常有的，你們看見一排已經爆發了的火山，慘白的山頂上雖露不出一朵火燄來，但實情仍是危險的。偶而有地震發生，時時有海的低低轟聲。』

(1) 伯爾克 Burke (1733—97) 英國政治家兼著作家。

(2) 荷銳士瓦蒲爾 Horace Walpole (1717—97) 英國作家兼信札家。

(3) 色威蘭夫人 Mme. de Sevigné (1626—96) 法國作家。她大約二十五年來寫給女兒和許多朋友的信札，可以代表她的天才。

三 一 群祖母

社會上的成功雖然連接不斷，但瑪麗安死後的那個冬天，真堪悲痛。胡塗不單失去世間最親愛的她，同時他對溫柔生活如飢渴般的追求，似乎永不能滿足了。祇有在瑪麗安面前，這位神秘的人吐出了他的隱秘——膽小。這種性格自幼因受同學的虐待就養成的，此後在表

面粗齒的化裝下，受同僚的怨恨因而更養成，再後成年時受別人的誠摯而得安慰，最後握了政權，於是治好了；雖說這樣，但這種膽小性格曾鑄成他的個性，變成一切個性中的原素。他最痛苦的一點，是與社會人士周旋而不感真的快樂。他要當首領，祇想覺得自己與他人同等。大凡英國人一感到寂寞，一定到俱樂部去。但他却最怕這件事。他宣稱：『人生中有許多可怕的事，最可怕的是同別人吃飯。』

許久前，他寫了一封信給瑪麗安：『我一生的需要是不斷的愛情。』現在他的年齡雖然加了一倍，但這種需要仍未稍退。他這時寫着：『我要的是絕對的孤寂或絕對的同情。』這是一個受了重傷的人的強求。

幾月來，他祇拜訪極親密的少數朋友，國會休息時便住在哈痕屯，把太太的遺紙分分類，有時在紙堆中找到他曾塗了幾個字的紙屑，以致流淚；覺得自己的孤寂，所以無論怎樣溫柔的一封信，在他看來，似乎是遭了船破的逃難人在荒島上瞥見一隻船帆。他所有的女朋友都去世了。昔日無數的快樂美麗的瑣屑事件也一同去世了。這些事件因為曾親自加入過，所以

才有這般價值，就祇這一點已能給一人以忍受一生的險阻的勇氣。春天，他偶然去拜會少年時兩位朋友，兩姊妹，那就是吉士夫人和白拉佛夫人。安是吉士地方的伯爵夫人，現年七十色，令娜是白拉佛地方的伯爵夫人，現年五十五，兩人都當了祖母。狄士雷里使她們回憶他少時所住的地方（他們曾在布敦漢附近住過），又提起那次燦爛的奇裝比賽會，吉士夫人當了蘇丹皇后，她美麗的姐妹，安生夫人當了披髮的希臘奴隸，而倫敦得銳夫人當了克利培撒，滿身綴着紅寶石。安生夫人死了，凡立倫敦得銳也死了，但吉士夫人和白拉佛夫人還有她們許多迷人的美點。這次重會是愉快的，約好彼此通訊，拜訪；夏天來到，狄士雷里被邀先與兩姐妹中之一住幾天，再與其餘一人住幾天。冬天來了，他還活着，爲的是有那「世間最可愛的兩人」作伴。

這兩位女士頗有不同之處。吉士夫人年紀大得多，更莊嚴，更溫柔；但白拉佛夫人更有趣。吉士夫人讀過狄士雷里所有的小說；白拉佛夫人打住呵欠開始去讀，弄不清書中的人物。吉士夫人性情總是平和，是個較良的朋友；白拉佛夫人更古怪，比較無把握，是個更可愛的朋友。

狄士雷里給兩人寫信，均極親熱。吉士夫人年已及古稀，并且是寡婦，含着微笑去讀他的來信；白拉佛有完美的丈夫和年已及笄的女兒，反辯着，幾次恐嚇說，如果來信仍是如此熱烈，便斷絕一切通訊。狄士雷里即使與他所愛的人分別幾天，也是受不了；想有與兩姐妹時刻來往的保障，他便向吉士夫人求婚。她拒絕了；理由是她認爲像她這般年紀再嫁，未免太可笑，但最大原因是狄士雷里愛上她的妹子。因此她成了可以談心的人了。

每天，這位反對黨的首領總抽暇寫封柔和的短信給這匹世無雙的姐妹之一。『世上最迷人的女性都比不上這個下午的愉快。我能永遠坐下，望着這種優秀的每個舉動，并且傾聽她精彩的言語——但是可悲喲！這可怖的心思時來擾我——』這是最後一次的遇會了。那似乎太殘酷了！我真能這樣說：

「我總高興，把花般的食品穫收，

我吻那剛舉起使我流血的手。」

『不斷的離別！它們決沒有完的日子嗎？假如有東西能使我更愛你的可愛的妹子，那就

是她對基督復活節的計劃，因為那實現了一個夢境！我相信一顆不老的心是最大的不幸。」

他是一位年高有力而受工作壓迫的人，為大帝國負着責任，但仍覺與昔日青春的情形一樣。也許這老人比以前還更浪漫些。少年時，野心時常戰敗了愛情。『我活到現在，才知道愛情的薄暮有它的燦爛和豐富。』也許年老者的心中追求幸福的慾望更大。他發見自己仍在追求會面的機會，望着一個女人在身邊而感快樂，又想到同那女人所度的美滿日子，和他短促的殘年，這些心思使他自已十分受驚了；他便再受不了與朋友分離的情緒。『看見你，又是一種愉快；兩種都迷人，正如月光與日光一樣。』他願天天去訪她，但白拉佛夫人總是有要事使他不能常去拜會。『一星期，會面三次，太少了！』當時，舉行面具大會，這位老首相要戴着半面具入會。他請色冷娜做個暗號，以便認識是她，但她冷冷的勸他不必赴這個會。他稍稍含怒，祇得不言，把這事對吉士夫人埋怨一番。她們知道他是不快樂，他隨後接到一封比較仁慈的信，這信『從我心上釋去了一個重載，我便壓它在我的脣上。』——這就是老阿爾色斯提（1）同他成熟的迷人的色麗媚（2）所玩的把戲。

但他從未忘記瑪麗安。自她死後，他終生用的普通信稿甚而至於情書信紙都加上黑邊。這個象徵是誠摯的。一天，大約再後些日子，白拉佛夫人偶然接到一封用普通信箋所寫的信，這使她高興了。但他回答道：『那天你說你願意看見「白紙」，那真奇怪，我老想女王堅用這種哀悼的符號，耽溺在病態的感情中；不過那已成了我的命運，而且似乎是個不可抵抗的命運。』

他把哈痕屯遺紙分類的事做畢了，在那裏找到溺愛的無數紀念物。三十三年來，瑪麗安替她丈夫每兩週剪髮一次，每次剪下的髮都藏在一只封固的小包裏。他找到無數的這種小包。他又發現無數的信，所有巴爾佛寫的信，所有多色寫的信，所有可憐約翰施賈特的信，還有布萊新登夫人最後的一封信。多少鬼現在正等着他呢！

★ ★ ★ ★

最後，格萊斯敦進行選舉事項了。民衆情感受了這番變化，狄士雷里有得着大多數投票的可能，也許甚至於是保守黨的大多數。在選舉時期，他每日寄信給白拉佛夫人。不久他就能

告訴她說他的本黨得了十票，二十票，三十票；於是格萊斯敦大敗了。保守黨的票比一切黨足足還多五十票，單比自由黨則多在一百票以上。最後，正如狄士雷里平日的主張，證明了民衆選舉團可以是保守黨選舉團。對這黨早就滿不滿意的一切人都忘了他們以前的懷疑。卡爾敦充滿了激烈人羣對「首領」的呼聲，正如獵犬在冰消雪解的早晨圍着獵人狂吠一般。

格萊斯敦不等國會開會，就決意辭職，宣佈不願再當一黨的首領，願當一個普通議員，不再繼續出席議院。他正六十五歲——在這年紀，當時的大政客老早就完成了一生的事業了。他渴望此後從事宗教事務，準備以基督徒的資格終老。他將這決心呈請女王。女王毫不機智的就賜許了，便召見狄士雷里君。新首相所關心的第一件事是替親愛的色令娜在皇室裏弄到一個重要的職位。

當國會再召集時，狄士雷里稍稍表示對格萊斯敦同情的話。格萊斯敦了解狄士雷里的態度是慷慨的。這人是一個易於勝利者，也是一個易於失敗者。但是祇要格萊斯敦一想起他，仍不免生怨恨之感，自覺心中湧上憤怒的波濤，「阿琪利絲（3）的不可平息的憤怒。」

(1) 阿爾色斯提 Alceste 故事中的男情人。

(2) 色盧彌 Celymène 故事中的女情人。

(3) 阿琪利絲 Achilles 希臘傳說中的英雄。在荷馬史詩中，他當了希臘方面的主要將軍，異常勇健，曾做了亞齊人的事蹟。詩中有一段描寫阿琪利絲生怒的情形，關於其死，傳說不一。

四 首領

『首領』——保守黨此後用這個稱呼叫狄士雷里，那暗示着一個大變遷。這位冒險者，他的天才為一些人忍從，他的威權為別人否認，有時受親熱的諷刺，有時又受親熱的愛慕，被稱為『胡塗』，如今成了人們敬重的對象了。這不得不歸功於他年紀的關係，因為無論何國，社會的人物，對於老年視為是一種道德，尤其在英國，英國人更易感到時間能使一件東西成為美麗的；他們歡喜飽受挫折的老政治家，正如他們喜歡老革皮和古樹一樣。保守黨不常了解他們首領的政策，但這首領使這黨得到從未有過的勝利。事實定得說清：他的符咒也許不為

人了解，但這些符咒是有威權的。

除了幾個元老而外，幾乎全黨黨員總認他爲領袖，起初稱他爲「德拜爵士的同事」，後來簡直就用獨立的名字叫他了。還有許多人一提起他的名字，就連想到東方的神秘，但并不至受驚。正如摩爾人的一個美麗的路門，被一些僑民將一塊一塊石頭帶回家鄉，再建築在一個割得整齊的艸地上，漸漸上面長滿了長春藤和攀援的玫瑰，慢慢露出英國的風味來，同背景的綠蔭的和諧相混淆着；老年的狄士雷里也正如此，負着英國的道德，英國的妄念，英國的偏見，成了國會與社會中自然的修飾品。真的一位細心的觀察者偶爾能窺出深蔭中露出拱弧的驚人曲綫，或是亞拉伯式的外國痕綫，但這稀少的不調和僅能增加它的美麗——這個高貴頹地雜着顯而易見的詩與力的情調。

從這時起，除本黨對他尊敬之外，還雜着坦白的愛慕。公開的仇敵已經很少，并且也不怎樣兇險了，幾乎人人都承認「首領」的忠心和善意。即使他的勁敵都明白，當他以爲值得與敵一拼時，他總是饒了那些較弱無能的勇士。試舉皮兒與格萊斯敦較爲例，便可證明他從不去攻

擊已敗的敵人。在他一八六八年短職期間，他准許給五味酒雜誌繪圖人名約翰利琪的女兒一份卹金，這位利琪三十年來無情的不斷的攻擊他。而一八七四年，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是盡力爲湯姆士客萊爾謀一高位，這客萊爾曾問過底約翰布爾能受這隻怪猴在胸上跳舞多久。一位更深仇的敵黨黨員看見首領如此厚道而表驚異，他問道：『我從不以報仇而自苦。當人們來害我時，我把他的名字寫在一張紙上，鎖在抽屜裏。真奇怪，我所寫下的這些人現在都隱匿了。』

他受大多數人的擁護，女王的幫助，女王喜形於色的歡迎他復職，他最終得到了終生尋求的東西：威權。少時傷痕的追憶抹去了。他對昔日辛苦時的知已多樂什尼維夫人說：『如今一切都好了。我覺得位子穩固了。』穩固的勝利帶來了一種疏懈。這人從未這樣的坦白自然。後來他知即使脫下假面，露出真面目，也是被人歡迎的。他解放了自己的態度。他的技巧比較和平些不諷刺些，說話時也不像以前那樣深隱着少年的悲哀，直截了當吐出昔日的生活。這生活而今可算是賠補起了。他同德拜夫人在他的櫻樹林間散步時，指着布敦漢，忽然對她說：

『就在那裏我過了愁眉不展的少年日子。』

『爲什麼說「愁眉不展」呢？你從前在這裏，定是快樂的。』

『當時并不快樂。我被不可抑止的野心所吞，但又無法來滿足這個野心。』

社會上的野心沒有更大的目的了。當一位公爵想威嚇他時，他嚷道：『公爵們！我不管公爵不公爵！那是真的。許久以前，伊撒克狄士雷里說過：『公爵們？但彭知道些什麼公爵的事呢？』他以爲一個高貴的公主祇是一個少女罷了，所以拒絕清晨與她一同出去。但女王是一個熟識的人，一個老朋友，有一點兒莊嚴，但頗爲人所愛。是的，這回他真爬到最高峯了。他內心不再感到不息攀向威權的最高峯的需要。到頭來，他應當是快樂了。』

但他對一位朋友的道賀，回道：『對於我，已經晚了二十年了，把你的年紀和你的體格給我就好了！』有人聽見他喃喃道：『威權！它來到我這兒太晚了。從前我一醒來便覺得能改變朝代，更換政府；但那已過去了。』他向來就最愛青春的，而自己的青春因在社會的活動的出發點太低，便易於消磨了；他花了四十年的光陰才達到如皮兒，格萊斯敦，曼勒諸人在社會出

發的地方。出身之不幸——也許這是最殘狠的一點，因為這是最不公平的。如今威權來得『太晚』了。剛才得着政權，這老朽的身軀便受各種侵蝕，衰頹下來。痛風症侵襲他，祇得穿着拖鞋赴國會；並且又有氣喘病，一說話就疲乏。除了忠心的孟它苦利，無人侍奉他。名譽是無價值的，祇有在所愛的人們前作為虔敬的貢獻而已。他用這類苦苦求得的名譽有何用處？也許我應當心滿意足了。我祇能將實情告訴你……我疲勞得要死，並且非常不快樂……我想不到有人會比我更不快樂，這并非幻想。財產，生活，名譽，甚而至於威權可以增加，並確能提高幸福，但這些都不能創造幸福。幸福僅能由情感中躍出。我孤另另的，有什麼來扶助我；但是偶爾從紙上得到一點同情，並且那還是出諸妒忌的同情。這是個恐怖的命運，幾乎不可忍受的命運。』

威權能賜與什麼樣的快樂？至少有一件，那就是事務繁冗，使一個人忘了自己。但這又多麼煩惱呵！乘火車旅行，每站都有成羣的熱心者嚷着：『他在這裏！』小孩們齊集一處，張着嘴立一段車的前面；少婦們請求賜手跡，城中的隊伍立在旅館門前。啊，狄士雷里對這些民衆

的熱烈表示多麼不慣呢。一天，他在史文頓等車，在月台上來回慢走着。一個旅行商人——熱心坦白的傢伙——走近身邊說：『我總投票選舉你的，狄士雷里先生，到而今已經二十年了……我願與你握握手。』狄士雷里舉起疲勞的眼，搖搖頭，說：『我不認識你』說完，又繼續的徘徊着。要是格萊斯敦君遇着這種情形，就會伸出雙手，把這邂逅的事寫在日記本裏，可是格萊斯敦君是有強壯樵夫的熱心，而這個老頭算是腐朽了。他仍然重複說着話，但音調是變了。在這憂抑的心海中，幾乎沒有飄浮着一點諷刺的微香。『你全癒了嗎，狄士雷里先生？』——『沒有人會全癒了的……』如果室中的女主人問他將作如何消遣，他便答應：『啊，讓我繼續話下去罷。』

在這付被摧殘的身體裏還存下一種情感，那就是對幻想的興味。有時他獨自一人，因身體不適，而沉默不動，甚至不能讀書，他用藝術家的愉快去回想一生驚人的冒險事件。天方夜譚中的任何故事，任何補鞋匠當了蘇丹王的故事，能有他自己的生命這般栩栩如生嗎？他豈不十分清楚那個躺在義大利式花園樹下的小孩當時聽着祖父彈月琴所做的夢嗎？『最後，

我把我的夢實現了。他仍然偏好武俠的無稽之談和舉止。少年英國在這顆蒼老的心裏生存下去。在『一切祖母』之間——這時俄國大使所加的諷刺名詞——他相信自己是在『美的女王』的宮庭裏。他把女朋友集成一個『會』，每位剛選的女士都給一根蜂狀的胸針。的確不錯，這個會裏的人大半都是祖母——吉士夫人，白拉佛夫人——但也有少數少女，公主皮爾垂絲得了女王的恩許也加入了。無疑的，這位『女士首領』是女王本人，所以他不再叫她爲女王，而叫她爲『仙入』。

阿絲蓬地方的綠蔭對於疲倦的旅人，自然是安慰的。從窗邊望去，可以看到點綴着白船帆的碧海灣。在當地凜嚴的女主不請他去以前，這位老客人是沒有一刻時間坐在自己的屋裏的。他走下樓來，她便如此欣然的去迎接，以至他暫時以爲她將去擁抱他。她滿臉笑容，看來年輕多了，幾乎可以說是漂亮的。她喃喃着，在屋裏溜來溜去，正如一只鳥，她是快樂。她重得着她的首相——這是使她有自信心的唯一首相。因爲女王會度過困難的生活。她不受民衆歡迎，很不受歡迎；曾親見倫敦的人一望見她的車輛在馬路上前來，便轉過背去。起初是因爲羣

爾波爵士的原故；後來是因爲可憐的阿爾伯，因爲他是德國人，不爲民衆諒解；後來因爲她過於哀悼而受民衆責備，而大臣中竟無一人爲她申辯的。所有的民黨都忌妒皇室，但狄士雷里對於君主國體的意見與女王相同。自然他不願女王反對國會的意旨，但他相信一個可靠無私的監視人的智慧與經驗，對於「帝國」之船在海裏航行是伴有價值的壓船貨。狄士雷里將女王心中固有的意見發揮無餘！「想到你總是有痛風症！我想你一定多麼受罪！你現在不當站着，你當坐在椅上！」

狄士雷里君對這空前的恩寵驚駭了。以前，任何人拜見女王，都不能坐下。有一次，德拜爵士對狄士雷里說過——想表彰女王的仁慈——有一天女王看出爵士病重，曾說道：「我很抱歉，因爲禮儀的關係，不能叫你坐下。」狄士雷里君想起這件小事，滿意的嘆了口氣，謝了不坐。他很能繼續站着。女王愈來愈仁慈，不管什麼問題都向他傾吐心懷，因爲知道他的好奇心，甚至把最秘密的通訊都給他看了。她談話，不停的談；如瑪麗安的談話，如一般女人的談話。但在智慧方面却大受狄士雷里的敬視。她確有理解，對人頗具判斷力。比如說，她看透了格萊斯

敦。英國沒有國王，而有一位女王，這對狄士雷里多麼幸運呢！用餐時，談風活潑而有味。狄士雷里從未覺得如此隨便。他用最動人的字句把非說不可的事都說了，女王心想從未見過如此有趣的人。她因他的膽量和直爽而著迷了，因為他在桌上問她：『夫人，墨爾波爾士曾對你說過別做這件事或那件事嗎？』有時他們獨在一起，首相的稱贊變為直爽的花花句子。但是女王一想起此人有東方的血統，便也寬恕了。女王愛東方，喜歡椅後站着一個印度僕人，喜歡領導她領土的是這位智慧而多情的東方國務大臣。

她在任何處都邀請他：請他到巴摩拉來看她，那裏的生活較簡單較隨便。不幸，這客人時時生病。長途旅行使他疲乏。女王遣她的內科醫生——負盛名的維廉吉勒爵士——到狄士雷里君的病房。維廉爵士再三囑咐首相不可離床榻。早晨，女王來看他。他致書於吉士夫人說：『你對接待女王時拖着拖鞋，穿着睡衣，以為如何？』她看見他這般孱弱，便變為母親般的仁愛了。他們的關係完全變為情感的。她對他講起阿爾伯；他對她講起瑪麗安。首相和主上都以為結婚是幸福的，已往是美滿的，因之這兩人間更多了一層羈束。當他回倫敦時，接到一箱花。

『狄士雷里鞠躬盡瘁服從女王。昨天晚上，在懷德宮花園裏發現一個精美的盒子，上面有皇族的題額，當他打開時，起初以為女王惠然賜與他以主要聖職的寶星。的確，他心中因為深印着這個優美的幻象，所以在一個宴會上，那裏有許多緞帶和寶星，他就情不自禁的放些水仙花在胸上，以示他也受過高貴主上的裝飾。』

『於是中夜，他忽然想起這也許全是邪術，也許是一位仙人的賜品，來自另外一個君主那裏，蒂日麗亞（1）女王伴着她的廷臣，在溫柔的為海環抱的島上採花，送來這些魔術的花朵；這些花她們說能轉變愛花人的心情。』

（1）蒂日麗亞Tiana 這是莎翁盛夏夜夢中仙女們的女王。

五 活動

在一個組織嚴密的國度裏，有古樸的文化，一個人易於被威權所支配，而難於握權；比如像拿破崙這樣人，能在一場革命之後，找到一切建設被掃光的情形，并能將自己心中的理想

一百年都印在民族的心上；但像狄士雷里這樣人，雖當了英國首相，祇能在一定範圍內活動。因為事件的關係，所以引起每日的行為，而這些行為又不常是願做的。時間一天一天的逝去，這不過來補救愚人的大錯，或是用來與朋友颯強的爭鬪。有大計劃也是枉然；而這人正因年紀太高，自然對這些情形是知道的。

他剛一組閣時，女王和教主們都強迫他提出一議案，關於剷除「教會儀式」的辦法。換言之，就是英國教中不許有羅馬的禮式。假如祭服或祭壇的陳設不依照基督徒的辦法，這些牧師將受控告的。狄士雷里最怕宗教的法則，他深知這些法則能激起多兇烈的情感，就在哈痕屯這樣小的教區裏，因為一派主張盤裏盛祭物，一派主張用一個關着的賑濟盒，以致兩派黨徒內戰。「我的朋友，是位牧師，將拿了我稱為捐物而他稱為祭物的東西，放在他稱為神壇或別的教區人稱為桌子的上面。」

但是教主們下了決心，女王來調解：「她虔誠的希望狄士雷里君不使政府感到一點困難，關於這事盡力使本國基督徒的情感調協。」所以首相在初接任的幾週，就得先修改後辯

護這個不投時機的政策。可是，他所反對的政策反而馬上使他更得民心。人生是黑白顛倒的事業。

但是他真不願別人一提起他的名字，就聯想到專制的法律。反之，他確願保守黨一上台，能表現慷慨的政策。如今正是實現康林士拜和西比兒的理想的好時機。一條一條的法律通過了；資方與工人有同等的責任；工會權利擴大；每週工作時間減為五十六小時；星期六放假日；還通過其他無數的衛生法律。狄士雷里說本黨的口號應是『健康為第一要務。』他的敵人說這是個鉛匠的政策。

首相從少年直到如今都喜歡一種理想，這理想現在有了實權去實現；就是帝國的理想，以為今日的英國是不能與殖民地分離的。二十年前，他曾對德拜提議許可各殖民地派代表，創造一個帝國國會。四十年前，他曾在詩裏歌詠「聯邦強國」為「將來之神」。每次開國會時，有一位實利主義者站起發言，說殖民地，尤其印度，是王冠上太費錢的寶石，因之，不如把這些屬地都放棄了；狄士雷里起立，堅持的說，如果英國不是一個大殖民帝國的中心，那就一錢不

值了，反對殖民政策的人祇看到財政貸借對照表，便忽略了那使民族偉大的政治上的唯一主意。關於這帝國的組織，她擬一個目次：殖民自主權，附帶帝國海關稅則，無民的領地，莫安置一個王職，軍事上的協和，最後，便在倫敦創設帝國國會。這政策似乎太新太膽大，以至他自己還不能施行，但他趁着每個機會，來顯出自己的情調，並表現他與帝國溝通的重要地位。

★ ★ ★ ★ ★

一八七五年十一月十五日，雷克瑪兒官報編輯富勒德雷克綠林赴外交部拜訪德拜爵士（這是德拜爵士第十五，這人與司坦尼爵士一樣，曾是狄士雷里的友人兼弟子。此時老德拜已去世。）他前晚同一位對埃及事業嫺熟的財政家吃飯，聽說埃及王因手邊拮据，願把蘇彝士運河的一七七〇〇〇股作押籌款，蘇彝士運河共有四〇〇〇〇〇股，大部分在法國資本家手裏。綠林認為把埃及王的股份轉買過來，對英國是有利益的，因為這條運河是通印度的大路。德拜聽了這些話，沒有表示如何熱烈；他最怕的是大計劃，但狄士雷里的想像被引燃了。他打電報到埃及的英國代辦處，方知埃及王曾以定期買賣權將該股讓給法國某公司，直

到下星期二能得三六八〇〇〇鎊。埃及頗喜與英國做生意，但他需要的是立刻付款。國會未開會，并且四百萬鎊這筆大款，不能不先投票議決始能列入財政預算表內。『幾乎沒有寬裕的時間，但這件事一定要做的。』狄士雷里上書與女王。法國政府不但不來阻止這事，反而達加日爵士一心希望狄士雷里抵制俾士麥（？）並且使法國銀行家失望，因而否認他們的定期買賣權。但是四百萬鎊總得籌到才行。在內閣考慮的那天，孟它苦可利在等候室知道了其中詳情。首領把頭放在半開的門邊，說了一個字：『是的。』十分鐘後，可利到若絲萊的「新廷」裏，看見他正坐在桌邊，於是將狄士雷里次日需款四百萬鎊的情形述了一遍，若絲萊正在吃葡萄，吃了一顆，吐出皮，問道：『你有什麼抵押品呢？』

『英國政府。』

『款子可以照付。』

『狄士雷里鞠躬盡瘁服從女王：這是剛才辦好。夫人，款子你已有了……四百萬金鎊！可以說是立刻兌現。祇有一家公司能辦得到——就是若絲萊公司。他們的條件很客氣，墊款的

利率很低，所以埃及王的全部利息都歸於你的了，夫人。」

女王太高興了。狄士雷里從未見她如此微笑過；她留他吃飯。「沒有別的，祇是微笑與興奮。」使「仙人」最高興的事，是俾士麥的大怒，因為不久前，俾士麥曾侮辱的宣稱英國已不是一個政治上的實力。

格萊斯敦在權時，英國自己受着縛束，法國受着戰爭的蹂躪，這位「德國總理」因而習以為常的當了歐洲的主人翁。迄狄士雷里握權，英國有了新政策與自以為受尊重的希圖。一八七五年，俾士麥打算恐嚇比利時，再來威脅法國，狄士雷里寫信給吉士夫人說俾士麥真是第二個老拿破崙，應當加以節制。他對女王講這件事，女王贊成并願致書俄國皇帝。英國與俄國在柏林同時活動，俾士麥退却了。英國之能回到歐洲政治舞台上，這算是勝利，使得女王非常歡喜。有狄士雷里執政，她感到如何的強健！

她陡然要求有印度皇后之稱。在一八五八年間，這事就發生了一些問題；當時印度因大暴動後，被皇室統轄，并且狄士雷里知道人們將認這種非英國的觀念，是由於首相對東方節

品之饒有興味，所以力求女王忍耐數年。但是枉然。她強硬着，不得不提出一個議案。

民衆反對的喧嚷真大。英國人素不愛變動。女王曆來就是女王。她爲何不繼續當下去清教徒說：『皇帝的稱呼引起征服，虐待，乃至淫亂的印象。』小冊子發行了：『小彭是逆旅主人，如何把女王旅舍的招牌改成皇后飯店有限公司，結果如何，』或『胡塗彭胡塗，是巴格達的孤子。』大使們覺到這是一段可笑的故事。『那是胡塗心中的藝術家和製造國王家的一種怪意思，』法國代辦公使這般寫着：『在女王心中是個暴發戶的怪意思，她想像可以提高地位。』子裔有了這皇室的稱號便能在社會上找到更好的位置。我的印象是，把這應當遮蓋着皇室起原的幕揭開，是一件大錯，不當有這些把戲。因爲皇帝與國王是天生就的，但如去造作，那便危險了。』

胡塗將使人人再得着信心。關於皇帝名稱而引起的不好的聯想一層，他指出人道主義最盛時期是安多萊時代。(2)至於女王之稱，英國國內仍用這名稱，與歐洲相關的公文，也仍用這名稱，至於與印度相關的行動和官吏之委任（這些官吏也許派到印度去服務），印度

皇后」的稱號與「保護信條者」的稱號併用。女王對這件反對「她」的法律頗感不安，尤其不安的是因自己許多慾望使親信的狄士雷里君親受攻擊，但却更離不了他。她最後得到所求的稱號，給他寫了封道謝的信，末尾簽名為「維多利亞，執政兼皇后」，顯出小孩般的欣喜。新皇后設宴時，她向來不戴東方寶石，這次公然滿身掛着印度王子貢獻的珍寶。飯畢，狄士雷里明知違犯禮儀，起立，提議慶祝印度皇后萬歲，說了一篇短演說，其中和波斯詩篇一樣的滿了幻想，但女王毫無慍色，反而微笑的鞠躬，幾乎是一個屈膝禮了。

★ ★ ★ ★

因此政治的船在幸運與晴天的波浪上顛簸，在議院的恩寵與主上的心情的波浪上顛簸，在海上駛的很不錯。但船主已疲得利害。他太失了健康，向女王屢請賜許脫離政治生活，這她無論如何是不肯的，她提議昇首相入上議院，是易於辦到的，「那裏費精力的事，少多了，那裏他能指揮一切。」這個他承受了。他選了他曾給瑪麗安的名稱——皮剛什斐兒——但她祇是子爵夫人，他却當皮剛什斐兒的伯爵和哈痕屯的哈痕屯子爵。「伯爵！格萊斯敦

「聽說這」惡魔「化身的消息，諷刺的說：『他不能當「公爵」，我總不寬恕他的。』」

他想避免別離的傷心，所以在這事宣布前一夜，還在下議院作最後的一次演說。這事嚴守秘密，議員們夢都不曾夢到不能再聽他們首領的言論。當全體議員起立時，他緩緩走到議廳的另一頭，一直到欄杆處，才轉過身來，將這長屋的周圍看了一兩分鐘，看看長櫈和行廊，看到他初次演說的座位，看到財政席，那裏他曾看過皮兒碩大身材與優美的容貌，看到他許久曾估着的反對黨席。於是他又走回來，經過議長席之前，用長而白的外衣把自己包着，靠在秘書的臂上，走出去了。一位路過的少年看出他眼裏含着淚，但也莫明其妙。

第二天開會時，議員們得知這項消息，一羣羣的聚攏，深受感動。席間的說話聲音低抑，宛如屋中有一副棺材。一位式禮官名維廉哈德代客爵士說：『黨政裏的真豪俠與愉樂似乎已經去了；留下的祇是慣例公事而已。』那便是全體議員的感覺。這位老頭兒在人生遊戲中所選的興趣到後來感化了周圍的一切人了。同他在一處，一個人從不知明天將發生些什麼事，但至少不會是沉悶的東西。『他把最平淡的事弄成奇麗。』這位生活方面的大藝術家，會把

辯論藝術化了。『他不單是自己精彩，并使別人都精彩。』他自居高位以後，竭力提倡對一切儀式應當尊敬。祇要他的一位黨員來妨礙了他，他就會轉過身向那人不高興的望望。在討論財政問題時，他設計要看一場真正的比武，并且使別人也來看看。曼勒寫道：『自你離開後，我在下議院裏的一切個人興趣截然而止了；』一個政敵名維廉哈哥提爵士寫道：『此後，女王一去了，這遊戲祇是棋盤而已——小兵們的小鬪。』他結論時引了墨特利席（3）論拿破崙之死的話：『你也許以為當我得到他的惡耗時，我會歡喜，因為本國裏的大政敵去了。可是適得其反。當我想到不能再同那位偉大的智者談話時，我祇體驗出一股追悔的味。』另一人寫道：『可憐！可憐！我們再找不到第二個你了。偉人的時代過了。伊加波特（4）伊加波特！』

此後不久，在女王召集國會時，身邊立着一個不動的怪人，穿上朱紅與銀灰的衣服。那就是新皮剛什斐兒爵士。最漂亮的貴族婦女特來看他蒞會。德拜和白拉佛是他的保人。他神色十分安閒，走上前，鞠躬，握手，按照禮節的舉帽，因為他初次蒞會就當了上議院的領袖，所以不能不在第一次開會時說幾句話。當他二十五歲時，曾在年輕的公爵裏寫着：『據我看來有一

件事是很明顯的——就是一個人在下議院很可以演說的好，但在上議院便完全失敗了。因此我的結論是祇要兩個方法在我終生事業中，我願作兩種演說方法的模樣。在下議院，也許唐姿安可以作我們的模範；在上議院，也許失樂園可以作為模型。』他兩者都錯了；即使在下議院裏，他都費了時候來痛改他拜翰式的舉止，但在上議院裏，他從未採過米爾頓式的模型。這雖僅是毫釐之差，但不可淆混的，并且比他少年時所預料的更難下定義。他用純粹藝術能力注意到這事。在初次開會後出來時，他說：『我是死了，死了，但是死在極樂的田園裏。』

(1) 俾士麥 Bismarck (1815—98) 德國政治家。

(2) 安多萊時代 Era of the Antonines 羅馬皇帝安多羅亞斯派牙士 Antoninus pius (A.D. 133—

161) 與馬可斯奧立亞士安多羅亞士 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 (A.D. 161—180) 在位時期，被

認為黃金時代。

(3) 墨特利席 Metrich (1773—1839) 奧大利外交家。

(4) 伊加波特 Ichabod, 沒有光榮之意。

六 殘忍行爲

一八七五年的七月間，波士亞與黑目哥文拉的一些農民，因不信基督教而受狗一般的待遇，於是起來反抗土耳其人。這看來是一段不關緊要的小消息；但是後來事情弄嚴重了。土耳其政府真是出乎意料的懦弱無能，如果召集兩千人，派到波士亞去，這似乎需要一位軍事人才，但這人才却又找不到；並且財庫又空虛。在巴爾幹的每個村莊裏，塞雷與麥多底亞斯的俄國正教同盟會所組織的秘密團體，繼續激烈的反對土耳其人。俄國人受兩種力量鼓動着：其一是感情的：他們是巴格人，西布人，和努曼麗人的同胞，大多數講來還是宗教的弟兄。其一是政治的：他們需與地中海溝通，甚欲直達這個海，祇好征服康司坦丁羅布與諸海峽，或是先使巴格人和西布人解放，然後在俄人保護之下才來組織奴隸制。

狄士雷里在世界上最討厭的是看見俄國人佔有地中海。他的英國政策的第一件原理是保持與印度澳洲的自由溝通。所以，由陸路，非經過講友誼的土耳其國，不能有這類交通的；

由海路，就非經過蘇彝士運河不可的——如果土耳其的亞洲的省分被仇國所佔據時，這種交通是受攻擊的。俄人在這件事的活動上所處的位置似乎很可疑；他們的計劃也許廣播而危險。事件初起，就當睜眼看個清楚。狄士雷里尚能清晰記起克渥米亞戰爭爆發時的情形，當時他親見如此愛和平的人——阿伯丁爵士——就因為太怕戰爭反而被漩入戰爭。要想有真能維持和平的方法，似乎是劃出一根綫，不能退出這根綫之外。

巴格隨着波斯亞造反了；當俄國、德國和奧大利，擬了致土耳其的一封嚴厲的信，請英國也簽個字時，首相却拒絕了。英國應否與別國共同去毀滅於本身利益相關的國家，而來同哥提其可夫（一位公認的敵人）與俾士麥（一位不可靠的朋友）合作呢？他甯可公然表示態度出來。在他致白拉佛夫人的信裏有這類的話：『無論什麼事發生，我們都不會捲入戰渦裏；但是萬一去戰，那也是因為我們甘願作戰，並且有個想成功的目標。但我希望俄國能在這件事的究竟上覺悟，我們就會得着和平了。』

★ ★ ★ ★

政府的保守政策大體被人讚許，自由反對黨一直不表示什麼意見，等到消息靈通的格萊斯敦的日日新聞發表了一篇文章，其中詳載駭人聽聞的消息，說在巴格地方的土耳其人如何殘忍。小孩被慘殺，婦人被強姦，少女被賣作奴隸，一萬基督徒被下獄——這些就是首相的朋友與同盟所做的工作。狄士雷里帶着諷刺的懷疑，讀這段駭人的記載。他從他的大使那裏尚未接到什麼報告，他看出格萊斯敦與其黨徒樂於誇大事件，更進一層，按理他是不輕信殘忍之行的。當印度大暴動時，他曾大膽的反抗與論請他們根據推論，如果沒有正確的調查，決不輕信動怒。大凡仁慈的人，如果除了野心而外，沒有其他強烈的情感，便不易於想像出有故意的殘酷與悲傷的事情。他曾遊歷過土耳其，同省長們食過飯，同他們吸過水烟袋；他想不到這些溫柔的紳士會屠殺小孩們。這也許由某種混雜軍隊的行爲放蕩所致，但是這些叛黨自身一定不怎樣溫和的。他最怕『意見轉移』。他聽說那些被壓迫的人民，已使他夠受了，所以馬上感着一種僞君子的氣息，也覺得自己受了壓迫一般。

在下議院討論過這件事時，他回答他希望爲尊重人性之故，得到更確實的報告能證明

這項消息之言過其實。『我并不懷疑巴格地方發生了殘忍行爲；但我不信女子會被賣作奴隸，一萬以上的人會被禁錮。按事實說，我懷疑是否有容得下如此多人的牢獄，並且我相信東方民族很少去傷害人的，他們會用更迅速的方法一致與叛徒斷絕來往，所以我不信有如此大規模的殘忍行爲。』

不幸，這回胡塗的經驗不合用了，而這些事是真的。大使忽然給英國的喧嚷鬧醒了，得着些材料，不能不去證實這些事實，因之輿論鼓噪了。首相能說幾句輕描淡寫的話就把這些犧牲者掃開嗎？狄士雷里詛咒外交部的報告不全，希望暴風雨會過去。確是懊悔。巴格人的村落被焚燬，少女被強姦，但是這就能推翻一個理由充足由來已久的政策嗎？

★ ★ ★ ★

此時格萊斯敦在阿瓦頓。他曾寫信給親愛的格蘭維綺說他年已七十，在社會上服務五十年，應當告退隱居，但『他時常從愛爾巴島（1）歸來。』狄士雷里在事業路上的每個轉灣處都碰着這人，舉起頭，如龍噴出火一般。他並非沒有退休的誠心，但因爲「惡魔」握了權，這使

他毀了所有的誓言，又來活動了。他專心研究神學與荷馬，努力不去想這難受的謬言，但這不能安慰他。他越想越感覺當代的大錯是失了認識罪惡的能力！他憤於慢慢說：『哈，罪惡的認識，那就是近代生活中的大缺點。』他重新誦讀的作家中，那一個會充分表示對罪惡憎惡呢？華特斯可提爵士的確會同一個拜倫要好！某年少的客人發神經似的說一位小說專家應具一切知識，並且用絲它也夫人（？）的句子提醒他，『能了解一切，定能寬恕一切。』但是格萊斯敦搖搖頭，說：『別弄鈍了你對罪惡認識的能力。』

他覺得自己的能力毫未弄鈍。有人在他面前陳述巴格地方的殘忍行為，他心中充滿了怒潮，恨那些土耳其人，蘇丹的衛隊，和新皮剛什斐兒爵士。他覺得目前是個因正義而發攻擊言論的好題目。此外還有什麼能激動他心靈裏更好的題目呢？人民加上桎梏，基督徒成了異教徒的犧牲品，在這種暗無天日的陰謀中，還有那位「最大的異教徒」本人，他是悲慘中的喜劇角色，他曾敗壞了民意，曾傲世的鼓動民族採取為我主義，為的是使自己滿足罷了。國會正值閉幕時期，格萊斯敦因腰痛，臥在床榻，他的斧子懶懶的躺在天井裏；他專心來寫本小冊子。

這本小冊裏的語調異常兇猛：殘狠的惡魔的貢獻……土耳其人，反對人道的模樣……在歐洲牢獄裏沒有一個犯人在南海諸島上沒有一個食人者，聽了這些事件而不憤恨的……補救之道是制止土耳其人『用唯一的方法取締他們的苛刑，換言之，就是取締了他們自己。他們的警察，他們的遊擊隊，他們的縣長和省長，一切東西，我希望從他們蹂躪過蹂躪過的這塊地方全部逐出。』

這小冊效力很大數日內銷了四萬冊。全英國都開會，疾呼驅逐土耳其人。開始募捐，以作十字軍之需。在李費浦正演着阿色羅（3）觀衆聽到『土耳其人都淹死了，』都站起來歡呼。一陣道德的旋風掃過英國。格萊斯敦帶着演詞和文章，趁着暴風，各處奔馳。他懷疑英政府願去合併埃及他說：胡塗正在扶助土耳其，因為他想土耳其也許會傾崩的，而他的艦隊停在西加海灣，自然預備一有機會就佔領埃及。也許人們能看見狄士雷里當了門斐司的公爵。他祇想到巴格人。無數的反對土耳其的香客巡遊聖地阿瓦頓；他們看見格萊斯敦穿着襯衣，於是獻上他們帶來的物品——一根粗糙的手杖或是一根彫花的斧頭柄；格萊斯敦便對他們

講巴格人的事。他們又去了，滿腔熱忱：不，英國祇有在不信基督徒的人旁邊不應當戰爭！『不管首相如何握着劍柄，但國民會注意那劍從未抽出刀鞘。』

皮剛什斐兒讀過這本小冊。他認為這書是性急的，報復的，寫得壞的——『自然』——同巴格人所有的殘忍比較還要壞些。在他寫給白拉佛夫人信裏，稱格萊斯敦為『偽君子』並且說此人祇要能握權，甚至情願為謊言而當犧牲者。他致書與德拜爵士：『後人將會公判那個無主義的瘋狂的格萊斯敦——包含一個奇異的混合物：忌妒，報復，虛偽，和迷信；還有一個特性，就是不管當了首相或反對黨領袖，不管是在傳教或禱告，演說或胡寫，總不是一位紳士！』

不論什麼事發生，皮剛什斐兒爵士絕對不受輿論支配。在國家失去主見時，一個人應當等待着時機。危機過了，人民才能重新談到理智。總之，這位贊戰而又反戰者在趕着什麼？向土耳其人宣戰嗎？用全世界的屠殺來報復巴格地方的殘忍行為嗎？憎恨罪惡並不是一黨的事。賈權。從不滿於政府的人的呼籲裏來下個評斷，人人都會以為皮剛什斐兒爵士是土耳其的皇帝，以為德拜爵士是土耳其的國務總理。其實，他並不感到自己負着什麼責任。他認屠殺為

可怖。他不會協助土耳其；他情願看見他們都沉到黑海的底裏。他怕失去的是帝國的統一和英國的將來。

胡塗從未這般表示過厭惡虛偽。他明知發表幾句情感的話將使事情不如此棘手，但寫信給德拜說自己如何監視外交部秘書，別露出他的行爲是受輿論威脅的。又一天他寫道：『你不能太固執。民衆大會的要求毫無意義，並非政策，而是些又曖昧，又空洞，又不實際的東西。』在吉爾德荷兒的市長就職那天，他說：『英國雖保守和平政策，但任何國家都沒有我們的十足備戰。如果我國因正義而加入戰爭——如果爲自由，獨立或土地而戰，我覺到我國的財源是不盡的。我國與他國不同，別國在第一次出師時，便不得不問能否支持到第二或第三次出師。我國則不然，一旦出了兵，不到公理戰勝時，決不會停戰的。』

(1) 愛爾巴島 Isle of Elba 地中海之一島，國意大利拿破崙流放時，曾住此。

(2) 絲它也夫人 Mme. de Staël (1766-1817) 法國作家。

(3) 阿色維 Ohelotz 諷刺劇。

七 戰？

五味酒雜誌上刊一幅漫畫，表示「英國」被貌似狄士雷里的領導引到懸崖邊，崖底寫着『戰？』再走近崖邊一點。『不再近一寸了；我已夠近了；近到可怕的程度。』的確英國生怕掉下崖去。皮爾什斐兒的政策不過是用戰爭的恐嚇來警醒俄國，並無作戰的意思，但是人們易於想到，時常在崖邊走走，鬆的石頭非常危險。

這就是外交長小德拜爵士的意見。他同他的父親迥然兩樣，是位拙滯而頗有理智的人，在危險時期，他那種健全的鐵石心很有點用處，但他生來就不能在薄冰上做外交上的滑冰。他討厭一切浪漫與戲台佈置的事物。他找不出恐嚇俄國的理由。他之反對土耳其，并不同格萊斯敦的用意一樣；因為那又是一種他不喜歡的無味的浪漫之舉；但他不能承認因為俄國人要占領康司坦丁羅布，就會使英帝國受危險。他深心中不承認英帝國會受危險的。於是首領又要說：『這是缺乏想像力的人了。』好罷，他沒有想像力，也不需要什麼想像。他決不努力

去和緩目前的危機，爲的是要避免將來渺茫的不幸。他對皮爾什斐兒所擬的一切計策，總是不滿，憎恨，又因爲他名聲不小，判別力強，所以能另外集合許多同志。

當內閣設法制止車輪轉動時，女王却推着輪子。她對俄國永無好感。從前阿爾伯常說將來的危險會從那塊地方來的。她認爲這是自己的責任——來保持帝國的正義，并使到印度的大道安穩。她責備格萊斯敦與德拜爵士。她既不能了解這許多男人的弱點，自己是個女人，反而與敵人交鋒。她寫些贊戰的信，攻擊首相，誰組織祖護俄國會，誰就當受控告。爲何遲疑不戰呢？『女王真有說不出的焦心，怕遲誤下去就太晚了，永遠會失去本國的威權！這事使她日夜不安。』——『女王用愛國心向人民懇求，她知這才能激動政府；她相信政府中每個人員對國內與國外的敵人，都感到需一致團結，去挑戰……這並非幫助土耳其，而是俄國或英國在世上稱霸的問題！』

甚而公主們都加入了。有一次，首相正巧坐在康橋的公主瑪麗旁邊一同吃飯，這位公主問道：『我想不出你到底在等什麼！』此刻，我在等洋蕃薯，女士，』皮爾什斐兒爵士答道。

直到如今，他都能在女王與德拜爵士兩人之間的窄海峽裏航行而無不測之學，但他永能如此嗎？並且他還得避開第三批暗礁的危險，那就是自由黨因『英國之利益』一語而觸怒了。他們說：『這是一種自我政策。』那位老諷刺者格萊斯敦說道：『這是同愛國心一樣的自我。』狄士雷里便靜靜的用眼去測量懸崖之深，幸而自己還不覺得昏眩。

★ ★ ★ ★ ★

俄國向土耳其宣戰了。俄皇特派伊格拉提夫來英以訂中立國的條約。倫敦時髦的人士歡宴伊格拉提夫全家。他的夫人又活潑又美麗，不大會喝酒。她與人大比賽一次。倫敦得銳侯爵夫人與她比賽金鋼石。英國夫人得勝了。皮爾什斐兒爵士警告俄國，說如果俄皇不尊重英帝國不可少的三點，他便不能保守中立，這三點是蘇彝士運河，達達勒海峽，康士坦丁羅布。哥提其可夫准許了。這位大使冒了什麼險？因為他的密報人使他有自信心，說在皮爾什斐兒之後，民衆意見毫不一致。許多英人笑他這種恫嚇手段。五味酒雜誌刊了一幅『彭加名粗暴漢』的畫，英國獅子對人頭獅身相說：『看這裏，我不了解你，你應當了解我！才是不加入戰爭去的。』

擁護那邊正在發生的事。」斯可華諾夫是位可慕的大使，無論倫敦稍有身分的人都叫他着「斯可」，他清楚在交際界裏能找到政治上的秘訣，他得着許多消息，甚至能打電報到聖彼得堡報告反對首相政策的英國大臣的名字。哥提其可夫更自信了，而玩着雙層把戲；他向英人宣稱：『我們看清楚康司坦丁羅布的問題，祇是強國間立個協約，便能解決的。』他向尼古拉斯大公——軍隊領袖——發號令：『我們的目的地——是康司坦丁羅布。』祇要打勝仗，什麼都能解決。等俄軍佔了這城時，誰敢來驅他們呢？

大公鑽進了巴格。女王越來越興奮。阿爾伯早就常料到這些將發生的事件了。她，一個無方的加山拙，（1）能袖手旁觀帝國的崩潰嗎？『仙人每天寫信每時打電報。』至少她不信俄國的許諾。她要抵質品，多少總得做點事才行。『女王昨天看見的報告非常驚人！德拜爵士對其中的危險決不能漠不關心罷？他接到不斷的警告，似乎不發一言，祇是承受而已！這樣一位外交家，女王真從未見過！——俄人轉瞬就來到康司坦丁羅布！於是政府將大受責，女王怎樣受辱，她會立刻退位的……勇敢些！——如果這件事不去做，而且馬上就去……反對黨首

先就會攻擊你，一星期或一天一天的耽擱下去，僅是——請注意女王所用的字——致命的！請立刻幹下去！女王祇聽見皮剛什斐兒爵士說要做什麼，但毫不見動靜，她憂傷了。星期二那天，他告訴她說三天後，將調五千人去增防，又告訴各方已經預備好了，并且如果俄人不復驅康司坦丁羅布，就是加利波亞地方都有了預備。但她不聽見有任何兵隊調動，她愈來愈驚訝了。平日女王一見皮剛什斐兒爵士就覺着有希望有勇氣，但一切沒有動靜，總有點關係，或是故意的，或是下級人員之缺乏毅力！這真使她驚駭了。——還有那些言語——侮辱的言語——俄人用來反攻我們！這使女王的血沸騰！本國許多人民的感想如何！

她不斷的要求放下這荆棘的皇冕以示威脅，德拜也屢願辭職，而年老的首相因患痛風而氣促，因為不能看見白拉佛夫人親愛的橘色的眼睛也感悲傷，寫信給她：『我病得利害。假使我辭了職，而能擔當將在內閣裏發生的事件，我馬上就告退了。但我決受不起事件的……』

土耳其那方面能稍稍抵抗，這便大有希望。軍隊是不错，蘇丹王曾向兵士說：『你們的腰刀，信徒的腰刀將為你們打開天堂之門。』聽說俄軍在蒲勒納前方，被阻不得進，五萬人被殺，

三萬人受傷，因臨時醫院看護不佳，也許全會死的。在八月裏，俄人被認為是敗了。莫提克將軍相信這件事。英國人愛強勝的民族，民衆的情感偏向土耳其了。在倫敦街上，可以聽見這首歌：

『我們不願打仗，

但是，如果有侵略的政客！我們要這樣做的話，

我們已經有了船，

我們已經有了人，

洋錢我們已經得着！』

現在時髦的是禮拜天到格萊斯敦住宅，向着窗子投石頭大嚷反對口號。這些擾亂者的祖父曾用同樣的方法對付過威林登的窗子。

國會各院休歇了。皮爾什斐兒到哈痕屯休息。他的呼吸很吃力，簡直不能步行，赴教堂時，祇得坐上瑪麗安的小馬車。園中的孔雀來麻煩他：他說他幾乎在那裏做出一種殘忍的行爲，把孔雀都殺死。回到倫敦，就請一位小量治法的內科醫師客底醫治。這位大夫被人鄭重的介

紹來的。客底檢查過這副老的身體，一絲不掛的，似乎是新兵檢驗體格一般。他查出這殘老的軀壳裏有氣喘病，喉管炎，還有腎炎症，這些病適宜於防護到印度的大道上的保壘……

★ ★ ★ ★ ★

玩紙牌祇需要一種不動聲色的冷靜，這就是首相行政的特點。但他如何能同兩個同伴來『偷機』而其中一人每次都叫着『偷機』？另一人又討厭這種遊戲，一定要放下牌不玩。尤其是女王可怕，太喜歡她的首相，一味信任他。雖然各有不同的理由，但兩人都具有強烈的愛國心，勝過了其他的情感。她緊緊依附他，情願賜他尊稱，自動請他當英國最高勳爵的武士，但他卻却了，以為時機不利。她到哈痕屯去訪他——自墨爾波爵士之後，她從未對別人表示如此親愛，并特准他寫信時取消官方的公式，如今他寫信時，開頭可用『夫人兼最親愛的主上』女王的回信：『我最親愛的皮爾什斐兒爵士，信末是』相信我，特別問候，你的親愛的，維多利亞，執政兼皇后。』

但她仍一味愚鹵的固執，這真使他討厭了。他們之間有這種區別，皮爾什斐兒決意避免

戰爭，頗有把握的做下去，而女王却熱烈多了，走到願意戰爭的地步。最後俄人攻下蒲勒納，有克服康司坦丁羅布的可能，這時才天真的提起首相曾訂的那些條約。皮剛什斐兒爵士是否說過在如此的局面下會宣戰的。他在等什麼？俄國不先與歐洲諸國商量已經同土耳其訂密約了。不久，就會看見這些事實。哈！皮剛什斐兒爵士並不比別人高明。所有的人全是懦夫。唯有她，可憐的女人，祇得爲一切而犧牲性命。皮剛什斐兒爵士深深彎着兩個垂下的肩。他盡量誇張對女王的誠意，以求女王赦免他的不服從。『皮剛什斐兒爵士希望女王記起曾賜許他不在晚間寫東西，至少不寫這樣多。他爲女王而活着，爲女王而工作，如沒有女王，一切都完了。』不過他仍然細觀這場遊戲。

★ ★ ★ ★

還有一位大賭腳，直到那時祇靜觀情形，等候加入的時機。那就是俾士麥親王。二月九日，他陡然把牌砰的一聲放下，在德國衆議院裏發表一篇長演說，故意把演詞弄得曖昧不明，同時又很明白。俾士麥不得不在奧國與俄國之間，加入其一；但自一八七五年事件發生後，他

深恨哥提其可夫，所以現在加入了奧國，以與俄國相抗。但他公言獨守中立，宣稱東方問題於德國無甚關係，康司坦丁羅布不值朋梅園地方一個特別兵士去拚命，德國希望避免紛爭。德國在一切相反的利益中的職務是「誠實的代辦人」的職務。自然土耳其與俄國苦心進行的條約，應受俄國列強開會後的贊同。這會議，如果他們願意，就在柏林開。這事分派時似乎全是禮貌的行爲與高超的心思，但兩點鐘後，俾士麥把哥提其可夫兩年所建設的大廈剝成平地。俄國已受了英國的威脅，再不敢同德國拚命，所以馬上承認了會議的原則，不過祇承認將條約去照會列強的公式而不是服從對列強的條約。

★ ★ ★ ★

最後這項條約發表了。英國人看到後，失了知覺。表面看來，哥提其可夫尊重已訂的誓約：康司坦丁羅布，蘇彝士和達達勒海峽仍然是自由的，但所有這些地方仍受束縛。土耳其失掉在歐洲的一切省土。俄人的揚言巴格人是他們的奴隸，他們能走近地中海。在亞米尼亞，他們佔據喀爾和貝當；於是，向印度大步跨來，後方封閉亞洲的土耳其。英國用着在危險中能團結

全國思潮的好方法，所以在首相指導之下規定：英國不參加議會以討論這類事件。

皮剛什斐兒爵士仍持冷靜態度。他以為這條約是不被承認的，他通知斯可華諾夫說祇要英俄直接把最重要的各點議妥後，他就來參加會議。他的條件有兩層用意：沒有英屬巴格也沒有俄屬亞米尼亞。公使跳起來嚷道：『這無異剝奪俄國出師以來的一切結果……』這也許是的。無論如何，首相明白告他英國如不能滿意，就會乃至用武力強逼俄國離開爭守的疆土。斯可華諾夫受驚而懷疑的走開了。皮剛什斐兒爵士并非英國。開了一次閣議。首相急於備戰。『如果我們下了決心，我們將得着和平，我們將把和平的條件向歐洲指令，』但是一定該有準備的。他提議提出預備軍，貸款之投票，急遣艦隊直駛康司坦丁羅布，還有一層最要緊的是，既然糾紛在保護印度的路途，他要「帝國」也來參加保護，印度軍當派至地中海以扼俄國交通之要塞——塞普洛斯與阿方山。他內閣贊成首領的意見，祇有德拜爵士不同意，憤而辭職。他認為那些計劃祇是促成戰爭，自己便把責任卸了。皮剛什斐兒爵士同一位老友，尤其是與德拜分離，自然不免後悔，但祇得准其辭職。

這次斯可華諾夫受驚了。德拜之引退是個暗示。無論如何俄國不願與英國開戰。俄國已經因出師而很衰弱，又沒有軍艦；更有一層，俄國甯願與皮剛什斐兒爵士妥協，而不願與俾士麥妥協。大使帶着讓與物歸國了。哥提其可夫承認英屬巴格問題，把面積減成一半，取消通海的道路，但堅持要俄屬亞米尼亞。皮剛什斐兒剛復不屈。於是就開戰——如果英國得不到保證，保證她在東方地中海裏也有個與什布羅達相似的海峽。正當那時，一個炸彈落下——傳說由印度秘密派來的軍隊開始登陸了。那是最後的打擊。俄國承認一切。蘇丹簽了一個秘密的正式條約，願把塞普洛斯島讓與英國，而英國這方面却訂好如果亞米尼亞的俄人進佔喀爾與貝當以外的土地，英國當合力抵禦。哥提其可夫答應赴會議承認如此一個條約。土耳其仍然是一個歐洲的強國。斯拉夫人的前進被阻止了。這遊戲算贏了，全贏了，沒有損失一條人命，沒有費去一粒來福槍子彈。領導者將遊覽風景的人們帶到海岸，無傷害的，快樂的，不過有點兒疲倦罷了。英國人想：「這是位好的但是疎忽的領導。」

★

★

★

★

皮爾什斐兒爵士對這事件認爲最滿意的一點是塞普洛斯之獲得。三十年前，在沃克雷，德裏他就明白的宣布過這件事。能實現他的空想與夢境，這使他高興。還有一層，就是塞普洛斯是維納斯女神的島。雷查綽號「獅心者」曾把這島贈與耶路撒倫之王露新爾，而此人曾當了羅浮士的伯爵。如今亞福樂代蒂（2）的城和十字軍的浪漫國將與什布羅達和馬而大聯結一起，完成英國的地中海。這位老藝術家對這些世俗的遊戲頗饒興趣，這其一個可紀念的日子。

（1）加山拙Cassandra希臘傳說中的女兒。後來這名稱加於一個預言凶事而無充分辯證的人身上。

（2）亞福樂代蒂Aphrodite希臘神話中，愛的女神，相當羅馬的維納絲。

八 柏林會議

一個國際的會議：是一切虛榮場中之最大者。開頭說起，各國的內部，都不注意到本地的虛榮。每個首相以爲唯有自己能代表本國的政策。每個外交長以爲首相對外交是外行。每個

專門大使以爲外交長不行。開一個會，偉人們聚首一堂，那等於是第一流的提琴家在台奏一樣。

俾士麥親王希望大演員都能出席。俄國方面，他盼望斯可華諾夫來，他喜歡這人，並曾共擬過會議程序的一部分。但是哥提其可夫以爲這項工作不能委託別人，勸皇帝承認這個意思。俾士麥一心想復仇才感愉快：『他不會第二次爬到我的肩上，當作一個座位。』英國的首相也願親自出席。除了他還有誰能了解東方呢？皮剛什斐兒爵士與莎力士伯立爵士被委爲全權代表。專車開走了。俾士麥正在想：『會議？我就是會議。』同時皮剛什斐兒和哥提其可夫都是衰弱的老人，騎在車中的墊上，這些車由伯拉塞與聖彼德堡輻湊到柏林，他們都有同樣的野心。

各國代表出席這個以公開討論一個協約爲目的的會議，都有各自的密約。英國備有同俄國訂的倫敦協約。土耳其知道自己曾把塞普洛斯讓與英國，但是對巴格協約茫然不知。奧國與英德兩國約妥，不費絲毫力氣便得了波士亞與黑日哥立拉。法國得到保證說埃及與敘

利亞不在討論範圍內。英國民衆恐怖而羨慕的描寫着皮剛什斐兒爵士猝然衝出與俄國的熊相會，他們毫未想到這場戲已經如何全部演過了。

★ ★ ★ ★

一到開色何夫旅館，皮剛什斐兒爵士發現客廳桌上擺了一大籃花，和綴着黃花與玫瑰的一大箱鮮美楊莓。這是公主（維多利亞的女）的歡迎贈品。他寫信給女王：『太子和公主在皮剛什斐兒爵士拜訪柏林之際，曾灑了無限的仁惠在他的身上，更覺可愛的是他感着多年深感女王之助，所以這番仁惠更爲可愛。』他接見俾士麥的秘書：『總理願立刻與皮剛什斐兒爵士晤面。』

這兩人彼此了解，彼此敬重。十六年前，他們曾在倫敦遇過，已預知各自的學力與毅力。皮剛什斐兒發覺俾士麥與從前大不同了。一八六二年，他曾看見的那位有着白的蜂腰的偉人現在變爲健悍，並且微紅的臉上長着銀鬚。但他仍聽出他曾愛慕的口音，簡勁而有力，有點乖戾；粗蠻的坦白，還發覺那柔和的聲音吐出駭人的內容，這柔和的聲音從這塊龐大堅實的體

格中發出，令人驚怪。俾士麥說他打算使這個會議簡單，以為應在開會的前幾天，趁着各國代表頭腦清晰時，專討論那些引起戰爭的較大問題。因此他們先商議巴格問題。

次日二時，會議開幕，地點是個堂皇的大廳，其陳設之富麗，正適宜外交家的金絲繡織的制服，寶星，徽章和寶劍。在開會前，人人走到一小食舖，喝葡萄酒，細敲餅乾。皮剛什斐兒自己介紹與國際的人員：土耳其的客拉德阿多利省長，此人是一位黑鬚的態度過於柔和的少年；那位蹣跚的老哥提其可夫；意大利的有日本人臉的可第；法國人而半英國式的華丁登；奧國的盎綴面……是的，一切都順利；除了俾士麥同他自己而外，此處並沒有其他偉人了。

俾士麥用軍事上直截了當的策略動員了。人們毫不討論的，馬上都贊成巴格憑着巴爾幹綫分成兩部。於是什麼事都不對了。俄人曾私允土耳其人有巴爾幹的疆界，但不許他們派兵保護，也不許在他們所得的巴格一部分地方駐兵。這無異乎間接破壞了倫敦協約的一切。巴格地方不許駐兵，自然又會受俄國的侵吞，於是俄國能佔據地中海的道路。

皮剛什斐兒大發雷霆了。俄國不當夢想，以為英國可以欺瞞的；哥提其可夫激怒了，變為

囑強。皮剛什斐兒爵士正式宣稱英國所要求的條件就是哀的美敦書。俄使於驚惶失措時密派使者到皇帝面前請示。皮剛什斐兒上書女王：『我不怕結果如何；因為在相當地方，我已暗示了如果他們不採取英國的意見，我就會破壞這會議的。』

在哀的美敦書期滿的那早晨，他靠着可利的臂上漫步出來，告訴可利預定一輛專車，把英國的代表載到家烈。可利把這命令轉達德國的鐵路管理員。這一來，成效頗快。三點三刻，俾士麥親王來開色何夫旅館。他對可利講：『請引我到皮剛什斐兒爵士那裏去，並且請在三點五十五分時關照我一聲，因為我四點鐘還有約會。』他問是否有妥協之可能。『妥協，在訂倫敦協約時可以妥協，但非到那時是辦不到了。』『我是否當知道這就是一封哀的美敦書嗎？』『你應當知道的。』『此刻我不得不去見皇太子。我們應當再談談這件事。你今天在那裏吃飯？』『在英國公使館。』『我願同你吃。六點鐘，我是獨自一人的。』

『我許可他的邀請。』皮剛什斐兒上書與女王：『飯後，我們退到另外一間房子，他吸煙，我也跟著吸了。我相信我給了我孱弱的體質以最後的一擊，但我感覺那是絕對必需的。在這

種環境中，不吸煙的人，便露出窺探別人的語句的容貌……我們談了一點半鐘政治的問題，非常有趣，他這才相信我這次哀的美敦書並非一種虛偽；在我就寢前，我高興的接到聖彼德堡屈服的消息。」

俾士麥說：「於是又有『歐洲的土耳其』了。哥提其可夫嘆道：『我們犧牲了十萬兵，和無數的錢，結果一無所得。』」

這件枝節使俾士麥非常重視皮剛什斐兒爵士，他慣說：『那老猶太人，正是其人。』他們友誼不錯，共談着『本行』的事，感着一種好奇的興味。他們快樂的談到與王子、大臣、國會的關係。當一個人當了首相時，就不易找到一位共難的同儕了。這自然易於令人與他表同情。但是俾士麥因更孤高更傲世，以為自己更勝一籌。皮剛什斐兒爵士有弱點；他的甲冑上有縫子；祇要一受某種意念的浪漫聯想，便難於自主了。俾士麥窺出他的虛榮，樂於來反對這些虛榮，並利用他的短處。至於皮剛什斐兒，他預見這位總理的遙遠的目標了。他們正立在一大幅世界全圖的前面，討論殖民問題，俾士麥心想表面做出反對的神氣，頗合政客的手段。皮剛什斐兒

的指頭滑過巴爾幹諸省，說道：『你不以為這兒也有一塊適於殖民的地方麼？』俾士麥望望他，不做聲。

★ ★ ★ ★

自這可紀念的一天以後，會議成了例行的手續。如果皮剛什斐兒不患痛風症，對於這種更刺人的如國會般的會議，必能大感興趣。他不僅喜歡俾士麥，就是哥提其可夫也成爲朋友了。『他是最有禮貌的紳士，頗可愛，我使他受這樣多的麻煩，心中很難過。』天氣正如盛夏夜『夢』時一樣。有天晚上，也許能到羅可國的首都波慈丹去遊覽，第二晚上，在土耳其公使館聚餐，最精美的餐，有那特有的「皮拉佛」食品，因此，華丁登先生曾兩次進食。過後就在銀行家布萊琪洛德家用餐，祇奏着華格勒（1）的譜子。在街上，人人轉過來看皮剛什斐兒爵士。書買們打電報到英國再訂他的小說；通俗圖書館從道奇麗日（2）出版公司購到他的全集。

在會議的第三週，一顆炸彈爆發了。斯可華諾夫所訂關於亞米尼亞的條約在英國地球日報上披露了，這消息是外交部一個書記賣給報館的。這事影響英國的情感很大。英國之得

塞普洛斯仍秘而不宣，沒有什麼賠償，可以制止俄國在亞洲的戰勝。輿論譁然，英國的全權代表們打算取回他們的讓與物。俾士麥又來鼓動風潮，以便能感到使風潮平息的愉快。他是一個堅毅，嚴正，消息靈通的人，他看來這些失了禮貌的人所生的莊嚴的爭鬭是滑稽的。哥提其可夫和皮剛什斐兒都不是地理學家。哥提其可夫喜歡——照他的話——得到事實的鳥瞰，換言之，他是一位空言家，立在一幅地圖前，指不出貝當在何處。所以斯可華諾夫震駭了，因為當時得着上司的命令說將留着亞洲邊陲的問題，直接與皮剛什斐兒討論。

當斯可華諾夫把這消息告知莎力士伯立爵士時，莎力士伯立說：「什麼？不，我親愛的伯爵，皮剛什斐兒爵士不能講和的；哥提其可夫親王從未見過小亞細亞的地圖。」

幾點鐘後，會議欣然接到十分妥協的報告。俾士麥親王召集全體會議。皮剛什斐兒和哥提其可夫並非坐着，宣佈他們協約的條件，每人拿出一幅新邊疆的地圖，但兩張地圖不一樣。無人知道會發生些什麼事。斯可華諾夫辯證說哥提其可夫從俄國總參謀部得到兩個邊疆的地圖，一張是所要求的地勢，一張表明讓與地的最大限度。因為一時荒唐，把次一張交給皮

剛什斐兒爵士。可利相信俄國總理訂了協約之後，曾設法騙英國的代表。可是無論是怎樣一回事，這兩個老頭兒，都有病，開始彼此吐出如此猛烈而可笑的矛盾事情，以至俾士麥用諷刺的聲音提議暫閉會半小時。在這停歇時間，斯可華諾夫，莎力士伯立，與何痕羅弗親王能談得解決這問題的一個辦法。於是這樣做了；因為調解而得了同意。

第二天，英國報紙宣布關於塞普洛斯的條約。這次英國人民一致歡欣了，因為得到這個地中海邊東方國的閱兵場——這個英國的地中海。就在外國，人人也褒揚這個純狄士雷里式的詭計的勇氣。法國的辯論報刊登：『英國的傳統並不會全消滅；這些傳統存留在一個女人和一個老政治家的心裏。』

★ ★ ★ ★

盛大的歡迎會正等着代表之回倫敦。加林客拉斯車站懸滿了會議中各國國旗；車站，月台和入口的路上佈滿了棕樹和大堆的葵花。玫瑰花圈纏繞着每根柱頭。一大羣人在等候着。當首相下車時，招呼他的有樂桑伯爾，蘇濕蘭阿伯和伯特福公爵們，此外還有倫敦市長和

知縣約翰曼勒也在那裏，還有樂員提皮兒爵士——前首相之子。這老人靠着莎力士伯立爵士的臂上，痛苦的經過兩旁，雙層排着貴族男女與國會議員的地方。

一走出車站，歡呼之聲直達雲霄。抓飛谷區似乎是一張人臉做成的地毯，帽子，手絹在空中搖動，女人投花朵進車裏。道寧街上，全掛上紅綵，皮剛什斐兒爵士發現女王送來一大束花，喝彩聲繼續不斷，他祇得同莎力士伯立爵士走到洋檯，向羣衆說：『我想我們替你們帶來的，是「榮耀的和平。」』

幾天後，在阿絲達，他跪在滿腔歡悅的女王前，由她手裏接受英國最高等勳士爵位的徽章。她曾致書與他：『無論上下富貴貧賤，全國一致高興，除了那瘋狂的格萊斯敦君。』

(1) 華格勒 Wagner (1813—83) 德國作曲家。

(2) 道奇麗日 Trenchinitz (1761—1836) 德國出版家，所印希臘拉丁經典，因價廉正確而著名。他的侄兒 (1816—1895) 於一八三七年創辦道奇麗日印刷所，刊行英國作家著作在四千部以上，同時也印法國德國的著作。

九 阿富汗人竺鹿人水災

如果皮剛什斐兒爵士在柏林會議開過的次日，舉行一個總選舉，他一定還能握六年的政權。但是國會尚有兩年的生命，并且是誠實的，所以內閣決定讓它自然消滅。這表明如何聽「運命」的指使。一個國家對於已成的勳功不久會感到厭倦；一個人受民衆微笑歡迎時，也當考慮當時的國情。

凱旋後的幾週，遙遠的天邊似乎暗淡起來。俄國人久已同阿富汗各會長鈞結，而阿富汗的多山之地又正扼着印度的門寨。他們同會長頗能諒解，遣了一個專使到首都喀不兒去，這一來引起了李頓爵士（印度總督）的妒心。首相選派他朋友的兒子名巴爾佛者，專任這件事；巴爾佛富於想像，野心，毅力。事實證明他有這些特質太甚了。首相盡力想用友誼的協議，中止派專使的舉動，但這位巴爾佛竟自出心裁，派了一個英國使者直到喀不兒。會長在阿富汗領土的進口處，阻止李頓的使者；皮剛什斐兒才陡然知道不是自己羞媿的在一個渺小野蠻

的君王前鞠躬，不然就得輕試一次危險的戰爭。他真憤怒了：『一個總督或總司令不服從命令時，他們至少應有成功的自信心。』格萊斯敦及其友人們再度呼籲反抗這不公正的戰爭，反抗皮爾。斐兒再三好鬥的政策，這次，詭譎的觀察者警告皮爾說全國正回應着這種呼籲。他將否認李頓，貶抑一個屬臣，以證政府之無辜嗎？這與首相的一切原則又相反。李頓雖受責，但仍受擁護。若白慈將軍擊潰了曾長的軍隊，反對之聲煙消了，同從前一樣，總在勝利時煙消的；國人因而重新有了信心。

但是一旦諸神之妒心被引起，便不易安息下去。幾年來工業是發達，而今忽然發生了危機。這類無妄之災都有時代性的。這個災患之來由於連接不斷的壞收穫。但政府當受其責。反對黨抱怨內閣之不靈。部長們是否去改變收穫或整頓工業，這是很難的事。但他們身為部長，總應做點事出來。皮爾。斐兒爵士致書與白拉佛夫人：『你是對的，現在使我花如此多的時間，無非是因爲一般的災象；但是這極難於應付。雖然有許多計劃，許多策略，許多理由，但等於沒有計劃，沒有策略。我怕的是反對黨一無主張，利用這個時機來實行黨的陰謀。如果我們不

幫助他們，我們就得被辱罵爲不愛國；如果我們扶助他們，那他們就出盡風頭了。」在孤寂時，他的心思轉到皮兒和他們的爛芋薯上去了。

★ ★ ★ ★ ★

要統治這個大帝國，最作怪的是隨時地球遠角上也許一躍而出了些最麻煩的事體。當南非洲燒成一片紅光時，阿富汗仍在冒煙。那裏久已有三個強國並存着：海角處的英人，船斯法的殖民南非洲荷蘭人，和竺鹿士人。客拿王是殖民大臣，曾把坎拿大的紛爭各省團結爲一國，同一切會有一次成績的人一樣，他自信由他的指揮能醫治一切疾病，自信能團結全宇宙。他併合船斯法，以便統一南非洲。這一來，就逼迫竺鹿人所親近的敵人，來反抗英人。琪門福爵士統轄軍隊，因過於自信，把事情弄糟了，於是英人毫無夢到這麼一個奇禍會從天外降來：琪門福爵士的總司令部被圍，竺鹿人會擄去或殺死幾乎一千五百人。這次全國憤慨了。祇要保守黨內閣能帶來『榮耀的和平』，全國是頌揚的。但是英國發覺忙於加入地球四隅的艱難可笑的戰爭，便開始想格萊斯敦會認殖民政策爲危機，且認這勁敵的政策是瘋顛，也許是對

的。

要使這次災禍堂皇些，所以年輕皇太子，拿破崙第三之子，願赴南非洲作戰。皮剛什斐兒雖設法阻止，但女王與皇后意潔麗堅持，所以皮剛什斐兒祇好服從了。「一個人怎能反抗兩個乖戾的女人呢？」一八七九年六月初，太子在前哨小戰中被竺鹿人所殺。女王頗愛他，因而深感悲傷。她自覺對這次的不幸當負一部分責任，欲使自己良心安適，才為已故太子舉行一個莊嚴的葬禮。但首相反對。如果把當加於皇上的尊榮，加在拿破崙的子孫上，共和政府的法國將以為如何呢？女王煩惱了。啊！什麼都辦錯了！皮剛什斐兒煩惱，詛咒「仙人」，琪門福爵士和竺鹿人。他深恨的說：「這是多麼怪的民族！他們戰敗我們的將軍，改變我們的主教，還結束了法國的一個朝代。」他試試微笑，但女王有不豫之色：如今她祇用種官派的冷淡來接見他。這使他難受。「我的根性需要絕對孤寂或絕對同情……」他寫封膽大而誠摯的信給愛麗的侯爵夫人——女王的宮女，——他知道此信會給女王看見的。「我悲傷，非常的悲傷，因為我所要說與要做的事，女王都不滿意。我愛女王——或者這就是我在世上唯一所愛的人，所

以你會明白當我與她之間陰雲密佈時，我多麼焦心不安啊！』

一個電報叫他到文色去。仙人又柔和又優雅，不復說她的煩惱；顯而易見，讀過那封信了。當一個小說家不是全無用處的……但全不是虛偽——他的確愛女王。

後來，大約一八七九年八月間，一切似乎平定了。在蘇丹的疆土中，不再有一個俄國騎兵；在東方，美國的一位使者在喀不兒受接待；在南非洲，吳十力曾獲得竺鹿人的領袖。此刻內關的危機是天氣之不利，這却非若白慈或吳十力所能克服的。第五次荒年將臨頭。在哈痕屯地方日夜落雨。皮剛什斐兒在大雨傾盆中出門，在厚泥中滑溜着，詢問農夫鴿子是否已離了箱籠。孔雀們簡直受災，失去了他們所有的羽毛，還堅持的自大的趾高氣揚的走着，誇耀他們已經失去的美麗。

於是首相猝然接到一段駭人的消息：喀不兒的英國公使團全體被刺。在循環軌道中的各星真正在與他作戰。

★
★
★
★

在英國至少又有一個人不承認這些刺殺，這些顛沛，這次水災為時間波紋中不可危的過程，他從這些事件裏看出民衆的上帝遺來的懲罰，因為這些民衆曾供獻一位奇異的神因而使上帝勃怒了。格萊斯敦認為皮爾什斐兒的主義是可怖的邪說，曾使英國民族的靈魂失了光彩，引導英國去和全世界的民族開戰，使英國得到應有的報應。全國人民到如今才知道他們一直跟從一位假的預言者。許多符號都暗示他們在最近的選舉時，將表示他們的後悔。那時格萊斯敦的責任是否把船舵接過手來，駕駛這艘船呢？無數通訊員都表示這個意見。一位蘇格蘭的教授慣於因自己之便而抄錄歌德的諺語：『多少人如何得到「自知」？由於「靜觀默察」嗎？一定不是；而由於「行爲」。努力去作你的「職務」。你就會找出你是適宜於什麼。但什麼是你的「職務」？時機的需要。』又一人寫着說他的小孩們叫格萊斯敦先生爲『維廉聖人』。不錯，這是無疑的：他的使命是再當一次首相。但是如何呢？他曾特別聲明不再當一黨的首領。他這樣說真太冒昧了，並且對女王還再三說過這話，女王自然十分留意這些話。他曾讓了哈定頓和格蘭維綺佔據最重要的位置。他怎能在成功之際不愚弄他們，驅走他

們呢？並且無論如何，他真想佔有這些嗎？他不會甘願隱退，以待死之來臨嗎？但他的不安而陰險的心，正捉着紆曲而可靠路途的暗示。

欲推進自己的地位，他選了一個蘇格蘭的選舉團——彌德洛先地方的選舉團；在一八七九年，雖則未宣布有選舉會，不過他到那裏作了一次旅行。那是個凱旋的儀式。在他的車子停止的車站裏，從遠處村莊來了成千累萬的人，欲窺這「元首老人」一眼。在鋪着雪的小山旁，可以看見成羣的聽衆在蠕動。在城中，接到五萬張請帖，而這些大廳祇能容六千人。格萊斯敦每天演說三次，四次，五次。他的又長又晦又鏗鏘的句子似繼續的緞帶般從朝到晚不息的展開着。民衆發呆的聽着。他告訴他們如今的問題不是贊成這個或那個政策，而是在兩種道德間下個選擇。五年來，他們不聽見別的，祇聽得什麼英帝國的利益，什麼科學化的邊疆，什麼新的什布羅達海峽；而結果如何？俄國實力增大，成爲仇敵，歐洲騷擾，印度發生戰事，非洲塗着許多血跡。其原因安在？因爲除了政治上的需要外，世界上還有別的東西：還有道德的需要。『記着，在嚴冬中，阿富汗的小山邊的村莊生活之神聖，在萬能的上帝看來，正同你們自己的生活

一樣的神聖。』

美麗的容貌，強銳的目光，聲音有繼續的力量，似乎是個奇蹟；還有高超的宗教道德，這些特質聯合起來，給那些素信上帝的蘇格蘭村人以一種驚人的敬慕。他們似乎正傾聽着神明之言，正仰視一位先知。

彌德洛先地方的選舉運動震動了全國。格萊斯敦的有力的演詞佔滿了新聞紙的許多行。英國清教區最盛的全土隨着這個情感而前進。如今以及此後的選擇點似乎是在彌德洛先人與麥其維里（1）之間，格萊斯敦與撒旦（2）之間。保守黨再團結起來。其中一人統計格萊斯敦已經演說了八萬五千八百四十個字。至於「黑暗之主」，他在倫敦吃苦的做他首相每日的事務。紛紜的事務再加上臘月裏的霜霧使他加倍的灣着背。皮剛什斐兒異常厭倦格萊斯敦所鼓動的這些喧聲，這道德上的虛飾，這種不誠而自慢的要求來代表神明之旨。他受對敵的強壯的體質和無情的聲音的力量而感煩惱。當風潮平息時，他寫信給一位部長：『結果，這個逼人的虛偽演詞終止了，自然使我得到解放；但我連那些演詞還沒讀過一字呢。過於

雄辯，必少智慧。」

當他自己有發言機會時，那就是在每年舉行的市長宴會上，倫敦商人受了歷來已久的神聖習傳，吃過甲魚湯後，有權利來聽聽首相的秘密談話。他堅持申述他所行政策之優點：『祇要歐洲的會議一天受到英國的威力與勸導，我相信和平就能維持下一天，並長久的維持下去。如果沒有英國的威力與勸導，以前發生過的與最近時常發生的戰爭，我看來是不可避免的。我用自信心對倫敦市民說這個題目，因我知他們不以祖宗開創的帝國為恥辱；因我知他們不以那人類最高尚的情感為恥辱——就是如今被哲學家所詆譏的愛國情感——因我知他們不至受人惑弄而去相信因維持帝國而會喪失自由。有人問羅馬的一位最大的偉人，他的政策如何，他的回答是「帝國與自由」。這對於英國政府並非一個壞的政綱。這也是女王的顧問們並不趨避的一個政綱。』

(1) 麥其維里 Machiavelli (1469—1527) 意大利作家兼政治家，後人用以表示「手腕」陰險之意。

(2) 撒旦 Satan 這是引誘亞當夏娃偷吃禁果的魔鬼。

阿富汗人坐鹿人水災

十 外界

「一切熱烈的事不一定是真理，」皮剛什斐兒有一次在上女王的呈文中，有過這樣的話；他更願加上幾句：「看來是道德的東西，不一定是道德的。」但是英國人又熱烈又道德，所以一個人如能提出一個事實的問題當作一個良心的問題，定能獲得人民的票選——至少在屬地是這樣的。

此時的選舉無異乎是皮剛什斐兒與格萊斯敦二人決鬥。在倫敦，皮剛什斐兒更受民衆歡迎。不僅王黨，就是那些不激烈的自由黨都宣稱對他的信心，表示如何厭怖格萊斯敦。他在首都的一般民衆心裏已成了模範人物。當他乘馬車時，車夫對他說：「我知道你是誰，先生，我讀過你的全集。」他從上議院回來，靠在忠心的可利的臂上，大衣配着俄國阿斯塔拉的羊皮領，在憔悴的四肢上鬆鬆的飄蕩着；他緩緩走過公園，間或停步呼吸，過路人認識他，都驚愕這位半死的老者還有勇氣用悲傷而和藹的眼睛，來看人生的戲幕。

幾乎任何階級的婦女都愛他。在「競艷」會的晚餐，有人問「你們願意嫁給誰，格萊斯敦呢？還是狄士雷里呢？」這些美麗的女子全選上了狄士雷里；祇有一個說「格萊斯敦。」但其餘的人都表示不滿。「等一等」她說：「我願嫁給格萊斯敦，再同狄士雷里私奔，爲的是想看看格萊斯敦的鬼臉！」當時一位少年貴族也在座，把這些話傳達皮爾什斐兒爵士，并恭維他之得民心「你當高興了。」這少年對他說：「昨天我碰到女王，她視你爲國中最大的偉人，并且舞女們全愛慕你。」這張沉靜的臉上略露喜色。他回答：「自然我是高興。你知道我對一切女性如何的溫柔。」但在闊議完畢時，他將這段事說了，部長們冷靜的互相斜視。

在爭論的晚上，黨員有點驚訝，察覺首領分心了。他向一位初被選上的議員談到「流浪的猶太人」(1)談到拜翰，他叫這詩人爲道德方面的自己，又談到白拉佛夫人的狗。他對初由埃及歸來的克龍拜爵士，褒贊耶穌教徒，并請描述尼洛河的鵝鵝。即使與女王通訊，他任其自然的也談到藝術：「皮爾什斐兒爵士晚上消遣時，總讀莎士比亞的一些浪漫劇。其中有一本名盛夏夜夢。他二十五年來未曾讀過其中任何一本。使他大驚的是盛夏夜夢的全盤結

構是根據五月之夜的，其中一切計劃與預備都爲着次晨「五月之日」而設的！從何而來這個名實不符的書名？女王對詩頗饒興趣，并讀得不少，你可以，夫人，在令人起靈感的沉默中，深思這問題，并解釋這個奇事。」

★ ★ ★ ★

但是女王和舞女們并非投票者。蘇格蘭的村人，對於選彌德洛先地方的先知，或道寧街的衛士的問題毫不遲疑。最初的結果就顯示，保守黨會比六年前自由黨遠更失敗。全國立刻遭受農業與財政的危機，正焦急萬狀；同病人一樣，它不息的轉動，以圖在另一地方感到一點舒服。

保守黨被掃走了：格萊斯敦先生寫着：「我們的心思仍在兩週前的大事的渦浪中簸旋，這些事我相信會使文明世界的大多數人士感到愉快。」這位樵夫如今正要亂砍六年來生長的異鄉的不健全的植物，這些植物把死氣的陰影展佈於道德的英國草地上。他已經正在把袖子捲上那仍然健強的臂上。

皮爾什斐兒爵士恬然的吃這敗仗。所以他將有短時期的休息，在樹林裏，在書籍裏，以待死之來臨。他唯一的後悔是正當國難期中把外交事務委棄他人，尤其後悔離棄了女王。

這時仙人正在白登，不信這個消息。一到大選舉的結果確定時，她打電報：『等我的祇有麻煩與艱辛。我認爲這是件國民的大不幸。』皮爾什斐兒爵士回答說他心裏悲傷，因爲不得不捨棄那些談話，在談話中女王恩准把家庭秘事與皇族秘事混在一起，這些談話他曾感着難以形容的魔力。她要他答應不完全棄了她，要他繼續對於私事進一勸告，甚至至於商議公事（別人毫不知道），所以縱然政見相左，他亦可維護英國的命運。

他們兩人，女王與首相，都有一種似乎是卑鄙的希望，去避免格萊斯敦。到後來，自由黨官方的首領是格蘭維綺與哈定頓。按理，女王當召集二人中之一，自然她寧要哈定頓，因爲這人在反對黨中很不錯的。狄士雷里自從看見哈定頓的第一天就喜歡他了，那時他是位少年議員，初次演說時便伸欠。但格萊斯敦用刻薄的謙卑推翻了這些過於簡單的計劃。格蘭維綺與哈定頓去聽了他一次又晦澀但太暗示的話之後，才了解他將反對一切不舉他爲首領的內

聞。女王因此祇好自己屈服了。

這裏結束了那溫柔的政治上的親密。告別時的拜見是件傷心的事，女王送老友一個銅製的自己的小像，和她小馬的石膏模型。皮剛什斐兒吻女王的手；她求他時常通信，并來看她。她打算給他點永久的紀念，以誌感謝，至少賜他公爵的爵位，但他以爲正值國民反對他時，這是一件錯舉。他祇求一個恩許：賜孟它苦可利以貴族的爵位。因此可利成了饒屯爵士，私人秘書能得這種尊稱，的確是空前之舉。妒忌的人說：『自從加力古拉（2）皇帝委他的馬爲執政官之後，就沒有見過這一類的事了！』

皮剛什斐兒守約，時時來看女王。辭職後的幾週，他在文色吃飯，她對他說：『我心裏太快活了，以爲曾發生的事不過是一場可怕的夢罷了。』他看出她受刺激，可愛，甚至於美麗，才又清楚他是很愛她的。她不斷給他寫信。有時祇對他說一個快意的字：『我時刻惦念你——真的，時刻想念——飯罷後一看見你從「牆上」望下來，我心裏便高興。』有時，她不願意法，對他談起國事起來。關於這些事，他的判慮周全，女王因而愉快。

他度過的生命中，總有一定的節律，由行爲而到創作，即使在現在的殘年，他仍渴欲創作。他說：『當我想讀一本小說時，我就要寫一本。』真的，誰能替他寫他愛的那些小說呢？於是一位野心的英雄在最後一頁，不得不重來當首相，還有神秘與皇族的勢力不得不來幫助他。愛笛迷羊裏叙一位年輕的政客，他的成功都因受女性朋友的幫助。開頭幾頁靈出一位十全的姐姐，那隱約現出可憐的莎的再生。此書自始至終是一羣美麗的女黨徒鼓推無力的愛笛迷羊朝道寧街去。這本書固然有它的錯處，但動人處是這位老人對青春之渴望，還如此強烈而真純。

饒屯爵士負責，賣掉版權，獲一萬鎊。這筆款子使皮剛什斐兒爵士在倫敦得住一所有家具的新房舍；他定約租住九年。他說：『這房子將看見我去世。』這本小說受人們的好奇心看待，但不如羅特之成功。出版人告訴皮剛什斐兒說書店在賠本，作者立刻慨允取消合同。但是郎克曼反對，於是印了普通版把正虧了的錢弄了回來。

★ ★ ★ ★

皮爾什斐兒七十七歲了。權位的追求已使他不感興味；他連想都不再想了：『我已了解一點我生命中的行爲了，那是個希望受挫折精力耗廢的生命。』假若他用精神去在記憶的田間收穫，定能收積些自謙的豐富教訓。他曾親見民黨在瘋狂中適過了改革案，所生的第一個結果就是使他們不能參加政權，而王黨以爲這是一種勝利，便來慶祝這個可恨的改革案能保持下去。他曾親見皮兒推翻了坎林之後，解放天主教徒；又曾見狄士雷里推翻皮兒之後，放棄了保護貿易主義；如今他看見格萊斯敦極力咒罵皮爾什斐兒之後，正從事威脅俄國。他曾見下流民衆歡迎威林登，後來又反對，歡迎，反對，於是又來崇拜格萊斯敦。他曾見部長中最和平者採取最挑戰的政策，女王中最德國派者，去違背俾士麥而高興。至於他自己的柏林政策，五十年後其結果又如何呢？

講到他自己，他曾始終保守他少年時的意思；一八八〇年他的政綱也許很可被康林士拜簽許，但在康林士拜的那些日子，他相信個人天才有無限威力，如今他認識了外界有無窮的力量，不是因爲他受了挫折，或使人受挫折，但是因爲他自謙，無限的自謙。在底撲丁的綠蔭

下，施買特和曼勒和胡塗會夢想過一位偉人受了教會與少年貴族的協助，能改造英國。在老年時，皮爾什斐兒從教會裏一望而見的，就是一羣忌妒的顯官，追求主教的位置，對立的教派；如果他從少年貴族裏找到了一些朋友，他決找不出那種民族中自然領袖的大派別，那種大派別他曾這般美麗的描寫過。他的用意是給全民族一個智慧的浪漫的理想；但失敗了。失敗的原因，正因他在精神方面是個貴族，而英國人的性格大部分是中等階級的性格。

但是這個失敗僅是相對的。他最恨有人把這個失敗解釋成爲一個傷心的智慧的災厄。他曾使一個大黨的破塊團結。他曾重新建設了歷史力量與過渡變遷力量的平衡。多謝他，英國將會了解變遷上健全的音調。他一生未曾白費。祇有一件事，就是他愈來愈不信字句，而在字句之下的深處，去尋找真實；他愈來愈祇在個人中找到真實，也在民族中最高程度裏找到真實，這些民族因爲文化很高才得有個性。有些政治哲學家承認在他一生的這個殘年中，他已變成了一個民黨，並且是民黨中最自由者。真理告訴他說祇有忠心才能使他與任何黨連結一起。如果有人問他什麼是憲法的最善形式，他會像梭朗（3）一樣的回答：『爲誰呢？在什

麼時候呢？」

此外他毫未失掉他對生命奇異冒險的愛癖。他繼續相信行爲的效力，但他要規定限制這效力。就祇有在大規模的計畫上他才失了信心。他是『那樣一個一致而可愛的奇人——他是一個年老的浪漫者，不再受幻想的愚弄，但仍不減少興味。他又是一位傲世者，但亦熱心。』在某幾點看來，他的老年甚而比少年快樂些。『在少年時，什麼事似乎莊嚴而不可救治；在老年時，一個人知道每件事自然的安排着，多少總有點缺點。』他仍然好研究，喜歡身邊都站着些生人，不避辛苦的去吸引智識青年加入保守黨。他慣於說：『假使一黨沒有年輕有力的份子常來補充，那便完結了。』

一八八一年，英國第一流社會學家之一，名信德曼君者，求與皮剛什斐兒晤談。這事似乎似非實是，但這位社會學家希圖屈服皮剛什斐兒，能得着保守黨的幫助，以實行某種計劃好的工業法律。他讀過西比兒，而受了老首領的吸引力，因為首領與一般民衆表同情。他被延見，引進一間金紅牆的客堂，椅子上都塗着厚金，舖以朱紅的墊褥。信德曼等了一會兒，後來門開了，

光裏現出一個奇怪的身段。一位老人穿着長而紅的鬆帶衣服，頭上戴頂土耳其赤帽，垂在胸部。一只眼緊閉着，一只眼半開着。從赤帽下凸出最後一簇光澤美麗的黑髮。少年得到如此頹廢疲乏的印象，最初失望了。他思量『呵，我來得太晚了。我將設法舉起那些眼簾嗎？他祇用些疲倦諷刺的警語來回答我嗎？』

老人坐下，緘默不語，冷硬不動。他等候，但對一座石像說話不是一件易事。信德曼羞答答的說：『皮剛什斐兒爵士，榮耀的和平是個死的公式。安逸的和平也許人民喜歡聽。』一隻眼皮舉起來『安逸的和平，這字眼並不壞。』他睜開兩眼，微笑。

『你對這問題有些意見，我想，信德曼先生。你說安逸是什麼意思，唉？』

『吃的夠，喝的足，好衣服，快樂的家庭，完全的教育，人人有充分的餘暇。』

『達到安寧的烏托邦嗎？一個美好的夢，是的……你想你有機會實現這政策嗎？我定給你講，別同保守黨合作。你一要行動，就會發覺自己受大家族的，男人的，尤其是女人的圍困，總使你失敗……這個英國，你注意，信德曼先生，是個很難改動的國家……在這國裏，一個人應

盼望失望多而成功少……一個人會如此的——皮剛什斐兒爵士的兩手，本來一隻壓着一隻的，這時很痛楚的分開半英寸遠，似乎老首相要分開兩手，都得用舉起全世界的力量——般——「於是這樣」——他努力再分開半英寸，但決不這樣——」

於是這木乃伊的枯手，作最後的努力，想再分開一點，然而失敗了，便落在膝上。

(1)「流浪的猶太人」The Wandering Jew(頁前)

(2)加力古拉Caligula (A.D. 12—41)羅馬皇帝(A.D.37—41)

(3)梭朗Solon (763—753 B.C.)雅典政治家兼立法者。

十一 他最愛的花

哈痕屯，寂寞，書籍，回憶……『兩禮拜來我沒有對誰講過話，』他寫信給露蒂爾的公爵夫人。他在那裏找到深沉的安憩。『三個禮拜來，我沒有同誰談過一字，但是夏天在鄉間住，從活上總覺有新鮮的愉快。六隻孔雀此刻正靜躺在草坪上晒太陽。它們無聲又不動，那才有些

味兒。晨間，它們昂然的四處走着，啼叫，或講戀愛，或挑戰。」他自己也喜歡在日光中晒晒頑老的四肢，在星下漫步，那正是莎翁所說的時辰，蝙蝠開始跳灰色滑溜的舞。他繼續把花擺在自己周圍，紫羅蘭，蓮香花，梔子和蘭花。除了花而外，他愛可愛的臉，音樂般的聲調，還愛嬌孺們有時所有的虛幻瘋野的神態。少時，他願生命是個綿長而光燦的進展；他的生命曾如此過，而今，他對炫耀的東西感到倦意，他不求別的，但願在靜中有溫暖。一個緊急會叫他赴上議院，晚上他搭火車又回家來了。「我不能拒絕杜鵑的炎熱的音調之魔力，剝木鳥的囁囁聲，緋紅山查花的火燄。」

★
★
★
★

一八八〇年聖誕節，他獨住在哈痕屯。他帶了本書到桌上，每進一次菜，便讀十分鐘的書。所讀的多半是威靈士共和國史，這是六十年來他最愛的書籍，有時讀一本古典書，陸仙（1）荷鏡士（2）西阿克雷，它斯（3）維吉爾（4）他越來越愛讀這些作者的書。在他對面，橡木鑲板的飯廳裏，懸着安格立所繪的「女王」肖像。這「仙人」神色有點乾枯，有點冷硬。他到書齋的

火邊坐下，再讀一會兒書，瞌上眼，做夢。柏樹間一隻鴉鵂的叫聲，使他想起了瑪麗安的容貌：神態如此疲乏，如此可愛。他幻想能聽見她直至臨終時都保留着的快樂閒談。爐中一條木柴滑下來了，老人擦擦火，發出一陣火燄：這象徵生命的短促閃光。這已是五十年前的事了，在一間懸有白麻紗窗帘的小巧客堂裏，他曾看見四周微笑的是席雷登姐妹的蕩神銷魂的面龐……克羅林諾爾頓……她多麼可愛，黑黑的髮髮，紫羅蘭的眼睛……至死保留這種容貌。『是的，我縱然躺在棺材裏也是美麗的。』她在那具棺材裏已有三年了，曾度過艱辛的一生。她快死時，常這樣說：『愛情，生命中的愛情……那總使我想起蒲雷敦的一位年老女地主慣於給我講的這幾句話：『你知道你住在這房子裏，其餘的一切都是多餘的……』是的，愛情之在人生中也多餘的……多餘的東西應算清才是。』老太太們捉着真理的一瞥……女王自己說過她愈年紀大，愈不能了解這世界……她不能了解世界的瑣事……一看到這些瑣事就使她以為我們一定都有點兒瘋……我們都有點瘋，唉！比如說他自己終生追求的——什麼？什麼真給他以幸福？瑪麗安的一些心動的斜視，曼勒和彭丁客的友誼，老德拜的信心，女王

的信心，還有白拉佛夫人的一些微笑……一個年青秘書窺着他在撩火，呼吸急促，低聲喃喃道：『夢……夢……』

他上樓到室裏去。他喜歡用那些曾修飾他生命的人的相片來修飾大廳和樓梯。他叫這個爲「友誼陳列所」。他慢慢的痛苦的爬樓梯，能在每幅相前停一會……此處是白拉佛夫人小巧的臉兒，有長的髮髮……晚安，快樂可愛的色令娜……路易士拿破崙的做夢似的眼和魁偉的身材……拜翰，與胡塗不相識，但曾感化過胡塗……此處是有長髯的提塔，如法人的髭……多色所作的林德赫司脫的畫像，面目清秀……還有多色自己，有一條黑鬚……
哈哈，我的朋友！白拉佛……瑪麗德拜……最後一梯。

★ ★ ★ ★

他於十二月底回到倫敦。『我願看見許多人，願看見神明的人面。想脫離深沉的寂寞，并非易事——整天不同人講話也是常事——走進上議院，所講的是關於一個將崩潰的帝國。』他現在多半患氣喘症，所以談話更吃力。自由黨首領格蘭維爾爵士看見平時很能忍耐

的這位老人，而今幾乎用粗暴的強硬要求發言。格蘭維綺甚至稍微喝住他。皮剛什斐兒受了呵責，不再做聲。但後來饒屯爵士向格蘭維綺解釋說，這位老病人祇能用藥才有說話時必需的時間，這藥的效用祇能支持一個鐘頭。『這很可以向我解釋的。』格蘭維綺受窘的說。但皮剛什斐兒從未解釋過。

祇要身體好一點，他仍應酬於交際場中。他有昔日警語的憂愁和過於禮貌的態度，這依舊使人受迷。他短的警句同少年時光燦的句子一樣有名。一位少婦伸出一隻光臂，他對她僅喃喃的說了一個字：『坎羅娃！』(5)

有時，他吃了一頓飯，不說一個字，身體和臉完全不動，令人想起一具木乃伊，某某埃及王，被虔誠的手加上香水，埋在他所愛的水晶，銀碟，花朵之間。

雖然選舉上遭了挫折，他的威勢并不減。他的肖像被放在保守黨俱樂部裏的尊榮的地方，像上的目中的異奇的癡視壓服了一切人的目光。像框上刻着荷馬的一行詩：『祇有他是智慧，其餘的不過是剎那的幻影。』在他心裏，既無憎恨又無後悔。他去參觀約翰米勒爵士

(6)的畫室，對格萊斯敦的寫意像看了很久。『你願要這張畫嗎？』畫家問。『但我不敢送給你。』『呵！我願意有這張畫像。別以爲我會恨維廉格萊斯敦，我同他唯一的衝突是因爲我從未了解過他。』

一八八一年的正月，各處冰凍。嚴寒使皮剛什斐兒爵士至於癱瘓，這使他整天整天的躺在沙發上。在這些日子，太陽短促的一綫光於他是比最高勳章的項圈還寶貴多了。他祇勉強致書於白拉佛夫人與吉士夫人。二月以及三月初，他設法稍稍出門，在上議院說話，同英國皇太子或同哈哥提(7)吃飯，他焦心的盼望春天來。大約三月底，他受了涼，不能不臥病床榻。他呼吸困難。女王接讀他在痛苦時用鉛筆瞭艸寫就的信，心焦了，問誰在侍奉他。仍是客底醫士——輕劑專家。女王提議開個醫師會議，但醫藥規則禁止任何醫生與輕劑專家往來。但是皇族的意旨屈服了職業界的仇恨，診斷是喉管炎加上癱瘓的喘氣病。

起初醫生們還抱着希望，但病人說：『我不會脫離這次的病了。我覺得不可醫治。』許久前他曾寫過一個人不當怕死。他固執問是否他快要死了，又說了幾句：『我願活着，但我不怕』

死。』他用藝術家的超脫來觀望自己的憂惱。他從未更忍耐過，這使環守的人都受感動。他躺下，吃力的修改末次的演稿：『我不願後人，讀着我的壞文句。』直到死時，他仍憎惡平庸的安樂。一位看護要放個氣墊在他背後，使他安適一點：『不，不，』他喃喃道：『拿開那個人間的符號。』

女王焦急的關心老友的病情，幾次提議來看他，但醫生們怕這個拜訪會使病人過受刺激。她從文色每天來電探消息：『我送你些阿絲蓬的蓮馨花，我會打算這禮拜來看你一面，但我想你應當靜養，不說話爲要。我求你聽醫生的話，一切要小心。』她注意病室裏總得有蓮馨花和紫羅蘭。病人的目光愉快的轉到這些鮮潔可愛的花簇上。維多利亞動身赴外堤島時，曾派一個使者，又帶了些花來，并附一封信。皮剛什斐兒太虛弱，不能親自讀這封信，沉思一會，說：『這封信應叫拜林屯爵士——樞密院顧問——讀給我聽。』他總願意願到習傳的樞密院顧問召來了：『親愛的皮剛什斐兒爵士，我送你一點你最愛的春花……』這種莊嚴混雜着鄉間詩情，在垂死的狄士雷里床邊，多麼適合他的性情！

馬路上的羣衆正等候着消息，一位紳士獻上自己的血。人民不大相信這位奇特的衛士曾受民衆好奇般的崇拜，能像凡人一樣的消逝嗎？未預知的事即在死時也被盼望着。人人傳述奇怪的故事。據說他召了一位基督教的解罪神父。但實情是皮爾什斐兒爵士現在不比別人更神秘些，他靜靜的沉入最後的癡瘡中。四月十九日大約早晨二時，客底醫師看到快告結束了。饒屯爵士在那裏，握着死板身體的右手。忽然，垂死者緩緩直起頭和肩，一動就把肩往後倒去。這些受驚的旁觀者認爲那個動作是他生前在議院中起立發言時慣做的。他的脣動顫，朋友們彎過身去，但聽不見一個字。他倒下了，不再從沉睡中醒來。

★
★
★
★

格萊斯敦代表政府，提議公葬，并在威斯特敏思德寺建墓，但依照遺囑執行者，以爲皮爾什斐兒爵士願永休於哈痕屯，接近他的妻子，在教堂邊的小小墳地裏。因此安葬事宜盡力求簡，在公園裏舉行，當着英國皇太子和幾位朋友的面前。棺材上放着女王送的兩個花圈：一個是新鮮蓮馨花，題字爲『他最愛的花』；另一只上，有女王親提的字：『這是摯愛、友誼與尊敬』。

的表示。」

當時她在阿絲蓬，因路途遙遠，不能參加葬禮，但她一回來，馬上就去拜望墳墓。從「別墅」步行，一直經過出殯時喪隊走過的地方。在教堂裏她破私墓建立一個紀念碑；在上面的貴族的紋章下，有皮剛什斐兒的側像，其文曰：

紀念親愛的尊敬的皮剛什斐兒的伯爵彭加名，

他的感謝的君主與朋友維多利亞（執政兼皇后）謹立此碑

『國王愛那說公理的人。』

諺語第十六章第十三節。

關於女王所題「他最愛的花」引起了許多議論。蓮馨花……這樣一個簡單的嗜好，使那些結怨難解的仇人感到麻煩。格萊斯敦有次與多樂什尼維夫人在一桌邊并坐，說他頗懷疑皮剛什斐兒對這些花的興趣：「請誠實的告訴我，多樂什夫人，你聽過皮剛什斐兒對蓮馨花表示過特別嗜好嗎？我想那高貴的百合更適於他的口味。」

但在翌年，等四月十九日週年期快到時，他的許多弟子和朋友都在倫敦花店定做『皮剛什斐兒鈕扣洞』，用幾朵蓮馨花做成的。到了這日，西端的側道上走着一些戴花的人。這風氣年年如此。他們又創辦一個保守黨同盟大會，取名爲「蓮馨花同盟」。在國會區裏，每到春天，就有無數的崇拜者來拜謁，狄士雷里的雕像用『他最愛的花』來裝飾這雕像。

狄士雷里去世後幾年，白爾爵士在卡爾敦俱樂部招呼猶士達斯舍色兒爵士：『你還記得嗎？』白爾問：『我們時常在這裏的圖書室所談的話，當時我們深恨我們的首領們，叫他們爲「猶太人和馬販」，但就在今晨，我經過威斯特敏思德寺時，看見狄士雷里先生的雕像放滿了花朵……怎樣！人們追尊他爲聖人！』

當聖人嗎？不，狄士雷里簡直不配。但也許他是一個老的春神，永遠被克服，但永遠存在，同時他也許象徵一顆不老的心在冷酷的世上所能得到的成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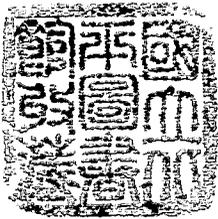
(1) 陸仙 Lucian (見前)

(2) 荷銳士 Horace (95—83 B.C.) 羅馬詩人。

他最愛的花

- (3) 西阿克雷特 Theocritus (270B.C.) 希臘詩人。
- (4) 維吉爾 Virgil (見前)
- (5) 坎羅娃 Canova (1757—1822) 意大利雕刻家，他的作品栩栩欲生，頗令人想起古希臘的精巧與風俗。
- (6) 約翰米勒爵士 Sir John Millais (1829—96) 英國畫家。
- (7) 哈哥羅 Sir William Harcourt (1827—1904) 英國政治家。

維多利亞時代
英宮外史終



中西文化研究

之參考書



中國文化小史

常乃惠著
一冊 六角

什麼是中國文化？中國文化演進的情況又是如何？能把這問題作系統的研究以求一明確解答者，在以前所出版的書中，可以說是沒有。本書把這經過四千年演化的中國文化，作一極扼要極周詳的敘述，既使我們有線索可尋，更使我們可以知道中國何以形成今日的現狀。

中西文化之關係

鄭壽麟著
一冊 五角

本書就若干可證之史實，證明中國文化與西洋文化之關係。內容分六章：(一)原始文化之相符，(二)中西文化之關係，(三)中國學術在西洋的史略，(四)中國民族與文化由來的問題，(五)中西樂理之比較，(六)古代中國與希臘哲學對照略表。

中華書局發行

歐洲遠古文化史

李璜編 一冊 二角半

本書內容：(一)詳述遠古人類生活之衣食住情形，使吾人得知最初人類之概況；(二)對於歐洲遠古文化之變遷與進步，以及遠古人的物質與精神生活之狀態，扼要說明；(三)對於舊石器，新石器，及銅鐵器各時代，均附有插圖，俾資參考；(四)文字純用語體，每章之後，更錄其要點而概括之為若干條，極為醒目；(五)篇末附有各種參考書目，尤便參考。

歐洲文化變遷小史

杭蕪編 一冊 五角

本書內容將歐洲文化之變遷，自希臘起以至現在，提要鉤玄，敘述無遺。著者以簡練的文筆，寫繁複之題材，使讀者能于此數萬言中，瞭然歐洲數千年來文化變遷之大勢。

德國志略

鄭壽麟 著
一冊 一元五角

本書係就德國之史地等作一系統的研究，凡史地，人口，交通，物產，政治，軍事，語言，教育，文學，宗教，禮俗，國民特性等，靡不詳述。插圖都四十五幅，圖說淺顯，易於參閱。讀本書後，對於德意志的過去及將來，可得一深切的認識。

常乃惠編 一冊 五角五分

本書敘述自日耳曼蠻族徙時代起，中經查理曼帝國，神聖羅馬帝國，以及中古封建時代德意志之政治經濟情形；對於近代史方面，尤為詳晰；舉凡宗教改革，建國運動，以及建國後之發展及歐戰時之情形，均詳舉無遺，直叙至最近德奧關稅協定止。全書注重近代德意志建國前後之情形，但對於古代德國史跡，亦有論及。洵為研究德國自建國時代起，中經無數波折，以迄稱雄歐陸之最系統而淺顯明瞭之書也。

德國發達簡史

中華書局出版

A. J. MANNING 著
李唯建 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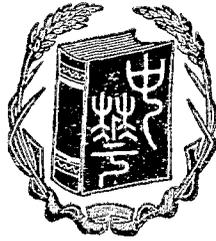
維多利亞
亞時代

英
宮
外
史

中華書局印行

文書法

標商冊註



民國二十四年二月印刷
民國二十四年二月發行

圖書雜誌審查會審定字號七六七號

羅多利 英 宮 外 史 (全一冊)

◎ 定價 銀 一 元

(外埠另加郵匯費)

外 區



原 著 者

A. Maurois

譯 者

李 唯 建

發 行 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陸 費 達

印 刷 者

上海 靜 安 寺 路
中華書局印刷所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中 華 書 局

分發行所

各

埠

中 華

書 局

(八四五四)

